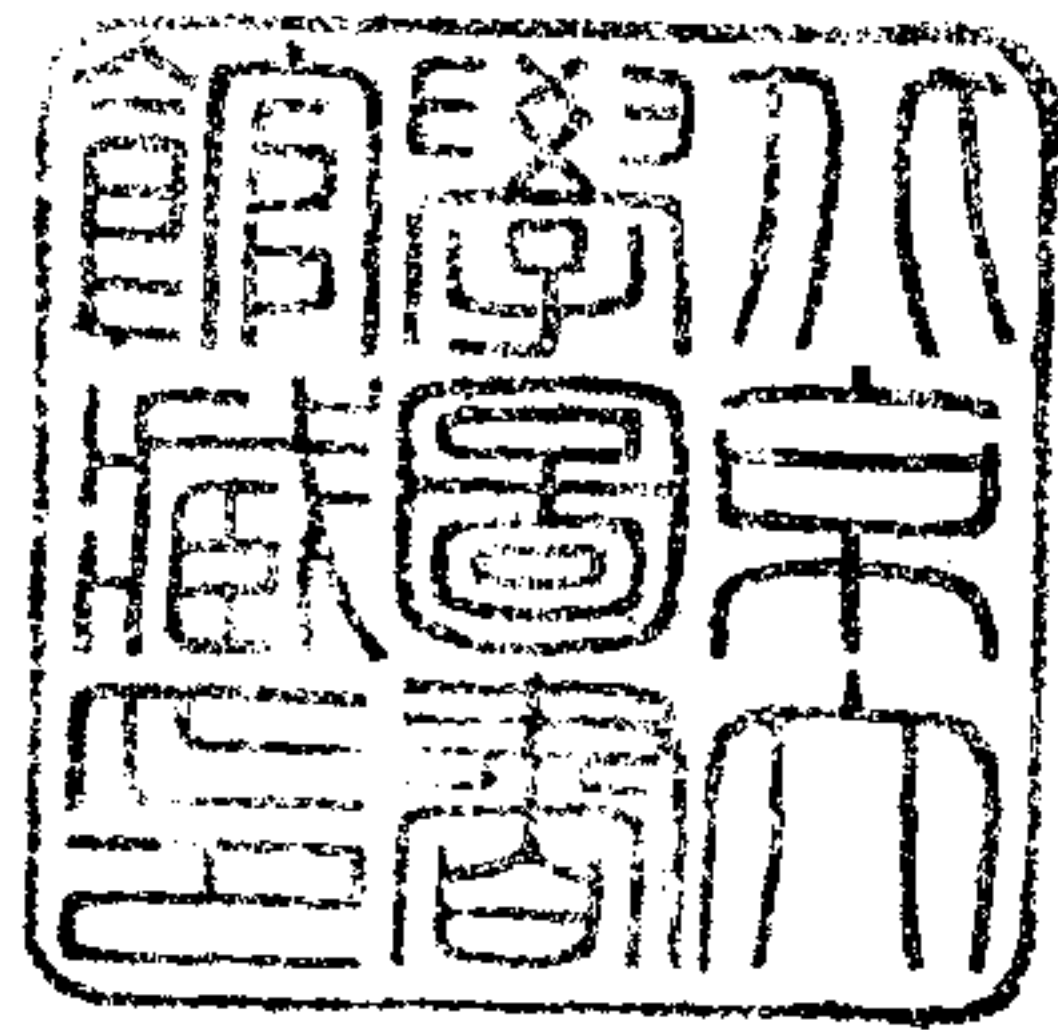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九一・子部・宗教類

道德真經廣聖義五十卷（卷二十四至卷五十）〔前蜀〕杜光庭撰……………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十卷〔宋〕陳景元撰……………二二三

南華真經副墨八卷讀南華經雜說一卷〔明〕陸西星撰……………三二五

2433/01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羊主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疏前章明言行不執常善所以
救人比章明雄善為行常德於焉復
獲首標知雄等三段明行修則漸進
於極次云橫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
有成終云大剛一句論聖功之御用
以結成其深旨。我曰夫前明善行
善言既為不執。我曰夫前明善行
皆外助之行也。此標知雄。即上文
和氣復嬰復橫所以成。即上文
要也。行於外五善之應也。如上文
於內三知之極也。如下說。既復橫
可不守。橫而不移。然後散布。既無
彰玄功。廣大唯聖人。能宰制其器。無
所割傷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

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

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為經故知其雄

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

躁守雌則可知雄則敗敗則妨行持戒守

雌能守雌柔是為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

谿矣

義曰夫於內修也辯識剛躁知必敗傷故

以雌柔之道制之矣亢極也篤厚也性剛

躁而雄則多亢極亢極則九過生焉所以

厚其柔靜之心制其雄剛之性乃無亢極

之敗谿者眾流所歸以其謙下故也人謙

下則物歸地謙下則水聚上清有雌一之

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

其神以致長生也理國以謙靜則萬物從

順如水之赴谿矣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注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雌謙

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

其身抱道舍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疏知雄守雌是為善行物所歸往為天下

谿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

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

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義曰理國在於謙靜理身在於雌柔萬物

順從眾德歸湊則常享其祚克全其身嬰

兒者未分善惡未識是非和氣常全泊然

疑靜以喻有德之君全道之士其德若此

乃合道真理身則神所歸理國則民交會

之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富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以為天下法式矣

義曰為君有獨見之明為道有昭顯之德皆當若昏若晦不銜不矜則垢庶攸歸淳和內足以此為天下法式也史記老君謂孔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夫有德不矜有明不銜豈唯內充道行固亦克俱聲光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注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無窮故復歸於無極也忒差也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具常之德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義曰為君為道外晦其明內積其德淳和既著天下化之於國則聖德無窮於身則長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為量無不包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天下谷也

義曰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國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名號所設則古之制也能當理思亂居安懼危戒慎卑躬畫乾夕惕則德廣體弘如虛谷矣為道之人外其德譽自守卑柔如庚桑避崆嶺之祠莊子歎擗腫之木則其材德不顯心虛德全若空谷矣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矣夫道為德體

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語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義曰既富於德則合於道道為德體則澹寂無為德為道用則施行有作人君以五善之化誘民於無為以廣濟之德積功而合道故云復歸於樸夫道無為而無不為也通生萬物應變無方故謂天下之至通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推而行之謂之通是也夫聖人之理國至士之修身當知其雄強明白尊榮三者非持久之益乃當執雌柔暗昧卑辱三行而制之則前五善外以化人此三行內以修己人化則道彌廣已修則德愈昌道廣德昌理國理身之至要矣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注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樵下論性修德反則復

歸於道此云樸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粗涉於形器故云樸散則為器聖人弘濟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我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惟無非是可見可博之質乃是虛寂之

妙本也器涉有乃是可知可稱之用非是質礙之常形也聖人理天下用材用德委

以牧人共振玄風以弘道化故云為官長也夫四海之廣兆庶之繁不可下人以為

理故立羣官師長各司其任在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周漢所立愈多以德居官以

材蒞任各當其器而萬方理焉若為道之士則布德施惠救物立功亦猶器用以利

於人爾為國則用材化物為道則施功濟人合於道樸之化也尚書曰學古入官左

傳曰能官人則民無覩心是也春秋昭公十七年秋郊于朝魯對昭子曰黃帝以雲

紀官炎帝以火紀官共工以水紀官太皞以龍紀官少昊以鳥紀官以鳳鳥為司曆

玄鳥為司分伯趙為司至青鳥為司啓丹

鳥為司刑祝鳩為司徒睢鳩為司馬尸鳩為司空爽鳩為司寇鵙鳩為司事五鳩以鳩民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也自顛頊以來不能紀遠乃以民師而命民為官設官分職止

尚矣蓋以宜道行德以教於人者也官非其人物罹其害豈可輕授哉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之謂也

故大制不割

注聖人用道大制羣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羣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以為已用故云大制不割

義曰聖君臨極宰制萬方德被羣生各遂其性故動物植物有情無情自生自成不宰不割所以玄德之世太上之君不言不化惟清惟靜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制今之法此所謂大為主宰而無所割也

修道之士不察察於存祝不孜孜於湫咽無為無欲自全其和可階於道矣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疏前章明神德必歸於樸此章明於統必失故神不可為首標將欲下六句明實位之有所在以戒亂之臣大執者之一句示曆數之不干常將警淫昏之王故物下辨物倚仗之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義曰前明聖人宰制羣物此恐臣下非安亂常故舉此文戒其若泰又慮人君執有神器凌虐於民明倚仗不常以亡在德去者去泰可保延洪故云下戒在亂之臣上警淫昏之主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注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羣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姦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力取天下而為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斯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助也

義曰普天之下人君統之人君之位皆上

天降命曆數所歸應天之心順人之望而後君臨四海子育羣生而為之主也莫不世傳積德身有殊祥履巨跡而誕伏羲感神龍而孕炎帝軒轅乃電光繞斗少昊乃星彩流虹顛頊高辛生寶曆聖唐堯虞舜天表神奇堯火運於赤龍舜土德於虹瑞月精命禹鸚卵降湯紫氣霑於礪山赤光照於漢室此並身有殊祥也積玄勲而黃軒受命稟前功而顛頊叶符黃帝十七世而祚有殷湯后稷十三世而興西伯此皆積世累功也或生而神聖或誕而能言日角犀文龍顏鵠步重瞳八采反羽奇毫玉斗橫身鱗文徧體或全於囹圄之內或逃於溝壑之中而復兆應天文德諧人願然後驅雄駕係拯溺救焚康濟黎元克昌帝業斯可謂生靈俟望曆數在躬者也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矣若乃器非神授才乏天資積善不顯於先人鍾異靡聞於竒兆恃水草之力縱豺狼之心假狐媚而竊國權因佞倖而窺神器興問鼎之計運

胙篚之謀王莽董卓則梟戮於前侯景桓玄則敗亡於後流惡名於萬古取大笑於四方欲以力而為之其可得也況劔聞神授力可拔山喑鳴則鬼伏神驚叱咤則堅摧敵潰終乃臧舟莫濟刎頸陰陵不聞聚井之祥徒益五侯之賞苟不及於此者又何矯竊而欲非望哉老君戒曰吾見其不得已大寶之位已具前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注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也。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也者為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今流布愷悌之化豈使凶暴之夫力為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為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

義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日月之照曰明言天地日月之間森羅萬象必有主宰而司牧之故天地神明以此司牧之大位授於聖德之君而今布和平悅樂之化以養

民也愷樂也悌易也詩大雅洞酌篇召康

公戒成王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樂

強教於民易以悅安於民民敬愛其君

父之尊如母之親故云愷悌之化若此

之夫力取天下必以強兵殘忍誅害於

如吳國為封豕長蛇項羽比狼貪羊狠則

生民罹其蠱毒矣毒出於口曰蠱毒出於

尾曰蠱明此凶暴之夫毒螫天下必不得

其大寶之位而自致敗亡故云為者敗之

矣

○ 執者失之

注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

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今失之此戒帝王

者也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

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

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

怨是生災沴亂離斯作誰奉為君亦當失

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義曰人君繼體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內

禍起寰中號令不行戈鋌內向天下既亂

海嶽沸騰真主應運救人撥亂反正如夏

禹殷湯周武漢祖創業之君也天下既定

授於子孫故嗣主繼明守文承統如夏桀

殷紂周赧漢獻為繼體之君也且創業之

君必資聖德塞違補過明德顯仁招懷隱

淪求採瘼病初有大寶罕及敗亡蓋其勵

精求理故也而繼體之君不知稼穡長於

婦人之手生於深宮之中八音五色亂其

心麗服淫聲溺其性或窮兵四境流毒九

州視赤子若仇讎顏生人如草芥動致艾

刈不循憲章反道違天凌虐神主神主者

民也於是干戈四起水旱不時神怒衆離

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梟夷殞身

黔庶之中失政姦雄之手洪圖一去大業

不歸此明執者失之足為後王之戒昭德

塞違者春秋桓公二年宋華督殺孔嘉父

而弑瑒公立公子憑是為莊公以郕將賂

於魯桓公公納之於廟大夫臧哀伯諫曰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百官猶懼失之

今寘其賂器於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
又何誅焉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
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達禮之賂器於太
廟其君之何瘼病也疹妖氣也內起曰眚
外起曰災亦天火曰災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隳

注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
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
之則強或抑之即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

隳廢

隳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响暖氣也
吹寒氣也強壯也羸弱也載事也隳壞也
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
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
使寒或扶持之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
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隳壞且同紉纏不可
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厭其其
義曰物之倚伏固以不常人事推移其能
長保是以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或後者居

前或前者反後或寒者變暖或暖者反寒
或弱者為強或強者為弱或成者致壞或
廉者獲全如紉纏之縈紆無準繩之正定
矣經大索也準的也繩正也無道之君以
人從欲有道之主以欲從人以欲從人者

天下悅樂而推尊之不厭其德也以八從
欲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
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
鮮濟言屈己之欲從眾之善也明年秋宋
公與楚陳蔡鄭許曹盟于孟諸侯執宋公
以伐宋言宋公無德爭盟眾共執之如文
仲之言也文仲魯大夫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聖人觀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
去其過分耳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觀行隨之不常知
矜執之必失故約已檢身割貪制欲造
作之甚者去服翫之奢者論名數且分為
三目徵其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謂
之過分耳

義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觀倚伏之勢見推
移之機於施為之中不使過分知甚者必
極奢者必貪泰者必盛極則必反貪則必
怨威則必衰有一於此必為亡敗故皆去
之為道之士明執失之理知奢泰之非謙
抑自居沖虛內保則可以參真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其善者奉此章明兵強好還不可
果其於伐首云以道成兵不以兵為
輔佐師之所處下明好兵必致不祥
故善者下示不得已而用東物壯下
隨恃強而必敗○我曰前明人主理
國去奢泰而為若此成人臣事若用
文德而兵強好還不可口稱伐為事
爭是明兵強好還不可口稱伐為事
也首章直成人臣次言用兵非善功
與害威是有凶年然後果於勿強強
必更敗強壯非
道宜速止之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
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
好還報則勝負之事未可量矣

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
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
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
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海清者震耀先
甲之威窮濟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必
應之其事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尅

也哉

義曰夫臣之事主以道為先所宜清靜匡君勿以兵謀輔國化既清靜君遂無為平泰可圖堯舜何遠致君者言臣以道德助化則君德自齊於堯舜也股者足也肱者

手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猶一身耳君臣

之道其可忽乎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是也舜于羽者尚書大禹謨曰舜以禹之

功命之嗣位時有苗之民數于王誅命禹

徂征之於是會諸侯之師誓眾而往奉辭

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

無遠不届至誠感神况於有苗乎禹班師

振旅誅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而有

苗格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

京師二千五百里征之不服不征自來言

以文德遺化撫之也干楯也羽翳也舞者

所執之物既還師振旅不用干戈乃修文

德以文舞舞於賓主兩階之間以抑武事

而苗人來格格至也禮曰舞者所以飾喜

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

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羽籥干

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綴兆舒

疾舞之列也故天子八佾八人為列六十

四人也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佾列

也二人為列矣執大衆者第三十五章之

詞也太階者三台六星為太階六符起文

昌抵太微以主三公君臣和法今平則其

星光明行列相類星或明或暗或狹或闊

或變色或亡失不見皆為災凶若三星亡

失革命易姓六階勻明天下太平也令若

大臣以兵謀輔主不能以文德懷人侵伐

圖功加兵於彼彼必還報則勝敗之勢未

可知也或自焚焉負敗也抗以手抗拒也

潰亂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注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

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

後必有凶荒之年矣

疏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

則人勞於役行齋居送則妨工害農農事

則人勞於役行齋居送則妨工害農農事

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資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

義曰人臣以兵輔主主則習用其兵主貪不急之功臣冒無狀之賞或憑凌下國侵伐隣封危器一施生民受弊行者有齋糧之苦居者有轉饋之勞男廢耕農女妨蚕績所以云懸軍十萬日費千金杆軸其空輓輸莫息田生荆棘人遂飢荒設無水旱之侵已有耕耘之闕夫和氣結則祥瑞降

兵氣感則災害生疾疫流亡由斯而作窮兵之弊可勝言哉惟君惟臣所宜深戒也修身之士以嗜欲交侵猶國有兵戈也真氣耗散猶生民疲弊也所以嗜好不節則神氣散亡神氣散亡則疾疹交構氣亡疾作何福善之可冀乎何延益之可希乎於國於身俱可深戒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疏春秋傳曰殺敵為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

老君云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敵令不為寇必不以衆暴寡凌人取強取強則事好却遠是以戒令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強

義曰王者化人貴乎道德道德未洽恩信未孚或有外敵來侵不得已而方應應變制敵豈在殺人能取勝於伐謀自可期於止殺故於文曰止戈為武但止其敵不在殺人可謂止戈矣其若封尸流血白刃相交或勝之於前或敗之於後好却還報非

曰能軍不敢取強是今天道矣殺敵為果者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楚之命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司空樂官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大夫狂狡逆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戰也言易而反之必為毅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注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安人和眾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不敢為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憍盈憍則敗亡故以為深戒也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能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自為憍秦憍秦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為炯戒可不慎乎

義曰矜誇大也伐自稱已善也憍慢也安人和眾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將舍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敵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廼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趙括趙嬰齊為大夫士會上軍却克佐之鞏朔韓穿為大夫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荀首趙同為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及楚平林父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勅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軍觀望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狂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

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疲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也律法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先穀曰不可晉之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失也命為軍帥而卒

以非失准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
荀首曰此帥殆哉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
凶順成爲臧逆爲否有帥而不從臨執甚
焉果過必敗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
咎韓厥林父帥軍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
聞晉師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叔
敖不可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令
尹南轅返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
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
命其二帥者專行不獲衆誰適從此行也
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告令尹改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帥
敖鄙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
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驕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
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削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無日戒懼
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
而激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
兵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
智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
當其次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叔楚之
崇也入盟于鄭子良鄭之良也在楚楚鄭
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
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
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智焉莊子曰趙
括趙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樂伯善哉實其
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
閔凶不能文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
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會對曰昔平王
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
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
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詭使趙括
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
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
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魏錡使

於楚請戰而還趙旃請入楚名盟二子皆欲晉敗却克曰二憾往矣不備必敗先穀曰鄭人勸戰不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人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會曰備之善者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若無惡除備而盟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師七覆于敖而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具舟于河潘黨逐魏錡楚子乘左廣逐趙旃晉師使鈍車逆二子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邊出陣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車馳卒奔疾進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逐下軍潘黨詹侯從上軍却克欲待之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必盡不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故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以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入楚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卒未鄭殺石制魚臣君子曰無恬亂者謂是類也且夫伐謀而得勝彼敵敢侵止殺濟危信為善矣若矜伐其善自衒其功身享功名心必僞恭僞泰則凌物

凌物則怨生禍敗可期功名難保韓信見擒於雲夢白起齒劍於杜郵矜伐生憍因憍致禍不可不戒也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注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

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

物○ 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物之用壯猶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

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

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為須早止不為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義曰兵之恃強必致死敗符堅壽春之役李密洛口之師王尋昆陽之兵煬帝征遼

之衆皆號百萬信為多焉而非道恃強敗不旋踵兵強故也亦如物壯則老用壯必傷矣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威兵強天下莫敵土崩毛解曾不踰時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鷹揚鷄視夫何足云聖

人以為非道之基不如早止理身則嗜欲復性亦猶兵焉若制欲捐情澡神滌慮止其妄想守彼虛玄自無物壯之譏可謂全和之要師亦有老春秋曰師曲為老謂出師無名不以其理理屈於敵亦為老焉故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一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景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好運不可果其

神伐此章明佳兵物惡不得已而用
之首則陳戒不祥明有道者不處次
云勝而不美示樂戰之為非言事下
舉有以明結以喪禮處之所以非
樂戰也義曰先戒人臣以道佐國不
以兵強今明佳兵力是不祥之器以
兵位國必果於殺伐果於殺伐則必
亡所以直指佳兵物之所惡敵來侵
已不得已而用之有道之人不處於
此不以勝敵為美而以正教為先於
戒其樂殺也處之以
喪禮非快於戰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 疏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

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

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園閑思墳誥之

林使光昭今古開濟成務

義曰韜六韜也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

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一曰文韜經邦立

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剋定禍亂威伏八

方三曰龍韜變理陰陽不逾時令四曰虎

韜善用爪牙群兇自挫五曰豹韜膚時戡

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採聽至微或成奇

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

以韜藏隱晦為義略三略也三略者謂漢

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圯橋遇黃石公授以

三略曰子得之可為帝王之師亦機鈐用

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剋商伐紂而

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而有帝

國進德者德冠五帝為美行之一首修業

者業兼六藝為習學之先故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習學之業慎其初始習文儒道

德則為君子習貪驕殘暴則為小人昔孟

軻幼孤居近葬者乃學為墓軻母賢見其

所習非美徙居避之又近陶匠之家軻又

學為陶瓦之器母又徙居近儒學之家軻

乃學習墳典後為大儒道亞周孔名高韓

墨昔孔子為兒好以俎豆為戲後為禮樂

之相道冠百王化融四海後稷為兒好以

耕農為戲後為農正播植之業功濟天下

漢張湯為兒時因鼠竊肉為父所責湯薰

穴得鼠及所殘肉答鼠訊鞠論報款占其

辭如老獄吏後仕漢為法官詳定刑律垂

法著今所以習為善者善功必著矣所慎善惡之習在厥初爾厥其也初始也藏器於身者易下繫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言君子得時即有成功不得其時動有結閼之患故無功也註言公者無私也高墉喻高位也隼在高墉則難射人處高位即難除處高位而貪殘如隼將除之者在得其時無不尅矣言君子有可大之德可久之業亦當得時而可動矣史記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得其時則功濟天下失其時則獨善其身是明進退之度也遊心在乎道德閱思在乎典墳園囿也典謨典也墳三皇之書為三墳也誥訓誥也如湯誥酒誥例也林叢木為林言書史之多也光大也昭明也令善也乃能大明善美之名也開濟成務者易上繫云夫易開物成務謂天下之

道如斯而已者也此言易道可以覆謂天下開濟萬物亦如君子之德業光大昭明為世之範乃復遊心道德之園囿墳誥之叢林美名揚顯成其大務也春秋宋穆公屬其臣立殤公云先君以寡人為能賢光昭今名是也修道之士亦當慎其所習遊心大道閱思無為道可莫也若其滯是非之境東言教之墟迷嗜翫之津窺浮誕之窟其道彌遠夫人君理國習皇風帝道可叶於昇平做王業霸圖罕借其清靜矣况兵戰之術乎所宜戒也

疏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為佳好者夫謀略之設以正為奇兵鈴之書先聲後實皆在手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爾

義曰謀圖度也奇變詐也攻擊也取言其易也言此六韜三略之書金版玉鈴之術皆圖度機謀之用非祥善之道兵法尚詐故以正為奇先其虛聲後其實用開張詭譎非君子之所宜於國為貪殘於身為不善於物為憎惡豈可習而行諸且人之所

習務在有成業成而用用而求達習善器者進則利物退則全身用則懋功顯則彰德今習兵道以詭詐為本欺誦為能殺獲為功誅伐為事誦詐則非信殺伐則非仁佐於國則陷君為征伐之主行於身則造跡於詭妄之徒固為不善之事矣老君說經之時但有戰鬪之說則是版泉涿鹿丹浦用兵未有六韜三略之書然用兵亦以機討相調誦詐相傾得勝為功殺人為美非為道者所務故切戒之今引韜略之書取近而證遠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為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
疏畜德於身是為能事既為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惡之况有道之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義曰有道之士以德潤身以善救物動賢簡正靜合虛無不萌殺伐之心肯尚兵謀之事兵以殺伐為用凡物望而惡之矣修辭立誠者易乾九三之詞君子忠信所以修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注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 蒸曰帝出乎震物生於東春主發生夏為長養天道左旋所以左為陽而順生成之道也萬物肅殺於西秋主殺也藏伏於北冬主藏也月配陰而主刑金居西而主兵所以右為陰而逆殺伐之道也君子體仁以利物故平居則貴左用兵法義而尚刑故貴右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為不善之材器非君子之器

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尚兵謀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故無利爾

義曰君子所習也稽十三皇五帝之道德祖述唐虞夏殷之仁義憲章文武周孔之禮樂將以經天下濟萬物垂後王祐來世時之遇也則開物成務時之不也則卷而懷之故無所不利矣上云佳兵為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示其所習之初務在於道德不在於兵謀而習兵謀者非君子所務習之已成必將用之用兵之旨明在下文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注戎狄來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故恬淡為上

疏夫文德者理伐之器兵謀者輔助之材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在事

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淡為上

義曰聖人制法垂訓也隨時降殺與代污

降太上之君以道為化其次以德其次以仁道德既衰澆訛時弱故文武之道用焉文訓之以禮樂仁義武訓之以奇正權謀文經天地而武定禍亂文為本而武為末文為體而武為用夫子云不教民戰是謂棄民也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夾谷之會宣武備而斬佻優齊侯畏之歸龜陰之田成禮而退斯則武為文之輔文為武之主也經緯天地者南北為經東西為緯窮鬼神之情狀明造化之變通九流以清百度以貞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王以為謚焉剋定禍亂者謂凶暴及人曰禍反德肆逆曰亂得偽曰克所以黃帝誅蚩尤舜誅三苗湯克桀周克紂秦殄六國漢定三秦除暴害之政剪亂逆之根拯活生

靈非殺人以取勝也故武王以為謚美此則明本末審逆順不得已而乃用之矣四夷來侵者周宣之時犬戎數犯中國出師禦之故詩稱伐殺獫狁是也天生五材五者謂金木水火土也五行運帝王執而用之若用材器爾故曰五材言其所用互為終始關一不可也師稟帝王之命者謂之王師師衆也在易為師卦坤上坎下薄伐者薄辭也言我伐於彼也凡曰王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王師所征先示武威取其畏伏兼示恩信使其懷來非逞志於梟擒非肆怒於剪撲師出有名曰順無名曰逆觀夫四夷侵斥類蚊蚋之嗜膚非為中國大患固無傷於道德所宜綏以恩惠化以淳和無憑怒之心是恬澹為上也所以宜僚弄丸而解難叔敖安寢而投兵不舉干戈坐以制勝此其上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䟽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尅勝猶慚德薄不以為美夫勝必多殺故

道德真經廣聖義 卷二六

以勝為美者是樂殺人

義曰聖人之柔服四夷底平禍亂以文德懷之使其化善不在用兵今既德之不逮方以兵威取勝既勝於敵樂而美之無內慚之德無惻隱之心是樂殺人也昔季札

觀大護之舞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言湯之伐桀始用干戈故有慚德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注制勝於敵必喪其人故不以為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為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

䟽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德以全濟為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義曰夫仁者之心稱物平施順陽和以愛育行慈惠以撫安其於物類也尚懷憫護不欲一物失所禮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弊蓋埋狗弊惟埋馬弊車瘞牛陳安世暑月不行畏踐蟲蟻殺伐草木若其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皆仁憫之道也順天養物理在茲乎安肯勦衆命而取功名樂殺人而圖富貴哉若以伐殺之多為美誦詐之勝為能恣毒貪殘必為人之所畏人畏則孰敢親附之矣既無親附之衆獨運暴橫之心欲求得志於天下信為難矣東昏歸命昌邑高洋禍敗滅亡足為鑒戒

○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疏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

義曰左為陽德主生故居常則尚左今人賓主之位及拱手之禮皆左為上而尊也右為陰主死今人喪禮皆尚右夫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弟子不知其故因而倣之

夫子言其好學也如此及知非吉故復尚左檀弓禮記第四篇名也顏回習夫子之道首冠諸生稱為亞聖嘗問於夫子曰夫子言回亦言夫子辯回亦辯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成回不知所以然而然瞻視塵躅則不及矣弟子嗜好於學也如此尚不能盡夫子之道況於不學乎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注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以兵謀也

○ 言以喪禮處之

注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

疏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為副不專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義曰喪禮尚右死事屬陰上將軍專殺故主死事國之出軍上將軍登壇天子齋戒授以斧鉞蓋使其專殺也鑿凶門而出主

死事也故云兵者凶器又云兵者人之司命也將有謀則死者反生將無謀則生者反死況戰者危事投之死也豈非喪禮乎備將軍既不專殺居吉位而處左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

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惻隱為之哀泣不亦宜乎

○義曰以戰而勝者則殺人衆多矣且人之生也九天分氣十月孕神含陰吐陽法天象地萬物之內人稱最靈國之得人猶魚之有水故尚書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人惟邦本本固邦寧此言太康尸位盤遊無度有窮後羿因民不忍拒於河以其滅德民棄之而不固也所以民弱則國危民聚則國霸今圖功名而好戰貪土地而殺人驅彼生靈陷之死所有道之士君子之人安得不哀傷之乎故下經

云抗兵相加哀者勝泣悲也戰勝以喪禮處之

注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置之但以為不祥之器何必縞素為質也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為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縞杖杖然後稱之為喪禮乎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義曰獲勝受爵者功高遷上將之位亦是處以喪禮也兵為不善之器戰為殺伐之資勝則殺彼敗則殺此皆吾民也安不痛哉聖人以之悲傷君子以之惻憫故當處之以喪禮也縞杖者喪服也但殺於人即宜慙慙何必縞杖然後為哀乎或者云古者出師天子素服泣而送之禮經之中墳典之內皆無此說以此無據疏特明之典者五帝之五典也墳者三皇之三墳也秦

伯向師而哭者春秋僖三十二年秦伯伐鄭秦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籥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秦伯訪於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辭焉乃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使人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預於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峭峭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之武子辭焉吾子淹冬於弊邑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吾子取其麋鹿以間弊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襄公墨縵梁弘御戎菜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峭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景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前章明位

道不在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下
實首標無名將以明道以華守道而
能降臨知制下廣其制用道下將
示結成。義曰兵之佳也為天下之
凶積雖小也為天下之大五侯能守
萬物所守道化既行天地降瑞不煩
我今民自和平君保制再之功物得
依歸之所為國能附如水朝宗于海
馬以益善化之君
不在兵強之美也

道常無名

注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

於常無名

跡應用不窮惟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
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常無名
義曰道之為用無為焉而無所不為統御
陰陽包羅覆載乾以之動坤以之寧其通
生也為天下之至通焉其幽奧也為天下
之至曠焉應用無窮周流不極纖芥得之
而生植天地得之以圓方而真常之道滄
然冥寂不可得而名也名言理絕故常無
名

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
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繆臣覺
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
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
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
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昔掩大德蹇叔之哭知
其師必敗也秦伯之哭哀其師之敗也皆
非勝而哭之矣聖旨制疏委曲明之恐後
人增飾其謬耳夫用兵好殺君子不為大
道好生聖賢是則但戰之勝敗皆害於人
自可戒之而戰兵豈必殺之而後哭理身
者五欲內侵則五神疲散六情中盛則六
識交爭氣喪神疲將虞頊謝當固抑情斬
欲克保恬和亦猶理國之君不尚佳兵之
美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注朴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為臣者

疏朴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耳而應用

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臣者爾

義曰端寂無為者道之真也故謂之朴生成應變者朴之用也故謂之道道朴一耳非一而一是謂真一真一者杳冥之精真中之真也一非多法故云小以此真一生

化萬殊其大無大其上無上孰敢以道為臣乎臣者下於君者也春秋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也上所以供神也男曰臣女曰妾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自古及今無敢以道為臣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為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疏言王侯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為無事則八埏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服矣

義曰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周設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先王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亦有五等而兼王焉其制服土地禮節降殺亦有五等則以王統天下諸侯各理其國卿大夫士以為陪

臣佐王者也言侯王能守道者舉其有土之尊能守道化物則八埏四海之人仰其道德歸其至仁沐其盛德飲其和煦而自賓服矣埏封域邊陲也賓順也外國順化謂之賓服要荒之外來附中國則客禮而賓附率服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凌沴災害地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洒甘露善瑞侯王也

義曰諸侯守道於其國王守道於天下則能致天地和平無災害氛沴之變地平天成不失其序天地二氣交泰和合而能降瑞也易泰卦象云天地交泰又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地之道陰陽相感寒暑相循氣交則萬物生化各得其宜萬物得宜和氣交合則禎祥降焉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甘露一名天酒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王其政太平則甘露降稽命徵云稱謚正名則甘露降於竹柏孝經授神契云德至天則甘露降甘露者中和之氣也鴟冠子云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物無不感也得而飲之壽八百歲天文錄云天乳一星在氐宿北主甘露星明則甘露降也逸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言地平其化天成所施上下相稱為宜也凌者氣相亂也沴妖氣也災禍也害傷也瑞祥符也致者不召而至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注侯王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洒甘露夫甘露之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者夫既莫無也言天降甘露惠施無心人無命今自均若一亦如侯王稱物平施無偏無黨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思而不服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則人自和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

義曰蕭艾蒿也蘭香草也澤潤也侯王以道化人天賜嘉瑞國既有道人自和平不煩施令自然均普尚書洪範曰王道平平無黨無偏王道蕩蕩無偏無黨民既和平無偏曲之私黨附之勢也稱物平施者易謙卦象曰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言物之多與寡皆得其施裒其多者以益於寡是曰均平矣惠化仁化也大同者天下為公也自東自西者詩文王之什文王有聲篇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作邑鎬京行辟雍之禮四方來觀者皆

感其德心無不歸伏自從也用也謂有道
侯王天致善瑞人自和平東西南北無不
率服不煩教令均一平普亦如四方之人
樂文武之化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注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
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既盡也

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
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
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

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為王侯所有矣

義曰有道侯王天地合德善瑞應之上下
無間四海歸之有名之物皆歸善化矣四
海者侯王所統也弘道建德人皆化之境
寓之內率土之濱孰非侯王之物亦猶山
林非欲於飛鳥虎狼茂成深窵飛鳥虎狼
自來歸之江湖非欲於魚鱉蛟龍廣大渺
漫魚鱉蛟龍自來歸之王侯非欲於有名
之物道德仁惠有名之物自來歸之修身
非欲於道虛無沖寂道自歸之萬物感致

在於所修也均一周普天下和平在於所
化也善之歸已道之感通物之從順在於
崇德也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注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
而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
以無危殆之事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自賓服
則夫有名之物亦將依止於侯王能依止
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
所以不殆

義曰侯王道化合天中外寧一壘域之內
動植有名之物皆隨其壘土為王侯所有
物依有道之境故無殆壞之危任春夏以
生成隨秋冬之搖落不天不殞無北無瘞
不為外敵所侵不為淫利所及一一遂性
何危殆之有乎此聖旨也今釋侯王以道
化人應天降瑞人歸其化天下均平侯王
當守道撫謙膺受符瑞知止畏慎以副天
心則無危殆之事若觀其天瑞束此人和

縱大其心改易其志矜功伐善則祥不勝
驕其身危殆矣昔紂宮中小鳥生大鳥以
為國興之瑞矜驕肆欲造作多端以至亡
滅老君恐後之帝王恃有祥瑞因此驕矜
故戒之云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注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
則應之猶川谷與江海通流爾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
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
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
海通流爾

義曰守道侯王德與天應善化和合以感
太平天應之禎祥如川谷之通海此聖旨
也今釋云若侯王上感天瑞下得人心四
海萬方率為臣妾復能因其感瑞夕惕兢
修翼翼乾乾日慎一日既無危殆之事遠
人慕其善化重譯來賓如川谷之朝宗江
波之赴海遠近歸往國祚繁昌矣理身者
以心為帝王藏府為諸侯若安靜心王抱

守真道則天地元精之氣納化身中為玉
漿甘露三一之神與已飲之混合相守內
外均和不煩吐納存修各處玉堂瓊室陰
陽三萬六千神森然備足栖止不散則身
無危殆之禍命無殞落之期超登上清况
然若川谷之赴海而無滯著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疏前章明侯
王守道則萬
物自實此章明以實服有道之君皆
由自知自勝自明不達天理則全
強結以死而不亡戒今不達天理爾
義曰侯王所以守道化行萬物歸宗
者以其能了自知之明自勝之強知
足不貪動行於道所以道合天地不
失其常得全分理之終不為大枉
之喪故能允合不違天理之戒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注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
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

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
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

義曰心之惠照無不周備因境則知生無
境則知滅所以役心用智者因境而起也
境正則心與知皆正境邪則心與知皆邪
苦樂死生吉凶善惡皆由於此也故心者

入虛室則欲心生入清廟則教心生萬境所牽心隨境散善之與惡得不戒而慎之乎夫知人者為智尚書所謂知人則哲也知人者昔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如是為穆公春秋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曰群臣願奉公之子憑也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本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乃以其子憑出居鄭以讓與夷而立是為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而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受殷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斯知人之至也既言人役心生智知前人之美惡者則俗謂之智爾若反照內察無聽以心了觀其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是謂明了故云知

人者智自知者明

義曰世人因境役心乃至分別察他人之善惡考身外之短長不求所以知而求所不知捨己做人以術其智是捨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澹無為而悅夫嗔嗔之意以亂天下者智之過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端燠之蟲萌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矣孔子謂顏回曰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於智忘智在知忘知觀妙守無是為明了此莊子云孔子語顏回心齋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注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強矣

疏勝人者謂以權智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謂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剛弱勝強故云自勝者強

義曰人或持君之權以制於物運其威勢以臨於人人望而畏之是為有力矣而不知自以無為之道內伏其心心既無為志則柔弱心虛志弱物不敢侵是為強矣勝人者力盡勢移則歸於死自勝者心冥道

弊必至乎仙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注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

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單食

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義曰貪之與廉由心而已矣心足者雖顏子一瓢之飲楊雄十金之產不改其樂而常足焉心不足者雖申侯之專利不賦駟

泰之車服滿庭而未嘗足矣則顏子楊雄可謂富也強力為善守道不回可謂自勝而強有不渝變之節矣夫強者在用道也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信可強行於道而堅其志節也易曰君子

以自強不息單食者論語云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處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單小筐也以單為食器以瓢為飲器陋巷隘巷也言顏回固貧而守道以自樂也

不失其所者久

注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者不失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云動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

義曰知足不貪安貧樂道力行趣善不失其常舉動適時自得其所者所適皆安可以長久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則人之操行務於恒久不失其所也失其所者必蹈禍患如鄭太叔段寵而無厭大夫祭仲諫莊公曰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難圖也茅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莊公不從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侵地至于廩延乃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命大夫子封帥車三百乘以

伐京太叔入鄆公伐諸鄆五月太叔奔恭
逐克之初以莊公之母武姜寤寐而生莊
公名之為寤生遂惡莊公而愛太叔段及
段欲襲鄭武姜將啓之至是既克段乃寘
武姜於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穎谷封人考叔因食捨肉而諫
莊公納之掘地及泉與武姜隧而相見為
母子如初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譏其
失教也此言縱太叔之過使其貫盈而後
殺之是不早為其所失所之致也若太叔

不失其所安及此禍哉
死而不亡者壽

注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
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
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

盡可謂壽矣

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
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頽然任化
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
後生理不全雖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

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
子曰天下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

義曰人生天地間有生則必有死生者天
地之委和死者天地之委順安其和而處
其順是得其常也反此者庸非夭乎河圖

曰人之生也天與之算四萬三千二百算
主日也與之紀一百二十紀主年也此為
生人一期之數矣得金丹不死之道者則
延而過之無修養之益有滅奪之過者則
不足而天枉之矣黃庭經云百二十年猶

可還過此守道誠為難唯待九轉八瓊丹
要復精思存七元日月之華救老殘此明
修之可以延益也若守其素分委任天和
乘化而來任化而往生也若浮死也若休
盡所稟之一期亦謂得其壽矣不及此者

天枉而亡也莊子達生篇田開之謂周威
公曰祝腎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人
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為餓
虎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箔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以內熱之病死約養其內而虎食
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
不鞭其後也謂其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
者不及於會通之適者也鞭其後者去其
不及早是二子不終天理為大枉而亡也
達生化之旨當生不樂將死不懼則殤子
為壽彭祖為夭也莊子齊物篇云天下莫
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
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鬼秋生毛曰秋毫也凡人年十九已
下為殤此明道與俗及爾人世之情小則
企尚大則驕盈以道觀之無盈無企其致
一也死者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卿大夫曰
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人之死生雖賦以
天命然亦繫其所履君子察其所履而知
其壽夫易履卦云視履考祥是也春秋楚
伐宋還師鄭人享之九獻用周人上公之
禮也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取
鄭文姜之女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
以壽終乎為禮卒於無別不可謂禮將何

以服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其後果敗
於城濮終為商臣所殺焉春秋僖十一年
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之命惠公受
王命而墮史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
王賜之命而墮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
繼之有夫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
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十
四年惠公與秦戰於韓原為秦所擒二十
三年卒皆如史過叔詹之言是則君子察
人所履之行則知壽夭況於修至道喻元
知而不能長生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天之
貴其身以成光大之業。○義曰既明
有通之君得自知自勝之用能致毒
而不心今舉君之德行如大道之無
滯不有其功不恃其物不為其大故
能成其大業汎兮之道言可左可右
不拘一方也封境也吟道也物
生物成不辭不有非大非小聖行
圓通不貴大其身故成其尊大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注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

名

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
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眾象可左
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義曰大道之體也疑而為真一融而為萬
化汎然不繫論彼虛舟無塊然之質不昧
然而昏者非陰也無赫然之象不故然而
明者非陽也懸天載地乾健而龍行非柔
也委和順物細入毫芒非剛也能顯能晦

能微能章汎汎然無所繫著也刻彫類狀
無所不為能應眾象也旁通萬境不局一
方可左可右也一以貫之為天下式無所
偏名也未始有封無涯無畧渙而散也無
所不無寂而歸也無所復有生化萬殊也

莊子齊物篇曰古之真人其知有所至矣
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
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其次以為有物矣而
未始有封此言天地初分人生其內品物
咸遂性識真淳心跡無為故無封執其次

以為未始有是非是非既彰道所以虧也
道既虧也則有偏名矣修身之士當體道
虛心無所執著以臻其妙理國當坦然無
為以合於道通乎大方歸於至理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
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雖則物
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為勞倦又解云物不
辭謝於道爾

義曰天之高也道氣蓋之地之厚也道氣

載之萬物之繁也道氣徧之非大道運氣
孰能致其高廣厚大繁多之功哉由道之
所化各得其生生成成全備之理矣道
之生物也無為而物自生道之化物也無
為而物自化雖因道而生化而大道不以
生化辭勞物亦不以生化之恩歸功於大
道亦如雨露之施也物自潤澤於下物既
不辭謝雨露之德雨露亦不以灑潤稱功
所以聖主臨人達賢利物如大道生成雨
露膏潤爾聖人忘功於上民忘帝力於下
則合乎至化矣

功成而不名有
注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
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疏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
成而不以其物為己之有又解道之生物
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有言忘功也
義曰言於有也則萬物之形各稟道氣物
得成就皆道之功非夫道氣稟之則生成
之功廢矣而道之妙本無有無名道之妙

用無窮無已物成而道不恃其力物生而
道不有其功既不恃物為我功亦不執物
為我有有無皆泯功用都忘不獨忘生物
之功亦乃忘萬物之有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注愛養群材而不為主宰於物無欲可則
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不可名小
爾夫道生萬物愛養孰成而不為主宰於
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
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耳

義曰聲解義者如修詞之人云其可得乎
是不可得也以是詳之則經所云可名於
小是不可名於小也道之生化萬億之類
和氣周徧巨細無遺畜之養之成之長之
愛護之功至矣茂養之恩普矣不為主宰
各遂生成無心於物含育之恩大矣此聖
旨所解也今釋云有情有形飛沉動植纖
芥之小丘山之大道氣覆育力無不周仁
愛畜養而不為主物賴於道不以為功雖

鯤鵬大軀固乘道而變化焦煇細品亦資道以裁成故秋毫之小也道氣存則溫柔潤澤道氣去則枯瘁凋零秋毫不棄可謂之小充塞天下可謂之大不為主宰可謂忘功斯則道之用也能小能大而非小非大無所不小無所不大也

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注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為主可則名為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以難名矣

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歸道道不為主而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為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文也

義曰道生成於萬物稟生成之功各歸功於道而道不為主任物自遂非道之大故聲解云可名於大乎所以可名於小是非小也可名於大亦非大也非大非小難可定名是難與為名也有萬不同者莊子

天地篇孔子曰夫道覆載萬物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無為之謂也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此言有萬物之不同

我獨同之可謂富有天下也道無有二物則萬形於物則有萬不同於道則統之惟一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大道匿德藏名怕然無象是可名於小也萬物生者自生化者自化使各遂性不為之主是可名於

大也亦猶帝王以道育物以德御民考六氣之和順四時之令恩以篤之義以正之仁以愛之禮以齊之信以教之賞以勸之殺一草伐一木必以其時孜孜焉煦煦焉恐其失所也可名於小矣及夫物遂其性民得其宜上下交歡天地和泰謙恭端穆讓德於天不為己有不為其主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注是以聖人法道忘功不自為光大故能

成其光大之業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為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爾

義曰聖人之理天下也愛民恤物巨細申

恩者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大以其不為大故能此尊大理身之士既然無若雲之

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鑒物雖廣不拘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利濟之德仁遠發動未始為私眾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道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疏前章明道可
左則物性
右則物性
明則道性
道性之義
次平
養之功此章明
王能用道則人
歸性之義
夫之化育標
象以明歸性
之義次
明無何舉
喻歸性之
由道出口
下中
明無為不
言之教以
勸人君用
道爾
義曰古聖
王天下之
教以勸人
君用道爾
成其大業
者由其執
大象而天
下歸

王所以成光大之業也象者道也亦
猶恍惚中有象爾天下所歸各蒙其
澤聖人無察察之政以傷害之故能
致天地交泰執大象而人歸者喻以
樂無所以八音乍奏聞者悅其心百
才交陳嘗者道其口則行客為其駐
上與天下之人歸於有道者猶此也
且言不文出口無味大象無水觀聽
莫求歷代用之其用
日新而未嘗窮竭矣

執大象天下往

注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物往之矣

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大道以理天下無為無事物遂其生俟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

義曰執用也大道非形不可執有聖人用道可以理人為於無為事於無事動植飛走各遂其生則航海駿奔梯山磨玉皆歸用道之君矣俟日觀風者昔聚密洲在巨海之中使者朝貢於漢言於武帝曰臣之國去此三十萬里國中常占候於天若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有有道之君矣臣國之主所以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乃步

天林而增猛獸搜奇輻而出神香濟弱水
度飛砂而朝於闕下艱苦道途十三年矣
斯則有道之主其德動天風雲效祥遐遠
慕德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矣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
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
政教之和平也太者功業之光大也

義曰綏宴安也撫安養也泰康泰也平和

平也害傷害也四方之人慕我道德觀風

候日歸於聖人聖人因而綏安養之不以
教令督責之不以刑法傷害之故遠近之
人安其太平之政矣政教和平人俗康泰
然後功業光大故曰安平泰也論語曰遠

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斯
則帝道皇風無遠不屆矣

樂與餌過客止

注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
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如帝王執道

以致太平亦為萬物歸往矣又解云樂以
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長久也是以
遠慮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故人
君體道清靜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
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
執大象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
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留止爾

義曰人君有道天下慕之如行過之客過
飲食聞音樂而為留止莊子至樂篇云咸

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人率聞之相
與還而觀之是也夫樂者歷代之所用也
樂以象天奏之圓丘則天神降奏之方澤
則地祇升鼓之以和八風播之以政四特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有大
武樂以和之人則安其性故為人之所重
王者功成而作樂理定而制禮所以通天
地神明也然此舉喻者以道則長存樂餌
非久所以樂悅於耳樂罷而人散餌以美

口食畢而衆離雖留止於一時故難期於久永唯無為理國則衆歸而不可離有道理身神全而不可散故下文云道出口淡無味又言用不可既則非同樂餌有竭盡之期也。遽廬者結草之舍非久處之所仁義者以兼愛而親不可以久交非若體道化人人歸於道淡然長久詎可散乎察察者苛急之政也。淳淳者和樂之風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注人君以道德清淨為之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兩。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靜之法以為不言無為之教者初出於口淡然無味豈若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為滋味乎。義曰甘言美詞所謂有味也無為之理清淨之訓至道之言其出淡然安有滋味乎俗中親譽之說即此經第十七章之詞也謂甘言以親之美詞以譽之或威令之言以畏之狎慢之言以侮之雖其有味皆非

至道矣。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注道以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敦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疏既盡也道化無為澹然平正既不為察察之苛急又不為滋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品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義曰道之無言其於言也無味於口道之無形其於形也無見於目道之無聲也無聞於耳故咀嚼不得其滋味視聽不得其見聞不同苛急滋彰之令驚民耳目矣物得其所以平直無私曰正法細曰苛微賦迫促曰急禁令太明察察也法外立辟滋彰也滋多也彰顯也阜積也所以民之耳目日有見聞畏淫苛狂暴之刑逾於後薄懼督察滋彰之令甚若臨深投足措手不知其所矣豈若以道臨御不可見聞淳風潛行萬物和暢用之不可以窮盡矣歲計

有餘者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得老聃之道居崑崙之山三年其俗大穰其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言其德惠潛及於物而致豐穰況帝王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以道垂衣天下蒙其化信夫人之修道於身者心無思慮則神氣全情無嗜好則愛惡息不感於視聽不泊於恬和玄德潛充道可冀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景五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歸位此章明道或用權因之利至歸法則安於平泰利而不可示人切標歛之權以明推道之微○長曰道之為化應變隨機其於上古也則君任於道臣當於德民於和故視不可見聽不可聞用不可既及乎代云澆薄俗已遠說玄妙難明布衣荏弱將欲進退聖人教理代之主持權變之機示歛之權以檢回邪攝奸詐可復於君良東回邪以正直明此指變非至理之本亦乃助理之方故謂為固本之利器也○用利器之王亦猶用兵馬不得已而用爾須柔弱其行微明其機不以其權示於人如魚之不可失水魚失水則死人失機則敗書言曰陰謀外泄者敗易曰機不密則害身此之謂矣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疏歛歛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人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衆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畧示方便深達根原

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上士利根了
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
法甚廣依經所判畧具四門夫根者謂智
性之根也人之所稟真元道性能生衆智
如草木之根生花結實展轉相生故名根
也性之生智亦如此焉稟受之性由其氣
也有清濁不同性有利鈍差別氣清和者
生乃穎利才智過人明古達今問一知十
此人根性既利了悟圓通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見善如不及聞惡如探湯故能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明方便之法知進趣之途
不俟權道誘之自達真實之教矣四門者
歛弱廢奪也
疏鈍根衆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
可令其歸往故將歛歛其情欲者則先開
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即當自歛歛
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
矣乍聞斯語以為非道德之意深達玄極
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
合義小人用之以為詐諂下文又云不可

以示人者正為權道之難故爾

義曰鈍根之人稟氣濁雜者則生頑鈍智
識不通莫辨是非豈知善惡或復貪性狠
戾徇欲恣情動陷罪纏永乖人域聖人常
善救物俯念含靈示以權門令其自悟故
開四門權道以攝化之第一將欲歛之必
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二將欲弱之必固
強之者攝其性也第三將欲廢之必固興
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者攝其貪也夫心庶則道契心侈則過生
因侈獲過自思復其庶矣此歛歛其心之
權矣性弱則德全性強則禍起因強起禍
自思復其弱也此伏性挫強之權也寡欲
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深濁極自思復其
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也不貪則儉約極
貪則歛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
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其侈心使自困於
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乍聞者以為非無
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鈍之別悟有漸頓
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

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權道教人合歸乎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其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矣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用權之難也陰符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此之

謂歟

是謂微明

注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語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

繼以歛張是謂之權歛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今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歛歛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

今自困於愛欲則歛歛矣強弱等義略與

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

明爾

疏權道攝化其理甚微校其所中效則明

著故云是謂微明

義曰權道至微用之則明校量其效可謂彰顯矣著明也夫聖人屬念上士遊心玄契無為實符至道而權實之教安所用哉所以權教之設為中下之智耳亦猶用兵之道也上智伐謀制敵不在於興師坐籌

柔弱勝剛強

注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

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翕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

強而卒令其歛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

於剛強也故云柔弱勝剛強

義曰易下繫云巽以行權巽順也既能順

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能順時制變

則權不可行矣夫巽者齊也順也東南之

卦春夏之交斗柄東南萬物繁齊矣巽主申明號令以示法制故云巽德之制也又巽主於風帝王號令猶風之行教能稱揚號令而不彰伐以自幽隱故曰巽稱而隱以是言之巽有柔順潔齊幽隱不伐具此四德復能發號施令應變制宜方可行於權道由此而論權道不可輕而議之也若合義能行則可以化惡為善與國利民不能者則害性傷身卒為詭詐矣人君教養惡之人以權制變然更守以柔弱示之謙和則剛強之人咸遵其柔德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水則為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誦矣

跡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人主秉權魚失水則為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為小人所竊弄而為詐誦矣
義曰魚之處淵也失水則死得水則生人君用權道也得其人則為善失其人則為

敗魚能潛深潭匿巨浸不貪餌不吞鉤則無失水之憂也人君能任賢良委忠正斥奸佞塞回邪則無失權之歎矣魚失水則為人所擒君失權則小人得志竊人君權道而弄之者必反白以為黑反善以為惡

肆其奸邪縱其殘酷所以豎牛之廢嫡立庶傾陷於穆子之家趙高之疾正害忠隲亡於秦祖之業民罹其禍人怨其君民散國危不可以救矣說文曰詐欺也誦者謬欺於天下也誦者春秋晉文公使楚怒而

戰乃執曹侯卑於宋楚果伐宋文公因而戰楚楚師敗績文公復召周襄王於河陽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故大合諸侯而欲以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燠強大不敢朝周喻天王出狩因得盡君臣之禮皆誦而不

正之事也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非其地也若此尚謂之誦謬况奸臣小人弄權欺主得不戒而自悔乎修道之士內正其心外正其行內外惟一貞正無邪然後屬心動念可以昭

感真靈如其言行相違邪而不正雖屈伸俯仰外飾其容信無益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疏前章明道
名之樸故道無為侯王守之而自化
以明無言說教而欲道教改濟傷此
幸於上經之未將寄無忘於玄悟之
人爾。義曰人君之理天下也以實
道統權實二教以化小人之實者
君若臣若父若子禮樂仁信以正
萬方人君與君子服而行之法四
刑章若不以權道於仁義退於
而論長斯為棄焉若曰人無業人
故致權道教之亦使歸善無天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疏道性清靜妙本湛然故常無為也萬物
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為也夫
有為者則有所不為也故無為者則無不
為矣

義曰道性無雜真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
不測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為
也感而遂通無不為也無為者妙本之體
也無不為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萬
化生矣若扣之不通感之不應寂然無象
不能生成此雖無為何益於玄化乎若復
循迴不息動用不休役役為勞區區無已
此之有為也何所寧息乎當在為而無為
以制其動在無為而為以檢其靜不離於
正道無滯於回邪可與言清靜之源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妙本清靜故常無為物恃以生而無不
為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為則萬物自化君
之無為而人淳朴矣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靜無為無事則萬物
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

義曰君王理萬方諸侯率一國俱能用無
為之道清靜之化萬物化於下侯王靜於
上可謂至理矣教而後化是從而化也不
教而化是自化也教而化者無不為而能

化物也不教而化者無為而自臻於化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注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為清靜而復欲
動作有為者吾將以無名之朴而鎮靜之
無名之朴道也

疏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動作有為也吾
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
無為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則將
以無名之朴以鎮靜之令其清靜不動作
也

義曰夫應用則為道道有強名也攝迹復
歸朴朴無名也侯王以道化人人稟其化
皆清靜矣若復他境所牽人欲動作者侯
王復以道之妙本無形無名之至朴鎮靜
其心不令有為動作常合於道化清靜也
人之修道融心寂神已有通感而世塵妄
起外念忽生將起躁競之途或溺是非之
境即可急詣靜室思玄念真以無為之道
鎮其心靈制於妄想如水之濁徐以澄清
則三尸不能千百邪不能擾魔試都息造

於虛無之階矣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為者人君則將無
名之朴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朴亦
將不欲者夫所以鎮無名之朴為衆生與
動欲心若復執滯無名還將有迹今此衆
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為則與彼欲心等無
差別

義曰凡人既化清靜而復動作有為以積
習生常沉迷日久亦猶水難清而易濁性
難澄而易昏心難靜而易動志難久而易
退人君當以妙本之朴鎮而靜之亦既靜
矣又當兼忘所執都令泯然則冥寂玄通
洞達真妙是令衆生不滯於迹聖人不滯
於空空有兩忘盡登正觀矣

疏故初用無名之朴以鎮靜蒼生欲心蒼
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
病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水濟而遺舟若
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嘗藥豈唯
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

義曰既已靜於人性復能遠其無名如既濟而忘舟病愈而忘藥可謂達真修之要矣夫舟藥者喻言教也衆生輪回世網迷惑有無漸染六塵牽緣衆惱而爲病也老君演無爲之訓叙弘救之功以此真經爲理病之良藥因經開悟迷惑自祛洗內染之塵絕外牽之惱積病既愈世網盡除然須遣教忘言混融歸道矣又以世間衆惱生死輪迴流浪真元漂沉正性有如巨海陷溺衆生逐境隨波無由超度老君以此經玄妙理國濟人於愛欲海中拯拔群品。因經得濟如乘巨舟橫截迅流超登彼岸欲波不能蕩其性愛浪不能溺其心出積苦之庭踐長生之域既已濟矣然當忘所乘之舟捨所執之行栖神無何之境遊心自得之鄉是可謂虛而保真清而容物人貌而天泛然皆順獨任自然矣若執所乘之舟保所餌之藥不達而生患豈虛言哉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注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靜蒼生不可

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疏夫無名之朴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靜是名了出君無爲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煩教令而天下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

義曰衆生動作之心既已靜矣而又忘舟藥之喻仍遺無名之朴不欲之欲亦復都忘是則了出有無曠然不滯君於上也不言而自信人於下也不化而自行不言而信是無爲而上理也不化而行是遂性而下化也化及於此何教令之有哉天下正平可復於太古之道矣理身者因教而明道悟道而忘言不爲譽故無怨不爲利故無害理心術理好憎適情性不惑禍福不妄喜怒混然與大道冥通而忘其所習道其所執心寂於中神化於外修於無修學於無學得於無得可謂明真經之玄蹟窺大聖之堂與夫上經法天故奇有三十七

章此章居其末更復顯明至道妙用重訓
人君侯王明此微言可臻於了悟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

景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疏老子德經

義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內號具如上卷
所解德者道之用也道不立則德無以生
德不崇則道無以明道以虛通為義德以
剋獲受名道能通物物能得道物得其所
得故謂之德或云道道也德德也如孔子
解易卦云需須也晉晉也剝剝也巖君平
云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正之元也道德相
須不可散也古文道字從元從首謂道為
諸法之元衆聖之首也德字從直從心謂
正觀直心為虛忘上德也其餘道德相關
之義具在上卷然此經下卷法陰象地其
數偶故四十四章也夫道以虛無無形法
陽而象天德以證實有因故法陰而象地
或有移上經末章居下卷之末以取上卷
四九三十六章法陽下卷五九四十五章
法陰此亦後人妄為其意穿鑿將恐乖失
玄聖之本旨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此章首標
明德全之化德全則淳樸不斂代無
德之弊時欲變而更化以今求復其
知故先述上德之無為次述仁義之
義曰道為德之體德為道之用故云
德之德所以德全上德也上德乃不

不斂淳樸不斂則德化無相如魚相
忘於江湖各退其性故無相與相
之跡也次言失德則仁義乃行仁有
偏愛之私義有裁制之斷故氏化其
上而流為私及至前代為華上禮為
亂華亂益甚分爭必興故聖人使復
其初乃建去華居實去華居實是塞
亂之源而復樸之門也故云使其復
淳樸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跡上者舉時也德者辨用也謂上古淳樸
無為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
淳德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
不德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
有德注云物得以生之謂德者莊子雜篇
之文

義曰舉上古全德之君不以德為德而有
德也將明其次下衰故舉上德為首夫至
道之代德亦不彰矣上德之君亦猶上經

太上之君也潛融至化物自生成不彰其

德德益光大是以有德也然天地萬物之

所稟受者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有深淺

故有可道常道德有厚薄故有上德下德

則道之與德不獨在於帝王但行道者為

道人行德者為德人行有深淺故有上下

之殊也莊子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

道人清靜因應謂之德人德有優劣世有

盛衰故上德之君神與化論體道而存德

動玄冥天下歸之莫見莫聞德歸萬物皆

曰自然所以云太上貴德也莊子雜篇云

萬物任自然而各得其生所以為德也故

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

全者聖人之道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注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

德時有醇醜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

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

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遠德下衰功用稍

著心雖體道跡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

失迹涉矜有比上為麓故云是以無德也
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
為之風而百姓尚無為之跡尚述為劣故
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稱德
不失迹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
是以無德

義曰下德之君體德而行德既昭著上配
於天下民知之或見或聞德及於物物歸
其德可稱可顯故不失其德矣執而不失
矜德有為有矜有執去道甚遠以有跡處
比於上德之君是無德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注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
無為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
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
此心迹俱無為也

疏覆釋上德也夫上德潛運無為而理淳
樸不散故無名迹今言上德之無為者但
含孕淳樸適自無為非知無為之美而為
此無為故云而無以為豈唯無跡可矜抑

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跡俱無為也
義曰上德之君性合乎道而命合乎一體
自然為用運太和為神動合乎天靜合乎
地與道相得而無所為也神無思志無慮
者此心之無為也不顯其功而功若天地

不彰其明而明並日月此迹之無為也夫
此無為非偽學無為而為於無為是無以
為也陰陽為之使鬼神為之謀進退推移
與化無極玄默寂寥而與化俱此謂心迹
俱無為矣然德以包育於物亦所以彰其
迹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注下德為之者謂心雖無以功用彰著跡
涉於有為故云為之言下德無為有所以
為之此心無為而跡有為也

疏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為之者謂心美無
為之化而為此無為故云為之語心雖曰
無為論跡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為言下
德之為有所以為之也故注云心無為而
迹有為也

義曰下古德衰心迹明著其君知有為為非知無為為是有為則澆薄無為則淳和有此分別故縮心藏用行此無為之事制彼有為之為故云為之心欲於無為遊行無為於迹乃涉矜有也知無為為美有為為惡捨惡從善慕此無為以分別故是有所以而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注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為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則心有為而迹無為也且上仁稱無為者據迹欲無為而方止義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為也

跡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為上他皆倣此仁者兼愛之名也大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為之行仁而忘仁雖有施而不求報兼愛則難徧終是小惠未孚是以語心帝為有事故云為之論迹則近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注云此

則心有為迹無為也

義曰兼愛萬物博施無私謂之仁也素書曰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則隱之心以遂其生成是也仁者博施於物乃所以生偏私也比夫德則劣矣夫至道之代兼包諸行無所偏名故冥寂玄寥通生而不宰者道也物稟其化各得其得者德也成之熟之養之育之者仁也飛行動植各遂其宜者義也有情無情各賦其性者智也時生而生時息而息者信也順天地之節固四時之制禮也鼓天地之和以悅萬物者樂也故恬澹無為無所不為矣及大道既隱而德化行焉至德之化亦兼之以大仁大義大禮大智大樂大信而共化焉泊乎德之廢也仁獨為仁義獨為義不能兼而化矣夫何故哉行仁者以慈愛為心故無剛斷之用是則義缺矣行義者以決斷裁非有取有捨是則仁缺矣所以仁獨為仁義獨為義故不能兼化也然上仁者雖有兼愛偏私之迹能於仁忘仁則忘其迹其迹

雖無心有博施之念周旋憫物皆欲其安
故心涉有為也上仁忘迹故迹無為也小
惠未孚者春秋莊公十年魯人曹劌對魯
公之語也是歲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將
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
聞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
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
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
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
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
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
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
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
師既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夫
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
靡故逐之此言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故皆
不廣況兼愛之人必不周普雖力於行仁
其去道德也遠矣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注義者裁非之義故云為之有以裁非斷
割今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為此則心迹俱
有為也

疏義者宜也謂裁非斷割今物得宜夫淳
樸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今得所
宜故云上義為之謂心欲裁非就是有所
以為之故而有以為注云此則心迹俱有
為也

義曰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也素書
曰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淳樸之代則無是非是非生而淳樸散矣
辯是非非裁制斷割者義也故知其是而
明之知其非而制之明是制非則心迹俱
有為也然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
偽也理國理身偏執仁義而無道德何異
乎鑽冰求火北轅適楚乎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注六紀不和則為禮以較故云為之禮尚
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

臂而怒以相仍引

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也莊子曰以禮為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淳源一失眾務事馳且存檢外之迹非六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之故云攘臂而仍之

義曰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素書曰

禮者人之所履風興夜寐以成人倫之緒禮以成謹敬亦所以生情慢也夫摘辟為禮澶漫為樂而天下始分矣徒得形表而不由中也威儀者言其恭肅於莊有威可畏謂之威進退俯仰有儀可法謂之儀詩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進退恭敬屈伸俯仰之容舉其大數爾禮之大者婚冠喪祭邦國之本動靜容止執非禮哉禮者敬之體也如首之在上足之在下

尊卑自列不乘天理故君臣父子猶一體也上下相忘道之實也後之為禮者外備容儀內懷欺侮忠信不足則更相誅責玉帛以表其志揖讓以飾其情施而不報往而不來則怨怒起爭因以為亂故攘臂仍

引局若大禮與天地同節之美哉以禮為翼者莊子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也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道德既失仁義公行仁

失則兼愛之迹乘義失則是非之儀亂君子犯禮小人犯刑聖人觀事觀時以行禮法夷狄知逆命之誅臣子識尊嚴之敬因人情而設教斯之謂歟報施者樂記曰樂者施也禮者報也樂以彰德禮以報情往來之謂也曲為之防者防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防與防民所不足者也大為之防民猶喻之故君子禮以防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

以爲民防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憚於上故亂益亡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防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事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示民不嫌也以此防民民稱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防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子云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殷人吊於墳周人吊於家示民不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防民諸侯猶有薨不葬者升自客階受布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以此防民子猶有弑其父者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父母在不敢有

其身覬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以此防民民猶有貴祿而賤行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

犬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禮者防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怨其無別也以此防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防民春秋猶去其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私公娶大也禮非之使同姓也祭男女不交爵以此防民防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不入其門以此防民民猶以色厚於德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不自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不問其所疾以此防民淫泆猶有亂於族者子云婚禮娶

親迎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娶恐事之違也以此防民婦猶有不至者斯皆廢其禁尚不能止况不禁乎此所以明道德既喪仁義又隨世亂而存禮極而為亂去無為之化日以遠矣理世之君豈可背道德而專於禮哉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 往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教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樸則上德之無為矣

疏此却明智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云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在而此亡大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

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淳醜之殊聖人適時之務爾故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衰則失德而後仁兼愛迹存則失仁而後義裁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跡不得一爾

○ 義曰五者之失隨代澆淳而然也大樸既散全德守之德既下衰仁愛繼之仁愛不足義以制之義之不行禮以救之夫禮以救亂亦所以生亂何者禮煩則俗薄俗薄則交爭交爭則亂生矣然而理國之急禮為之上春秋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為國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謂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而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

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也則理世之道禮為急矣道德既喪禮復不行其異類乎道德仁義日以喪矣禮所以救亂理民可不矜乎故君子擗節以明禮斯之謂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酌六在人情而已矣十三

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注制禮為忠信表薄而以禮為救亂之首

爾用禮者在安上理民豈玉帛云乎哉

疏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所以行

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

忠信復異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

防亂則但可為理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

化也

義曰亂者理也如周有亂臣乃理國之臣

也忠信既薄上下離心聖人設禮以教之

約法以檢之明尊卑上下以勸之著降殺

等倫以節之雖忠衰信薄人不敢為亂者

由行禮以理之矣四者既失而不以禮節

之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上文所謂曲為

之防民猶或踰之斯禮所以救亂致理之大務也禮經曰安上理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各因時而垂教歷代以沿革不可執古之道守常不移矣子曰達於禮樂者民之

父母也能達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

無志氣塞乎天地禮樂通乎神明所以樂

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斯可以施及四海以畜萬邦故禮之救

亂致理先王之所以急也若反陳橫教太

和復道德然後禮可廢矣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注識者人性之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

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

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和同而失禮意者

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為

愚昧之始

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

人識性之前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

存外跡以之此道乖失質素所以為道之

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殺之貴在協和歸於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中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為愚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

義曰制禮之意所以救弊也夫何故哉道德既喪仁義復喪不制之以禮則奸亂生矣故制禮以救其弊焉於人識性之間制禮以節之進退動靜未始不拘於禮矣謂聖人達知其事預為之防也故云在識性之前謂之前識道以教素禮徇容儀澆淳想懸故為道之華矣華者不實之謂也失禮生弊弊極則亂救弊而亂息故云靜亂也禮得其所謂之協和矯兒飾容內無其實則為愚之首也夫因親以教愛因嚴以教敬愛所以事親敬所以事君愛敬不由於心至帛以表其外非愚而何禮之作也叙尊卑明上下別同異正人倫使君臣父子不失其序今之為禮者中外相違華威而實毀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信

威不及義德不逮仁為理之末為亂之首詐偽所起忿爭所因也有其禮無其心動不由中者其救弊也不足於致亂也有餘何者禮之繁也則進退盤辟一成規一成矩從容逶迤一如龍一如虎其諫人也如子其導人也如父習之變也以質為鄙以文為高質以風聲擅其虛飾作巧以誇競尚華以檢束此謂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所以丹朱非成池所化商均非九成所變是禮樂雖設不克救之矣故俗之亂也禮何為哉詠詠雅頌而風不能移也鍾鼓絲簧而俗不能變也謙退辭讓而天下不之信也守柔復雌而天下不之親也懸爵設賞而賢人不至也攘臂執手而君子不來也兒謹辭豐而心誠不施者徒有禮容無益於救世矣是知感天地動鬼神盡敬於心推心於道明德惟馨神饗之矣潢汙行潦之水蘋繁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羞於王公可薦於神明斯由中之禮也苟不及此所謂愚之始矣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注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也

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為謂之厚實禮義有為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

義曰有道之君體真之士志趣廣大道德弘深之謂也大者言道德之大丈夫者數極於十人之長大極十之數十人為丈夫故云丈夫舉其全與大也所以老君十號亦號大丈夫大聖師是也夫抱道之君行上德之化無為無事惟精惟微以道教人人

宗於道居其實也以德育物物宗於德處其厚也不以前識之華弊薄之禮而化於人故云不居其華薄矣通玄真經曰大丈夫恬然無慮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息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

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推論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取耶設教引凡託言之爾

義曰此自大丈夫已下謂欲令行化之君尊道尚德復樸遠淳去禮義之末跡變浮薄之華態使處於道德之厚不處禮義之薄居樸樸之實不居玉帛之華樞有識於玄同躋含靈於道域而言去彼禮義取此道德也所謂設教垂戒非聖人實有去取之分別矣若人君能捨禮而行義去義而行仁除仁而尚德違德而適道去末之華薄歸本之實華以茲為化豈不至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景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此章明物得道用而或道則存於方

不問故舉夫夫去取之行示物向方之則表法故快玉雖早之德以約或

昔之得一曰夫天地神谷萬物之得一者所以明用道則失夫道則充或三五復道皆在於神早抑換後德為甚不致如五顯明以為至或夫

昔之得一者

注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一故謂之一爾

○ 既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為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者將欲原始要終抑末歸本引昔得以證今得得一之數畧於下文

義曰若君將欲明沖和道氣通生萬物歷叙得一之妙以明生化之由道之生化無終無始借古昔久遠之義以為布化之源所以謂道為一者萬物之生也道氣皆降

之氣存則物生氣云則物死物之稟道所稟不殊在物皆一古今雖移一乃無變故云不二是謂之一道非陰陽也在陽則陽在陰則陰亦由在天則清在地則寧所在皆合道無不在非陰陽也而能陰能陽非天地也而能天能地非一也而能一周旋反覆無不能焉昔既得之今猶昔也是知虛心則道合冥寂則一歸能實寂虛心者是謂抑末歸本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繫之辭也一謂之無無陰無陽乃為之道一得為無者是虛無太空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一為無也若其有境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為一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為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為陽之力陰陽自然無所營為此則道之謂也以一言之為數以數言之謂一以體言之謂無而物得間通之道後妙不測謂之神變化應機謂之易總而言之皆無謂之道故聖人以人事隨其義理立其名號不一而一故能常一常一非一亦非非一而為一者蓋天地

之始萬物之元生化之本有生之尊也自一而能陰能陽所以一生二也原始要終者原本也要明也本其始而明其終易繫詞也

天得一以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得一以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得一以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谷得一以盈

疏水注川為溪注溪為谷言谷得一故能
泉源流潤盈滿不竭

義曰溪谷得沖和道氣所運而水注盈滿
道氣去之則深谷將為陵矣若深谷為陵

水涸川竭是乖其得一之用也

萬物得一以生

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
沖和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

義曰萬者舉其大數也春秋曰萬數之大

也物者有質可見總謂之物該約也動者
謂鱗甲羽毛裸蟲飛走之屬也植者謂山
川草木之屬有情者謂有形而有情識者
也無情者謂有其形而無情識者也此物
之衆拘於億兆之類然不得沖和道氣所

運則不能生不能成矣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
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
服而為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貞字者貞即

正也

義曰王者人君之通號也管子曰通德曰
王古之製字者三畫象天地人連其中畫
以通其道故曰通德為王亦云人所歸往
曰王居尊位統三才三畫而中畫通之以
貫天地人而為之主故為王字春秋曰今
之王古之帝也昔堯舜之前皆稱為帝舜
授於禹禹以謙讓自云德不及帝故去帝
稱王亦云禹授禪位於益禹之子啓居於
箕山啓賢故諸侯去益而朝啓禹雖有禪
益之名而天下之人皆歸於啓啓以德不
及五帝乃自稱王自是之後皆以王為號
至秦并天下吞滅諸侯獨為一統乃上採
三皇下兼五帝通為皇帝之號焉今之王
爵居五等之上漢法非劉氏不王非功臣
不侯自是相承以天子之眾子為王嫡為
太子自周有天下王之子為王子王之孫
為王孫國朝定法以皇帝之孫姪為郡王
承嗣者為嗣王異姓有功則封王或別錫
美號或封郡王然皆無列土之位矣侯者

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言侯王者取文之順而舉其一餘可知也然夫侯王既居尊極富有萬民當用沖和之道無為之理以守其位乃能長為人主理化平正故經曰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也無思不服者詩文王之風言文王之德東西南北之人皆感其德心無不歸服也

其致之

疏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各盈皆資妙用以致之爾故云其致之

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為益下文明失道之為損

義曰言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六者能保其常安其所者何哉由得沖和道氣而各臻其妙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靈各盈萬物以生侯王正平能不失其道則各當其

分矣其有失者如下文所明矣

天無以清將恐裂

疏無以者致誠之詞也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則致清淨若不守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至於破裂不成象也

義曰天陽氣也人君象之陽氣亢極則為災衰沖和氣散則致破裂矣故占云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天乃開裂晉惠帝元康年中人君德衰天示災變天裂數丈殷然有聲是失沖和得一之道氣也自此西晉版蕩惠帝哀帝皆罹其咎君象於天氣之相感信矣

地無以寧將恐發

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靜將恐至於發洩不成形也義曰地陰氣也人臣象之亦主妃后女主之位陰氣既極沖和氣散則有發洩之變矣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老君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若過其序人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今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行而人用也土無所行人乏財用不亡何待斯乃失仲和道氣之用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有五又有梁山崩沙鹿崩石言等妖異洎秦漢已降不可勝紀大則淪陷城邑小則摧圮廬舍皆分野為災人罹其咎矣

神無以靈將恐歇

○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矜用其靈將恐至於歇絕不能妙用也

義曰夫天地質象萬物稟形皆有神明主之神明者乃氣中之精靈者感化而為神焉其大主天地其小主邦國山川若守常循和則能變化不測若肆其威福見恠於人乖其道氣將致歇滅矣春秋僖公三十二年七月神降于莘號公享之周惠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

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亦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矣號名涼德其將亡乎後號國遂滅昔阿神為虐娶女於人西門豹投巫於河其害遂息神亦歇滅是乃神不守道氣肆害于人自取殄滅矣

谷無以盈將恐竭

○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將恐至於枯竭不能流潤也

義曰谷之所以虛受不竭者由其得仲和道氣而能無竭道氣去之則為變恠繫於邦國廢興也老君曰伊雉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幽王辛酉川竭山崩周亡之徵也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及於十紀猶極也十一年庚申西周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是矣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疏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若矜而用之將恐至於死滅不為生靈也

義曰有形之物有情無情之眾稟沖和道

氣則生失沖和道氣則死也西昇經曰氣散生者死內觀經云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形謂之死神與氣皆道之一謂也道存則生道去則死信哉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注蹙顛仆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為天下之王當須忘其尊崇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至於顛仆不能正定天下也

疏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戒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

恐發洩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蹙矣聖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爾故下文云

義曰侯王用道化民所以安其尊位貴居人先高居人上若守謙沖之志戒盈滿之非因百姓之心行清靜之化則事作長久天下樂而推之欣而戴之矣易謙卦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若違道反常肆行凶德失沖和之妙乖執一之方則身喪國亡顛

履頹仆矣侯則晉靈公夷臯宋昭公杵臼齊懿公商人陳靈公平國是也王則夏之太康殷之武乙周之幽厲漢之桓靈是也皆違逆天常反道敗德以取滅亡矣

疏注云聖教垂代本為生靈者書云天生萬物惟人為靈元后作人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戒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戒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

義曰惟人萬物之靈者尚書泰誓篇武王十三年大會盟津誓衆之詞也聖教者指此上下經垂文於代本為愛養生靈本遂其性故戒王侯使取則此經清靜行化生靈者言人為有生之最靈也元長也后君也一人天子所稱也尚書曰在余一人是也天子應天順人為父母當法於道化愛育于人如父母之愛子爾先引天地清寧發裂之義以戒侯王守謙慎靜之規言天地至大失於道氣猶致其禍况人君乎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注侯王貴高兆人賤下為國者以人為本
基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然
者離散矣

疏貴高斥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
庶得貴是知賤下為貴高之本基也

義曰夫理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一人以為
理必資於眾然後侯王得深嚴其居尊崇
其位行其教令布其恩威而理於眾焉黎
庶者皆眾也

疏書曰人惟邦本本固則邦寧人君務謙
聚人可謂固邦之本也

義曰人惟邦本者尚書五子之歌太康在
位畋遊無度畋于有雉之表十旬不返厥
弟五人御其母以從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子視天下愚婦愚夫一能勝子言
天子當畏敬小民所以得眾心也太康啓
之長子啓乃禹之子此言太康失德以速
滅敗故有窮氏因人不忍距之于河不克
反國夏祚遽亡及少康年長方復社稷矣

務謙者言人君當以謙下為務易曰謙德
之柄也謙亨而光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以
下人故為德柄如刀斧之有柄然可執而
用之人君執謙可御天下位既尊矣而能
守謙益致光大謙則人眾歸往故曰聚人
邦者國也本者基也人為國之本基豈可
不愛而育之乎

疏注云今樂其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君子有樂易
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於父
母也若為德反是者則人離散矣

義曰詩者大雅洞酌篇之詞也召康公戒
成王言皇天親有德譽有道也侯王有道
則天饗之有德則天親之與天相通則民
歸之如子之親父母矣若違道敗德則眾
叛親離不能克有其位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
非乎

注孤寡不穀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為

本非乎者則是以賤為本也

疏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為孤寡不穀者按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是也義曰孤與二三臣者春秋昭公七年二月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官室始成祭之為落也十七太宰為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盟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須而致諸宗祧自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謂恭康鄭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遑沉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覲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類之宜惟寡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贄帛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既公將往夢襄公袒裨慎曰公不果行襄

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導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導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四月某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之弓既而悔之為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此言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遂令南宮敬叔已下學禮於孔子孔子與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焉

疏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是也
義曰春秋隱公三年宋穆公和有疾將立其姪與夷謂大司馬孔父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舍與夷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殺先君若

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也公曰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憑出居于鄭八月穆公卒立與夷是為殤公所謂先君者宣公也乃穆公之兄也雖弟繼兄位亦稱先君言臣繼於君也謂之先君得其禮矣
疏稱不穀者即不穀惡其無誠德之例是也

義曰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伯次于王城使大夫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却犖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導之以伐晉諸侯是以睦賓於晉呂相語秦伯曰楚人惡君之二三

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誠德是以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驅就寡人寡人率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而賜之盟寡人承寧諸侯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之晉欒書士燮韓厥趙旃將四軍却毅御戎欒鍼為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羗及不更汝父此言秦伯背盟秦曲晉直有是敗也
疏又按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王侯以為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
義曰孤寡不穀皆非美稱侯王以謙下為基故自以不善不美為己之號而稱之也自牧易謙卦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牧養也矜誇也大此明居人上者以謙柔為本

卑讓為基故經云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此其謂歟古人有言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眾悅而身安樂身者眾怨而身殞理國理人之主得不戒哉

疏此其以賤為本耶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為本非乎者假問之辭應答云實是以賤為本爾

義曰老者欲顯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發問答之辭用彰其義夫有問即答有唱即和亦猶形分即影見聲出即響隨假為問答之端重彰戒勸之意爾

故致數與無與

注數與則無與輪轉為與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轉為與本當存轉以定與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與之譚

疏故者仍上之辭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與以況之極與

之數竟無與名乃是輪轉假合為與之名本以喻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為侯王之貴本輪轉為與本當存本則有與無本則無與賤為貴本當存本則有位無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

愛養下人不弃悖獨爾

十六

義曰聖人說經義有種種或直指事理徑入法門或假借諭辭用符玄意欲明侯王貴位以賤為本輪轉衆名為與之說意欲存輪轉則有成與總統存卑賤則有侯王尊名不忘其源不弃其本爾所云貴無定相者自混淪之始逮堯季之前變化殊方立名著號德有優劣世有盛衰民命不同風離俗異故有冥寂玄默無名無稱即有鴻蒙廣大而為皇潢然沐浴而為帝或廓然昭顯而稱王或通達參錯而稱霸其下則后辟公侯子男卿相大夫元士皆因時立名隨世興號紛綸等級卑高不同皆貴而牧人者也既處其上臨御于人不宜以尊極自高抑人矜己自高必傾覆侮物必

危身當以讜下持心損抑為志故聖人立
 號垂戒以孤寡悖獨之義不殺非善之名
 使以為稱表其以賤為本貴不忘賤尊不
 忘卑則可以天祿永終爾景福者矣違於
 此者未或不忘又與無與字或云車無車
 亦指就車而求無車之實但有廂轂雜號
 轅軛衆名總而為車爾莊子則陽篇曰太
 公調蒼少知曰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
 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立其馬於前總
 其百體而謂之馬此明合皮毛蹄尾則為
 馬總輪轅廂轂則為與與此義同矣或云
 譽無譽者欲尊位之人尚其質朴不貴浮
 譽此義雖異亦戒勸之旨也又想爾注云
 故致數譽俗人貪名譽也無譽不欲俗人
 無有不欲名譽者也此析句分理亦申戒
 勸之人惟當恭已下心愛人恤物以從玄
 元之教也

不欲碌碌如玉碌碌如石

注碌碌玉貌碌碌石貌以賤為本

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

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為本不欲碌碌如玉
 而自尊貴當碌碌如石以守謙卑也

義曰夫玉與石者所以明貴賤也車與與
 者所以諭總衆也此兩句重結侯王以賤
 為本之義夫上德之君託神太虛隱貌玄
 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戴規履矩鏡視太
 清而不以名稱自尊允極自大也下世德
 衰君有九重之尊萬乘之貴四海之富六
 合之殷崇高擬天地光明配日月出令象
 寒暑震威象雷霆不以萬物為心不以羣
 生為念繁奢自處尊極自居雖有孤寡不
 殺之言而不達其意洎秦始皇虎噬天下
 鯨吞諸侯并滅海內總為一統而鄙斥孤
 寡不殺之名自稱曰朕朕余吾我也以此
 為號失其謙光之旨而彰尊大之名矣自

此人君矜尚浮譽比堯舜以稱榮輕陋賤
 名將瓦石而同奔斯則輟敗亡之轍踐凋
 落之塗可不痛也太上格言殷勤垂戒者
 欲使冥心於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
 賤以一為紀綱以道為楨榦德制天下而

不為有理身之士其志若此則處貴而無
樂處賤而無憂高而不殆卑而愈恭得不
勉而修之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二

景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地得一以成

矜執之弊此章明推實而行持中反
經之美不矜則全夫貴本合義則方
可與權欲令深悟道元所以再明汁
用○義曰夫沖用之道妙本之元色

和無實穿天地地得之以事以
永為物得之以生以成理因之君當
法道化以無為不可徇名稱而矜執
必矣故戒之以賤下為基忘元喪本
故示之以權變為用權變以反本
合沖用於古功矣此章之大旨也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

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

故云反者道之動

疏反以反俗為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

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

動設權令物反俗順道爾

景八

義曰夫物順道則生失道則死其故何哉

道本無事無為人尚有為有事道本無情

無欲人尚有欲有情故俗與道反而去生

從死也經云動之死地以其生生之厚又

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所

謂求生之厚者耽欲羨利徇俗趨名役性勞神圖功慕賞本為養身之具不知求非其分反喪其生吳子云天地之生禽鳥也猶衣之以毛羽供之以蟲粒況於人乎衣食者雖養身之所切亦可委心任運豈在

躁求乎不能體道全生委心順命者是謂執其生而失於道矣若能祛躁求之妄安順命之懷體彼恬愉生可全矣理國者任物之性順天之時息苛暴以惠人輕賦徭而育物無拓土開疆之欲自戢五兵無崇臺峻宇之奢自清庶務躋生靈於壽域斯可謂反俗順道乎

疏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令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有以無為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順合於道故謂此之為運動也

義曰經者常法也垂訓而不移義者通理也因宜而適用世以高貴為重卑賤為輕咸慕高而弃卑捨輕而從重經文垂教言高因下而顯貴假賤而明故以賤下為高

貴之恭孤寡為侯王之稱使其貴不忘賤受福於無窮高不忘卑保身於不殆斯為道之動用使反常俗之情各復自然之道也

疏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當隸之喻言其華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也

義曰論語子罕篇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言人適於學或得異端未能之於道或能之於道未能有所立未必能權權者量其輕重也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逸詩也棠棣移也其花先反而後合賦此詩意蓋喻權道先逆思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思者當其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思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也故謂權道者為國之利器用須得其

人得其人則反俗而合道非其人則反而為亂矣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唯靜柔弱唯靜者是聖人之所實處實道之常因故云

弱者道之用

疏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唯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義曰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為無生之徒強梁為取敗之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執此以訓使人弃強守柔捨躁歸靜也夫教有權實兩門上士達識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合中於道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亦猶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義耳理國之道務先愛民民為國本不可棄也然而上古淳朴與道相符故以實教教之末代澆季奸詐互興則以權教教之權教者先以善道誘之不從以恩賞勸

之勸之不從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以科律威之威之不從以刑辟禁之刑辟者所謂五刑之屬也謂刻其顛而涅之為墨刑截其鼻為劓刑男子去其勢婦人幽閉次於死也禁其淫也曰官刑則其足曰劓刑

處死曰大辟五刑者先定其兩造之詞兩造具備聽於五辟五辟簡字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言從輕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應罰者正於五過而從赦免五過之疵其罪惟均刑疑從罰罰宜從赦將用刑猶當嚴敬天威不可輕用刑也故墨

刑之罰百鑊劓刑二百鑊剕刑五百鑊官刑六百鑊大辟千鑊所謂金作贖刑是也墨劓之屬各千剕刑之屬五百官刑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故五刑之屬三千其言鑊者黃鐵為之鑊重六兩書云功宜惟重罪宜惟輕雖權法以禁勸於人而聖人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故勸教之所不及而後用刑也是故刑之使民懼賞之使人勸勸以趣善懼以止惡雖刑之及

人謂爲害也而懲一勸百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如擗髮焉惜而不擗踰旬而一擗則棄者多矣且且擗之理者多矣權教者帝王南面之術也理身者體柔順之道去剛強之心久而勤之長生何遠乎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注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

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

義曰無者道之本有者道之末因本而生末故天地萬物形焉形而相生是生於有矣考其所以察其所由皆資道而生是萬有生於妙無矣能自有而復無者幾於道矣若執有而不移者趣於終矣莊子智北遊篇夫子謂冉求曰未有子而有孫可乎是祖父子孫世世相續形相生天地萬物皆形而相生者也理身養神以存形形

可長久勞形而役神神將不守神因形而生神從道而稟神形俱全可以得道形滅神遊道何求哉理國者執法以訓人人趣善矣人趣於善而和氣應之國泰民和隆昌之道也

疏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天地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

義曰形動不能生形者列子天瑞篇曰黃帝書云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聲動不能生聲而生響此言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自然而並生俱出俱沒豈相資先後而差哉非謂影隨形生響因聲出而立爲喻此自然相感因待之理也道以妙無生成萬物謂之自然物之生物形之生形謂之因緣言物之形兆大若天地微若昆蟲皆資自然妙道氣化而成然而因形緣類更相生更相成修道者縱心虛漠抱一復元

則能存已有之形致無涯之壽形異道合
 反於無形變化適其宜死生不能累則可
 謂自有而歸無也吳子曰修道之士道與
 俗反自老而反壯自壯而還嬰自嬰而得
 道此所謂捨其麤有歸其妙無還元復本
 也世人不能察道之元窮道之本自人於
 死淪化隨時故可傷矣聖人憫之設以權
 教使去奢從儉去偽從真去有欲有為行
 無為無欲徇此權教漸階實門然其真修
 可以得道矣理人為政以權實化俗理亦
 然哉

疏又云至道冲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
 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冲虛凝寂非權
 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
 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
 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
 與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權實而可言
 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矣
 義曰道惟冲寂不可名稱隨代化凡假說
 言教言教者即諸法也法以約人使革惡

為善垂之訓俗事有多門故云諸法爾因
 有法故得悟於道悟既得道諸法亦無教
 立權門國垂權法權以化俗除其惡根惡
 既已除俗歸正理因正為善權法亦忘若
 執權實而不移局教法而無改者不可與
 言道矣能忘權實而達道者可謂了然明
 悟出代登真者矣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
 伯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
 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此言道以循理
 守常權以臨機制變大人通理誰害之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疏前章明權
之動用此章明道若林唯上士動
行初明三士聞道信毀不同次建言
下明道德之行門後夫唯下結善信
之功明○教曰主理幽玄非下士能
不問道若林唯上智動行既性識之
善信保建德之無與要在設權教以
所物求沉淪而無救故下文開悟今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了悟故勤行
 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
 則柔弱聞斯行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

之

義曰人之生也氣有清濁性有智愚雖大塊肇分元精育物富貴貧賤壽夭妍媸得之自然賦以定分皆不可移也然道無弃物常善救人故當設教以誘之垂法以訓之使啓迪昏蒙參悟真正琢玉成器披沙得金斯之謂矣按孔子所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下矣此與三士事理玄同又論語雍也篇云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教化之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品上上品者即是聖人聖人自知不勞於教下下品者即是愚人愚人不移教之不入所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有七品之人可教之耳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者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是則以孔子之道教顏回以顏回之道教閔損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其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者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人以

下如以閔損之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乃中人亦可以語上也又以中品上道教中品之中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則中人亦可以語之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則中人已下亦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則中人已下可以語下也此中人已下大畧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品為正中人也其二三四為上六七八為下惟下下之士教而不移聞道則笑矣吳先生曰上士不教而自知下士雖教而不移神道設教為中士耳夫中士者語之以善則遷善導之以惡則趨惡故教之所設為中士之人可上可下也太上之旨誘以多方教以善道俾其遷革漸脫愚迷俾有向風進善之門則所謂人無弃人矣上士既悟之於自然故勤行不怠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
疏中庸之士明昧未分聞說妙道或信或

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昧則若亡而疑或未果決志故謂若存若亡

義曰若存若亡者可上可下之意未果決也代俗之情為富貴所誘利害所牽娛樂難忘驕奢自恣聞玄默之道執肯勤勵而修之遂乃五色瞽其明五聲聵其耳迷情溺性自擬敗亡苟能聞惡如探湯慕善如不及知過必改見賢思齊效上士之所修捨中庸之所樂皆可以躡景凌虛矣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迷而不信故笑之

○疏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為虛誕則嗤笑之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爾義曰大笑者謂愚昧之士智識昏庸不聞聖人之言聞亦不曉不見先王之教見亦不知所謂識不及理也聞真真之道能生成天地孕育乾坤包舉陰陽彌綸造化修身則延生久視理國則凝拱垂衣反為虛誕相與嗤笑故云大笑之章甫者鄒魯之

冠也越人者百越之國也夏禹理水極于東夷子孫居之遂以為國其舊俗被髮文身至勾踐平吳方通中國既不尚冠冕則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致賤爾和璞者卞和楚人居荆山之下得玉璞焉以獻楚王

使玉工視之曰石也以為欺妄則一足如此歷二王再獻之則其兩足和抱玉璞哭於荆山之下楚王知而召之使玉工琢石得玉因而寶之後傳入趙自趙入于秦秦皇平天下廢諸侯為郡縣刻其玉為傳國

璽焉言卞和三獻其璞方為時主所知故云見遺於楚也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伯曰井蛙不可語於海拘於墟也曲士不可語於道東於教也所謂曲士者執一家之偏見滯彼有為河伯恃秋水之滂流不知其小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止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矣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計四

海之在天地間猶若空之在大澤耳夫雖越俗賤寇楚人遺璞泊乎刻秦皇寶篆襲中國衣瓔垂範後王同軌六合和璧章甫何賤乎理化之端隨機設教道之從善引之向方雖下士至愚亦可以語於道矣

不笑不足以爲道

注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

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爲下士所笑未得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爲道道非代間法

故爲凡愚所笑是以爲妙道也義曰道惟潛還寂然希夷不察察以繩人不昭昭而顯狀體道之士其行亦然內合虛無外混塵滓故至明若昧人所不知豈惟順俗和光兼亦守卑處下所以下士侮而笑之然至人之隱身修道不爲下士所笑未合乎大道也理國行化亦在乎澄澹無爲任物自化以慈柔潛布恩煦周行使其民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昏昏默默不知帝力不知其上之有君也雖下民不知帝力而聖

德遐被玄風普覃所以爲至化矣

建言有之

注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也

疏建立也將立言釋上士勤行之道中士

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有之指下明道

等也

義曰太上將立言顯道以表三士不同之由故有此句

明道若昧

疏明照了昧昏暗也謂道德行人以昧養

明遠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

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

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亡爾

義曰夫大道之君體道而處神與化合處

於自然萬彙任真莫有聞見性合道之玄

妙命得一之精微動作順於太和取捨合

於天理無思無慮冥寂鴻蒙齊日月之照

而民不以爲明均雨露之恩而民不以爲

惠其至明也而若昏默焉上士修道隱智

藏輝含見匿知反視內照而外若嬰兒此固非中士之所及乃為下士之所嗤也若有若亡柳亦其寔矣又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冥昧耳

進道若退

疏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

義曰弘道之君也天下童蒙四海為一務其損而不益其事然而不作所為者寡所守者約民忠厚而敦信世和順而質朴王

如天地民如草木不以萬乘為尊不以九重為樂謙弱撝退恬和無欲而其道博施其德恢廓此若退之道也上士以此理身而玄德潛施而不矜不銜陰功默運而不知讓善於人退身度物而其丹錄之名克著青華之簡昇聞李意期乞食於人寰陰長生受辱於都市侯道華寓跡於傭保皇甫獺亦跌於丘林聲子伴狂壹公輜勝皆卑躬損志乃者習景沖真也又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

夷道若類

注上士勤行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士疑而下士笑

疏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淨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類

義曰絲之無類即為人所共執楚練霰較雲羅皆入彼化機忘其本質以至靡壞不復為絲矣人之捨道即為俗所運馳各競祿滯色耽聲流浪惡緣迷喪真性以至淪滅不保其生矣達士理身內則夷坦外示同塵履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類也仲尼大聖之德而伐樹削跡歷聘諸邦玄元大聖之尊而伏柱藏書行化絕域此其內懷至道外若有類焉又言君之德也雖法地則天不敢標異常若有滯類焉

上德若谷

注虛緣而容物也
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無不
含容故云若谷

義曰有道之君託神太漠隱克玄冥被道舍德無不包括萬國之廣貯於胃中不恃其有萬物自化曠乎域中不矜其大豈若谷之可諭乎又言國君舍垢如溪谷之受汗也上士體道德無不周固亦然矣

大白若辱

注純潔而舍垢也

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混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

義曰堯湯之德至明也而時有襄陵鏢石

之數民無墊溺菜色之憂亦大白之有塵

垢矣修道之士外汗若干古託形而齒劍

惠風示跡以沉泉內明道功旁混塵濁亦

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注大成而執謙

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

若不足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

容兒若愚

義曰上德之君化被九圍不恃其德九圍

自化不知其功固若不足爾修道之士功濟幽顯德冷昆虫立功不息崇德不倦常若不足良賈深藏者史記云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老君曰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吾聞之良賈

深藏外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此蓋責孔子以三綱五常之教汨亂於人不尚大道矯飾禮義宜若善為賈販之人藏寶積貨外畏人知常若虛匱之者耳

建德若偷

注立功而不街也

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修

密行如彼盈竊當畏人知故曰若偷

義曰人君施德行道潛育於人不伐不矜

惟沖惟寂不令天下知覺故云若偷上士

修身常持密行故有若偷之義又偷薄也

論語大伯篇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

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包氏注云興起

也君能厚於親屬則人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此言建立陰德之人所行之行有功則立不計其名有善必行不務其厚吳子曰功不在大過物斯極是也

質真若渝

注淳一而和光也

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也

義曰質素也真淳也真淳質素之人惟善是適方圓任器不局一隅若可渝變爾

大方無隅

注不小立圭角

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為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緇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

義曰至道之君玄德浩邈無不包容籠虛無而不為大且天地而不為遠若鳴鳳之昇寥廓若神龍之逸層霄豈隅可以圍測

哉上士弘道異夫儒術不局名分不拘廉

隅坦然其量也眇若太虛泛然其志也杳

若冥鳴不緇不磷有在於是矣論語陽貨

篇佛肝名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

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及入也佛肝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

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薄也至堅之物磨

之而不薄緇黑也至白之物涅之而不黑

喻君子雖在濁世不能汙也聖人不為世

俗所染如至堅至白之物也上士之行聖

人之德固無方隅可拘矣

大器晚成

注且無近功

疏備物之用曰器以晚故能成大是以上

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

故曰晚成

義曰積和而成人積功而成道非朝夕之

可就故曰晚成用道之君化於人也抱無

為任因循忽忽昧昧而不苛察純純悶悶

而不滋彰任物自然而四海之內臻於道矣。理身之士積功累行不其然乎。故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弘道無已自致不死非朝行而夕至也。備物之用曰器者。春秋定公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大弓書之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故器者備物之用也。

大音希聲

注不飾小說

○ 疏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以况聖人開演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

義曰大音者雷不可以四時震擊聖人微音不可以終日誼傳此明道不可聞也。必在滅智內求灰心默契然後聽之非耳聞之以神得無聲之聲證真道矣。一乘者大乘之道也。道貫萬法而演為三乘初法以戒檢心以律檢行以存修靜其內以齊繫嚴其外然漸進中道習於無為體默聽忘形絕念而次登大乘之行次來次滅隨

念隨忘不滯有無玄契中道證此道者鍊凡以登仙超俗而度世凌倒景之上事無窮之齡天地有傾淪而真道無渝壞法音周普拯度羣生此聖人一乘之用也。

大象無形

注故能應萬類

○ 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惟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象無形。

義曰大象道也。道非象故搏之則微。豈善清浮為天濁厚為地大為日月小為星辰而昭昭可見乎。必在乎反觀內明舍光中明然後見非色之色觀無形之形也。夫道惟大象寂寥無形能成生衆形彫刻萬象萬象生在大象之中矣。唯得道者能窺其形兆焉。

道隱無名

注功用不彰無名氏也

○ 疏語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無名氏欲明名以詔體而妙本無象則體

注一者冲氣也言道動出冲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冲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

三生萬物

注陰陽合孕冲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

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冲和之精氣生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於應化之理猶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

一故謂之二純陽又不能生更陰氣積陰氣以就三故謂之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冲氣化醇則徧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

義曰道以無形無名不無不有自然妙化而生乎一者道之子也天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長存萬物得以生故此妙一修道者守之抱之存之得之以為證道之根矣所言一者即前始氣為天也一生二者即玄氣為地也二生三者即元氣為人

也所以冲和妙氣生化二儀凝陰陽之華成清濁之體然後人倫畢備品物無遺四序調平五行運象若交感而順則物保其常或否塞而逆則物罹其患故周易乾下坤上為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故陽氣在上而下感於陰坤為陰也陰氣在下而上感於陽二氣交感而生萬物是則孤陰孤陽不能生化其或反此則坤自居下

乾自居上二氣不交天地隔塞在易為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亦不能生化故疏云陰陽交泰冲氣化醇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注萬物得陰陽冲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

陽合養冲氣以為柔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冲氣以為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

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為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氣生之陰陽氣長養之一晝一夜一陰一陽更相遞代養育萬物其大也陰為寒陽為暑其細也陽為明陰為晦以寒暑明晦晝夜長育萬物各成其形非妙道沖和之氣無以生也雖有寒暑而無道氣者亦殂落矣二氣更為內外故萬物負之抱之不可離夫人之生也道以元一之氣降之為精為神天以太陽之氣付之為動為息地以純陰之氣稟之為形為質生神經曰人之既生天神一萬八千地神一萬八千故三萬六千神氣一時生形夫向之者陽也背之者陰也故曰負陰而抱陽至矣哉人生天地之間驚天駭地三元育養九氣結形萬神恭諾司馬敬順天真鑒映握形太陽亦不輕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氣貴其形保其命愛其

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豈不痛哉莊子在宥篇黃帝於崆峒山問廣成子理身之道柰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然無現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景九

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乃可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此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岳瀆百川皆有尊卑遞相運用帝王無事物自昌壯矣豈在多事乎廣成子乃太上所化之身應號於世以道授於帝王豈有生死終始之數寓言千二百歲耳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又曰人其盡死而我獨存此得沖和之妙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注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為本而沖氣柔弱

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

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為本

疏沖氣柔弱為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

敦其本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稱

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為名者謙之至也言

王公為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

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取

謙柔為本以致巍巍之功

義曰守柔弱者生而不匿懷謙抑者高而

不危所以柔弱為保生之元謙抑為全高

之本故大國者宜為下崇臺者固其基此

守道之常立身之要但人不能行之耳具

者衆也居尊高之位衆所瞻仰毛詩小雅

節函山篇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既居高位

為師長尹正故能宣行風化以育黎元詩

序云上以風化下言王侯以德風化於下

民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言民從順其上之化也王侯行

道德四方之人歸從其化故曰歸往解云

民所歸往之謂王王公有道其功崇高如

山之固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巍巍者高

峻之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注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

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而稱不亦

宜乎

疏故者仍上之詞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

孤寡以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

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

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義曰理國以謙光為本去身以柔弱為先

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或友於此必貽

其損易說卦曰緩之必有所失故受之以

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

必決故受之以夫則損益倚伏終始相循

若謙已不已物常益之故無顛覆修道之

士割榮華去繁盛捨悅樂甘寂寥損之甚

夫其得道也延景福享遐年道遠無為天
地齊永豈非益之乎滿招損者尚書大禹
謨舜曰咨爾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往徂征
禹乃會群后誓師征之三旬苗人逆命益
贊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滿招損謙受
益是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帝乃誕敷文
德舜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故理國
理身謙為本也

人之所教亦我教教之

注老君曰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

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

疏人謂人君也人君為政教之首一國之
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
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冲虛柔弱
之義以教之也

義曰理化之本其惟元首乎元首者人君
也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此言人君教之善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庶事隳哉人君叢脞細碎而無大
略則臣下懈惰萬事隳廢此言人君教之

不善也政教由於元首可不慎耶詩序曰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
形于四方之風謂之雅風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人君以謙損柔弱以教於
人人醇朴而宗道矣以仁義苛察以化於
人人智詐而歸於亂矣理身者謙靜而事
簡事簡而心泰則生可保躁動而心競心
競而事繁則去道遠矣昌大也

强梁者不得其死

注强梁之人動與物尤求益而損物或繫
之故不得其死

疏强梁謂剛暴屈强之人也剛暴之人失
養生之要必自天其天素不得壽終而死
嚴仙人曰强秦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
而昌

義曰老君所戒柔必勝剛弱必勝强故古
柔則存齒堅則亡是則强梁非全身之道
為失生之基耳剛暴非進道之階殊保壽
之旨矣深宜戒之嚴仙人者蜀郡嚴遵字
君平常於成都市以卜筮之道潛化於人

人有不正之問必以陰陽之理制而止之
 日閱百錢而閉肆下簾以受老子乃作指
 歸數萬言明理國理身之要其解此義云
 強秦以專制而滅者言秦皇吞滅七國一
 統天下威制四方殺伐無已違謙抑守柔
 之道故子嬰降而作滅不得其死理實然
 乎秦嬴氏頡頏伯賢之後至非子與周孝
 王養馬封於汧渭之間平王東遷秦襄公
 衛助有功因命列為諸侯至繆公乃下士
 用賢得由余子森百里奚乃強威昭王五
 十一年伐周取九鼎寶器三十六邑遷周
 於憚狐昭王俾卒孝文王戌立一年戌死
 莊襄王子楚立三年而卒始皇正立元年
 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侯滅六國自
 號始皇三十八年卒二世胡亥立三年卒
 子嬰立四十六日降漢於軹道項羽至斬
 之國滅漢祖劉邦字季彭城豐沛人帝堯
 劉累之後父太上皇端起布衣推賢用能
 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德制強楚仁及生
 靈智士為之謀賢士為之輔相三傑而成

帝業約二章而安疲人有長者大度之美
 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皆孫玉蜀
 亦及兩世此柔德制強之驗也理身理國
 足為鑒乎

疏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以退安
 得長存注云動與物亢亢敵也物或擊之
 者易益卦上九及辭云莫益之或擊之
 義曰理代者以強梁失國理身者以強梁
 喪生與物抗敵豈能無患或擊之者易益
 卦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言處益之極過
 盈者也求益無已是心無恒無狀而求人
 莫之與獨唱莫和適是偏辭人道惡盈怨
 者非一故或擊之也益與也擊傷也神為
 生主人為神主相須而立闕一則亡用剛
 失神故非善也

吾將以為教父

注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
 之教為眾教之父也

疏父本也此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強梁
 者亡以之為戒柔弱者全以之為勸以為

教父者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

衆教之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為教父

義曰父者尊也柔弱必全尊於衆教衆教

之末謙柔為先故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言尊者能謙光而益明卑者能謙不

可踰越禮曰傲不可長慎以避禍恭以遠

耻敬讓以行皆謙慎之旨也尚書曰慤而

恭慤愿而恭恪也柔而立和柔而立事也

詩云靖恭爾位守柔敬也春秋曰使之以

和臨之以敬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

仁教之以務開之以義經曰兵強不勝木

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高者抑之下

者舉之此衆教之中皆以柔弱謙敬為本

也為教之父豈虛也哉理天下修其身守

柔行謙無思不服矣

卷九

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景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強弱所以不得其死此章示人正性

柔勝會歸而存故首標存道性柔弱

之本人有失之成堅強之過後吾是

以下明無為之道廣有利在衆教其

之能先○義曰既以前章示強梁極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

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矣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為至

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為聲色所誘

則正性離散為至堅也

義曰道以至柔無乎不在貫通萬物流注

群形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保養道存則

生全而柔弱馳騁氣散則枯槁而堅強理

國有道則極負而歸仁無道則蕭牆構敵

矣染著代塵者謂六根起於六識六識恣

於六情六情生於六欲六欲謂之六塵六

塵謂之六染六染謂之六入從根而生染有輕重皆在修鍊漸而制之所以理身所務眼絕五色耳絕五聲鼻絕五香口絕五味身絕五觸心絕五緣即六塵淨矣六塵淨則世利不能動聲色不能誘自歸柔弱

之道豈有堅強之患哉

無有入於無間

既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為無間者明道性清淨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矣

義曰天地有形位清濁殊矣陰陽有分別昏明殊矣氣象有代謝四時殊矣惟道廣包天地微貫陰陽總四時運氣象無慮無道故云無間隙也人能融神觀妙返一歸元息則為人消則為氣與道為一常存不亡乘無有之和入無間之道何四序之能運生死之能局哉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注無為者不染塵境今心中一無所有無

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矣不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淨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之有益

既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戒人君以無為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為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為之教不及無為之有益也

義曰老君垂教以清靜為用無為為宗清靜則國泰身安無為則道成人化夫道德無為也天地成焉萬化行焉萬物生焉天地無為也四時運焉六氣和焉八風鼓焉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察其聰聽於無聲杜其明視於無形覽天地之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為者亂無為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無為也至堅之志由馳騁也息馳騁之有欲復柔弱之

無為以教天下弘益之道廣矣照了心境者神奇莫測內察於一心妙用無窮外忘於萬象理國則忘其所理修身則忘其所修洞入虛無泯然合道是謂內照內明之旨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注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也

既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人無為化以之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派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又云

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

義曰人君以無為為理率土以自然而化復何言哉夫無為之至妙包於道德統於仁義合於禮樂制於信智囊括萬行牢籠二儀至廣無涯至細無間疑寂玄寥與道混合是無為之至也九派者漢書云道家流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儒家流者蓋出司徒之官助

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垂其言於道最高此其所長也或失精微而僻又隨時抑揚遠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容後進僻儒之患名家流者蓋出於春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

乎此其所長也及微為之則苟鈞鈇折辭而已為君者慎器與名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縱橫家流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邪而為之則尚詐而棄其信矣雜家流者蓋出於議官合儒墨兼名法此其所長也盜者為之則羨無歸心矣農家流者蓋出於農官播五穀以足衣足食洪範八政其一曰食此其所長也鄙者為之欲使君子並耕矣小說家流者蓋出於稗官稗小米也王者欲知風俗立稗官采街譚巷議之說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亦苟莠狂夫之義也墨家流者出於清廟之宇茅屋采椽無受選士敬者為推也陰陽

家派者出於天官五行之說使人多拘忌也兵家派者出於司馬之官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兼弱攻昧以遏亂畧以靖四國此其威也止戈為武武有七德佐文而理文武之道不可廢也百氏者六經正史之外自為述作自周已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俾於六經皆目之為子為論為記為書或以姓氏立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荀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列子魏朗任峻裴玄蘇彥傳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牟子符朗孫武汜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申鑒昌言典論萬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道言錄歲時記者舊記法訓五教舊苑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士緯通語

國語越絕書抱朴子世要新論耕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錄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算經黃

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採玄經與義或探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自然有為或作乍絕乍張各滯一隅罕能通貫以茲量較難以及之於無

為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躅玄元追蹤大白矣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此兩句詳甚致思之由後知足下結動小守分則可長人爾○我曰貨皆身之所資名者身之所美得於身則有美無之皆溺於名則有損命之災

名與身孰親

於前兩句春之於後示以足之善名其與愛之心對處事生斯亦至矣

注名者實之實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矣

疏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者與保壽全身之道為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

全真爾

義曰聖人憫俗間之士貪愛功名名立於前身危於後誰能棄名而修道絕俗而全身所以伯夷死於仁聶政死於義尾生死於信比干死於智荆軻死於勇龍逢死於諫伍員死於忠介推死於怒是皆名顯身歿形骨飄零披面剖心火焚水溺齒劍抉眼自取滅亡殊不知儒者之訓全而歸之賈彼虛名去道遠矣

身與貨孰多

注徇利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矣

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別誰可多貴耶云此者欲令悟身為多不貴於貨可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

之詞也

義曰老君以舉世所惑財貨為先貨積而身憂財多而禍至誰能散財却害樂道安貧所以慶封死於富馮谿死於侈齊簡公死於貪荼夷公死於利故莊子至樂篇云

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味服聲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饑寒憂懼也而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以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常若不足其為形也亦以踈矣而至於豐屋蔀家名亡身辱殊不知達者所謂積財累患保壽全生固亦遠矣擲玉毀珠者莊子胠篋篇云胠篋則齒寒聖人生而大盜起若指擊聖智縱捨盜賊而天下始理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泉實聖人已死大盜不起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此所謂聖智者作盜之利器珠玉者起盜之貪心棄而不用奸盜自然息矣得與亡孰病

注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疏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為病耶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層然殊智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答之爾

義曰大聖說經義存匡救將願以身為重名貨為輕輕重設問辭復為詳答殷勤指喻迷者尚或惜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注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疏此二句總答前問甚愛必大費此吞名與身執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吞身與貨執多藏貨既多其亡亦厚劔玉實害譬諸懷璧詩書

發塚只為舍珠惟貨之損可為殷鑒

義曰徇名則害已藏貨則亡身已知前解河上公云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劔玉實害者春秋桓公十年虞公之弟虞叔有玉虞

公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足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實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實劔叔曰是無狀也無狀將及我恐將殺我也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洪池也詩禮發塚者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梧槨口中有珠詩固有之青之麥生於陂生不布施死何舍珠為大儒曰按其鬢墜其顛徐以金鏈控其顛無傷口中珠大儒大寢也小儒小寢也東方作矣言日將出也詩古詩也麥宜下田今種陵陂非其所也生不布施惠死乃舍珠非其藏也致有發塚理亦宜然詩以溫良禮以莊教先王理世之法也今用發塚稱儒為盜誠有之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注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也

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不適聲名知足也不適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

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義曰人之生也大道降氣三元炳靈九天所錫稟有其數修道者積功而延壽為過者負豐而大年既貪過分之名名不稱實

又積難得之貨貨必致災小則恥辱及身大則危亡其命身辱命天自貽其殃深可憫也老君戒之使絕其叨名之過革其積貨之心知足知止無貪無欲則却大年之禍造延壽之庭固可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所以為志此章明及盈若缺其用所以不窮初七句標五行之指後六句明靜珠之優劣後清靜下德之靜則可為天下五用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注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時

疏凡曰學人功行大成眾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為用則無窮

義曰人君以大道化物與道相符上士以大道修身與道冥合是以天高地廣日照月臨寒暑陰陽自相運代道不伐其功矣人君法道為理上行下隨不伐其功與道同矣修學之士功圓德備不矜其能道益彰矣故皆若虧缺而其實圓成也於國則聖理常存於身則體和無極雖云若缺固無弊竭之時矣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注標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用不窮

疏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標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為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也
義曰不矜其有故盈而若虛不恃其盈故

用而無乏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周流六虛
放曠四極為國則民自富理身則德自充
其用無涯何窮匱之有也

大直若屈

注直而不肆故若屈也

疏真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下三
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
知也夫潔已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
不執是以辯非不正已以矯物大直也曲
隨物宜故云若屈注云直而不肆此卷之
經文也

義曰道以和氣順物物自生成君以大道
化人人自貞正上士體道與物逶迤物感
其和各從其直此直廣博旁該萬殊可謂
大矣此化隨順忘功不宰可謂若屈矣舉
直措枉者論語為政篇魯哀公問孔子曰
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
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春秋
隱公第十二君名癸諡曰哀時哀公失德
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從

之法也直謂正直之人措置也枉謂邪曲
之人若舉正直之人為官則邪枉之人廢
置民服君德矣若舉邪佞之人廢正直之
人則民不服矣此孔子讓哀公捨賢任佞
欲使改之為理也直而不肆此卷第二十

一章經文也

大巧若拙

注巧不蕩於分外故若拙也

疏矜粉繪之工運鈞繩之妙小巧也因材
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
割不見其功似若朴拙爾莊子稱造化刻

彫衆形而不為巧

義曰天地大化陰陽大鈞吹萬流形不見
其用人君端拱垂教萬方各盡其能萬物
各施其用方圓曲直盡得其宜貴賤賢愚
各宣其力大巧之謂也天地為而不宰陰
陽施而不有人君化而不恃故若拙焉粉
繪之工者論語八佾篇云繪事後素言以
五色畫成文謂之繪五色既具然後以素
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素者粉也是謂粉繪

馬鈞繩者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
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
曲者應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
規拜鈞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此言土之性
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木之性也曲
則為輪直則為桶今陶者以規矩匠者以
鈞繩圓者則矩之使方方者則規之使圓
曲者繩之使直直者鈞之使曲此失其真
性誠至小巧爾造化刻彫衆形者莊子大
宗師篇意而子問許由曰願遊於至道之
藩由答曰意吾師也整萬物而不為義澤
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
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此
謂吾師自然之道無心自爾莊子師之吾
師之遊自然而已

大辨若訥

注不飾小說故若訥
跡合譬飾詞結繩窳句小辨也行不言之
教辨彫萬物窮理盡性大辨也至言去言
無所抑揚如審訥爾

義曰合譬者引事合意譬喻殷繁非真理
也結以華文窳擇詞句非至言也聽言則
對小說也夫聖人之旨上士之行出名言
之域超語然之律無述作而萬景區別無
稱喻而重玄了悟此辨之大也無言無說
默識無為此若訥也聖人鵠居以撫伐上
士凝拱而通玄真化自派不知其力可以
臻於清靜矣

躁勝寒靜勝熱

疏舉此論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
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
缺所以無弊位尊萬衆不視成位其若冲
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
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
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
物以表死明躁為死本盛為表源喻功成
不_十缺者必敗持盈不_十冲者必傾有為剛躁
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
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
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

躁者取於大成大滿而能缺能冲所以無弊無窮至致生爾夫能無為清靜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也

義曰至理之君修道之士革惡除志虛心

奇神猶躁能勝寒靜能勝暑躁體春夏極則萬物凋落靜翁秋冬極則品彙發生矣禮經曰春者蠢也萬物蠢然而生夏者極也萬物得陽而盛此則仲冬既至一陽漸萌陽動而生故謂之躁躁極則凋落而死

矣秋愁也物將凋落故謂之愁冬藏也物則閉藏陽氣潛伏潛伏未動未動故謂之靜靜極則煦嫗而生矣二氣則靜為生之本躁為死之根陰符所謂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是陰陽相勝之義終始之機也

天元經曰立夏之後日行於地北入也少故夜短而晝長為熱五秋之後日行地南入地多故夜長而晝短為涼日行去極遠近不同故有暄涼寒暑之異是則寒暑躁靜陽氣之所運也若夫用道之君無為致

理政靜而物奉國安而人康四表來王五兵不用清虛凝寂澄然恬和好詐不敢侵強梁不敢暴烽燧不起擊析不驚海內晏如此靜而勝矣及其化之至則謳誦洽敬讓與九族雍和四門穆穆制禮作樂舉賢

用能梯航屬望而來庭書軌順規而稟化八表磨至群方駿奔天地感通人神交暢熙熙然一變於道內絕窺窬之孽外無伺隙之隣誦之詠之舞之蹈之此靜理無為之所致也若其君以躁弁臣以詐欺動搖

甲兵操權威福強師百萬北登單于之臺旌旗千里來涉沮遼之岸老弱被勞役婦女助轉輸四海沸騰六合搔擾及其人之弊也戶口凋耗生靈轉移野絕人煙晝間鬼哭此躁勝之所故也前以靜理而勝則煦然而人和此以躁強而勝則寂然而寒薄可不戒哉

清靜為天下正

注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淨者為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景王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
進退知躁為趣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
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
則可為天下之正爾

義曰聖人知冲缺之行可以持盈澄靜之

方可以制動成其動則清靜自著抑其躁

則柔和自彰可以率天下於無為歸萬方

於貞正法陰陽寒暑之運見生死得失之

源於茲明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修學之門此章明三大之德以彰明

為罪為咎之所由後結知是之為德

以成貪求之為息○義曰天聖人之

御中也身若履而南而西而後文下

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百辟在朝文

德以懷遠道化而育人使俗洽和

於三邊則歲時無事矣○義曰天聖

或遠此則應敵矣○義曰天聖之

復用夫何故哉以其上有貪得可欲

之非道如土無穀之禍窮兵潰武必

致自彼若常為以知是之文○義曰

其分分既常足可以言於理道致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注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貪求固

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

疏却屏却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

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

得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車走

馬之事人得做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

義曰古人有言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人

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須不可暫

失故理國之本養人為先有道之君守在四夷外無兵寇戈楯不用鋒鏑不施却甲馬於三邊開田疇於四野深耕淺種家給國肥食為天邦之大務也倣載南畝者詩小雅甫田篇之詞也倣始也載事也春

作既興始事南畝南畝田名也詩云南東其畝畝百步也廣六尺長六百尺言可以毋養於物故云畝也修道之士以意為馬以情為田却意馬之奔馳神將靜矣使情田之逸暇心將泰矣而後道可修也禮記

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四時為柄日星為紀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情田無為

幾於道矣天下者統言理國矣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注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士戎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

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

天下無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

義曰理國不以道則開拓邊土侵伐戎夷封域不寧征役無已或貪芻蕘起番禹之役好名馬起大宛之師骨委窮荒血塗草

莽營魄流飄於異域戎車淪滯於遠郊綿歲月以長征及瓜時而不返轉輸莫息杆軸其空人怨國亡禍非天與所宜深戒也

豈若守內不擾諸侯咸賓君民協和上下相保使壯士無所施其力辯士無所銜其

詞武士無所銳其鋒智士無所申其策鑄劍戟以為犁鋤貨佩刀而市耕績無為無役以全永圖也

罪莫大於可欲

注心見可欲為罪大矣

疏犯法為罪貪求為欲言戎馬生郊之罪

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

義曰法者所以禁民戢亂懲惡繩違干而

犯之斯為罪矣。罪字從囹，下非言網羅以制其非法也。罪之大者，欲莫大乎因心起貪，謂之欲也。興可欲之心於富貴者，則雕墻峻宇，積貨稱兵，外禽內色之荒迷，而莫返，厲塞龍堆之役，困而莫休，以至于天下

離心舟中，敵國然後傾敗，其何惑歟！興可欲之心於其身者，騁利馳名，耽聲滯色，悅翻敲雕華之觀，彌目不迴，徇輕肥膏酒之娛，終身不寤，以至於筋骸疲茶耳目聾，音然後喪身，何其愚也！故春秋僖公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魯大夫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己之欲從衆善也。明年宋公為鹿上之盟，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幸而後敗。』是年秋，楚人執宋公，遂伐宋。此言以人從欲，乖其道也。」

也。老君設教，垂訓明此罪之因，申能利可欲之心，必享無涯之祉。理國可期於九五，理身可企於神仙，勉而行之道之要也。禍莫大於不知足。

注：求取不已為禍大矣。

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大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為禍禍之大也。

義曰：夫罪之與禍，皆起於身。身之生惡由

于心想，故身心口為三業。馬三業之中，共生十惡十惡之內，貪罪愈深，故生死爭皆因貪。致貪者，心業之一也。人君貪則外陵四境，下困羣生，既上求取不休，則下供應致闕人怨，神怒由此而興，國將亡敗矣。理身而貪，則嗜欲無厭，鬼神遊福善不祐，年天身短。苟能內制貪源，外息貪取，既無仇怨，身安國昌，即知足常足，終身不辱者矣。

咎莫大於欲得

注：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皆得則禍深，故云咎也。

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敗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

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之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未厭足則咎之為過斯又甚於禍也

義曰得而復求求之不已民則應之以怒而兵寇興焉仇敵起焉為殃為咎於斯為

大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

罪若君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

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為禍禍重於罪矣

犯千二百六十過為咎咎又重於禍矣夫

欲者莫過於色言愛重而可欲也禍者莫

過於財言貪不知足也咎者莫甚於名言

苦求欲得也人之過罪條目甚多財色與

名三者為大傾家殞命亡國殺身職此之

由可為明戒也

知足之足常足矣

注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若心

知足此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

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為天下

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於交讓

而常足也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知足者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猶澁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矣

義曰貪之與足皆出於心心足則物常有餘心貪則物常不足貪者雖四海萬衆之

廣尚欲旁求足者雖一簞環堵之貧不忘

其樂適分知足惟在於心所宜易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疏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

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戶示以下為而

成初兩句樣不出戶則能知以兩句明

後四句始無為而化成○義曰聖人

達觀不出戶處上士實心士與天地

玄契則無遠不察日繁則難遠益達

不行而無

斯之謂矣

不出戶知天下

疏有道聖君無為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

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

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

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此之謂矣

義曰聖人之理以身觀身身正則天下皆

正身理則天下皆理故曰恭己南面而已矣夫何為哉且既闢混元是生萬物羣分類聚魚沉鳥翔葦卑定矣天地位矣雖六合之繁九有之廣亦猶四支百體耳可以心鑒豈在足行不出戶而知之信矣君子出其言善者易上繫之詞期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遠猶若此况於近者乎

不窺牖見天道

注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道可知也

疏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為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陰陽由其舛候故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心已象著于天豈俟窺牖然後能見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義曰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環玉衡以齊七政所

以順天之道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法天之行也既法順天象正已而行則人君所為天道交應吉凶在我理亂在心行不乾乾而夕惕耶象緯者垂文謂之象占揆謂之緯自大慢法謂之威侮雖次差錯謂

之外候此由人君行之所感也風若雨若者尚書洪範傳曰休徵則肅時雨若休善也言人君行敬而時雨順也肅敬也咎徵則蒙恒風若咎凶也蒙暗也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蒙暗則常風順之也言行動天地者易上繫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此謂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其迹雖異道同則應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所知理天下之道彌少也

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為而恭己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今出彌遠既失無為所知政理更為寡少

義曰其身正者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人君不能拱默謙光融心體道無為以化天下雖廣行威令人不從之豈若任賢勿疑從善不倦恭已於上推誠於下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哉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渾朴而知為理之道也

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遠知來物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

義曰理國聖人率身從道道與天合冥契上玄萬方順之應猶響答不俟行化而後能知近取諸身者易下繫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言以身之耳目鼻口與八卦相應身之所行吉則應之凶則違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我無為而人自化者此經第五

十七章之詞也

不見而名

注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

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和行感則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也

義曰天道坦坦去身不遠天人相感影響無差凶吉合符由乎其行身既理矣固亦宜然天應人和不俟窺牖矣鶴鳴子和者易繫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此明擬議以成其變化之理也若擬議於善善來應之擬議於惡惡亦隨之鶴鳴則子和脩誠則

物應鶴鳴幽陰之中于猶和之人欺於暗室物必知之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得失者在乎樞機君子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慎微之理也雖微必應夫何遠哉不見而名道既玄同心與道合萬物符契故不俟見

之而後名也

不為而成

注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

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為下必有優今聖人凝神端辰玄默朝堂

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

義曰凝靜定也端莊肅也展龍屏也朝堂聽政之所也聖人無為致理無事化人不

出戶而自知不窺牖而自見融神觀妙造化生乎身垂拱端旒宇宙在乎手民不知

有君於上君無所求用於民倉庾豐盈家

給人足夫何故耶以其上無為而國泰神既疑寂故不言而化成矣展謂倚也形若

屏風畫為斧文於明堂之中牖開而設之

昔周公輔成王於明堂以朝諸侯負斧展

南面而立以正君臣之位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星

唐虞成先生杜光庭述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知政理之道此章明為學為道則至

漸次三分明損有事不足以化人

日損之為損也損而無為損則日損而進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注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

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而積功忘功而體道矣

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

聞見以為益因益為道則忘遺功行以為

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

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遺功而去執故注云益見聞為修學之漸益言

其初也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義曰學道之人先立功行後忘其心所以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 卷三六

契無為之道理國之道先弘德化後忘其
 迹所以成太平之基也此亦一致也夫立
 身之道不可不學春秋曰學者俎也不學
 將落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白虎通
 云學者覺也悟也言以先王之道開道情
 性使覺悟也勿則迷昏而不悟未可以學
 長則悻格而難入不可以教學有三時一
 就人身中為時者十三歲之後可以習業
 也故學記云發然而後禁則悻格而不勝
 時過而後覺則勤苦而難成二就年中為
 時者內則云人之養子六年教之數一至
 十十至百千萬也與方名東西南北也七
 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
 即席飲食必復於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
 之數日朔望與甲乙至壬癸六甲也十年
 出就外傳東十二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
 舞勺誦詩背文而讀曰誦也十五年成童
 舞象學射御先舞簫箏似笛執而文舞也
 後舞象武舞也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有
 室理男事學無方四十而仕出謀發慮五

十服官政是也三就日中為時者言隨時
 即氣受業易入王制云春夏習詩樂言春
 夏是陽陽體清詩樂是聲聲以輕清故也
 秋冬習書禮秋冬是陰陰體重書禮是事
 事以重濁故也以輕清之時習輕清之業
 以重濁之時習重濁之事故其氣相感皆
 易入也然三時之學雖有定規所習善道
 日不可廢豈可拘於三時哉故學記曰斯
 焉修焉息焉遊焉是也若修道之士先務
 博聞後乃日損反乎冥寂以期通玄矣藏
 亦自有而歸於無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跡損之者謂損為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
 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前損忘跡後
 損忘心心跡俱忘可謂造極則以至於無
 為矣東十二
 義曰修道之階漸臻其妙初則由學而開
 悟因悟而遵修修則以立功補過積微成
 著功不在大過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
 後過在改而不復為功在立而不中倦洞

玄經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
降雲車斯皆從凡慕道誘勸立功之旨也
夫立功之義蓋亦多途或拯溺扶危濟生
度死苟利於物可以勤行或內視養神吐
納鍊藏服餌導引猿經鳥伸遺利忘名退
身讓物皆修道之初門也既得其門務在
勤久勤而能久可以積其善功矣善功既
積不得自恃其功矜伐於衆為而不有旋
立旋忘功既旋忘心不滯後然謂之雙遣
兼忘之至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
德不恃其德益彰忘功不居其功益廣理
國契無為之化修身成不死之基矣
無為而無不為

注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功
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
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也
疏夫有為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為今既
無為無為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為也此謂
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
為而無不為也

義曰功行既忘忘心亦遣無為之智了能
自明既達兼忘體合於道與道冥契則無
所不了無所不知無所不為細合于梯桿
秋毫大合于陰陽天地非無非有非有非
無無所為滯始可與言道矣道常無為而
無不為者上經第三十七章之詞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注無為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也
疏此勸人君行無為也取猶攝化也攝化
天下必須為無為事無事則天下不
擾無為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莅于何不可
言常者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
義曰取謂聚也為國失道衆叛親離為國
以道人必悅服離叛則散悅服則聚聚則
國泰而昌散則國虛而亡欲聚人之法常
以無事為先在猶臨也御猶制也攝連也
易萃卦正義云萃聚也情同而後聚氣合
而後群故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聚而無主
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得常
通而利正大人為主聚道乃全此謂理國

聖人以道德聚民而安天下也故曰取若
言取天下非人力所能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有事則有勞煩勞煩則弊故不足以取
天下矣

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令苛則
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
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有此事則不足以取
天下矣

義曰以道以德為有國之基無事無為乃
聚人之本及其有事不足安民但有叛離
故難復聚矣秦皇法嚴而人叛以一統致
亡漢武令峻而刑煩故三邊起怨所以秦
季年也法如秋察網如脂疑嗷嗷生民無
所措其手足矣故土崩瓦解一旦隨亡苛
細也煩急亂也理身者常以無事則心逸
而神安及其有事則神疲而心擾擾則喪
道逸則契真不可不戒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疏前章明
為道日損
示修學忘遺之門此章明聖人無心
表虛懷應物之用初六句係聖人無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注聖人之心物感則應應在於感故無常
心心雖無常惟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
為心矣

疏聖人虛心物感斯應應必玄感感既不
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以百
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
導故云無常心
義曰廣無不覆微無不通大道也化無不
周感無不應聖人也聖人化既周吾心亦
無常從善者固以感通不善者亦令開悟
惟德是輔人無棄人周布慈心不遺毫末
而聖人無心未始有滯也

善者吾善之

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

心而應物決兩句示聖人混連而用
心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明聖人
均善之德爾○義曰理國者在於無
事應化亦在於虛心虛心則應物不
常無事則臨人可久所以善不善等
以善應善則化信同信不作皆以信之
信誠無間所謂融心混化萬國所歸
也而無之俱為素子此聖人之大旨

正道之心聖人獎之進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忘善之大善也

義曰夫善者因心所起對惡得名善因惡而彰善勝則惡滅人既善矣聖人因而善之所以誘其進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既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為善也

○義曰人不知善之可修惡之可改積習為惡迷而不迴聖人恣其執愚亦以善道開化化惡為善賴于聖功人無棄人於是乎在信邪者謂世人不知正道迷溺於邪亦猶墮者不預金石之青替者不悅玄黃之色邪既增迷故背於正道矣聖人亦以善教教之使分別邪正而歸於善也

信者吾信之

既不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

義曰信者亦起於心因疑以彰信信因疑

而立信勝則疑忘人既信焉聖人因而信之所以勸其志也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注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矣既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導化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偽而歸信也故云德信

○義曰人之滯俗積習生疑不知信之可行疑之可捨執疑守惑不信正真此弱喪之忘歸同下士之大矣聖人亦以正信之理漸開悟之知信捨疑賴于聖德德信德善其在茲乎強梁背教者謂執疑之人以疑為是以信為非亦猶夏蟲疑水井蛙陋海以茲執見封彼邪心聖人亦誘而教之使分別信疑而歸於信所以誘之歸善歸信者聖人恣其因疑獲罪滯惡懼殃勸而勉之蓋惜人憫物之至也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注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慄慄用心

本得善信而聖人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為天下故云為天下渾其心

既此明聖人渾跡用心也惛惛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中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惛惛憂勤也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喜今

所言惛惛者皆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故云為天下渾其心

義曰聖人應天御時順人臨極黃屋左纁黻纁垂旒雖身處九重而心周萬國察臣

子邪正知稼穡艱難宥罪寬刑輕徭薄賦既閑閑而不撓亦惛惛而垂憂導惡化疑令歸善信而聖人澹寂常若無心以其無事無心物亦自寧自化矣宥者寬而簡正也寬宥故道行焉混者內外混融無分別

之貌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皆觀聽聖人也

既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渾化而觀風故

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則於聖人

義曰聖德所覃人皆率化上行下仿君唱臣隨四海生靈傾耳以聽其言目以觀其事是則是做以歸於道焉聽者側聞也觀者徧覽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凡視百姓皆如嬰孩

既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視之如慈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

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今如嬰孩無所分別

義曰有道聖人慈育萬有萬有奉之如慈母聖人視之如嬰孩如此者則道德周行上下交感人和俗泰不亦宜乎理身者實

氣畜神氣全神王形神交固則命紀遐延斯神仙可致也聖人化使為善誘以修真先祛不善之心盡歸崇善之行善行既著乃忘為善之心無知無為不矜不伐渾渾默默內外混融如彼嬰孩無分別相可謂

合於道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信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之理。五句明探變求化之類。後八句結善攝之行。示生長久視之門。○義曰：天地之德，惟生為大。得共生已，當守道以安之。谷神以養之，適來不為禁。適去不為懼，不貪生而喪道，不避死而傷生。可謂安時而處順矣。道之有求，生太厚反失其生。善攝若以道自安，因無其害。以其無死地，誠哉言乎。安時處順者，莊子大宗師篇所謂「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此心，所謂應物而不解，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矣。此言得生者，時有生也。失死者，順化死也。處生而安生，得生理矣。處死而順死，得死理矣。既無生無死，豈有哀樂哉。此古之真人，無所繫也。若在生而樂死，樂極之哀，來知此之派為生而死。章第五十也。

出生入死

注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也

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為出生迷執人

我動往死地名為入死此標章門也

義曰元精播氣大治匠形稟陽和則出生

歸陰寂則入死將明報死延生之路喪生

趣死之由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

以谷之也

生之徒十有三

疏徒者類也。此泛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為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汎而論十中有三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

義曰將生不以為樂而安其生此生之徒也。夫當其生也不以利欲亂其心不以為厚養傷其性安於澹然順其沖和則神守於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心寂於志靜定其心如此則不求於延生生自延矣不求於進道道自至矣。

死之徒十有三

注此泛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

死得死理如此者十中有三人爾

疏此亦泛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為

順一無驚惶如此者亦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將死不以為憂而順其死此死之徒

也達人處世了悟有無知道之運化委和

所稟有厚薄厚於陽和之氣者則壽薄於

淳粹者則夭知壽夭皆由於分則生死可齊矣生死既齊則憂樂不入泰然而身心無撓也况觸髓見夢於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無四時之事汎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而王樂不能過矣莊子不之信曰吾欲使司命復子之生可乎觸髓深臆慮頽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為生人之然乎此雖寓言立理而莊子以世人樂生者為生所拘樂死者為死所繫滯於生死所以有死有生唯至人在生無生不為生之所繫在死無死不為死之所拘既而不歟不拘故能無生無死然而變而生也不可以止變而死也不可以留但冥契大道則為達生死爾其出死之表長生為期者在乎修真鍊形可以與語議其玄要爾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注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往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既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

雖欲修生不能悟了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愚迷之人不知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以生為樂以死為哀畏死貪生故養生

生迥分希生乖其道則反喪其生十中有

三人約其大數爾又解云人之稟生有三

業十惡三業者一身二心三口業也十惡

者身業有三惡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心

業亦有二惡一貪欲二嗔怒三愚癡口業

有四惡一兩舌二惡口三妄言四綺語此

三業十惡合為十有三矣人能制伏三業

十惡則可得道長生可謂生之徒由此十

有三也人若縱此三業十惡則必從生趣

死可謂死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且眾生善

必難構惡乃易成三業十惡日有所犯犯

即趣死之徑故云動之死地亦由此十有

三也夫三業十惡眾罪之源捨之則可以

出生行之則可以入死修身之戒戒之尤

急此十惡事又各有四緣皆為罪惱之本

何者殺生罪中有四種緣一實是衆生二起衆生想三有欲殺心四令斷他命偷盜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他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盜心四使移本處邪淫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發邪淫心四身受染樂事兩吉罪中亦有四緣一
第十三
是所聞人二起前人想三起離間情四發分搆語惡口罪中亦有四緣一
第十三
是所罵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惡罵心四發惡罵語妄言罪中亦有四緣一
第十三
是所欺人二起前人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虛違說綺語罪中亦有四緣一
第十三
是所對人二起前人想三發綺語心四吐非義語凡此十惡三業計五十條動履此罪即之死地慎哉戒哉夫何故

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
義曰將攝化之要趣死之因重自設問謂下句也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

此生太厚故也

疏此正答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耽滯有為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義曰天生蒸民愛之甚矣五味以食之五色以章之五聲以悅之五香以填之五利以用之五氣以和之五官以司之五緯以主之五教以勸之五常以稟之五福以將之居五靈之首為萬彙之長得不自貴而保愛之乎而縱欲適情樂生長死養之過分自擬死亡非天怒神責由貪生太厚所殺爾故前之十惡三業五十條罪動有所犯寧無過乎且夫躁進者亡勇退者傷得其中者可以議於修身爾

蓋聞善攝生者

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冲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

義曰其生也有涯而事也無涯以有涯之

生役無涯之事能無傷乎善攝生者於事無事以全其和不以欲嬰心不以利傷已任沖和之自運託虛寂以真懷忘生而生能全體道而道自致虛室生白冥心契玄攝生之善也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曰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求遇於兕虎入軍不被帶於甲兵故虎兕甲兵無傷之意

義曰瀟水湘水出九疑零陵其地有犀兕焉兕虎皆害人之者也兕虎害人甲兵傷敵遇之必有所害敵之必有所傷而善攝生者不干預於兵甲故不為其所傷不求遇於兕虎故不為其所害昔晉人郭文舉字文舉栖於餘杭大滌山與猛虎同處每出城市虎必隨之或問之曰先生有道乎何挾獸之馴擾若是也文舉曰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亦何術乎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指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注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地

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求遇兕虎此明設使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被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遊況傷害乎故無是也

義曰攝生之人性與道合慈心廣運已無傷物之心和氣內充物無傷已之執雖遇兕虎必無爪角之傷或值甲兵亦無鋒刃之害以其道德充備物皆柔服焉狎鷗者有人居於海上其子每於海濱與鷗鳥群相狎而戲其父異之將往觀焉其子先詣嘗遊之所群鷗見之飛翔而不下以其無機心而鷗鳥狎之今有機心則翔而不下則知苟有害物之意虎兕寧容不傷所

不傷者機心息於內也神仙傳劉剛字伯鸞與妻樊夫人俱得神仙之道剛為上虞令遊四明山遇虎虎見剛俯伏不敢起以語天人夫人徑往以繩繫虎而歸如家犬焉蓋道德所攝也如此措置也容受也狎近也習也無置爪受刃之所也十六

夫何故

跡此問虎兇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爪角無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故以曉於人

○義曰欲明善攝生之人無趣死之地復重

發問將以勉勵於修行耳

以其無死地

注夫何故兇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

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為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兇

兵刃能害其生乎

義曰大聖演經廣弘道要欲使人皆趣善衆盡寶生趣善則無過無疵寶生則懷道懷德無過疵則不復死地懷道德則可致遐齡自無兵刃爪角之傷可合清淨希夷之道理國之君不懷五兵之力四境協寧能開三面之羅百獸率舞何所加害乎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景王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疏前章明出生
入死善攝起息
然之貴首操妙本應成生之美次
明萬物等貴道德之由故道生之下
覆贊生首之功生而不有下結歎忘

功之德。義曰。道為妙本。能生羣物。
德為道用。能畜衆形。動物屬于天。植
物配于地。天地之所長育。造化之所
生。成非道氣。物莫能生。非道用物。莫
能遂。用道而正。類道之功。有德不
忘。之徒。無情無識之類。專道貴德。不
忘。本乎道。為萬物所尊。非有爵位之
重。非有權勢之威。益以失道。必亡。固
須奉貴。況南面之符。夫道無以宰萬
邦。修其之功。雖道無以成萬行。而道
於萬類。未嘗自伐。其
功。功。德。益。自。士。疎。爾。

道生之

注妙本動用降和氣

德畜之

注物得以生養萬類

第十三

疏道生之者言道降冲和之氣陶冶萬物
萬物得之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
用降和氣者妙本道也至道降氣為物根
本故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
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道畜養

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

義曰生而不畜德無以表其功畜而不生

道無以明其妙生以從無為始畜以養有

為終終始循環惟道為本故云妙本道無

動用物無以生既有稟生賴乎畜養是相

循之理也

物形之

注乾知坤作兆形位

勢成之

注寒暑之勢各成遂

○

疏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注云乾知坤作兆

形位者易繫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

為形上下為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為用

也勢成之者言為萬物化天時地利陰陽

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去勢成之也

第十三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德稟之以氣乾坤稟

之以形氣稟道德之功形資天地之化因

寒暑之運假陰陽之資以生以成以終以

始生成終始斯謂勢乎乾知太始者始初

也乾是天為陽氣萬物初得天陽之氣而

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為陰氣萬物得地陰氣而形既分動植形位然賴寒暑之氣以成其功然生化之本皆本於道豈天地寒暑能生化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以道德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教本而崇道也

○義曰尊者高上之稱喻於父也貴者重敬之義喻於母也道生德畜物受其形以道德為父母得不尊而貴之乎苟忘其本非人也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君爵命然後為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尊貴爾

義曰人之處世上以事君其有材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貴而此尊貴有窮極之時今道以生物為物所尊德以畜物為物所貴生生不絕故生物之功常尊成成不窮故成物之功不極則常

尊常貴豈有窮極之期乎其次於此者則孔子以文教五常之道垂於萬世百王之尊太公以武教七德之訓傳於萬世百王貴之顏閔以德行夷齊以仁義十哲以四科貽則於後世歷代仰而行之此固非當代之君爵命所及而其德常尊常貴但玄功廣大不階於太上玄元之道德耳夫爵命者人君尊賢任士所重也古者帝王以萬彙之殷四方之大不可一人以理之故設官命爵長之於民爵者祿位也命者名品也正則官不濫官不濫則各當其材如此則人理矣官者管轄之謂也亦猶網之有綱衣之有領舉綱領則物自理矣故大昊以龍紀官神農以火紀官黃帝以雲紀官少昊以鳥紀官各以其瑞為其官矣從

少昊以降德不及遠不能以他物命官以民為紀皆佐天子以理四海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居方以理俗策名以叙功所以爵祿以尊之威權以重之使萬物瞻仰而遵行其教令聖人在上賢以為佐如魚水相須不可闕也爵之大者有皇有帝有后有王有君其次者公侯伯子男列五等之國是以帝王之域四面各五百里為甸服方千里也千里之內所納有五等百里納禾粟二百里納總三百里納稭藁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甸服之外五百里為侯服分為三等百里為采供王事而已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事也三百里諸侯侯為斥侯也以衛於王此合三為一名也侯服之外五百里為綏服綏安也服王之政教而已亦有二等三百里揆文教揆度王之文教而行之一百里奮武衛天下所以安之綏服之外五百里為要服要約也要約東以安文教也亦有二等三百里夷夷平也守平常之教事

王者而已又外二百里蔡蔡法也差簡而已要服之外五百里為荒服言其簡略而遠也亦有二等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也二百里流言流移也政教所及隨其俗而已五服相距五千里分十四等遠近不同也又王制公侯之國地方百里方伯之國地方七十里子男之國地方五十里此古之設官命爵差以等級位於帝王共理天下古之制也稟帝王之爵命而長於民矣

故道生之畜之

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始之為生養之為畜

義曰初言道生德畜今只云道生之畜之然德為道之用生畜於物皆道之動用功爾故不復言德

長之育之

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義曰萬物既生則陰陽之候寒暑之勢增進撫字之非人之功亦道之力也

成之熟之

疏輔相曰成遂終曰熟

義曰道既生萬物秋成冬熟亦道運四時之氣而成熟之也輔相者輔助也相佐也周易泰卦云輔相天地之宜以佐佑民是也

養之覆之

注是以人莫不尊道貴德也

疏資給曰養廢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之而貴之

義曰生畜長育成熟養覆八者以利於物皆道德之玄功也故天人萬物合識有情至於蛸翹動植未有不資道化功用而有其生也得不得之貴之宗於妙本乎

生而不有

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生忘生之功結上道生之義也

義曰道能生物不恃為有而物稟道之功道亦不矜其力

為而不恃

疏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不恃其功結上德畜之之功也

義曰德以養物不矜其功而物稟道之力道亦不恃其有

長而不宰

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長育成熟不為主宰貴望於物言此者欲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義曰道生物而不為有德畜物而不為功道德長於物而不為主故能常為物所尊貴人君化育萬物不伐其能施及四海不求其報澤普天下不矜其恩讓德於天推功於物超然其心不以九重為貴故保其社稷享福無窮矣

是謂玄德

注具如載管蠅章所釋彼章明人修知道此章明道用同人爾

疏此歎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跡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義曰道德之功不恃不宰可謂深玄矣聖人之德不恃不矜可謂廣大矣道德玄深故常為萬物尊貴聖功廣大固能克永宗桃條遺之士積德而不居陰功而不恃享壽彌遠而證道登真可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疏前章明道有自然之貴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無遺身之訣首七句標能生之本勤今守母存子次六句示絕欲之戒間塞對明後六句歎美修驗之功結成襲常之行○義曰道化既彰天下有始道為物母含孕厚生既彰天下有守道之士抱為有用道而理則固無危殆身保寧長也夫守道之要收聽閉視誠口靜身察微抱柔翰先返照常所服守至道可階若行明矜功道去遠矣此其旨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注始者冲氣也言此冲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可以為天下母

疏資氣曰始資生日母言道能以冲和妙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為天下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第一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義曰資稟也物稟道生道為物本仰舍育之德同母養之慈當須親流誠源鑒柔知本用道守道理國理人可奉寧矣冲中也無名天地始者上經第一章之詞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注萬物既得冲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冲氣之子

疏言人既得冲和之氣茂養為母當知其身是冲氣之子

義曰道為身母有生成茂養之恩身為道

子識茂養生成之本能知此道當體用於中和以全其身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殺身不殆

注既知身是冲氣之子當守此冲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殺其身長無危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常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為本今却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殺身不殆者言人常能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表曰既知身之所稟道生我身即洗心返神復守其道無是非之感絕聲利之塵終身行之道可得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注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

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

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

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

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

門以出入為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

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

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

表曰惟道集虛惟神集無灰心滅智道自

歸之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聽之聞與天

同聰不為之事與天同功六根不染行與

玄通六欲不起與道相同身安物順而終

身不勤矣易曰兌之言乎悅也又以兌為

目門為口亦以戒其閉絕禍患爾西昇經

云鼻口所嬉香味是怨是也此言六情嗜

欲相因為用眼見耳聞心則運動心既所

悅口則興言口為禍患之門心為愛悅之主故可塞而閉之夫此禍患用之於國則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閉塞得宜則身國俱理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注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

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

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

愛悅之事則禍益患增故終身不能救理

也

表曰道不欲煩力視損其明道不欲誼力

聽損其聰心智競撓道不可留耽聲冒色

貪利悅名萬慮滋起衆患並興動貽悔吝

坐陷災蒙神明不能祐造化不能生者以

其縱欲害身故終身不能救

見小曰明

注人能於事微小見而改行可謂明矣

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

故憂悔吝之時則存乎纖介今守母之人

防萌杜漸理之於未亂能如此者可謂之

明

義曰守道之人理國之主防微於未兆慮
患於未萌杜邪佞之門賢良進用閉嗜欲
之鍵朴素日臻矣憂悔吝者易繫辭云辨
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纖介言吉

凶海吝之來雖纖介之微不可慢也防備
豫也杜閉塞也萌微兆也漸小至大也理
於未亂者此經第六十三章之詞也尚書
云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防其萌漸
也夫萌者如草木甲坼先有萌芽漸者善
惡之來非一朝一夕必由其漸故要杜而
塞之勿使滋蔓蔓難圖也

守柔曰強

注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

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兢之地人不能加

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

義曰力強者人折之智強者人害之勢強
者人謀之氣強者人制之德強者人伏之
守弱體柔不犯於物其德如此可謂之強
如道之用執救害之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注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
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
明則長無患累矣

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
見小守柔為明為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
用先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
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

義曰外明者其照有極謂五里之外牛馬
不辨也內明者其照無窮謂一心密照則
遠近皆察也所以外則萬境所牽勞神傷
性內則重玄默悟造靜歸根復其內明幾
乎道矣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注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

者如此是為密用真常之道

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
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反照本源
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能察微
遠害守柔舍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

毋密用真常之道

義曰既了復明內照之理故無殃累及身
殃累不侵真常密契矣理國者於其外照
察察繩非其政益煩而人益亂復能見微
防患譙已守柔晦智舍輝任賢垂拱三五
之理夫何遠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行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疏前章明守

明無遺身於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
道有作施之良初三句明有知則行
道次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
有知之生弊後而句欺盜考之非道
而以為戒爾○義曰前以歸明其常
為所修之至要此舉有知行道所施
畏有所傷而大道坦夷人趨邪徑
庭華服侈且回廢康虛處位者食
財豐在下者家空力竭以此為理
謂為考欲使斥彼淫者節其切非
三農之稼穡使萬井之豐稔國其
軍人不為盜修身者約已室欲務
謀財介然獨修
可俟飛者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於其有知欲行
大道既與道不合故惟所施為是皆所可
畏也

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詞也介然謂耿介

然有知之兒夫道非知法而代人欲以有

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昌言曰使我耿

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

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為清靜之化唯

所施為將害於物故可畏懼也

義曰至道之君勤行之士不以多智而為道不以博識而探真道不可知之益遠矣莊子智北遊篇曰智遊於玄水之上問無為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不答非不答不知答也智返於白水之南以問狂屈狂屈曰唉余知之矣欲言而忘其所言智又返於黃帝之宮以問黃帝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智謂黃帝曰我與汝知之無為謂狂屈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此謂道離有說而非說能明故知之者與道遠矣此欲使帝王行不言之教不欲介然而知也又泰清問於無窮曰知道乎曰不知又問無為曰知道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泰清以此言問於無始曰無窮與無為兩者孰是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道不可聞聞而非

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則介然有知欲行於道既乖道矣能無畏乎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注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其如下文

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為無為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義曰道本坦夷無為即可致人好邪徑涉迹則乖真邪捷則行之者多平夷則好之者寡其故何哉邪教順俗率下士之易從

大道澹然非上智而難守故造邪徑者多也孔子弟子有澹臺滅明字子羽居武城行不由徑樂道安貧為儒教之所重況修真參道而溺於邪徑者過莫大焉理國者在於去奸邪崇正直進忠讓黜佞人然後

至理可期太平可致爾焚和者莊子外物篇云陰陽錯行天地大駭水中有火乃焚大掘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言害生於欲欲火焚其真性而傷天和也

朝甚除

注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

䟽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為之化但以有為為理雖云甚除有為則傷巧詐故注云尚賢矜智生巧偽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牆故云甚除

義曰上即進智巧之人於朝廷之理次則竭生靈之力壯華侈之居用巧智則朝雖崇嚴下民困弊華侈則君迷隆盛百姓崩離豈若茅屋采椽垂衣致理修身者被褐懷玉無徇繁奢以傷其行也峻宇雕牆者尚書五子之歌詞也夏啓之子太康嗣位樂于盤遊兄弟五人作歌曰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峻宇者宮殿崇高也雕牆者垣墻雕麗也

田甚蕪

注浮食惰業廢農事也

䟽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報何望如坻之積

義曰智巧在朝邪佞居位尚浮華則惰業

重雕峻則傷農田畝蒿萊人力疲瘵何以致人安國霸王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夫士農工商各守其業則無墮遊冗食之人矣既廢農尚詐則浮食者多國力困矣如坻者積土曰坻言豐年稼穡所積如京如坻多也京大也

倉甚虛

注南畝不收無儲積也

䟽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義曰肆邪任智害政傷農浮冗既多倉廩不實理固然矣欲使君慕清虛巨懷端慤奸邪徑塞正直門開無華宇崇臺絕得遊冗食勸農則廩實靜理則人安至於潔雪修真洗心守道於身於國何莫由斯也

服文彩

注刻雕綺繡害工利

疏青赤為文色綠為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義曰朝既除理君尚厚華文彩飾裝理無
爽也

帶利劍

注文德不修尚武備

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
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為本武為末今
專事武功是弃本而崇末也

義曰利劍之用制敵所先非理國之大器

今重而帶之是輕於文而弃於本矣武備

者春秋定公十年夏與齊景公會于夾谷
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諸侯出疆必具官

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會所為壇位

土階三等以過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已
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
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
為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

盟兵不通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
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庵而避之
有頃齊侯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公
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足夫
而榮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
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漸色既
盟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
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
魯君乃歸所侵魯郛諸龜陰之田此文事
有武備也

獸飲食

注烹肥擊鮮重滋味獸飲也

疏獸飲食也庖廚豐厚獸飲芳鮮上多玉
食之資下有凍餒之患矣

義曰國用智詐君尚有為道化不行農畝

弛廢而嘉著美饌獸於庖墻疲人有凍餒
之悲朝市有珍鮮之飲豈不痛哉

財貨有餘

注聚斂積實饒珍異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斂有

餘也未學不貪為寶但欲多財累愚爾
義曰古之所謂寧積於人無藏府庫誠哉
言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斯則民
豐國安矣若積聚無已給壑難盈帑藏有
餘民力困竭非王霸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注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
夸夸盜非道適令與歎也哉者歎之辭也
疏非理而取為盜矜其所有為夸且頭會
而歛取於不足縱欲而費奉其有餘傲然
自得以為夸尚謂之為盜不亦宜乎所為
如此則非吾所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
辭也

義曰不以道德臨人而任智詐為國內尚
奢巧下竭黎元私室不足於糟糠公府有
馱於梁肉貨財豐衍壙畝榛蕪而伐善矜
能大為夸尚理身者聲色蕩心珠翠亂目
嗜欲傷性機智驚愚真氣耗於三田赤子
淪於六藏尸居餘氣而徇祿矜夸斯為盜
也去道遠矣老君以此垂文用申炯戒修

身理國可以為教鑒焉盜者說文云私利
物者曰盜從次從皿次口液也口液在於
皿器之上欲得物也故謂之盜字林云取
非己之物曰盜言飲食珍異財貨殷豐賦
既有餘而不修己德財富德薄叨竊無殊

不自省循乃復矜伐非盜而何持宜謹戒
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疏前章明好
而長存非道此章明善建之主其不拔
故以身下明觀身觀家之法後再何
以下結歎惠照所知之驗○義曰立
國以道德國不可拔率人以道德人
不可拔所以事國無窮子孫不絕其
何術哉身修道以正其家國修道而
正其鄉鄰修道而正其國國修道而
正天下以修道之益觀不修道之損
其理亂可知存亡可見矣皆在息盜
夸之行假好假仁之心於
國於身者凶斯兆矣

善建者不拔

注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
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
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所為任兆人之
自化然後陶以淳朴樹以風聲使儀刑作
孚樂推不馱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

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義曰立國不以道衆叛親離立身不以道
犯危蹈禍敗不旋踵傾拔可期唯道德為
基則無危殆矣儀刑作孚者詩大雅曰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孚信也文王以道垂化
萬邦歸信也樂推不厭者此經第六十六
章之詞也言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
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
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此善霸國立身之首矣風
聲者德風之聲

善抱者不脫

注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

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
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

猶止況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
物所歸固其宜也

義曰聖人乘時立極任物為心四海歸仁
萬方順化國之基不可以傾拔人之心不
可以脫離昔周大王紹古公亶父之德始

王於邠迫於犬戎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
而不受事之以車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
而不受曰狄人所求者貪吾之土地也不
可禦備以勞人征伐以役人而存吾身乎
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

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狄人之
臣亦何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
養因策杖而去之民相連而隨之成國於
岐山之下有三子其小子季歷生文王文
王為西伯律身修德而興周業八百餘年
此蓋善得人心不可脫而離之也樂餌所
存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之詞也曰樂與餌
過客止言嘉樂所奏者膳所陳過客聞而
聽之見而美之為之留止況道德昭著人
固悅而隨之也

子孫祭祀不輟

注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
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
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
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

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
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疏祭薦也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祀於
祖宗也輟止也

義曰理國以善立善抱則祚流子孫修身

以善立善抱則年踰稟受祭祀不輟亦業

無窮矣愛其甘棠者詩甘棠篇曰蔽芾甘

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憇昔周武王之有天

下使周公旦分理陝東召公奭分理陝西

召公有德民樂其化常不欲勞人之力乃

坐於甘棠樹下以聽訟焉後人懷其德而

存其樹不翦不伐詩以美之也裨有功者

帝王立國必藉積代之福而有天下及功

成制禮必本其先祖有功者而祀之有德

者而尊之宗尊也后稷姬姓之後名棄為

堯之臣歷事於舜黎民阻飢后稷播種百

穀以濟於民功格於物也為農正其後子

孫亶父至于文王武王乃有社稷故其宗

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地雖

親盡廟桃其后稷文王始祖之廟世世紀

之至秦漢革命祭祀方止漢承堯後唐堯
有聖德功及於民其後子孫乃興漢業代
世宗祀及魏受漢禪祭祀方止德明皇帝
景祿佐堯事舜種德及民故我唐承其選
福受命享國連壽為德明皇帝焉

修之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德乃真淳也

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

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修

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

真性清淨無諸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

也

義曰夫千里之行跬步為始修身理國先

已後人故近修諸身遠形于物立根固本

不傾不危身德真純物感自化矣

修之家其德乃餘

注一家盡修德乃餘羨

疏修道於家上和和睦故其德有餘慶也

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義曰身既有道家必雍和所謂父愛母慈

子孝兄友弟恭夫信婦貞上下和睦如此則子孫流福善及後昆矣積善者易坤卦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明吉凶有漸先明所行善惡故後彰其吉凶

一家修道善必有余矣

修之鄉其德乃長

注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疏按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常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義曰君子之立行也正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及其鄉尊其長若敬其幼少教誨愚鄙開導昏蒙少長得宜尊卑有序風教肅肅禮樂誥誥由一身之所修乃萬家之所稟道之化物善莫大焉所以優長久永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注一國盡修德乃豐盈

疏修道於國風易俗移還淳反朴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德猶未徧一國盡修德乃豐厚

義曰一國者諸侯之國也公侯伯子男各主一國所以藩屏王室輔衛帝居若一國之中自能修道則禮行化美君信臣忠境內無虞其德豐大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也

疏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堂德流海外者蓋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施普也

義曰道之行也先諸身而後諸物故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國理也所以身修於內物應於外德發乎近及乎遠一夫感應尚猶若此況於帝王乎天子味道躬玄敬天順地凝心玄默端已無為書軌大同梯航入貢四夷款附萬國來王道無不被故其德周普矣廟堂者天子政事之所也

德施音者易乾卦象云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言龍潛於初九見於九二當潛之時功未濟時德未及物待時而動靜以全身及九二出見布德行化周及萬方所以徧普也夫龍者喻陽氣也陽氣當子月初生潛於幽泉之底行一丑月出見乃能生化萬物感其發主之功故周施陽氣普及於物也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

○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

清淨者乃真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不染

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

二偏迥契中道可謂清淨契真矣

義曰不修道之身動違正理名辱身危修

道之身外絕衆緣內染一氣除垢止念守

一凝神以慧照自觀證了實相不滯空有

深入妙門可以得道理國之君允執厥中

則永享天祿也

以家觀家

注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以鄉觀鄉

注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 疏以修鄉之法觀鄉人盡修道尊卑順

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

義曰不修道之鄉禮教不行長幼失序貴

賤陵虐上下交爭修道之鄉德既優長人

叶其序肅靜善順境泰人和也

以國觀國

注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儉

德乃豐盈

義曰不修道之國干戈構役虐害其民疾

毒流行人罹其酷修道之國神明助祐風

雨以時善化所覃嘉祥自應人豐德富理

使之然矣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乃晉
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
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為以道善建善抱自
然百姓胥附國祚又安

義曰以不修道之天下者桀紂是也生人
塗炭震海判離骨肉仇讎社稷塗地雖有
謀臣武士不能用也雖有金城湯池不能
守也以萬乘之貴希疋夫之生不可得也
修道之天下者堯舜是也四海之內比屋
可封慈惠浹於殊庭正朔頒於萬寓雖有
水旱之災年不害也雖有征伐之師人不
怨也其何故哉以正身九重天下自順然
後登真證道常存不亡昭昭乎萬代師範
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矣
跡此假設之詞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
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

予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
內及外則知爾易曰觀我生又曰觀其生
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義曰老君聖慈愍物垂教殷勤重明於家
於國理亂之由修之與不修之證再自舉

問廣示羣迷何以知天下興亡蓋以此五
觀之法觀其善惡損益之驗爾觀我生者
易觀卦六三云觀我生謂進退之象也我
生身所動也六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
之時又在上體之下復在可退之位遠而
非物不為童觀之早上非九四未能觀光
於國既居進退之地可以自觀我生可進
即進可退即退觀風相機其道未失此以
卦象之理進退則然若夫觀國觀身善在
力修道德道德修則國不傾故享福登其
失道德則國則非危禍至身辱以為君臣
至誠得不自易哉所云觀其生者最處上
極高尚其事生亦道也為天下觀其已之
道故云觀其生也以為特處異地為眾所
觀既居天下可觀之地可不慎乎君子謹

慎乃得無咎正義云我生其生皆動出生
長之義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行一

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行一

唐廣成先生杜元庭述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疏前章明善
道之主事不
而長存此章明舍德之人獨知和
而不害首五句標舍德所以不損知和
骨弱下五句明全和所以不損知和
則明了使氣則強柔物壯下中勸強和
果之人秋令不為身行○義曰於國
既能善建善抱於身所與舍德全和
善建則國不傾危舍德則物無傷害
和至則益生為善物壯則非道早亡
不唯或在修身抑乃勸
於理化此章之大旨也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注至人舍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
矣

疏舍懷也言至人舍懷道德之深厚者內
為道德之所保外為神明之所護比若慈
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
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
嬰見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生害物之
心

義曰至道之士韜德舍和內外混凝不忤
於物如赤子之純粹若嬰兒之未孩其德
既然所以物不能害物不害者以至人無

害物之心故也赤子者子生三月而眼轉睛微眇能分別人其未分別之前即統為赤子和氣全也既有所別和氣分矣不可謂為赤子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搏螫之地此至人之舍德也

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蟻之屬猛獸虎兇之屬攫鳥鷹鷂之屬螫謂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物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內和氣充盈心冥乎道故有毒之蟲不能螫猛獸之獸不能據攫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

義曰舍德之行與道混冥動順物宜物故

不害靜與道合害所不加雖蜂蟻毒螫之徒猛毅鷙攫之類自然遠矣何能害人人君舍德臨人全和御物禍亂不作戈甲不侵外服四夷內清六合靡然物化其舍德之謂乎

骨弱筋柔而握固

疏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當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

義曰和之所用其大矣哉禮之用和為貴師之用和為先地利不如人和師克在和不在衆書曰紂有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周有十臣同心同德故春秋鄭人伐楚屈瑕患之闕廡對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所聞也屈瑕欲卜之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敗鄭師於蒲騷今赤子以和握持既能牢固立身以和處衆必無交爭王者以和君臨固能化洽和之全也與舍德理同所解赤子全和謂如下文爾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疏此曰牝雄曰牡峻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舍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

義曰上清洞真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稟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

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
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之道沂流百
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
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髓凝為骨
腸化為筋純粹不雜而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

注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
陽配合而合氣之源動作者精粹之至終
日號啼而聲不嘶嗷者由純和之至此知
赤子之全和也

○ 䟽嗷聲破也赤子終日號啼其聲不嘶破
豈非精氣純粹之能致乎

義曰舍德之人全和之士德行周厚和氣
精純如赤子也赤子純和既積元氣內充
執握能牢啼號不嗷純之至也夫啼極無
聲謂之嗷赤子和氣未散真精固存喻彼
理國純和羣生貞粹玄化彌遠德聲益彰
而不竭也又骨弱筋柔而能握固非因其
力由赤子心專以喻舍德之人屈身順物
柔心從道衆欲所不能開由心業淨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由舍德之人無心
應物動任自然非情欲所侵由身業淨故
也赤子號而不嗷如舍德之人法音演教
以法利物聲化無窮而不衰歇由口業淨
故也赤子純淨外欲不侵內心不亂自然
而然也舍德之人三業清淨有如赤子乃
修之使然理國之道君抱淳素臣任忠良
法網不施德化周布若赤子自然端樸如
舍德修勵日新和氣潛充人歸於道矣

知和曰常

○ 注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
䟽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因之以示
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
者是謂知真常之行

義曰五常備具曰和於身和則德充而合
真於國和則化周而作未處衆和則合禮
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為義大矣哉

知常曰明

注守和知常是曰明了
䟽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

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義曰既備五常是謂和矣復知其和不可斯須離而常行之斯謂於道益明於理益達理國以和為常加以明達所謂合天地

之德齊日月之華矣以和御物物無不順以和從道道無不成太上五廚經曰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抱和守常道可與也

益生曰祥

注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

生過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

疏祥者吉凶之兆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義曰人能知和知常也為明達於道更求益生過分是必兆其凶祥斯則求生之厚為妖祥矣而不益生者莊子德充符篇莊子謂惠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此莊子以是非為情不以喜怒滑性衰樂傷神受之天然不管分外人理自具何用情以益生乎道與其貌天與其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也

心使氣曰強

注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

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氣氣為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義曰舍德必任氣而柔弱益生則使心而強梁柔弱合於真常強梁乖乎修鍊理國亦以柔和為上不以強大為能弃柔任強喪身敗國矣無聽之以心者莊子人間世

篇孔子謂顏回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言心虛則嗜欲無入神清則玄覽無疵遺其色聲忘其境智

境智忘而玄道自至色聲一而物相盡空
心止於符氣合於漠此謂之心齋也惟孔
子頗回得之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

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

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

衰備也夫物盛則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

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

貴柔弱今恃強梁既與道不合故勸令早

止

義曰夫物自壯而得老自盛而得衰自榮

而得枯自老而得死世之常也守和含德

之士反於此焉老君以衆生未解知常不

能含德不及赤子之無害果為強梁以喪

真勸其早止俾今知道而勤修也若理國

之主捨和弃明不能謙抑於九重而肆其

鋒於外境人疲國耗必致自焚未若體道

全柔以安其社稷所謂早已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疎前章明舍德之人獨知

道德真經廣聖義 卷三九

和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
而無執首兩句示理暢而言忘次七
句明靜塵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
與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
毀譽爾○義曰至道無言有言則率

與道同矣如此則雖疎不此利實難
亦不為貴賤所排是明天下之貴此
欲所嬰遠懷迥悅不為貴賤所惑合

道同玄常為天下之尊克享無期之
非與夫舍德全和之理亦何異乎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言辨說也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辨說也夫至理精微

玄宗隱奧雖假言而詮理終理契而言忘

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辨說者滯言而不

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爾

義曰無為之要訣之於心以言而傳斯非

道矣西昇經云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傳

易曰得理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滯於辨說

非道也哉

塞其兌

注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

塞其兌

閉其門

注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

疏具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淨

以塞六根愛悅此則因教辨忘將息滯言

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允不為榮辱之

主可謂閉其門

義曰欲忘言者塞其允允口也言語理絕

自契忘言矣欲忘象者閉其門門目也形

象混冥自契忘形矣塞允則辨說不施固

無滯於言教閉門則榮觀自息無滯於是

非然後紛銳盡銷光塵共混方叶玄同之

德矣人君尚不言之化教不宰之功其功

益崇其化彌廣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冲章彼則就道以

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

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

之

義曰銳以躁進挫之以歸和紛以交爭解

之以歸寂光以獨顯不若和之為貴塵以

衆晦不若同之為能此四行體道表道之

功於人勉人之行於國則刑賞合度於身則貞吉攸長老君重舉此言益明勸勵之旨

是謂玄同

注五句解如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

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

疏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

光混跡行符於道是謂玄同

義曰以上明四行體道於人既彰其利理

身理國克叶其功是謂與道同德玄謂道

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踈

注汎然和衆不可得而踈

疏言玄同之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

之和光順物不可得踈而遠之

義曰心既玄同親踈混一夫世俗之常者

偏愛則親之偏惡則踈之有道之士愛惡

不關於心則親踈不彰於物矣理國之道

刑賞不濫功過無欺推之以公則無偏親
偏疎之事矣

不可得而利

注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注無爭故不可得而害

疏恬憒無欲故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
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義曰述既玄同利害不加矣夫有道之士
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害加以其無欲無為

惟清惟靜故利害無由而入矣世人反於
此故利可誘之勢可移之所以害可加矣
不可得而貴

注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

注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

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
非凡俗所得賤也

義曰情既玄同貴賤一矣體道之士榮祿
不能勸威刑不能沮如玉投泥不能汚也

豈貴賤干其慮哉

故為天下貴

注體子無滯言忘理暢紛斂盡解光塵亦
同既難親疎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
染紛斂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
下之所尊貴

義曰既彰四行玄與道同心不涉於親疎
跡不交於利害貴之不為喜賤之不為憂
混合大道為天下貴人君弘此四德以化
萬邦與道混同不言而理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行二
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行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舉前章明悟
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夫無為
之自化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
設問以明理後五句反無事可以取
天下爾○義曰理國以政其述必彰
用兵以奇其非道不若無事以乘
萬方其或多忘諱廣機權縱法工明
法今去道殊遠而國益危惟可以無
事臨人去欲歸靜兵革不用奇詐不
施政令不煩刑法與
措此章之大義也

以政治國

○ 疏此下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言

有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理不能無為
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義曰以道理天下者不言而民信不令而
民從不刑而民威不賞而民勸夫何故哉
民化其上皆歸於善不在賞而勸也民稟
於和自革其惡不待刑而威也民復樸素
不待令而從也民齊貞正不待言而信也
此無言教而理矣以言教理民涉有為也
非道也哉

以奇用兵

○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况加變
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兵猶火也不戰
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義曰以奇詐而用兵非於大道何者國以
政刑為本政在於簡易因循兵以變詐為

先變在於應權合理政失於道則刑賞濫
詐失於道則殺害多濫刑賞以為功恣殺
害而求勝而欲興邦致理不亦難乎與夫
任物自化有征無戰遠矣兵猶火者春秋

隱公四年春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初衛

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為賦碩人之詩娶于陳曰厲嬀

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
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

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

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早定之若
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

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鮮矣且夫賤妨貴
少凌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碯乃老二月戊申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來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與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宋公乞師於魯魯辭之隱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理亂理亂猶理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夫州吁殺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

國偏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九月衛人使石宰醜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所謂子從殺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云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燕愛其子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在宥天下貴乎無為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唯無事無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
疏此示標也有道之君無為而理夫無為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義曰政教理國奇詐用兵豈若無事無為而化天下民聚國泰以致和平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注以此下文知之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

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以下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為而人自化驗可知矣

義曰以政教求理以奇詐用兵固不可以致理矣上多忌諱下多利器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皆非太平之本唯無事無為乃可化物以此觀之理亂之道昭然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令彌貧

疏此釋以政理國也為天下之主不能救清靜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也

義曰上多忌諱謂法令多門也動有拘於忌犯則獲罪民不聊生怨叛憂虞農桑隳廢故其民彌貧釋曰無財曰貧君上無為法令寬簡人無拘忌適性自安墾井耕田以飲以食故民富而國昌矣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謂權謀也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誦故令國家滋益昏亂也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詐誦故云滋益昏亂

義曰昏亂不明也君好奇變民尚欺詭上下交詐正道不明故為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主以伎巧為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雕琢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淳朴而好浮華百姓效上而為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

義曰淫巧悅目珍奇蕩心上耽玩而不除下增飾而彌甚華侈既作朴素遂忘固可戒矣春秋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桷書而譏之臧文仲山節藻梲亦以為過蓋欲人

君尚於儉素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益成盜

賊豈非多有乎

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嗜欲以御人而

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耻竊法

而為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矣

義曰法令所以齊於民也令煩則民姦生

夫奸詐既作盜賊日多謂之亂政禮運曰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城郭溝池以為固禮

義以為理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春秋曰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殷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民是以亂免而無

耻者論語為政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言為政者導民以法制

齊民以刑罰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免

脫罪辟而不暇避於耻辱故注云苟免罪

也民既免而無耻必假竊法制以為奸詐

則弄法舞文害於人矣莊子云大盜之生

則并竊聖智之法而盜其國況於盜賊乎

蒙蔽也竊法作奸下欺其上上害其下上

下相蔽恩化不行大亂之本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

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為

無為之為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為故云

而人自化

義曰人化無為自歸於理也夫有為則多

事多事則政煩煩政事多而民愈亂無為

則事簡事簡則政清政清事簡而人不待

教令而化於善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人

足故云而人自富也

義曰多財曰富君無勞民之事民得勤而

耕農農功不妨穀稼豐贍故人富也鑿井

耕田者古詩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言

唐堯在上人遂無為不知上之有君不知

君之養已自飲自食無患無憂所以家自

給而人自足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

搖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義曰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稟

生本乎道氣六塵未染六欲未侵任以元

和體乎澄靜及既孩之後愛惡生焉喜怒

形焉若人君靜以理之天下之人復歸簡

易則自清而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注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

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可

全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也

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

感化自淳朴矣

義曰人君無欲於物物遂其宜無欲安民

民自朴素此自然之理也理身之道莫大

於無欲知足理國之道莫大於無事無為

誠能實而行之身泰而國理矣又一本有

兩句云我無情而民自清此亦義理相符

而御註闕之故報詳載於此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疏前章明以

為之自化此章明以政必政示禍

之所由初標二政寬急不同政明禍

福二門侍以無準人之速下政象生

之速是以前明以政以舉聖德以勤

疏今○義曰前明以政以舉聖德以勤

實亂此又明悶悶之政為是案案之

政為非執於善則善反為妖執於政

則政反為不為不割不繼不肆不墮而

不有不為不割不繼不肆不墮而能

之俗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注政教悶悶無為而寬大人則應之淳淳

而質朴矣

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

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

故其俗淳淳而質朴矣

義曰政簡則人淳人淳則務省務省則刑

罰不用賞勸不勞君拱默而任賢臣因循

朝令夕刑民未知法得非暴乎況不令而利害人甚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凋弊矣

疏察察有為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有

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離散矣

義曰政刑則民亂民亂則國殘凋散之事

漸於茲矣素書曰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

則枝朽人困則國殘固當寬政養人而康

其國也察察者伺人之過強明而急也缺

缺凋敗不全傷和害物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注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問問俗則

為無政理之體人乃淳淳然而質朴此

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俗則以為有

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則福為

禍之所藏矣

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問問之政俗以為

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福因倚禍中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為善物却缺缺而凋弊豈非禍伏藏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偽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有知其窮極者

其窮極者

義曰天地有休否日月有虧盈此倚伏之

數也禍藏福中福極則禍至福隱禍內禍

盡則福來拘彼俗纏此為常矣惟有道之

士上德之君抱道體和陰陽不能制全真

反俗善惡不能移故禍不能加福不能利

超然出得喪榮衰之外矣夫以國言之亦

賢哲不能料倚伏不可窮齊有仲孫之難

而桓公興遂霸其國晉有里克之難而文

公起乃統諸侯是二國因禍而昌也衛方

寧靜狄人滅之邢方晏安衛人滅之是二

國無禍而喪也故伏藏因倚莫知其極故

春秋云有禍而啓其疆土無禍而喪其守

守不可知也

其無正耶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為妄生迷執失其正爾

義曰常俗之人感於禍福寵至則喜辱至則驚愈失其正致為妖祥矣豈知側身修德雖雄不足以貽災垣慮忘懷失焉未必

以為禍悔吝無準召之由人爾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注禍福之極豈無正耶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

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為奇詐於善不了以善者為妖祥故若無正爾

義曰修道之要在乎應變無心方圓任器不滯於禍福不惑於正邪滯於福則善復為妖矣惑於正則正復為奇矣帝王乘時任人隨才適用求正過切矯正者必來求善過切矯善者必至若虛心無滯誰公任賢奇詐妖祥幾乎息矣

民之迷其日固久

注以正為奇以善為妖如此迷倒其為日也固已久矣

疏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反以為奇為妖其所由來尚矣故曰其日固久矣

義曰俗之迷妄積習生常為日且久終不

開悟老君歎彼群迷丁寧垂訓將以祛其迷也迷謂失方也夫不為禍福所惑不為邪正所拘曠蕩乎襟靈均齊乎得喪則何正善之能迷其方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疏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以自正非立言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

義曰聖人正方以約己人自正方以從化夫人既失其正所以迷方由邪正不分禍福所撓爾聖人於禍無辱於福無榮不矯正以飾其心不徇邪而溺其志卓立物表允執大中則人皆向方從其正也

廉而不穢

疏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

化下非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為劇劇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義曰聖人清廉以潔身人自廉潔以順教豈復滓穢乎世人行教令也制之以法威之以刑勸之以利誘之以賞而人順其教

行三

十二

者十無二三矣今聖人不以賞刑不以法制但清其己廉其行人自化之豈俟宰割正方而後知勸也

直而不肆

○ 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

非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

○ 義曰聖人自然正直故非申而正之以正直率人人自清正所以上下俱正而天下正矣若上行回邪下為諛謂何因正哉尚書罔命曰僕臣正其后克正僕臣諛其后自聖此由臣之不正以佞於上也春秋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申上化下以成其邪正也

光而不耀

注聖人善化不割彼以為方不穢彼以為

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

○ 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行三

十三

○ 義曰聖智光明非強炫耀也此四者皆聖人之行借以開喻於人以此而王天下乃可稱其聖德然大旨在乎知吉凶倚伏扶奇不常韜廉方而內明含光直而內照弃嚴暴之事澄寬裕之懷既除迷固之由自叶希夷之妙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行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孫蔚章明無

淳和此章明理人事天無過用德切
標理人事天與先乎德次大味下特
通前義是謂下舉深根之前以況長
久之道○義曰前章舉方無直光
人曰德以教理國此章明用德四
以教事天善理國其作延洪善事天
其壽長久此續
前章之義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

注嗇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莫若愛費
使倉庫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

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也

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
帝為德之先無如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
用可以聚人築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
若嗇

義曰夫儉者理務之先財者聚人之本故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則財者非儉約則易
散民者非豐財則難聚所以節財則省費
省費則人豐人豐則國安而力足矣國之
大用有四一曰祭祀二曰戎事三曰賓客

四曰庖膳祭祀者昭事上帝也天子郊祀

上帝宗祀明堂言有尊也得不得獨祭恭恪

乎築盛豐備者春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

隨使其大夫蘧章求成焉軍於隨之瑕地
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聞伯比言於楚

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

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夫

而和協以謀我故難聞也漢東之國以隨

為大隨張必奔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

師侈請贏師以張之熊率音且切比曰

隨賢臣季良在何益聞伯比曰以為後圖

季良諫不過一見從少師得其君行少師

之計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

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贏

其師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

也小道大溢音且切所謂道者忠於民而信於神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詞信也今民饒而

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隨

侯曰吾牲牲肥脂案盛豐備何則不信對

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
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
不疾癘廢也謂其備物歲有也奉筮風而
告曰索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平
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
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三時無譴也
務其三時修其教親其九族以致其極祀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
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
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矣三時者春耕
夏種秋收農之三時也

夫唯畜是謂早服

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
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
○ 蹴夫唯畜是出上文也是謂早服釋儉畜
之義凡有七轉義皆做此夫唯者發語之
詞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
天以儉為政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
於君矣

義曰儉畜為政國必豐財上無甚貴之奢
下無箕歛之怨以此理人則人順事天則
天明天下之人相率而歸其德矣何以聚
人曰財者易下繫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財所以資生者也將聚於眾必先有
財財豐則人可聚若財用有節正而理之
民不為非則可聚而安之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 注夫能儉畜已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
君故云重積德

蹴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
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

義曰君行節儉是重積其德民益歸之普
天率土者詩北山篇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是也溥大也率循
也濱涯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注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
者矣克能也

疏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伏者矣

義曰儉以理國敬以事天重積其德四方率化無思不服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注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

○ 義曰君積厚德國有豐財萬寓歸王九圍貢賚人服德化豈有限極耶殊俗絕域者皆要荒之外與中國殊庭遺域復絕也言異域之人思戀聖人之化自遠而至白道德所服也觀風者十洲記云聚窟洲在西

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去中國三十萬里國中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則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漢武延和三年其國遣使貢返魂香猛獸乘飛車而濟弱水策天驥而度飛砂一十三年方達中國此觀

風而慕化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注莫知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矣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去豈有國乎

○ 義曰有國者車軌所及書文所同人服其德遠懷其化可以謂之有國矣或以武威所制詭道所臨苟有其邦人所未服或承平統曆嗣位守圖厥德有愆思化不決者皆非謂其國矣王假有廟有家者易萃卦云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假聚也王以聚人至於有廟有廟乃能致其孝享故曰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義曰天下崩離則民怨雖有享祀與無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聚道既合以至有廟能致孝享爾王假有家者易家人卦九五詞云王假有家勿恤象曰王假

有家交相愛也王能有家道在下莫不化之天下既化六親和睦故曰交相愛也漢卦亦云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為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祇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

義曰積德臨御用道養人萬方歸之若子之親於母也則天道所覆神明感通卜年八百未足為永固可以長久享國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注積德有國則根深蒂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

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蒂花跌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蒂

長生久視之道

義曰人君以道德養生靈以儉嗇理天下豐財則國富積德則祚隆遠近歸心華戎率服又能母養萬物子愛群生根深則祚曆無疆蒂固則子孫延永長生久視亦葉重光不可得而倫矣修道之士畜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內固三關外祛萬慮首神率服眾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何有之庭與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

疏用章明理人倫。幸明後物不擾則其德交歸切舉理。無傷害後結歡文歸之德以動有國。之君曰義曰大國者有二其一天子。之國其二公侯之國夫天子若臨大。國子育萬民懷之則不惑意之則離。散以烹鮮為喻理國然矣茲之以道。則鬼神賓服幽明各遵德善文歸此。勸人君用道理化之首也天子之國。四海之內有九州方九千里每州。五百里之國三百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千里之國百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開田大國三十者三公之國也次國。六十者六卿之國也小國百二十者。十二小卿之國也名山大澤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之國也名山大澤與民。同利天子之國地方九千里中一千。

里為天子之畿八百里也周公所
制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也周公所
制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也周公所
制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也周公所
制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也周公所

子方百里者四十一為附庸也
之國有九百里者一為附庸也
之國有九百里者一為附庸也
之國有九百里者一為附庸也
之國有九百里者一為附庸也

千八百諸侯列布於五千里之內
千八百諸侯列布於五千里之內
千八百諸侯列布於五千里之內
千八百諸侯列布於五千里之內
千八百諸侯列布於五千里之內

采天子其美物也亦謂之賦或貢或
采天子其美物也亦謂之賦或貢或
采天子其美物也亦謂之賦或貢或
采天子其美物也亦謂之賦或貢或
采天子其美物也亦謂之賦或貢或

保赤惟三公論道紐邦安理陸廣少
師少傳少保曰三孤或公或均或
天子使掌邦教敷五典設六官均
海內使掌邦和上下司馬掌邦
掌邦之司空掌邦之司寇掌邦之
刑之司空掌邦之司寇掌邦之
刑之司空掌邦之司寇掌邦之
刑之司空掌邦之司寇掌邦之

治大國者烹小鮮

注烹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
則人勞撓則魚爛

疏此喻說也烹煮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
魚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不可煩煩

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義曰言理國之難喻烹鮮之旨不煩則人
化不撓則魚全務在安舒漸錄其化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注以道臨位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
以見其神明也

疏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幽為鬼神者靈
效之謂夫人求則神為應今若上德之化
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

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
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
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
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
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

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義曰為君以道天下悅隨鬼神無以見其靈吉凶無以施其變雖神鬼之靈惟豈能干於有道乎天神曰神地神曰祗人神曰鬼皆晦而不顯幽而不明苟逢道德之君必無侵傷之害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注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歿滅而不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惟以傷人

疏此覆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歿滅而不為神但祗之將與由人有豐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惟而傷人春秋曰其氣酸以取之

義曰道德之主正直無私天神不能傷人鬼不能害物幽靈潛匿祗惟不與故國之興也明神降之以觀其德四海之神素車乘雲來謁武王是也國之亡也神亦降之觀其惡也石言乎晉神降于莘乃鬼神之見惟也且壺子實心而大巫波道鄰令磬折而河神以亡此鬼神不能害於有道

也其氣酸以取之者春秋莊公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鄭有扶焉內地與外地闕南門之中

內地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扶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酸以取之言若火酸酸未成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也妖由人興人無豐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惠言入又不念寡人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宗人典司宗

行四

十

聞命矣乃縊而死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注鬼見神性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神所以不見神性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為清靜故爾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效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性以傷人者由聖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義曰聖人行大道以君臨鬼神稟聖德而自靜既絕有為之擾自無見性之傷此乃鬼神化聖人之道德不敢傷人聖人以清靜垂衣不勞役於群庶也

夫兩不相傷者故德交歸焉

注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國神乏祀今兩不傷物故德交歸

疏兩者謂聖人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者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國神之主兩不傷害人故德交歸其惟

神聖獨豐抑亦此人咸賴

義曰人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理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春秋隨季良諫隨侯曰夫神依於人

人者神之主也尚書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十億曰兆舉其多也天子以道不傷於人神感其化兩無傷害四海並安故云兆民咸賴賴倚賴也匱乏也虧損也此蓋顯明以道為國其利弘多不唯寰海宅

心信亦鬼神賓服理身若此何妖惑之能干耶人為神主者春秋僖公十九年宋桓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所以為人也夫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以

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君一會而虐三國之君言執滕子用鄆子也又用諸澠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也子魚宋公子目夷也睢水自汴入

泗而有妖神東夷殺人以祭之焉六畜不相為用者如祭馬祖不可用馬况用人乎今聖人以道育之鬼神交福兩不相害可謂玄德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行一 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行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則其德交歸此章明以信下人則物歸其德初標大國用謙故能攝化次故大國下叙大小各符所欲後故大國者備戒大國特宜用謙○義曰攝乃德基下為貴本大國以謙為用則小國歸仁巨海以下為貴則百川朝會故喻此以系勝政以靜彰故大國以謙下聚人小國以卑順奉至各安其位王得其宜理國身斯為至矣春秋昭公二十年鄭游吉對晉大夫士景伯曰小國事大在恭其時命大國字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也取備而已所以交其好也此國大國切於用謙不在乎以大制小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注下流者謙德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

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今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

義曰蠢蠢群生君為司牧開邦立國道德為先德以下人道以育物國益大而心益

下人愈歸而君愈謙億兆樂推遐邇交會不其遘歟

天下之交托托常以靜勝杜

注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

疎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由大國謙下之故喻如托者常以雌靜為杜動所求此云以靜為下則明托常以雌靜而能勝杜者由以安靜為下故爾

義曰靜以理身必氣和而神暢靜以理國必德廣而人歸以靜為下斯之謂矣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為臣妾爾

義曰大國以謙靜率人人所親附不施威武不恃權謀故小國懷仁求為臣妾國愈廣而眾愈繁矣大國能安撫小國如晉為盟主而衛國逐其君而立刻晉欲討其罪晉侯問故於中行獻子偃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伐之未必得志而動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撫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冬會于戚以定衛此所謂大國之撫小國也又大國之聚小國者謂群方朝會

無代無之故夏啓有鈞臺之享在河南也商湯有景亳之命在偃師也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鄭官之朝在鄆杜也穆王有塗山之會在壽春也齊桓有郟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皆以大

國恤下小國事上各得其所也大國不能撫小國者如晉侯不能字育諸侯強令於鄭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虎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鉶而走險急何能擇此言晉若虐命於鄭鄭將庇於楚矣命之固極亦知亡矣將悉弊賦以待於僖境也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此由大國不能撫懷於小將致其叛故大國之於小國當謙和以下之

柔靜以懷之取言聚也以聚於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注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也

疏言大國之君既以卑謙之道而柔服小

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

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

為援助爾

義曰小國謙卑推忠盡敬以事大國則大

國懷而安之柔而服之若小國不能致禮

竭誠奉事大國者如宋人為鹿上之盟以

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宋公子目夷曰小

國事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及盟目

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於

是楚執宋公冬會于亳乃釋之目夷曰未

也未足以懲君此小國不能事大國也夫

小國能事大國者如隱公元年三月邾儀

父盟于蔑地邾邾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書

名然其小國能適大國繼好息民書字以

貴之是也朝聘者大國適小國為聘大事

小也小國適大國為朝小事大也繼好結

信也謀事補闕禮之大也孟子曰唯仁者

能以大事小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是也

唯智者能以小事大大王事燕燕齊齊魯魯句句踐踐事

吳是也大事小謂之樂天小事大謂之畏

天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

天之畏于時保之行五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

威能安其太平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注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

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可

左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

謙卑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

不能令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義曰師能左右之者春秋僖公二十六年

秋宋叛楚而善於晉楚令尹子王司馬子

西帥師伐宋圍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謂進退在己實桓公之

子雍於穀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

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齊孝公不

能撫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也此言左右由已取捨固時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執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

欲入事大國為援助也

疏言大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

不過兼畜小國之臣為人君之長小國用

謙陳薦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

國資為援助爾

義曰大國以小國內為臣妾小國以大國

外為援助兩者其志不逾於此矣薦進也

贊執也幣帛也諸侯觀王兩國交聘則必

陳進珪玉貨帛執以為禮故曰贊幣也小

國求大國為援助者春秋文公十四年秋

鄭伯與魯公宴于柴鄭大夫歸生子家賦

鴻鴈之什取其哀恤鰥寡之義使魯侯恤

之又賦載馳之四章言鄭國寡弱取其小

國有急欲引大國以為援助是也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注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為下

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所願故云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者夫物常以小輕

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驕盈致

禍鮮能下下故戒之大者特宜為謙下爾

義曰居匹夫之上亦以為難況居國之上

乎在上者承天順地撫眾和民不以國大

自尊不以兵強自恃謙柔為志畏慎在懷

若履薄冰如馭朽索兢兢業業祗敬上玄

然可以保其社稷矣老君恐其恃強為失

故特戒之也理身者在乎富貴不驕滿盈

致戒謹身約己可以有終也若大國不能

為下或會之以侈示之以休人必離之夏

桀為有仍之會而民叛之商紂為黎之蒐

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夷叛之宋

襄為鹿上之會而諸侯叛之楚子為申之

會而人心去之懷不以德綏不以禮人人

各有心其可服乎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三

下人則大小各得所欲此章明以道
化物則善惡皆蒙所化初探道體
與功則明立教化人後古之下數道
功可謂尊貴爾○義曰前以大國小
因各在謙光此以所實不保俱明道
用美言專行表以誠人開國設官俾
之行教不責拱璧不弁於人願妙本
深奧之功故為天下之貴性恃也

道者萬物之奧

注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興言為萬物之奧與內也

疏道者妙本之強名與內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為萬物之奧內西

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

義曰道之深也無不吞納無不制圍圓蓋之高方與之厚日月之照動植之繁皆道

氣所育居大道之內故為萬物之奧內西昇經者老君於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四

月於終南之陰尹喜草樓之內授道德二經既畢欲西化流沙尹喜問存三守一之

方習道修身之要後以聖言編纂以昇入太微西化流沙之義西昇經凡三十六章

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言其大

旨與道德經相出入言大道甚深甚奧為

虛無之淵藪也

善人之寶

注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為身心清淨故寶貴之無暫忘也

義曰善人屬念運心與道符合故常寶貴於道矣子罕曰人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

寶又理國之君以賢為寶況於善人心不

遺忘道故以道為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注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也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無明智惑於

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

義曰不善之人行與教違固遠於道矣雖欲保身倚道解難救危亦不可得矣又經

或云不善人之所不寶言不善之人違反

於道故不實於道也何者道好柔弱不善人好強梁道好恬和不善人好剛躁道好沖寂不善人好諠譁道好謙卑不善人好格捍道好無事不善人好有為道好生成不善人好傷害行與道違故不善之人不實貴於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注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

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義曰道之立言澹泊無味不善之人安得而悅之故聖人設美言以誘之故從之者如求利之赴市矣示尊高之行以化之隨之者如慕羶而歸受矣不善之人因此所化亦皆修道所謂道無弃人也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注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弃道之有乎

疏言人言行不善何弃道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俊惡不可弃之而不化故云何弃之有

義曰聖人弘慈道無棄物雖不善之人憫其未悟於道故甘詞以誘之善教以勸之使其從善無所遺弃俊改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共教不善之人

疏故立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為三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義曰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專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天子之子也一人不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

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師者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大也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傳天子以德義若

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保倚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敬語不存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失職也復置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為人廣教化此其職也天工人其代之者尚書咎繇謨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庶衆也居其位者惟其人非其人則闕之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為私用非其材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三公輔佐雖有合拱之壁先導駟馬之乘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

疏合拱之壁壁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者言三公輔相雖以壁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坐進無為之道今化惡歸善爾拱壁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壁為導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之類是也

義曰合拱者說文云兩手相合為拱壁者瑞玉也合拱之壁瑞玉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過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贄幣之禮以先貨幣為導謂之

為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為務經邦為事雖欲以駟馬大壁獻之於君有益淫奢無裨政理不若此無為清靜之道進之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馬之為乎輔相者輔毗也相助也亦云視其善惡也天子象四輔之星以立輔相輔其闕失相其禮儀導以道德贊以政化也先牛十二者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弊賦為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因有備焉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注何問辭也

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人即前寶道人也問其所以寶貴此道其意何也

義曰拱璧不足以爲貴駟馬不足以爲珍自古及今唯貴於道者何也老君將明道之功用和寧天地濟佐邦家行之則理達之則亂重顯其利物之義更自詳問貴此道者何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注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可以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則無罪

累豈得有罪方求免耶故可爲天下貴爾。既此答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爲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靈欲則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安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心則罪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爲天下喜人之所寶貴

義曰道之所以爲天下貴者頓悟而得不

在營求繞遠妄心即通正道安心既達塵累亦消求可以得罪可以免故天下所共寶貴老君以至道玄邈了悟者精發問贊明欲其悟入且爲俗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豈至道之君不崇妙本希微之功而貴合拱結駟之物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三

行六

唐廣成先生杜元慶述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此章明自然無為之意

相之門此章明自然無為之意是欲次示杜忠防
證之行首標坐忘絕欲次示杜忠防
有後是以下舉聖人之德以中結勸
爾○義曰肯以不貴望為之執進道
為以之源領悟即通玄道玄即無
學以之無為無事味道守常自無
地守勞德不為難大難家之遊故
合道以無尤此欲使人君貴道而體
無為身而
弘清靜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 既為造作也修道行人坐忘去欲心無造

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為故曰無
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
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此明口
也三業既淨則六根塵自息矣

義曰夫人之稟生即有三業心業所起有

行六
用而無形凡所作為起於心也無為則心
業淨矣身業所起有用而有質所執之事
關於身也無事則身業淨矣口業所起有
言有味故所知之味非道之言由於口也
無味忘言則口業淨矣既無三業自息諸

塵塵累清靜昭邦真道此行人所修爾夫

理國之無為者不滯於有作則三時不奪

萬姓不勞垂拱握圖超然冥處矣無事者

不勤力役不務軍功無瑤臺瓊室之華無

阿房虎邨之麗則卑宮茅宇人力存矣無

味者不酣於酒不味於珍飛走遂其生水

陸全其命菲食自安矣忘言者正身化下

言令不煩澹爾無營此人自化如此則符

於無為之道也

○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注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假令大
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為怨
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
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

疏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境

行六
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為捨茲有欲

悟真實相無起滅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

報怨以德

義曰人君於為不為於事無事恬然自得

獨與道游下無怨咎邊無艾甲設有違逆

必自馴柔舞干羽而格有苗斯乃報怨以德矣修身者三業既淨眾惡不生物莫能干豈有怨怨既無怨怨專任清虛亦乃報怨以德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注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散於其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矣

疏圖謀度也為營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若謀難於難為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

圖而為之將無益於患難也
義曰無事無為固不為難大之事矣皆明心之際已息機緣既不為之於大於難不俟制之於細於易此理心則虛寂理化則

安貞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注明上文所以預圖為也

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

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而總言之爾

義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慎之至也夫病生於稍稍禍起於微微早為之防寧有難大之患矣普言天下者欲使動靜防微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注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大者以不為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

疏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改作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大之事故能成其尊大

義曰凡人觸途徇境屬念成非難事成而過不可除大事構而罪不可解聖人了知虛妄洞達真常終不為大為難故能證於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注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於然
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行其
事者後必生難而為患累

義曰立身之先忠信為首慎終如始禍患
莫侵若輕以許人易為行事患累所及理
亦信然所以解揚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
今美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注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也

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為輕

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

義曰有道之君修身之士不為輕諾之約
重靜以循常不與多易之心恬和而應物
所以於國則咸服誠信於身則外息過尤
自絕難大之瑕以契無為之道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疏前章明無
怨修道之門此章明思慮預防之漸
情去欲之行初六句述防之漸
次六句舉前生患之由復兩句論為
執之速又六句中與凡之行後七句
推聖人不欲不學之意觀凡俗易持
易謀之心○義曰前章成二為之難
自無患累此乃明四易之行周勸精
修戒慎其纖微志建其為執將表聖

人之行以善果民之非五於欲學皆
降貴受不舉以十後章善為道之首
爾

其安易持

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
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
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易持執故
云其安易持

義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之執
持為易絕堅氷於履霜之際理固非難復
推輪於大輅之前樸猶可觀任乎修鍊用
含真常爾感物而動者禮記樂記篇之詞
其未兆易謀

注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
亂次雖欲起心向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
不起甚為易爾

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將起未有萌兆
謀度絕之亦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
義曰欲之將萌未有形兆謀度除絕其易
可知然而明在於察微能在於杜欲察而
能杜善莫大焉

其脆易破

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

義曰欲此既彰未成堅執破柔攻脆於理非難在於斷自誠明復其純粹爾

其微易散

注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

○ 疏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欲令散釋亦甚易爾

義曰欲既堅成事猶微細抑情以解散挫欲以安排滌慮洗心去道非遠此上四句通明防微之行言理國理身之道防患慮禍為先禍成而救之患成而攻之用力益多而禍患未可除也

為之於未有

注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管為之於未有形兆爾

疏為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

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絕則欲惡不生故云為之於未有

義曰為者為之防也防患於未然雖覆釋易持之意亦旁演防未然之旨文選詩曰君子防未然此所謂防患避嫌也

治之於未亂

注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除之於未成禍亂也

○ 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

義曰理者救理也嗜欲之生亂於正性正性將復理之為先於理既明禍亂息矣此雖覆釋易破易散之義亦存救理之旨此六句約之於身以欲心興起之漸修行制

伏之門割欲違情却禍除患是矣語之於國則安不忘危其安易持也理不忘亂理之於未亂也慮患於冥冥為之於未有也慎禍於細微其微易散也防萌杜漸其未兆易謀也與小善去小惡其脆易破也勿

以小善為無益而不修勿以小惡為無傷
而不去以斯六者蓋理國之要焉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注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使成後患也

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
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
層之高臺起乎一筭之土此明積習而成
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
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

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義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慎微
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遠矣
毫末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成於
層臺自下而為高也千里始於舉足自近
而及遠也世人但見合抱之大層臺之高
千里之遠方欲執柯以伐之聚錘以壞之
馳騫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救亦猶倚
都門而長嘯終亂晉朝崩沙鹿以貽狄興
傾漢室默識遠鑒所宜留神矣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注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事求遂理
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道動成執者執者求
得理必失之

疏為謂營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為
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為於
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
失亡也

義曰世人不能知道妄動營為非道營為
必至隳敗或妄於教體執著有無不能任
以自然守常知分有執必失有為必敗此
乃常理也欲使代理之君無為則無敗修
道之士無執則無失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疏聖人無為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
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

義曰聖人知有為非道無為故無敗知有
執違真無執故無失是知冥寂其心混通
於道道尚虛寂修道之士當宜體聖人之
心恬神安漠不思不慮無營無為然後虛

室生白矣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注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敗也

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

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忘敗也

義曰世態紛綸真心難固嗜欲牽役妙道

易忘始從事而立功忽進退而生惑亦緣

有為有執所以敗於垂成爾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注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

敗之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

始終常一則其事無敗也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義曰修道之人不能委心順道分外營為

執著即喪真有為則墮敗故云修道如初

得道有餘弘道無已自致不死蓋愍其初

勤中怠誠不終也未常如始從善不移者

難矣故重戒之靡不有初者詩大雅蕩之

什也此言民初教之以誠信忠厚今則更化於惡俗言其為善者不能終靡無也鮮少也克能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

不欲不營為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

貴難得之貨

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

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

不務於性分之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故

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義曰大聖之行迫出塵煩愛欲不能干榮

枯不能迫外無潤屋之望內無越分之求

將勸理國之君惟賢是寶欲使修真之士

惟道是從矣珠者大或徑寸光照十二乘

乃古人之所貴也犀者南徼之外有牛重

千餘斤一角在鼻端可以為寶中斷其角

有文通達成形象者有辟塵者有辟水者

磨而服之可解蠱毒之疾難見之夜驚故

曰駭難犀亦今古所貴也寶者金玉珍異

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皆曰寶焉。貝者出東海中如螺有文有長尺者可以爲寶。在海爲介蟲居陸名焱在水名蚶音甘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貝到秦廢貝而行錢貝字者象形也。今凡貨賄贈賚賞賜賂賈凡財之屬皆從貝矣。古詩曰積財爲累惡明財多累德也。古有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刀布爲下帝王以之御四海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 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務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

義曰聖人心冥太虛道貫天地固不營過分之學所以戒學於不學是戒凡夫矜徇之求耳行人能晤聖旨絕此矜求即無越分漬財之過矣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注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故

不敢爲俗學與多欲也

○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衆生起妄失於性本聖人慈誘勸學無爲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爲於俗學與多欲也。義曰俗學莫行難復於無爲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今學不學以教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於古之善爲道爾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行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思慮預防

標絕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初明為道之化次辨以智之賊知此下示科簡以為法亦知下教功用而勸修○義曰古之

為道非欲明示於民使成強知之息令其精勝智月增起無有之律故以智理國則亂生每智為君則福至智詐與則難理智詐息則君與夫德於是彌深反俗而歸大順亦與夫法俗學多欲之累而澄百谷朝宗之順焉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注人君善為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

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今如愚爾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為化者貴夫無為恬澹非術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淳和杜絕智詐令質樸如愚爾

義曰古者玄古之時也善為道者玄古有

道之君也其志玄默其心杳冥其為理也無刑無德其為事也無將無迎茫乎視之不可見聞乎聽之不可聞其人若姑射之人其俗若華胥之俗民不知曆數不達盈虛不以親為親不以已為已蒙矜昧矜將

無所有也固不以常道之教而教之但以無為之化而化之所以天下質樸淳白若令其愚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注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

多則詐興是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義曰夫上明道以臨下下飾智以奉君本用明以理人所務易理及變智而為詐始

自有為是由上明察而下詐偽欲求靜理

不亦難乎舉此義者欲使法玄古之君示民以淳樸則易理

以智治國國之賊

○注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

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故是國之賊也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偽斯起偽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義曰用智為政務欲理人智變姦生禍亂

一萬一千七百一十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宗教類 卷之四十四 行七

滋起所以詐妄賊害之事勃然而興矣曹
叅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
弊故上經云智惠出有大偽是也

不以智治國之福

注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

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

興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也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坐
進無為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

國之福也

義曰君猶表也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

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

匪由他矣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起用忠厚

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為

福也偃息蕃魏者段干木為魏文侯之師

以安靜為先道德為化故偃息無事而藩

屏魏國矣偃者偃仰也息宴息也藩籬屏

也弄丸解難者楚白公勝與大夫于西兩

家舉兵相伐兩家大夫曰市南宜僚陸沉

之士也一人當五百人並遣使往召之宜

僚高枕安卧以見二大夫之使卧而不起

以兩手弄丸不止承之以劍不動二大夫

之使各還具論宜僚之狀二大夫曰高枕

安卧者示我無為也承之以劍不動者兵

不足恃也兩手者喻兩家也丸者形圓無

為之物兩手弄之不止者俱止於困也明

兩家稱兵不止必至滅亡二大夫解兵而

歸是兩家難解也事見莊子也夫無為既

興有為遂息貞素既顯智詐自亡勢使然

也為國之福其在茲乎

知此兩者亦楷式

注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

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之德

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

也人君知用智則為賊不用智則為福當

去賊取福如此者可為理國之楷模法式

也

義曰用智則國亂息智則人安去亂就安

理之要也夫智謀之士辯說之徒飾智以

惑於諸侯縱辯以亂於時主離堅合異反

白為黑所務者在乎千名譽要寵榮逞是非肆胃臆不以安全為志不以惡殺為心苟得恣彼笙簧鼓其頰舌以為榮美理國之主當鑒而斥之則淳素化行人復於樸矣

常知措式是謂玄德

注福德之臣是亦為君措式以祐於國人君能知此者可委任之

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則兩者為措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也

義曰人君知用智用德以定安危常法之而行則其德深遠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注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爾

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為而化不測其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

義曰大順者本乎人情禮記禮運篇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

序以理人情以情為田修禮以耕之和剛柔也陳義以種之樹善道也誦學以釋之存是去非也本人以聚之合其所成也播樂以安之感動使堅固也理國不以禮猶無耜以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之而不耨也

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之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之而不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之於順猶食之而不肥也夫四體既安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存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天子用民為順

則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眾瑞出焉順之寶也君以玄德居上臣以忠信處下其化廣遠深厚歸萬物於淳風斯謂大順於道矣古之帝王皆順考古道以行其教令任於樸素牧以謙和所以書

稱稽古帝堯之例是也天下大順萬方歸之江海謙順百川歸之故江海之章可繼大順之德爾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生惠示女德大順之規此章明善下為王標聖人不爭之德初舉江海之

而善下則為王次明聖人用謙樂推而不取後結不爭之德以示修學之

門爾曰義曰江海處下百川所歸人君用謙萬國朝會由是處上而人不

重後已而人樂推江海以之為王聖人以之有國府符古德之主克諸大

順之規後應不月之詞常叶以惠之訓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注江海所以能令百谷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

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

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

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

狀爾

義曰下為高之本謙為德之基百川東注

以如歸歸於善下萬姓北趨而拱聖聖在

用謙庶人子來理在斯矣嚴君平曰天地不舍群類群類舍之衆物不求為王物自往之故天地億萬而大道為之王陽氣赫赫而天為之王陰氣肅肅而地為之王生靈億兆而聖人為王羽者翔虛而神鳳為

王毛者踰實而麒麟為王鱗者水處而神

龍為王介者澤處而靈龜為王百川並流

而江海為王凡此九王不為物主而物自

歸之不施法式而物自理之不為信義而

物自附之不為仁愛而物自親之不任智

力而物自畏之其何故哉體道合德委仕

自然而物自宗之江海所以為王者無智

巧以悅之無慈惠以懷之無威令以束之

無刑法以勸之無機權以制之百川所以

朝宗者以其處下物自順之由是而言人

之處謙遜志恭恕不爭者有國聚人斯為

要矣地道變盈而流謙者易謙卦彖詞言

丘陵川谷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改變其盈

而流布其謙也子來者春秋昭公十年叔

孫昭子曰詩大雅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

言文王經始靈臺作有急疾之意衆人自以子義來歡樂為之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疏此合喻也此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言謙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其言下

之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鳴業自然為物所推尚爾

義曰聖人謙已固無飾詞所以孤寡不穀之名彰其以下為本罪已納隍之志明其

刻責之心故盛德日崇大業彌固鴻大也。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疏聖人亦不欲先人直為撝謙後已先物物自先之爾

義曰聖人豈欲先於人而曲為之後以其

謹身順道不以物先故能為萬物推之於先耳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注謙為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為重以身退後

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為害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生故不以為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為害也

義曰君德謙虛人所冀戴故居上不重君德欽明人共瞻奉故處前而人不害夫勛華在上人皆戴之仰之如天辛癸在前人皆弃之視之若寇謂有道則昌無道則亡是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注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為之主而不厭倦也

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為春望之如日既不為重為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而無厭倦也

義曰堯之理天下也六合群生就之如雲望之如日推崇為主而無厭倦及其弃世也天下之人如喪考妣三載遏密八音其何故耶德以撝謙化以無為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樂推誰與爭者

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狀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

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矣

義曰聖人御天下德化周普明並六合惠

覃九圍以謙抑不為物先以柔遜不居物

上人自推戴誰與之爭如此則祚曆遐長

弈葉繁茂若巨海之納百谷不溢不盈若

太上之持三寶以慈以儉故下章以三寶

次之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疏前

善下為王標聖人不爭之德此章明

喻大不自示三寶以慈之行初六句

標道大所以不肖次五句示三寶動

其用慈又八句覆釋以慈之利捨慈

之害又四句結歎以慈之德○義曰

太上以慈訓人聖人以謙守位既善

下成不爭之德即道大生不肖之疑

以三寶彰儉遜之功用意宜極衛之

利然後不武不怒用人

得人此章通前後之旨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注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

無所象似我則蒼云

疏肖似也老君曰天下後世之人皆謂我

道虛無廣大似無所象故下文蒼之

義曰天地大也有清濁之形日月大也有

照灼之明道之為大無臭無聲無形無象

故不可得而擬議之所以天下之人皆言

道無所似爾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注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

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細也

夫

疏此答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迥
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賸所知故得稱大若
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為
大矣夫是微細蘊淺之法與俗不殊何足
稱大乎夫者語助也

義曰以大道包容廣無所似故稱為大若
如天地之有形位日月之有光華可稱可
謂可算可度則不得名為大道其為循常
之狀亦已久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注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
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

疏此明所以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
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

此三寶甚可珍貴於汝代人當須保持執
守以修身理國爾

義曰道雖籠羅衆法兼包萬行化周天地
功洽無垠其於太上所寶以教於世者有
三寶焉若保而持之為國則昇平理身則

貞靜故為修身理國之要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注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為天下先故
樂推不取

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
慈也節用後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
和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
如下文

義曰道存愛育以慈為先養人惜費以儉
為次先人後己以讓為終慈以法天澤無
不被也儉以法地大信不欺也讓以法人
恭謙不爭也此三者理國之本立身之基
寶而貴之故曰三寶夫三寶者道之用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者道之體也抱道之體
運道之用理身理國以茲為先矣

夫慈故能勇

注慈仁憫惠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

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
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為行故能
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義曰布仁施惠博愛含生者慈也以慈濟物物無不周以慈立功功無不效以慈理國恩浹華夷以慈潤身善均動植故慈之為利也強暴不能侵威武不能害讒邪不能間諛佞不能誣行之於中而功宣於外斯可謂勇矣言人貪競則不慈豈能果敢於濟物善功不立遂有窮屈之時今聖人既果於行慈必勇於濟度故曰勇也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也。

○ 儉故能廣

注節儉愛費故財用有餘而功施益廣也。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矣。

義曰儉嗇則財豐財豐則惠普普施其惠可謂廣矣人君儉以臨御則朝無雕麗之奢野無箕歛之弊恩惠日以廣德教日以彰固無民饑力匱之患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注慈儉之德謙撝益先推先與人必不狀故能為神器之長。

疏損己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為天下先也以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

義曰聖人大寶者神明之器也言非人力

所能成乃天地之大寶爾主此神器為民

之長必退身讓物謙己先人者人所樂推

必居此位乃為四海兆庶之長也此三寶

者修道理國能行之者即於身為行所言

行者慈儉不敢為天下先是也所言果者

行而獲報則為果勇廣成器長三者所得之果也。

○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注今捨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

傷財捨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

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

疏且苟且也世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

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

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

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

義曰言常俗之夫違聖人之行捨此三寶肆其愚心強勇而不顧其慈奢侈而不崇其儉力爭求勝無讓於人故皆喪身敗國

之資取怨傷生之本謂之死矣不亦然乎夫行慈不已則得勇於濟物之功行儉不已則得廣於利物之惠行讓不已則成厚

德長民之美苟或捨之失道遠矣所以成三果者謂慈則濟物成其功也儉則利物成其惠也讓則先物成其德也詐可輕而捨之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注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疏慈為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勝固也

義曰戰者主客交兵之謂也陳兵於野白刃爭鋒此為戰也若勇於殺獲不務哀傷

勝負之勢固未可保若以慈為先戰則勝矣勝在慈勝豈在於殺人乎閉門堅拒曰守夫守者以慈為先衆心固矣若以溝隍為險城雉為固守之堅勝未可知也故慈之所利不亦廣乎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注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也

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義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謂行慈之人也善以慈惠為本慈以拯救為功故行

慈之人物不能敵以戰則慈者勝以守則慈者固上合天道旁感物心物不能傷是

為天所救衛矣此以三寶垂訓慈儉著救衛之功前彰大道無方後繼為士不武不以強武之理亦猶慈以捍敵而能配天成

功矣

古之善為士者章第六十八

疏前章明惟大不月示三寶以慈之行此章明為士不武標四善配天之極首標四善之行次歎是謂不爭結善可以配天將明古之要道○義曰大聖之德與道法救代發昏擊蒙廣示因修旁明證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

注士事也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

疏士事也武威也明德之君用道為理行

慈儉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

義曰有道之君其理國也先以道化之次以德教之復以文撫之示以淳和兼以仁

育和故不尚於威武也所謂以武為備蓋備豫不虞非專用之事故曰不武言不用

武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善戰者不怒

注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為善故不憑

怒

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蚊蚋致螫驅除而

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善戰不怒

義曰哲后臨人固無兵革設有戈甲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高智善謀有征無戰苟

在勝敵非樂殺人或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憑怒而求殺獲也

善勝敵者不爭

注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

疏善勝在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善勝也今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

義曰既不廣求殺獲又不憑怒陵人服之以慈柔之以德或射戟以和其敵或倒戈

自攻其徒或解圍於吟嘯之間或悛逆於干羽之際斯謂善勝矣

善用人者為之下

注悅以使人人盡其力必先下之是謂善

用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義曰握髮禮賢賢必致用吮癩撫士士必相驅既感衆心必能盡力善用之道其在

茲乎以貴下賤者易屯卦初九盤桓利居

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此謂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

可以進故盤桓也利建侯者息亂以靜守

靜以俟安民在正弘正在謙民思其主之

時初處其首而又下之陽貴而陰賤以貴

下賤宜得其人此喻人君以謙為本以下

為基而得民心也

是謂不爭之德

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

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人

者常謙而為下如是者物竭其能人盡其

用皆由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

義曰禮而下士士得竭其能悅以使人人

得宜其力不憑怒以傷物不矜武以伐功

以慈為先以謙為本不力爭求勝不善已
侮人以此用材人效其命以守以戰則固
而且勝理身理國則壽而求寧所向無前
是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疏夫玄默恭已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
其力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用人
之力也

義曰聖人所教理國修身柔遜則德彰謙
和則人服使人則人盡其力弘化則化洽

無疆故曰用人之力也悅以使民者兌卦

辭曰兌悅也順乎天而應乎人悅以使人

人忘其勞悅以犯難人忘其死此歎美悅

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德也先以悅撫民

然後使之從事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

施悅於人所致如此豈非悅義及人能使

人勸勉矣是則怒而戰者危事也武為已

任者凶德也爭而勝者強梁也虐以使人

者召禍也於身於國何所利哉

是謂配天古之極

注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

義曰惟后配天代天理物必資睿德以致人和且三寶以慈倫為先四善以謙讓為要不伐功於武勇自叶止戈不求勝於戰爭果能合道然繼以為客退尺之義是懼輕敵雁殃兵刃將交則哀者獲勝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疏前章明善
故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輕敵則與亡吾實初一句標宗以故問次六句示行以辨明後四句中或用兵知意哀者必勝○義曰致理之君必慈為本執謙守已以禮下人三寶四善之功及之至共讓王為客之義慎亦審焉既謙而何不能所克全用可無操無執何禍何憂所克全用也
哀為勝斯言頭矣而執知執行知者善希則者為貴此通前後章之旨也

用兵有言

注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也

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誠所稱有言謂下句也

義曰大道以好生惡殺代人以樂戰傷民為君則貪利土疆廢兵絕域為臣則圖懋功賞轉戰窮荒骨棄丘原血塗草莽老君憫其赤子念彼無辜演法垂文以陳至戒是知兵者非威德之器戰者是凶危之機好生之君不得已而方用用而不戒斯暴也哉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為主後應為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戒今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義曰夫安居之世先動者為主後應者為客陳兵於野先動者為客後應者為主斯用兵主客之定分也兵法言之反有先後然客主之道勝負之宜決於善謀不尚武力若殺人而取勝輕敵而立功禍福不預萌存亡安可保故曰將者人之司命也生

死猶轉機得失如反掌可不慎乎老君戒
令守柔使之揣敵不敢先唱以始禍固在
應敵而不爭苟在愛人豈欲求勝以慈以
讓庶必保全者體此而用之必天救而慈
衛矣

不敢進寸而退尺

注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吝無營為則以
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
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於
寸而退於尺也

○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
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今
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
退尺

義曰夫以道為國不恃軍功用德牧人寧
勞武力且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驅彼
蒸人執持凶器深入敵境自擬危亡豈為
理國之務也且貪進必樂殺樂殺則殘人
勇退必懷慈懷慈則體道能體道而退尺
者可謂萬勝萬全矣

是謂行無行

注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
同也

疏夫行師在乎止敵止敵貴乎不爭今為
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義曰應敵出師行八蓋不得已豈果敢於行師
乎以慈守眾以德撫人既不銳於爭鋒復
無心於克敵自然德勝也靈寶經云守道
之士以戒檢心彼來加我志在不報此其
謂歟

○ 攘無臂

注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戰不怒故若無臂
可攘

疏注云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
臂可攘故曰攘無臂

義曰夫士之怒也裂背衝冠奮衣攘臂將
銳於爭戰矣道之為理惡殺尚慈既已不
爭固當無敵設有應敵不得已而出師非
務力爭故若不攘臂矣
仍無敵

注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

疏仍謂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為德是若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

義曰既無仍引非在戰爭有敵不爭固若無敵矣

執無兵

注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故雖執與無兵同

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為主自戢干戈則雖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

義曰法道為君不務兵戰既非獲已應敵帥師兵克在和師出以律無拓土開邊之志無爭鋒欲怨之心行若無行敵若無敵

攘若無臂執若無兵推此四無叶夫三寶則射輒夾脰之矢烏號繫弱之弓魚腸昆吾之刀太阿巨闕之劍吳鈞楚矛蜀弩蓋

勞豈假執持無所用矣五兵者戈矛戈戟戟千言有五等也周禮廬人為廬器凡柶過

道德真經廣聖義 卷四五

三其身不能用也柶柄也戈柶長六尺六寸及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言一丈二尺也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夷長也長二丈四尺平野之兵欲長山林之兵欲短執欲其銳被欲其堅矛戈戟為鈞兵欲無掉刺

兵欲無撓戈爰為擊兵欲上下強弱均用之欲其疾速也兵有鼓角金革牙旗斧鉞甲冑旌節旗旒旒旒弓弩弧矢各有制度

其大約分為五等三制九章之法短兵有力劔七首之異皆所以禦敵制勝也既以

慈制敵以德行師雖執其兵執而不用故若無兵也說文曰拱手執斤曰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將喪吾寶

注為禍之大莫大輕侮敵人輕侮敵人則殆喪吾以慈之寶矣

疏幾近也喪失也寶謂慈也夫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文爭如此則近喪

失吾以慈之寶矣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

諸

義曰用兵之道敵國在前先代其謀次料其敵勇怯既等衆寡復均然猶得天之時假地之利揣理之曲直因人之協和或高壘深溝挫孔明之銳氣焚舟示死雪秦繆之前羞須長星而告終封散尸而歸國若不然者則五千深入永悲於鴈塞龍堆百萬橫行竟怯於風驚鶴唳晉山草木盡變人形昆陽犀象寧為我用則謙慈之實於茲喪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注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

疏抗舉也夫兩國抗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義曰夫雖戎狄侵邊豺狼害國奸凶肆孽妖逆亂常推轂命師整門投律與民除害不得已而征之猶慮強抗則乖仁故哀慈則合道合道者必勝乖仁者必亡此天理之常然詎可誣而蔽也以慈之感無或忽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釋此章明悟理之教示其易知易行之意夫唯下御說不曉下解釋易知之意夫唯下御說不曉之由後歎聖之懷五以易動行之上士爾○義曰既明行意者勝輕敵者以此言易知易行而迷者不知不曉以其不知於至道不能深了於成言者能法者宗而拘信為貴者少也苟能法則於道信為貴者少也懷玉非常徒之可識大道易知也而不知者信為愚夫不知而強知者聖人不取故下章次而明之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

易行

疏老君言我所言者以暢於理暢則言

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

無為故易行也

義曰吾者老君也明此二經老君言教三

寶四善儉讓謙慈皆實易知易行可以理

身理國以無為為本以清靜為基清靜無

為事簡理暢知之甚易行之豈難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

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歎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

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

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

義曰代人惑於圖功輕敵不能儉讓謙慈

既莫知之豈能行也且夫五千垂教雖深

契重玄而導世引凡且事唯簡要無為則

易悟無事則易行而奔無為無事之門趨

執教滯言之路以斯致惑故莫能知勉話

君宗早期了悟此老君所以戒勸也

言有宗事有君

注言者在理得理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為

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為

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

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

言而為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道事

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豈不易知易行耶

義曰了言無言有宗則易知也於事無事有君則易行也滯言執教則不知其宗局守迷事則不知其君在乎捨執弃迷漸悟於道爾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注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迷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惟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義曰無言爲了言之宗歸於至理無事爲道事之主契彼無爲以世人不能知故難知不能行故難行爾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注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也

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

者則可專貴矣

義曰知無言之宗固已少矣能體我無言爲法斯可貴焉然教本無言固言方能辨理教本無事固事方可探玄辯理則言自忘探玄則事自簡言忘事簡可與言道矣

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注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

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襲裘褐者所以蔽下之羸衣也玉者潔潤而可比德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以如愚之狀故云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義曰聖人之於道也隱顯同途出處同跡語默皆契斯須不遺但代人不能窺聖人之間奧爾智周萬行德冠九清御無爲之宗了無忘之旨外晦其用委跡和光內瑩其明鑒窮識遠故河上公注曰內雖昭昭外如愚頑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是披褐懷玉之旨也夫道至明矣而凡愚昧之又莊子曰無門無傍四達皇皇非明也哉

其明鑒窮識遠故河上公注曰內雖昭昭外如愚頑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是披褐懷玉之旨也夫道至明矣而凡愚昧之又莊子曰無門無傍四達皇皇非明也哉

道心惟微何往不達而下士惑之披褐者
 聖人混其外褐者賤衣與衆同也懷玉者
 聖人明其內也玉者石中之美有五德焉
 潤澤而溫人之方也體理自外可以知中
 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
 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佞絜之方
 也玉比德者禮記玉藻篇云古之君子必
 佩玉焉右徵角聲中民與物也左宮羽聲
 主君與事也趨以采者門外之行也行以
 肆夏登堂之樂也周旋中規反行也折旋
 中矩曲行也進則揖之謂小佺也退則揚
 之謂小仰也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
 則聞鑾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
 心無自入也世子君在不佩玉左結佩不
 使鳴也右設佩去之也居則設佩朝則結
 佩朝於君不敢使鳴也齋則靖結佩屈之
 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言王喪事也
 佩玉有銜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比德於
 玉焉喪與災皆謂之故也天子佩白玉而
 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士佩璠玟玉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
 而綦細綬謙不比德示不仕也環取其循
 而無窮也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行九
 易知此章明了心之知虛志為上首
 標速悟有異執迷成病夫唯下結款
 聖人了知是病故不強知○義曰前
 以知道既貴要隱跡藏光此乃強知
 為非要忘知非道聖人強知之病不
 為之故無病馬行人能了此聖心後
 之有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注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
 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強知是行之
 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有不
 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
 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
 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
 有取著之縛所以為行之病此辯迷也
 義曰了知非知是謂真知知而不知是以
 為上不知真知而強知之是以為病聖人

了知皆妄成彼修真於知忘知自息強知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為強知所病

疏衆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

義曰知強知之病而能病之是以不病者無強知之病

○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之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為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真知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遺故云不病

義曰凡代之人識因淺劣未了知真之理乃執強知之非以此循環迷失正智聖智圓備不執強知之知又了真知之理能病

強知之病不惑強知之知以其病病是以

不病如惑者說大道是有執有為是一人

言道為無執無為是執無者則病於有執

有者復病於無聖人知道非有非無兩無

所執能病所執是以不病義亦然矣所以

大辯者訥至知忘知顏子如愚孔光温樹

三緘戒慎其斯謂乎西昇經曰能知無知

道之樞機也

○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疏下勸人虛心靜欲神不欺人後舉
知忘知既顯強知為病又舉威之可
畏不長則大威及之伴其虛心
相神於神相神和善氣味道於古
人神相須貴見皆遺去狀使之為
取知愛以為實然後身於強系
控其剛果以為修真之極爾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注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

於慎微則至大可畏也

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

末積成病累為彼大威人不能慎其細微

則至於大可畏也

義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人之立身以憂畏為本理國而有憂畏四時順焉六氣序焉神明交焉邦國泰焉其無憂畏者神明不交災害為生理身而憂畏官以之理家以之寧疾疢不作而志氣和平其無憂畏者反是則大威至其可逆也

無狹其所居
注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 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栖於心身乃存也

義曰神者身之主心者靈之府嗜欲不入物我都忘是非不汨於胃中則神栖於靈府也西昇經曰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

此使人思謀絕慮少私寡欲又曰身者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則居之躁動神則去之以心能動靜變化故謂之神神能飛行并能移山此則神為靈妙之稱也神力之大不可思而議之

故修三奔行大洞則雲車龍駕出有入無飛昇三清嘯叱水火移山陷地何所不為若用之非道則敗國喪身淪滯六欲飄零苦趣徃反生死善惡吉凶皆由於心矣故心為靈府也

無厭其所生

注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

○ 疏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為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漬神管為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欲故勸云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

義曰身之生也因道稟神而生其形夫神者陰陽之妙也形者陰之體也氣者陽之靈也人身既生假神以運因氣以屈伸神氣全則生神氣亡則死故形為神之宅神為形之主豈可厭而去之耶且所生我身大約有三一曰精二曰神三曰氣受生之始道付之以氣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

三者相合而生其形人當受精養氣存神則能長生若一者散越則錯亂而成疾耗竭而致亡不愛此三者是散而奔之也氣散神往身其死矣得不戒而保之哉此三者能生其身故曰所生也

夫唯不默是以不默

行九

注夫唯人不默神是以神亦不默人也

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默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默人故云是以不默

義曰貸假也資稟也垢惡也夫惟修道之人養神愛氣冥懷虛寂神則常存神不默人人可長久除垢止念者西昇經老君將昇太微戒尹喜之詞也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篇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疏自知者及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

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材能炫耀於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

義曰夫人不炫已能不彰已行故尚書曰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但內照含光周鑒四海固無可畏之事夫理身及此則功名顯而道德充也

自愛不自貴

注自知其身防所畏之事自愛其身無默神之咎

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也

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默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爾

行九

義曰葆和谷神希言養氣絕嗜禁欲抑非損惡此自愛也輕裘肥馬甘食美衣華宇文階崇軒大厦自貴也自愛則神安心泰自貴則奉已害民傷財欲怨故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則

人從樂身則人叛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年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引凡寓

言之爾

義曰自見者不明自貴者不長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寄天下故聖人去之而不取自知者明自愛者寧故曰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言聖人內愛其神外愛其民也。寓言者寄寓立言以教神俗言聖人非有去彼取此之行立理以勸人爾。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七

行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疏前章明述夫威此章明勇敢之為成殺身之谷初探敢與不敢利害之味次明天通謀士之修。義曰前明去見貴之外行取知愛之內修此乃勸勇退以謹身或勇退以傷德用明利害遠復謀示以天網憐之觀修然操以死懼之今要司殺之谷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注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失於謙

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以理身矣

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也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義曰強梁者銳志而前自投禍患謙慎者奉身而退必保安真殺活二途昭然可驗

矣犯上作亂者論語學而篇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言強梁之人干犯已之上者而孝悌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

義曰剛決於心俱謂之勇勇強梁而進則害至勇謙柔而退則利來利來則生害至則死生死起乎心感利害歸乎妄情若能勇退保身謙光約修道之要也雖妄情所起而言凶利害不常故皆云或爾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注兩者敢與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疏孰誰也故猶竟故也勇敢於有為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

能知其意故者乎

義曰天之道惡殺而好生惡惡而好善勇於進則有殃而必殺勇於退則有利而必生自然而然豈知其故此戒人當勇於謙退以保其生也夫王赫斯怒以整其旅此文王之勇以安天下也逸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勇亦以安天下也匹夫勇敢傷於人而喪其身何足貴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為害況於凡人欲為勇敢焉得無害乎

義曰聖人不為勇敢之事此約聖人以戒

代人爾言聖人尚慮有害不為此勇敢強梁之事況於凡俗乎此愛人之心戒之至矣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注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

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
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勇所以有
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
勝

義曰天道任於自然因無勝負四時代謝
不令而行六氣推遷不言而信物不違天
則為善勝也惟善是與者此經第四十三
章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天道平施者
易謙卦云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是
也。

不言而善應

注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
應也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感應故曰
不言而善應也

義曰天無言而四時行地無言而萬物生
得時而與感物而應此自然之理也西昇
經曰為善善氣至為惡惡氣至自然之勢
影響不差也福善禍淫者尚書湯誥曰福

善禍淫言國之政教人之所修有善有惡
善者天福之惡者天禍之天降譴以告之
諄見以警之而不寤者禍乃及之此吉凶
所應人所召也

不召而自來

注天道不乃物使從已物不能違自來順
天爾

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
使從已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
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義曰春秋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
惡召禍為善致福理之常也今言天道不
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言萬物自順於天
也負陰抱陽者此經第五章之詞也
繹然而善謀

注天道玄遠繹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
之故云善謀也

義曰天道運四時垂曆象循環順氣以示
於人曆象不愆其常四時不爽其應寒暑
晦明罔有差忒此寬緩而善謀繹寬大也

緩也謀度也曆數也象法也變星辰差忒也天以運變之數垂文之象顯示於人聖人則天象而立教化故禮經序曰昔在唐堯曆象日月敬授人時是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注天之網羅雖恢恢疎遠刑法實善毫分不失

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分毫也

義曰古人結繩為網為羅以捕飛走之物。網取其籠罩廣大之義也天道以吉凶之應陰陽之數善惡之報以平籠萬物物在其中無所逃隱為善善報之為惡惡報之故謂之天網天道無傷於物是故網羅籠罩掩覆於物乎此約體為喻爾夫天以氣稟之於物物則受氣於天生形於地是則天地為萬物之本物之善惡生死皆受命於天天無網羅機械以制於物但恢恢廣遠無不包容飛行動植風雲氣象陰陽寒

暑晝夜生死皆在包羅之內無所逃失故若網之所籠爾其氣之所應時之所推曆數昭然不差毫末毫者毛之細者也分者數之微者也天網所羅微細無隱矣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為自成殺身之誓此章明有為則輕死必紀司殺之誅首五句陳戒用刑次一句指明司殺後四句舉用刑代殺必有德答曰義曰夫實善以德罰惡以刑猶寒暑以無私譬陰陽之必應此天之道也人君無為即極民知自勤之方有道德身天錫無疆之壽各失素分必享大年存身莫慎於心戒懼於禍不觸附身之網豈懼司殺之殃於國則寬宥用刑求於察獄不施代殺之法必無傷乎之非不行代斷之推必無傷和之怨然後去厚飲有為之事備不乎勇退之規以繼前後章之大旨攝於人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注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為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

誅殺恐懼之手

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死地積習為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為化而教導之奈何更以刑法誅殺而恐懼之

義曰人君雖懸象順天垂法御極在於開物成務用道教人若民侮法亂常冒刑于禁自投于網不慎其身亦當悟之以革慮洗心捨惡從善使其悛省許以自新不當遽用五刑不開三面此恐失於慈恕也

君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注若使代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有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

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為而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為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誰敢即殺所以不殺為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

義曰既以慈恕教人人知其教謹身畏法潔行修生盡祛欲情俱畏於死而或獨有肆懷從欲干法犯罪人君亦當戒以自新使之悔過而開道之若之若迷而不返者亦不遽執而殺之以俟天之司殺此所以

示其善誘也
常有司殺者殺

注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

疏司主也天鑒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

義曰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也至矣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毫

分無失如陽官之考校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司命二星主人之功過年壽骨奪司律二星主人之祿秩衣食司危二星主人之僇佚不正司非二星主人之邪忒多私此四星

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修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勤懷慈恕其獨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之照鑒甚明無有不察天網寬大疎而不漏連天反道何逃其辜孔甚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注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

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若勢得執殺而使殺之是代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

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

義曰設有不善之人必俟天之所殺人君

執而便殺是代天殺之權下矣哀矜上辜

天理若拙夫代大匠斲木所失當如下文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注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

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

天和

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

約惡得不損其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

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

其人而喪天和乎奈何以死懼之斯之謂

也

義曰大匠之巧也運斤成風所斲無失拙

夫代斲材手俱傷亦猶人君執得不善之

人輕肆刑殺雖云用鉞實慮傷和故首文
之意有不畏死者當閉之以善教之以道
豈得以死而懼之乎尚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七

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八

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則民死必起有為
殺之誅此章明厚賦則人貧是生有
為之弊初三段迭明所以為弊夫惟
下歸歎今其責生○義曰致理者何
道德為本任道則無為豈靜用德則
有格和寧素一臺而不為惜十家而
屬念以倫以約俗人阜豐奈何乘缺
無厭誅求莫已勇力耕而腹歎大勤
填而身寒者彼有為使其輕死一五
於此大何痛哉惟能不厚其生各全
其分天和不喪是曰責生示以柔得
堅強併體之
而香勵爾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注天下之所以饑之不足以其君上食用

賦稅之太多故爾

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

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

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饑乏爾

十一

義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

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在其輕賦重

則人貧賦輕則人足人足則國泰人貧則

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

物怨作兵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歛致亡田

氏以厚施成霸較然在目居之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注天下之人所以難化者以其君上之有

為有為則多雜多雜則詐與是以難理

疏蓋爾蒼生資君以理為理之本諒在無

為故我無為而人自化今人所以難理者

由君上之有為有為則政煩而人擾動生

大偽是以難理

義曰君之理人本乎清靜不作無益之事

不興無用之功不矜威武之能不尚淫奢

之巧無為自化恬澹居先則詐偽不生禍

亂不作法作而人去之殷人作誓而民始

叛周人作盟而人始疑今其外施威武有

執運之勞內事淫奢有誅求之苦上有玉

食繁華之賦下有糟糠不足之悲網密令

十一

苛求理難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注天下之人所以輕死者以其遠分求生

太厚之故是以輕死

疏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

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

義曰皇天育人生有定分降年有永有不求必在養之得所任以自然但虛心則道臻室欲則心守泰定然後發乎天光則不求其永自延永矣若厚於奉養力求生或餌金石以毒其中或因鼓怒而傷其氣但營難得之貨或求過分之能本欲希生反之於死是生生之厚也所以栖鳥於火林之上未念其寒養魚於沸鼎之中本哀其冷養之失理及以傷生世愚之情斯可哀矣聖人欲去其厚而適其分則道可得矣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注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過養其分過

則生亡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為者是賢於矜貴其生也

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富之外則惑矣故不厚其生而生全求厚其生而生喪故知夫無

以生為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
義曰稟生有分賦命有常守其分則可以永全失其常必之死地是以聖人垂戒不欲厚以求生賢士知微自可任於天授此所以戒人君違分則國傷人弊守文則物泰時康順道循常斯為當矣可謂賢於貴生明於用道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疏前章明生有為之弊此章明有為則心欲故與和氣之柔初標生死之二後次舉草木之兩對以強大處下戒令必守和柔○義曰前以賢於貴生不為過分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骸以之柔弱人

之死也和氣流散四支以之堅強言此者

示柔弱堅強為生死之戒

義曰人稟沖氣百骸以之和柔百神衛於百關六氣行於六府所貴者存神養氣體道懷柔著生品於南宮削死名於北府廷

生人視其在好乎如其神魄潛飛沖和稍散遠同草木委化泥沙失彼至柔斯為痛矣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

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表而枯

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

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

義曰萬物與人同資於道道以運氣氣以

致和雖有識無情肖形各異生之與死稟

受不殊而道在則能生道去則為死故經

冬之草覆之可以延期天脫之年修之何

妨降永所要服勤於鍊餌宜甘委於幽

泉違道強梁可為之戒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

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

身失性

疏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

強知人為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為柔

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

義曰聖人念彼強梁重為戒訓舉草木生

死之喻為人倫強弱之規強梁為人死之

階所宜授革柔弱為出生之要必務堅持

無曠精修自投死地

是以兵強則不勝

注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為主

故云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矣

義曰夫與師問罪薄伐禦戎先之以三令

五申教之以六殺金版既定前偏後伍仍

資地利人和蓋不獲已而行豈欲矜於勤

戮符堅百萬秦繆三喟疋馬不迴隻輪莫

返此兵強侮敵敗也宜乎

木強則共

注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

上蓋取其柔弱者在強梁者在下也

疏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

上蓋取其柔弱者在強梁者在下也

義曰木以本大居下固其宜然末大於本

固非其稱諺曰尾大不掉國之所戒趙氏以之傾晉田氏以之易齊子之致疑於燕太叔見敗於鄭豈非末大於本臣強於君守理非順也合手曰拱昔秦殺生於殷朝七日大拱秦伯怒於蹇叔墓木拱矣皆木

大合拱之謂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疏結上文木根本强大則枝葉共生其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矣

義曰人以謙讓能制猛毅之夫枝惟纖柔

遂居大本之上所宜克崇謙靜深戒剛強

吞七國之贏秦竟亡七豈統千夫之盜跖

終喪形軀然後止水瑩心清恬養性處不

爭之地居自得之鄉翫景乘風斯可得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疏前章明有為

氣之柔此章明強梁必招損故舉天
道之喻初一句標天以中成次五句
舉喻以明天又八句總合前義是以
下舉聖德以結勸爾○義曰共木垂
而舉以柔是而強非張弓之道也
以慎靜為基不尚高強為勝績
以攻堅之理益明顯成之文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注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疏此法喻雙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其如下文

義曰夫蒼是在上廣覆原缺
七字

虛無之氣指喻斯見可明高下之規蓋以

人道乖真減不足而為事天道惟正損有

餘而表均所以舉下抑高類彼過強撫弱

不居不恃晦智翰賢法喻雙標此其旨矣

天道遠人道邇者子產語禳竈欲攘火之

詞也且天道雖遠而曆象可觀將戒於人

舉天道以為喻蓋欲世人遠仰上玄稽考

天意稟而為戒理在必行爾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之

注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

謙欲令人君法天宇人故示舉下抑高之

道

疏夫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弛張調利高

者抑之下者舉之者為架箭之時準的也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為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來來者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義曰天道玄微也而陰陽自運清濁皎分寒暑晦明靡差於晷度緯候躔次無爽於洪纖大則橐籥萬殊牢籠海嶽細則推遷黍累通貫毫釐誠哉信哉不紊不忒其比喻也以天道惡盈滿張弓之抑高人道好謙和若張弓之舉下欲使人挫減高亢執守謙卑爾夫為弓者必品乎木性審以驛丈合輕重之宜無偏邪之失然後負金鏃矢神膠拂弦中則主皮射無虛發所謂舉下抑高為準也天道君德上下相應故當法天之用如弓之法焉人君所以振滯燭幽興滅繼絕者舉下也曷強禁暴挫銳摧兇者抑高也如此則賞刑允當名器不愆下無偏黨之非上叶太平之化矣周禮弓

人為弓聚幹角筋膠絲漆六材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相角欲青白而豐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彌而磻三色既具戴者為

良則可以冬折幹夏理筋春液角秋合絲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材美工巧為之以時謂之三均均三謂之九和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於是控引有往來之體遲速有安危之名故有危弓安夫安弓危夫焉荆幹燕角材之美也和弓垂夫古之寶也夫之法凡夫人為夫兵夫田夫二前三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水之以辨陰陽夾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刀夾而搖之視其豐殺之節撓之視其鴻殺之稱第夫三分一前二後殺矢七分三前四後前弱則勉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殺則趨奇欲生而搏材美工巧雖疾風亦不之憚矣弓夫之

製選材俟時因工施巧乃能命中況於人乎虧盈益謙者易謙卦云天道虧盈而益謙謂減損盈滿增益謙退亦如日具月虧是抑高舉下之義也又稱物平施亦謙卦之詞言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物之先者亦得其施多之與少皆得其益亦云多者用謙以衰之少者因謙以益之謙之施與皆不失平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注天道平施衰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也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損益注云衰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詞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

反此減不足而奉有餘所以富室既其珍鮮貧者歎其藜藿則違於道矣衰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象地中有山謙君子哀多益寡哀聚也寡少也益與也多者得謙物更衰聚彌益其多寡者用謙物更進益是謂

均平之道亦云衰取也減取多者益於寡者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注誰能以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者

乎獨有道者能也

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同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賜奉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義曰卹賑救也損抑減也賜贍也天道下

濟者易謙卦彖詞也世人所行反於天道減其不足奉彼有餘豈獨害人况乃違道誅缺無已凍餒莫哀老君渙發聖言愍其無告曰孰能減已有餘卹人不足順天育物者惟有道之君子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

注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

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

義曰聖人圓通智慧因物為心猶天地之發生不言其德類陽和之煦妪不恃其恩雖不恃不處而其道愈廣矣稱物平施已

見上解也

功成不處

注推功於物不恃其成者賢能也

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洽

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

功勩爾

義曰舉聖人之德況有道之君皆以法道

為順天平施澤及物而不恃功配天而不

居道德巍巍與天並矣

其不欲見賢

注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不欲令物見其

賢能也

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

者聖人雖威德內充而嘉聲外隱所以不

恃為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

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

義曰大聖之德實合玄功而內照應微外混於物蓋恐德彰則慈愛立慈著則功用存將欲隱功行於己成潛德化於不宰符舉下抑高之旨契正言若反之文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九

行三

唐廣成先生杜元亮述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疏前章明強

示天道之對此章明柔弱則受益故
實水德之能初五句損水之勝功次
四句歎其能行若又五句證釋前數
後一句轉結上文○教曰前明聖人

不恃不處之行此舉水德勝剛勝強
之能守柔弱則德光為強果則屈抑
所以因若以合坤為大立名以不特
為先配聖德乃九叶中問俗牙則
雖正若反則以執身之
理更彰與事之方爾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 疏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

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

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

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

俱損以水攻石則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

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

義曰水之為用其體至柔其性善下萬川

委輸百谷朝宗霏湛露以凌虛貫昭回而

上漢言其大也古今注海而不盈言其細

也堯末稟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於道焉

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穿形兆

處濁受汙隨方任圓此其至柔也故物莫

能傷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極淪藏日月涵

貯乾坤陵谷由之而華遷鯤鵬託之而變

化摧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強也故物

莫能制焉然而強柔相制強者必損亦由

六欲纏性三業繫身結構日增堅固難解

以至柔之道至靜之真銷而解之漸除堅

執久久行之則廓然清淨虛室生白矣此

所謂至柔攻堅莫之能勝也

其無以易之

○ 注以堅攻堅故兩堅俱損以柔制強者則

強損柔全故用攻堅者無以易於水矣

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

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而無守勝之心

乎理國修身亦當如此

義曰不爭處下攻於堅強萬物之中無易

於水沖和之氣湛寂之心攻除嗜欲莫先

於道所以道之於身則却塵除垢於國則

納汙蕩瑕萬有所以歸仁六欲所以銷條

者矣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注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無不知有此道而不能行

疏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為尚無能行其所知者故云莫能行

義曰柔弱之勝剛強人皆知矣雖知其事誰能體柔修性用道修心挫其剛強習其虛寂耶有能體而修者道何遠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注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

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舍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之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之不善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

仁是謂天下王矣

義曰惟水之德上配於道次配於王道以化育無私王以君臨有德夫有德之主用道居尊罪已撝譙責躬引咎罪已即是受國之垢也受國不祥也四方向化六合宅

心可以常奉社稷而為王矣社稷者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者尊祖配天之位也社稷者尊稼穡備樂盛為生民粒食之本也言人以食為天故有國必先社稷故王者社稷主也引萬方之罪者尚書

湯誥云萬方有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是也孤寡不穀已具此經第三十九章解矣

正言者反

注受國之垢為社稷主受國不祥為天下

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者反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却為社稷主受國不祥却為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質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

義曰聞之若反於俗行之則合於道故俗耳所聞是正言若反也靈寶經云修道之士捨富樂弃榮華栖遶山林備受勞頓及其功成證道羽駕雲車享年長久自苦而得其樂也帝王孤寡不較以為其名引罪責躬以化於俗此受其不祥凶惡之事而人樂推故能長主社稷此正言若反斯之謂乎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既前章明赤精德之能此章明法今即生弊必為除怨之跡初明立教和怨未足為善次

是以下明有德執其善不生後天道下明天道無執惟善是與○義曰前以聖人體道法法上善以兼社稷德御配天此則執其善而怨為美乃明惟善是與以表天道無怨至於弄舟與而不乘除甲兵而不用玄界大道此其古字

和大怨必有餘怨

注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云和大怨疏厥初生人身心清淨而今耽染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為也則知與身為怨

之大者其惟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偽人君不能以我無為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奸詐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遂與為怨故云必有餘怨

行十二

五

義曰語之於身則情欲為怨禮記樂記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物至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智誘於外不能反窮天理滅矣物之感人無窮故不可節矣且夫受生之始情欲已興積習既深難於除絕若疑玄守素尚虞試難之侵或混世隨流未達恬愉之趣未能盡道是有餘怨也語之於國則興滅繼絕是曰至公推亡固存亦為巨惠而武庚起禍幾覆周宗是有餘怨也

安可以為善

注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為善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以為善是知善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

爾若能上化清靜無事無為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為善矣

義曰立教繩人欲除積習之弊胡可得哉惟陶以無為率以虛寂飲以淳和之氣混其沖漠之心與道相冥反覆為一者可無餘怨之弊洞合重玄之趣爾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是仁義之門初者是不生之本今人既學仁義已亂其心而求不生其欲將復內明之照不可得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注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以化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也

義曰聖人以立教誘人未能澄其情欲執心虛室可以契彼清玄心契則無為無為則人化不煩設法混合真修固無餘怨之迹矣修心之法執之則滯著忘之則失歸宗在於不執不忘惟精惟一爾心法之中

唯定觀經得其旨矣經曰夫欲修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起於心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心起即須除滅隨動隨滅務令安靜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於此修之務其長久而習者則心有五時身有七

候心五時者第一時心動多靜少第二時心動靜相半第三時心靜多動少第四時心無事時靜事觸還動第五時心與道冥觸亦不動心至於此始得安樂罪垢滅盡無復煩惱此五者於所修之中即為行相

其七候者即為修行所得之果身七候者心得定已覺無諸塵漏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一也宿病善消身心輕爽二也填補天損回年復命三也延數千歲名曰仙人四也鍊形為氣名曰真人五也鍊氣成神名

曰神人六也鍊神合道名曰聖人七也聖人設教本為衆生為其生死輪迴展轉繫縛流浪惡趣永失真常故出我心以滅他心上士若能法聖人之心去住任運不貪物色不著有無能滅動心了契於道既契

道已復忘照心動照俱忘然可謂長生久
視昇玄之道爾夫仙果雖證而有氣象所
拘年運所主自初天證位壽九百萬歲每
進一天即壽加一倍凡二十七倍至無色
界極上秀樂天合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
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此其所以
有年歲之數者在陰陽二氣之內三界遷
變之中其人有形有氣有神三者周備雖
變化不測坐在立亡隱顯自由神通無礙
須待鍊形為氣方出三界之外然無年壽
之數爾其鍊神成氣已為真人鍊氣成神
即為聖人其真人聖人永超數運無復變
遷以億劫為斯須以萬天為指掌道果所
極皆起於鍊心故西昇經云生我者神殺
我者心以其心有人我故形有生死無心

者可階道矣靈寶經云道為無心宗是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

注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
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將立法以通於人為
法之弊故未為善也

既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
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已唯
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為無德爾
義曰執心契則易化立法教則難通執契
為有德之君可至於道立法乃無德之主
未始通玄矣此聖主所解也今竊謂有德
者下古之君也無德者上古之君也有德
之君德既有名以心契理物物雖化善不
能得道玄古之君德大無名化民於道朝
徹而後能見獨無思無為玄契大道故能
臻於定觀忘心之要證超真入聖之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故無為不可
立法而生事

既雖天道平施與善不欺司契清靜者天
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
殃則孽不可逃豈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者乎

義曰司契之道由中以明故清靜而易化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十

行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此乃重死化醇積素為本將復結純
之理自無兵象之與甘介美衣和全
其分安居樂俗無喪其和雖云雖大
相聞宜尚往來為禮美信雙達如博
亦忘無事無勞河
達聖人之通爾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注什伍也伯長也此明君舍淳和什伍伯

長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為什伍伯長

者亦無所用之矣

既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

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

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

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樸之風著

適使有出人材器堪為什伍之伯長以統

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

義曰國小則易理民寡則易寧雖設官司

亦無宰執君臣循分外無貪益之求人庶

立法之本自外而制故凋弊而難通立法

方為弊源去善彌遠司契潛詣道要乃善

之宗降福降殃可以明矣降殃者尚書伊

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矣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篇云天之於民

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祐之民心於上

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所謂撫我則

后虐我則雉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九

懷淳俱臻易簡之道若大國能徇斯法自然天下無為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注少私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

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樸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也

義曰易理之境易寧之民懷淳素之風各全其性命無貪求之志肯慕於播遷乎所謂安其居樂其俗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斯大道云至矣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疏舟輿之設本以水通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

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義曰剡木為舟以濟於水斲輪為輿以通於陸蓋適遠之所用也國小地狹既無乘泛之勞遂性端居豈有盤遊之事固無所乘之矣山無蹊隧者蹊徑也隧穴道也莊

子馬蹄篇曰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而窺惡乎知君子小人哉是謂素樸之代矣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禦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甲兵韜戢而無所陳也

義曰君既無為臣惟樸素內無離叛外絕寇讎雖有甲兵復何陳用行人心通玄默道合正真嗜好不惑於心繁華不亂於目雖有科戒詎假研尋斯固洞達生知不在修而後得亦猶民化淳和無煩武備爾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注舟輿所以利遠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所陳及樸還淳歸復三皇結繩之用矣

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

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偽
今將使民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人
復結繩而用之

義曰以道德之主牧淳素之人無水陸遷
徙之勞無甲兵攻取之事則結繩之理猶
謂其煩繫離之文具如䟽解夫上古未有
書契先於結繩書契既興結繩遂息今使
有為之代多事之民懷道食和却歸淳素
故云復結繩爾

○甘其食

注不貪滋味故所食皆甘

美其服

注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

䟽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
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雖
玉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

義曰充身適口不尚珍華也尚書天子王
公皆有玉食夫錦者五彩相鮮女工精巧
服之則過當製之則勞人况衣在蔽形所
以禦寒燠也食則充口所以濟飢乏也温

飽既適凍餒不侵足以安其身而樂其性
何在綺麗珍羞乎

安其居

注不餘棟宇故所居則安

樂其俗

注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䟽無欲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
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煩焉得復
樂其俗爾

義曰普洽淳和故安其居而樂其俗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注言其近也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注無求之至也

䟽列國相望雞犬相聞蓋言其近也人至
老死不相往來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
爾

義曰君無境上之會民無身外之求雖接
風煙何煩來往在身則各安其分外絕貪
求於國則各暢其生民無勞役樂道順性

道之至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通得意之此故寄信之美以彰言教之
不積以教忘遺有知博以多示法性結
不事以明聖人將今學者造精微於
言象之中道筌蹄於性命之外悟教
而能忘教何必杜口於此耶因言以
明無言自可了心於下爾○義曰
此章首目結二經之終始也自可道
可名之始地其不害不爭之終始也
華配天法地可忘知博有美信辯善之
兼忘之括混融忘道之域矣象妙之
門者上經第一一章得象而忘言也
象云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也
淨者易聲云得忘而忘蹄得象而忘
筌也其具經中已解若徒耽耶社口
自昧於真宗靈山佛性竟迷於正見
聖者則百關和而六觀其邪師王之
率上律而九有清弄代宗師百王之
棄若矣柱下若老君當周武王之時
居於生位式王為柱下史即今之御
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也

疏信言者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明所演言教化導眾生實為精信故與俗

相違代人以為不美

義曰大聖垂訓以暢道為先無華詞可悅於人無曲說可誣於眾真理直致質而不文故代俗所窺以為不美然而循理屬念依經宅心不唯霸國和民抑乃長生輕舉

可謂精信矣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也

○

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

義曰代間教旨以華藻為先無至理可依無玄譚可採但以綺美為富瞻煩博為奇能俗耳所樂聞常情所甘愛不可行化於世但可娛適於情故美而不信也

善者不辯

注善者在行無辯說也

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

義曰知道能行不勞言辯故經曰知者不言是也夫辯者理闕而詞煩虛多而實寡但可誇誕於俗不能徑了於玄故善言於道者臻乎無言非假辯說西昇經曰道在勤行不在能言是也

辯者不善

注空滯辯說故不善也

疏但能辯說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滯既多故爲不善

義曰夫懸河縱辯夫輟與詞其於言也亦

以富矣但夫滯言則迷於了悟執理則嘗

於真修詞多惑人故非善矣經曰言者不

知是也能辯而不能行者西昇經云言出

飛龍前行在跛驚後是也

知者不博

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

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者

義曰道在乎知不在乎博知而行之者至

道不煩一言了悟悟而勤久而彌堅則

得道矣知而求博博而不修言之於前行

之不逮則失道矣博溺心者莊子繕性篇云古者淳樸既散德又下衰唐虞之世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能以反其性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此疾其捨無爲循有

作也所以鍾鼓作荒淫之具玉帛爲傾奪

之資亂生於此矣人君理國若能去瑠瑤

息奢淫削繁文薄禮樂化以真素無事無

爲豈患其溺心之博也

博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博多聞也

疏夫多聞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

盡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

義曰道之要者在乎得言而忘言知道而

行道行之既得教亦俱忘守一則不煩無

爲則不亂故博於言教者去道遠矣豈能

得玄妙之道哉

聖人不積

注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疏積滯聚也聖人達妙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遺則於彼言教一無積滯故云

聖人不積爾

行十三

義曰聖人無為無為之為亦遺聖人忘教滯言之教俱忘了達希微宗尚虛漠故不積滯於俗教矣修真之士亦當悟此忘言了茲妙道也

既已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此明法性無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淨法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

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眾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有愈多注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

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敦學半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

義曰聖人清靜理性光明慧心外無所因內無所滯和之愈響如鍾在懸矣夫天地

行十三

之生化不窮而天地之用未嘗倦矣日月之照灼而不息而日月之明未嘗竭矣江海之注不極而江海之流未嘗耗矣薪火之傳不絕而薪火之力未嘗盡矣亦猶聖人之慧解浩蕩而無涯隨悟立言隨方設教因機誘導稱彼物情物情高下俱得法味而言教塞於天下而理性慧解愈有愈多矣惟敦學半者尚書說命下篇云敷教也教然後知所因是學之半也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其惟學乎

天之道利而不害

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也
義曰舉天道以喻聖人之道利於萬物物遂其生而無所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注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為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

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為而與物不爭者為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

義曰天授聖人之道以利於萬物聖人體道應天以濟於群生澤愈廣而志愈謙化愈彰而功愈晦故利物而不害應物而不爭且夫上下二經論道叙德首明可道常道為設教之宗源次標有德無德迷因時之澆樸此陳愈多愈有表聖澤之無窮信可以垂表萬天程式千古革瀆敗而復樸滌邪弊而歸真貫天地而燭幽明斯二經之大旨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十

據民國涵芬樓影印明正統
道藏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二二毫米寬二一八毫米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宋〕陳景元撰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

欽一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老子

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于李氏降生于商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胎託娠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常道遙李樹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

無果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或云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額聃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頰有三五連理日角月淵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踏二牛手握十文蓋

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為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為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久之見周衰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

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牽車徐甲為御遂去周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陽公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或今西升經是又莊列所引之句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喜姿形長美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

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為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有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當過京邑乃戒嚴

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至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關喜擊蹠曲拳邀迎就舍中櫛盥漱齋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

夫流沙異域曠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

樓居清齋屏絕重鍊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
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
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去家超然高蹈
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爲文始
先生俱遊乎流沙之域或曰昭王時出關化
導西胡至幽王時却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嚴
事老子而問禮焉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
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
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
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
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
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
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
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
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
子其猶龍邪是時天下聞王道衰故再出關
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老子受
學於容成問道於常捩皆古之隱君子也老
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爲將軍封於段干宗之
子注注之子宫官之遠孫假假仕於漢孝文

帝假之子解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之
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自
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論
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
見其久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老者尊稱
也子者通號也人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稟
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
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
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
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狀固教戒役使
鬼魅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極者
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士直聖人之餘
事也老子恬淡無爲專以長生爲務故在周
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和光同塵內實自然
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無爲故善書稱微妙
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且老子
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于玉京莊子之鼓盆
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爲道之宗師者使後世
之人信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
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歷代尊崇廟

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詔贈老子為玄
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詔贈尹氏為先天太
后故為有唐聖祖焉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
篇今日曰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父書之後
標題云耳夫道者杳然難言有物混成強名
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又道路也況
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道者
德之欽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符於心外
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
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
也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經
可法之義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德上
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
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之也
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顯德
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
有用有為故在生化之後道衰而有德德衰
而有五常是明道德為衆行之先五常之本
故道德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
生育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

道以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天數奇故上經
三十有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有四章此
皆起自先賢且仍舊貫此經以重淵為宗自
然為體道德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
則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
則塞其兌閉其門谷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
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淵之又淵衆妙之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
遊其廊廡者皆自以謂升堂觀奧及其研精
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
惚杳冥在達者之自悟耳

老子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著書所以傳道
其垂教所以救時救時之弊不同故迹之出
亦異其迹既異故立言有不同使後世之士
於此異觀而以孔老為殊訓也苟通其道而
不窒以時會其心而不拘以迹得其意而不
泥以言則諸聖之書相為終始固未嘗少戾
也自三代之季聖王不作天下溺於文勝之

弊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道降德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老聃氏生於周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故其去藏室而隱也關令尹喜請著書遂作八十一章以暢道德之旨其辭簡其理遠以深為根以約為紀以本為精以末為粗必欲使斯民復結繩之朴而後已其所以扶教救時可謂切至矣不幸後世不見天地之全功聖人之大體儒者若馬遷氏至謂學儒者黜老學老黜儒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楊雄氏曰絕滅禮樂吾無取焉韓愈氏曰坐井觀天其見者小也三君子者一何不知聖人之甚歟蓋道猶歲也聖人時也夏以生出為功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蕃鮮一則使之凋悴而反本相因而歲功成焉且自伏羲始造法迄于堯舜三代禮樂制作炳然大備則夏之時也當老子之時禮文過度若不斂浮華而歸道德聖功何由而成哉其言失道而後德至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謂天下莫尊於道德而莫卑於禮苟自禮反之於仁

義仁義復歸於道德其於治天下有不足為矣所以黜仁義禮智而皆以道德著書詔天下後世其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太易之初渾淪而已無形體之可見無氣質之可名逮乎易變而為一始有數矣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乃復歸而為一即其所生而歸之也如此變化往復何有窮盡故老子著書九九篇以明陰陽消息禍福倚伏天道往來人事終始無不備焉孔子與老氏同時皆著書以垂不朽孔子曰我學不厭老氏則絕學孔子曰必也聖乎老氏則絕聖孔子貴仁義老氏棄仁義孔子舉賢才老氏不尚賢孔子曰智者不惑老氏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其立言大率相反是豈故相乖背耶蓋孔子立道之常以經世變老子明道之本以救時弊其勢不得不然也絕學則使已任其性命之情而造坐忘日損之妙絕聖則使人安其性命之情而無驚愚明污之志棄仁義則無蹙蹙踈跂之私使天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同歸於孝慈不尚賢則無儒墨畢起之

爭使天下無夸跋相軋之心以智治國國之
賊言澆偽多而智愈困孰若政閔閔而民淳
淳哉其所以立言不同者以此及莊周之書
寓言十九發明玄旨多假孔老相為問答而
傳亦載其問禮之事使其道異耶何為有竊
比老彭及猶龍之語是必有名異而實同者
後世束教之士以迹觀聖人相去益遠矣老
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
行萬世之後一遇聖賢既以其所知行之而
成清靜之治又以其所言發之而為博大之
書使四海還淳道德不廢抑何幸歟抑何幸
歟文康公葛邲以仲述

碧虛子陳君景元師事天白山鴻濛子張無
夢得老氏心印有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據
諸家注疏之精華而參以師傅之秘文義該
贍道物兼明發揮清靜之宗丕贊聖神之化
熙寧中召對便殿因進所著曆春殊渥宣附
道藏鎮諸名山四海學徒典刑是賴仲庚西
蜀末褐訪道東南課習是經垂髮逮白義海
重玄望洋竊歎幸窺纂微之要若披雲霧而

觀日月也第以世無善本流行未博故就藏
帙詳加校正纂化善士命工刊梓以傳不朽
上答玄元道祖立言開教之恩次酬父師生
成訓迪之賜普祈同志潛心玩繹因言會道
俱證無為益衍真風保安國祚庶表林下野
人報本之萬一云皇宋寶祐戊午上元日瞻
山靈應觀開山管轄住持觀事巨揚仲庚拜
手謹書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碧 虛 子 陳 景元 蒸

道經上篇明道以常道為宗常道者虛心以待物者也

道可道非常道

夫道者杳然難言非心口所能辯故心因

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自悟

爾謂之無為自然今標道者已是強名便

屬可道既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

曰救典何異糟粕嘗試舉揚且從訓釋曰

道通也萬物得之無所不通亦曰道蹈也

取道路以為稱說文曰一達謂之道先賢

今人體而行之故曰道也至于仁義禮智

信皆道之用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

非常道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諸物

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

化含光藏暉無為而無不為默通其慧耳

嚴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

今之行者晝不操燭為日明也日明者不

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

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

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

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靈發

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

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體也名者用也用因體生名自道出

既標其名即可稱用稱用既立故曰可名

可名既著即非常名常名者謂應用無方

支離其德也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

而非素真也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

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真守常名

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指道而言也萬化未作無以強名

及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機將離則一物之

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朕與神

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為天

地始此體道者也

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也天施地化茂養萬

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
母夫大道杳冥豈繫乎有名無名哉聖人
約用立教以明本迹同異爾凡日新之道
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為無名成萬物
者為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為化也
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為萬物
母此用道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欲者邊境生心妙者要又微之極也微邊
隔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又歸也夫虛無
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

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微謂存
思也嘗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
之應用也道本無物物感道生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士知微知章
觀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
妙中士因循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用故
有萬不同真理難測但現其邊微耳又解
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復性
命之極不為外物所誘則志意虛澹可以

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
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忘如駒犢者無
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有欲之人貪迷
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微造而
不返喪失真原先賢或以謂無欲者體道
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有
欲者從本起用施于可道立教應物成濟
衆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前以約身為說
後以化民為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
也俱蘊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
善惡都泯故云同也
出而異名

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
心而五常之用殊別賢愚有隔有變萬端
壽夭存亡其名各異也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玄者深妙也冥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
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

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玄之又玄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而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玄德也

衆妙之門
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

房四達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為妙本舉教言則衆真辯妙而出群聖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

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

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後有妙道然

焉生萬物者其唯妙道乎用通者其唯聖人乎聖人之道日新其變應用無方故曰常也出處有迹欲異而為故曰可也可知道必名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

美善生於妄情以情之所好為美情之所惡為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為善已之所非為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

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為美蓋未盡善

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是矣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矯其治迹竊而侮之斯為惡矣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疎始於仲春蒼來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

物愁悲謂其盛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

爾況於人乎斯戒其矜夸美善者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音聲之和和前後之相隨

此六事因矜美善動入有為有為既彰偏

執斯起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

無為而玄德不去夫有無之性本不相生

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

無之相生也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

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

必難於治。埴彼此相易則難，就各守其工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本不相形。見鶴而知鳧脰之短，觀鳧而識鶴脰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適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自鳴，自己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和。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何先何後？遷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無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無無難無以知，易無易無以知，難無長無以知，短無短無以知，長無山無以知，谷無谷無。

以知山無音，無以知聲，無聲無以知音，無先無以知後，無後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為為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上古無為之君，不以羨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無為者非拱默閑堂也，謂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也行不言之教者，以身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之謂也。

萬物作而不辭

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舍舖而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飲無為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群品營為。

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
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
全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

名忘已也不居者不以位為己有故民莫

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

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

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

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

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

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

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此功成

不居之謂也知則善居互生高下之傾不
無由隱也長短彰則爭尚

賢德故次之以不尚賢

不尚賢使民不爭

夫人君之謙下雖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

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

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

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

依違大臣回佞雖尚賢求士外忠內僻情

妻言和之才至至則姦偽生而交爭起君

平曰盛德者為主微劣者為臣賢者不萬

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也

又曰譬如使騫馬驂駟並馳於夷道鴻鵠

鷓鴣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此乃

自然非由尚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

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

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曰驪龍

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

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荀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也鴻烈解曰引神農之法曰文

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

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

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

貨矣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可欲者謂外物感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日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染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人君能守乎真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君平曰世不高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為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為盜世絕三五則民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今尹子佩請飲楚莊王王許之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疆臺疆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傳奕音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作使心不亂亦通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于家國也虛其心者謂無邪思也不役心逐暗泊然內寂嗜欲頓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

實其腹

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憺怕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

弱其志

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舉心行事當守謙靜柔弱則道全矣

強其骨

骨者體之幹夫淳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強亦自然之理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聖人所以常修身虛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恍然自化也語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民雖有貴高之知飾偽之迹者然已被其

清靜之風淳朴之化而自灰心槁體不敢與動有為之欲心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為無為猶言行無為之道也無為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

所為皆無為也物物無為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溥風大行誰云不治尚已則民從而爭盜縱此欲心則亂生乎彼唯聖人治之以虛冲故次之以道冲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盈古本作滿冲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

又常也言道以冲虛為用夫和氣冲虛故為通用王者得冲虛之用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冲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得冲虛之用而不盈滿

也君平曰為冲者不冲為和者不和為冲和乃得冲和冲以虛為宅和者無為家能虛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真得大道冲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詞也明此冲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為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抑止也又折其鋒曰挫銳鋒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言銛利進趨功名之人當念道冲虛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

或憤恚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澄清以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曰結恨也謂陰賊瞋恚忿恨牢結若存道冲和乃渙然冰釋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虛極之道以冲和為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和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與塵而不異應物則混於光塵歸根則湛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為昭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

和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

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

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

帝之先矣用道虛沖則淵兮不滿和光同

先乎天地故
次之以天地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芻草也謂束芻為狗古人用以祭祀除穢

不祥用已而棄之言當用之時不甚愛及

乎棄之亦不為情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

神明無用於芻狗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

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

而天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

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

萬物之報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

百姓之報蓋天地之自然也君平曰天高

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

怕然無為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

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恩

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為也此所謂天地

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

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

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

擾心滑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徨徨顯顯

仁生事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為也此所謂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者籥也謂以橐鼓風而吹火也籥者笛

也言大地之間虛空無為生物無私以喻

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之懷

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含聲吹之而調音

律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

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君平曰天地釋虛

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

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并

思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為術也

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制

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贖由川竭而益之

以涸也又曰蟣蟲動於毛髮則寐為之不

安蚊蠱著於皮膚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
外傷蜂蟻之毒則中心為之慘痛末害於
耳目而百節為之不用此言愛利存于胃
中豈得無屈撓純和耗盡血氣乎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
徧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
橐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
在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及書而
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
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
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
其書而舞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運

私中含虛而不屈者由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夫大人以太虛為空谷以造化為至神空
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
既甚深冥又能母養故曰玄牝或谷喻天
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為喻不
其小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

任神真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
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故曰
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
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人能清靜虛空以
養其神不為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
死也若觸情耽滯為諸境所亂使形殘神
去何道之可存哉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夫太虛造化萬類由之以出入既有出入
之名故謂之門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
逃其有形有形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為其
根本故曰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
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
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
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魄者
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
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為
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
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根者元

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二十三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雖靜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

○ 絲絲若存用之不勤

絲絲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絲絲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鍊形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宣暢而不勤勞此方可與天地同根衆妙共門也太虛其谷造化其神此養萬物結絲不死故次之以天長地久天長地久標也天以氣象廣覆古今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永固故言久也結喻

成義在乎下文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沖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垂誠也

○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聖人無爲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爲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二十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能久以其長久故如能成其私

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不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河上公嚴君平本作以其無私王弼古本作不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互有其義

○
 讀上善者詳之聖人後身外身能公於已而私於人善柔順而利物故次之以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卷一

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上善若水

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志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

○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墜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令物潔白獨納污辱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

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遐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為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無一之一水一者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

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矣

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道體虛無而水數一道又不盈而善持故唯至人用之則幾於次之以持而盈之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

盈滿也已止也夫執持盈滿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休止此垂誠也嚴君平作殖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
欲心而貪趨富貴殊不知揣度妄情思治
憍恣禍患之來不可長保君平曰富貴之
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
電之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
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
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
能與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
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高
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
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
矣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
白公之畜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
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
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室
徒爲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置揭篋擔囊
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

身雖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
之嚴君平王弼本作金玉滿室
富貴而憍自遺其咎

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
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與
而何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
若水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
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
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爲利失之以
爲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
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
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聲曰
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
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
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
不能長守貴而憍則得其禍富而憍則益
其過憍生乎心咎自於已豈可怨天尤人
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結義也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

休退者何人哉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外物盈滿理必傷生若抱一而無咎故次其其銳心於富貴不

戴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次二

三

道家以陽神曰魂樂生陰鬼曰魄魄好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不定貌故謂魂為營也舊說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魂為陽精魄為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感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人欲抱一之術當令心無散離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

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若能如嬰兒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人欲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能自省已躬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舊說曰治國者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也今解曰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

繁細當能清靜無為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生死

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其唯大人乎大人量包宇宙氣

含陰陽所為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胃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開則為素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為變動所傾故永亨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

言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絲絲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無為也今解曰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靜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塞聰蔽明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今解曰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常守無知即是明白四達之原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知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為聖人何恃乎哉物自長養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玄德也王弼曰玄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

專氣致嬰兒之和則物歸如輪之接鼓故次之三十輻共一轂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與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輻地運轉無窮是故車以象月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為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為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獻遠男男女負戴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為推轂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斲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費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為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感受諸物之用也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清不分故智者埏土為器以熟酸鹹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群生剝胎殺穀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為孟盤樸散為器一至於斯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謂之牖門戶窻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蠶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為作居室上棟下宇窻窻候望堅固開闔疾利蜂蟻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為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為治後世以為亂者此乃

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爾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者
之以為利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為用用在
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空
用而成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
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藉無以為用
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形而上者曰
道道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
形而下者曰器器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
無以成其用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
不能顯功亦如穀中有福器中有物室中
有人成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若夫
治身則神為存生之利虛為致神之用故
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乎有而致用
在乎無無者虛靜之謂有者神明之謂也
神明則妙有虛靜則至無妙有之利在手
存生至無之用在乎致神存生致神之利
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車器之設用無而
利有用無是空利
有是色故以
之以五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

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黼黻文章別
尊卑之節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為錦
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
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本
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
則五音之用也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
悅耳耽管不已蕩性塞聰不能冥聽無聲
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
和鹽梅調適養人倫之損斯則五味之用
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羨口饕餮無
厭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非爽而
何爽亡也差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
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
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
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田不以時則
謂之暴天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若不

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
崖踰險心神發亂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金銀珠玉難得之貨人若貪取無厭采求
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君平曰
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
和而天下啗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
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
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斬舌之
錢田獵狂惑之帥利遠方之貨天下之所
以達也貴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
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
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閭危亡之室也求
之以自賊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
下訓兆民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謂有道之君也有道之君任聲色之
外馳養浩然之內景腹者受物養實其腹
則不逐物故內全而神王是以聖人法之
而爲腹也目者著色役亂其目則逐物移

故外盲而精喪是以聖人戒之而不爲目
也去彼取此者令人去目之逐物取腹之
內全也耽悅聲色則毀辱及之不貴難得
之貨而寵榮可待故次之以寵辱
寵辱若驚

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者謂貧賤刑
罰諸凶也達道之士以形骸爲逆旅生死
如贅癩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外
物之寄託耳豈有寵辱係懷而驚惶哉此
言寵辱若驚謂中人耳中智之士處安而
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世俗趨末則
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故曰寵辱若驚

貴大患若身

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
身之屬也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况
尊愛他物乎今世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
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與物皆是大患
之本不足貴也

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

開元御本作寵爲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
恃寵而悞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爲辱

本故曰寵為下河上公本作寵為上辱為下於經義完全理無迂闊下文解之其義詳矣皇甫謐本亦作寵為上辱為下言以得為上以失為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結義也夫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懾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譬如糾纏得其寵榮必有倖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列子曰趙襄子使使攻翟取二邑而有憂色謂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此得之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何謂者再問答張本以起後義也吾者汎舉自稱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身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全生之具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故大患隨之是由封執塵累矜其有身也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為身忘其心不以

心為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齊物論子綦謂顏偃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夫遺照坐忘尚諸患莫侵況體合自然者乎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為滅壞空寂者失老子之宗旨矣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自無身而上汎論士民驚執寵辱致其大患也自貴愛而下專說王者未能兼忘天下故有寄託之名耳然寄託之說實非上德之君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者則可復太古之風矣陸希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為天下之正

居域中之大乎唯能貴用其身以為天下愛用其身以為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是則得失不在已憂患不在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為

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開元御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御注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

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

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王弼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弼注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如此乃

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王經今取莊子在宥篇所引為定王弼本次之注解輔嗣希聲為優疑開元御本校勘時以別本增損有失古意遺者順道無形故次之以視

視之不見名曰夷之不

夷古本作幾幾者幽無象也易曰幾者動之微雖有此義今存而不論

聽之不聞名曰希希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道之難狀難說也如是聖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耳且道非色不可以目視而見故於無色之中能色衆色因而詔之曰夷夷者平也謂漠然平夷無涯淡貌在色而無

色也道非聲不可以耳聽而聞故於無聲之中能聲衆聲因而詔之曰希希者疏也如物之希疏無擊觸之聲在聲而無聲也道非形不可以手持而得故於無形之中能形衆形因而詔之曰微微者妙也微妙

無質礙在形而無形也唯至人以神視可見無色之色而出於衆色以氣聽可聞無聲之聲而出於衆聲以心察可得無形之形而出於衆形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應用強名豈可以為實有而得致詰責問

哉故當混合而冥為至一耳君平曰夫鴻之未成剖其卵而視之非鴻也然其形聲首尾皆已具存此是無鴻之鴻也而況乎未有鴻卵之時而造化為之者哉由此觀之太極之原天地之先素有形聲端緒而不可見聞亦明矣不以視視者能見之不以聽聽者能聞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不以言言者能辯之是故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實其循持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上不繳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不能出其定方唯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而不為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為高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繳沈然沒於九地之外而不為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為深使其學者在下與瓦甃同寂而其明不昧而繩繩

運動無窮無絕生育萬物而道不獨生物自生爾變化萬物而道不屬化物自化爾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而不可指名於道也既而尋本究原歸於杳冥復於沈默斯乃道之運用生化之妙數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接連不絕之貌又無際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夫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之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有無不定是謂惚恍惚無也言無而非無恍有也言有而非有故曰惚恍爾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夫道先乎天地長於上古湛然何來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而又終古不息後乎億劫寂爾常存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使人廓其靈臺而法其道體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
即視不見聽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
治世者執持上古無為自然之道御御即
今有為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
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視聽莫詰恍惚無狀能執持古道以御今
之有為者其唯士乎故次之以古之善
者為士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上

○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卷三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國而為士

者其德用淵微神明遠妙智照冥精誠

通達是以體貌深厚孰能知識者哉故道

大似乎不肖列子居鄭而人莫識此乃古

之善為士者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有道之士德量深遠難可知識恐後世無

以為師法故強為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

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弗逆萬

物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然而舉事退藏輒

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有如寒江之

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而疑難恐沈於不

測之淵也

猶若畏四鄰

有道之士常履虛無而不敢有為故出處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司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竊知此戒之深也

儼若客

有道之士儼然端謹心無散亂如賓對主人曷敢造次言無事無為也如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舍光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比可謂能儼若客也

渙若水將釋

有道之士外雖矜莊內心閑放其智智如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

敦兮其若樸

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言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質素未分語默恬和無文飾也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言有道之士德淳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

之去來如空谷之應答而常虛也

渾兮其若濁

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言有道之士內心清靜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曷分別乎妍醜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

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

言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靜之

則徐復其清矣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言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

之則徐全其生矣舊說云至人外示混濁

不異凡流內本澄清同乎道體徐徐而登

假于清真也復為學人恐安此徐清之道

久而不遷住於諸境故勉之令動別求勝

法逮及徐徐漸生不住諸相以至生生不

絕也一本作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孰能

安以動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

自牧安其虛靜夫唯不盈者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雖有新成之功而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善士師古
致虛極 致虛極
致虛極 致虛極
致虛極 致虛極

致虛極守靜篤

致得也言人能心無愛欲得沖虛之道參杳冥之極復能常守清靜則德化淳厚矣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升經曰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也。自歸之嚴君平曰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所載志無所彰無為如塞不憂如狂抱真履素捐棄聰明不知為首空虛為常則神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

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便生者不以役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內流而外不化覆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捨屈伸正得中道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人生而靜天之性今言致虛極守靜篤者使人修之復於妙本也非止於人蓋萬物之並動作者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生於和氣而應於變化及觀其復也盡反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形真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君平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飛鳥復集故能高翔走獸復止故能遠騰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暫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

芸芸茂盛貌謂草木植物之類也或作云云動作貌衆多貌謂飛走動物之類也以義推之動植雖殊咸歸其根虛者沖漠之謂靜者寂怕之謂沖漠寂怕者乃動植之根本也且無者有之本靜者躁之君動之極也必歸乎靜有之窮也必復乎無草木之根重靜處下則長生花葉輕動居上則凋落物尚如斯何況人乎故聖人舉喻使民息愛欲之心歸乎虛靜之本則可以復其性命之原矣性命之原即杳然冥然視不見而聽不聞者也此唯明哲之自悟爾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虛靜寂寞而應變不遷是得常道而復命者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常道之難如此知猶悟也悟常道者神變無方性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不知萬物之為我我之為萬物故能蹈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此神合常道者也其

次則毓質不衰顏如處子住世千載獸而上仙此形同常道者也其次則語默有法出處合時動與陽同波光而不暉靜與陰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無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體為宗則用常道為

上矣故曰知常曰明或作日明者言日益明達此有漸之說也既悟常道當如上說或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為妖長生為誕虛極靜篤為空濶歸根復命為滅亡不知強知不識強識舉心偽妄動作皆凶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夫知常道者應用萬物善救無素而無所不包容也包容動植於已無私則襟懷蕩

然而至公矣至公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無不歸往者矣王往也人既歸往天將祐之理同自然於物無逆是曰真人而能出有入無冥乎大通久與道合莫知窮極則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世患莫侵有何

危殆致虛守靜歸根復命是知常知常

太上知有之

太上者謂太古之上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為其治無迹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此太上之世也

其次親之譽之

上德既衰仁義章顯故天下被其仁者親而附之懷其義者譽而舉之莊子曰及至聖人覺覺為仁踧踖為義而天下始疑矣疑則親譽生焉又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堯聞其賢舉之登庸因而禪位此親之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仁義失而刑法立刑法立則禁令嚴禁令

嚴而民畏之夫禁令雖嚴而權詐為事者民從其化而為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深者也鴻烈解曰太上仁化謂太上下知有之也其次使不得為非謂親之譽之也其次賞賢而罰暴謂畏之侮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心有孚之謂誠言可復之謂信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肆與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應之夫上之化下也如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王弼曰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弊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矣

猶其貴言

自親而下已喪太上無為之化不能復淳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為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者乎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夫有道之君垂拱無為故功業成而不有

愴默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民皆淳朴無所妄為謂我自然而然也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舊說信不足有不信覆釋畏之侮之猶其貴言覆釋親之譽之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覆釋太上下知有之類

乎膠柱調絃此三今不從焉太上無為至德不類及其仁愛親之

次之以大道廢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即太古無為之道廢猶隱也又陵替不行也人心不淳則大道隱廢至德不行

也然後仁愛漸生義利浸長故樸散以為器斯則大道廢有仁義也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此喻大道之世也及其兼愛為仁裁非為義故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論大道廢有仁義也

智慧出有大偽

夫敦慤隱廢則智慧出智慧出則大偽生理勢然也莊子曰馬之真性斲草飲水翹

足而陸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智已此矣及至伯樂治之前有檝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衡厄齊之以月題馬乃介倪闔扼鷲曼詭術竊轡之智生矣夫太古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舖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飭天下之形縣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智詐漸毒頡滑墜白解垢同異之辯生矣此所謂智慧出有大偽也

六親不和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至仁忘親也忘親者撫諸姪如已子事伯叔如已父六親無有不和孝慈於何而彰如是則衆之奉我親亦如我之奉衆親矣是以上下和睦而親親相忘也若在長失均平之教居幼有高下之心故違於大順則六親不和而慈愛養親之迹見矣且聖人均平則四海一家遊心姑射之山杳然忘其天下矣

此則君上無為而蒼生自化於何而有扶
目剖心之臣哉是故暮腹頑而奔稱大孝
會督嚴而參稱能養夏桀立而龍逢彰商
紂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為之非樂然
也大道廢而仁義彰若出而大偽作欲
復淳風在手絕滅聖迹棄去智詐故次

之以絕
聖棄智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者謂制度法象功用陳迹之聖也絕之
者欲復其渾樸也何上公曰五帝畫象倉
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智者
謂權變謀慮揣摩縱橫之智也棄之者欲
歸於無為也經曰以智治國之賊夫不
顯功用陳迹之聖不用揣摩縱橫之智則
姦宄不生禍亂不作民如童蒙專事農業
則利民何止乎百倍莊子曰去小知則大
知明又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
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故須絕棄之民始獲
其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者愛物則人親之義者宜物則人譽之

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親譽既行則豈尚
奔競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
失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今使絕而棄之
是欲人全性命而復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者雕篆刻削機械高錡之謂也利者珠
玉斗斛權衡符璽之謂也夫機械高錡權
衡符璽之屬於小則能守備於大則不可
禦寇今日絕棄之者是猶擿玉毀珠焚符
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屬繼也三者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
棄利言此三者雖欲不用而復其淳古之
風然紀之為文垂之為教尚未明白於理
不足故人多有疑難之者別今有所屬繼
使羣心渙然如水之釋在下文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素謂守其純素不雜文飾聖迹智謀自
然絕矣抱樸謂歸其樸厚不徇矜夸仁義
之情自然棄矣少私謂守分至公不好外

美而機巧自然絕矣寡欲謂節儉制情泊然安靜而浮利自然遺矣夫聖智之迹可以救近而不知傷遠仁義之情可以濟急而不知違真巧利之器可以助小而不知害大故聖人明而不顯知而不用唯以見

素抱樸為懷少私寡欲為念如是治國而民躋富壽復于古風修身則槁體灰心嗒然喪耦矣聖達絕則機智自忘仁義絕則之以絕學無憂

○絕學無憂

夫道者杳然難言豈學者可得而進故可傳而不可校可得而不可具輪扁之伎非不傳也蓋無受伎之質也況聖人之道乎今之學者但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學也猶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夫離朱師曠天生聰明後之學者或致眇塞性之長短豈敢慕矜夸所能逮哉去其跋慕則無憂樂蓋稟其自然之氣得手聖人之心是以真曷足求而妄

不足除也世之務學而有憂者垂首刺股所趣不過虛名映雪聚螢所逐止存浮利以致寵辱皆驚憂樂兩陷何其迷哉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者恭應也阿者慢應也以名教言之則

唯恭而阿慢改三以誠理論之唯阿皆磨聲也

而世之執者使變阿為唯或以唯異阿是

未明唯阿之同出乎一聲相去何遠也若

忘世之執則無唯阿之分善者言之稱惡

者凶之名學而履之者善也不學而悖之

者凶也夫道杳然虛極淵兮沉靜豈係學

與不學哉今為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

為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

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相去奚

異哉唯其絕學者雖有聖智而不自知沉

善惡唯阿乎或說云變俗學為真學變阿

為唯變惡為善如反掌耳上之言至理也

此之言世教也若以此辯又何以異乎唯

阿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

美之為美斯惡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胸中必順唯阿於形外善惡之戒不敢不畏其唯蘊道之深者乎小夫則不然慕善而不行善畏惡而不去惡馱溺世學往而不反荒廢真性未嘗有中止之時十三中也止也

衆人熙熙如饗太牢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之貌春臺時物之華此舉前也世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汨沒於愛欲之波熙熙悅樂如餓夫之臨饗太牢志無厭足馳騁乎軒冕之途欣然觀望若遊子之登賞春臺心迷不反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怕寂也又安靜無為貌兆者形狀之初孩笑貌乘乘運動貌夫至人之心寂然安靜無為虛憺莫知其形狀之迹雖處乎囂塵之間觀物之遷變矍然若嬰兒之不能分別笑耦也既而隨世混迹與物同波乘衆

人之所乘行不崖異浩然都任若無所歸趣也又解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止也怕一本作魄王弼作廓乘乘王弼作偏偏一本作魁魁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

沌沌不分貌夫人心有所係觸境如歸饗發於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矣是以至人執練世務纏繳紳修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此乃心守沌沌而莫分磅礪萬物以為一愚人之心固欲辯其美惡矣一本作純純者質樸無欲貌我愚人之心也哉猶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言非愚人之心實無分別則至人之心墮然若此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昭昭光耀自銜貌夫世俗為學而日益浮麗自謂昭昭光耀術鬻才藝是以至人智周萬物未嘗矜夸如同昏闇也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似無所

止

察察嚴明貌又苛急貌又矜持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者昧昧貌夫世俗因守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故以不聊生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循任物六宥

天下寬裕昧昧民乃全其真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然雖昏默不分晦冥難測而萬物歸之莫知其所往百姓用之不知其所竭善下廣納莫測其深故曰若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漂揚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尸居其心寂靜無所繫繫此壺丘子林之波流九變也二義俱通今從上說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
食母

以用也世人崇尚學業不能無為而有所施用故曰有以至人行若曳槁木居若聚死灰不外飾其形故獨似頑鄙爾夫至人出處語默非欲異於人而自然與人異何

也貴用其道爾用道者體與造化冥故曰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本也或說食養也母神也神能生身故曰母世人貴有欲以喪形至人貴無欲以養神故異於人又曰母氣也世人嗜好滋味而

至人貴食和氣所以異於人也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為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也夫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云爾失禮之憂因學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而有泔泔若昏德容光大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孔甚也大也容狀也從順也至人冥於道者也常道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夫大德之人於諸相豈可見邪
唯有順道之容髮鬢是其狀矣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夫道杳然難言故眇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邪今言物者蓋因強名以究妙理也夫大德之人能從順于道道既無形何從

之有既無其形又不可名當何以爲從乎
唯叩其恍惚者則可以影響其象罔耳恍
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
無非無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即色是空
也有無不可測復假借于象物以明道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象者氣象物者神物即莊子之所謂真君
今之所謂性者也夫道恍惚不定謂其無
邪惚然自無形之中恍爾變其氣象將爲
萬物之朕兆也謂其有邪恍然自有象之
初惚爾而化歸於無有也然而至無之中
有神物焉神物者陰陽不測妙萬物以爲
言者也千變萬化無所窮極經營天地造
化陰陽因氣立質而爲萬類治身治國鍊
粗入妙未有不由神物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

窈深遠貌冥寂墨貌夫道恍惚不能定象
物不能見又窈兮深遠冥兮寂墨問者不
知其體應者不明其理然而中蘊純粹之
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偽故曰真其化

應時故曰信猶鳥足之爲蟻螭人血之爲
野火朽瓜爲魚賢女爲石雖動植之類萬
殊未有不精感而變信至而不化者也非
至德孰能通於此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
甫之然哉以此

閱度也又披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
下及來今湛然常存而不去形雖不見名
常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
物之本始知其皆始於道故閱之以成其
形質也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稟於
道生死終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恍惚窈冥
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爲治清靜無爲度閱
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稟于道者以此也

大德之人從順於道順道則曲全故次之以曲則全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碧虛子 陳景元 纂

道經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

夫聖賢之士博通古今鈎深致遠廓然見
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欲遠害全身
也聰達明察功業顯著心直如矢志端如
弦常枉已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
士也又解至人不與物逆物來枉已則屈

伏以受之彼必內省知非則直自歸之故
曰枉則直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不常
川谷窪下則水就而滿之陵原高峻則兩
利而頽之人之謙下則衆仰而歸之以致
其光大故曰窪則盈人有賢才而能支離
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
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易曰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
事畢多者博學之謂莊子曰文滅質博溺
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

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經曰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
即混元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為也聖
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以復太古無為之

風可以為天下法式何以謂一為無為也
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
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以此可明矣
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
一無為可以兼包之故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長

此四事皆無為之識夫聖人無為何嘗顯
見已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河上
公曰聖人雖明不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
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
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其旨
略同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
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
聖人恬憺何嘗自伐取其德表則天下自

然稱其功業矣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
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鴻烈解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
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

千丈襄子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君誅中牟
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
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
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
其義乃請降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

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夫聖人純一無為何嘗有爭競之心哉經
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
據攫鳥不搏蟲獸尚爾況於人乎然而上

古有此曲全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能

行之誠有全德之美而歸之于身此再三

勸勵之深旨也曲全抱一不矜不伐不矜
在則非言故次之以希言

然自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貴其希疏

而戒其不常也言希疏則合自然夫至人
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以時故合自然
以喻風雨時若則利乎萬物暴卒不常則
為害飄猛烈也驟暴急也從旦至晡為終

朝自早及暮為終日夫山澤相通為此飄
風陰陽噴激作此驟雨蓋由陰陽失節和
氣不洽而致此故不能長久也以況於人
語言違戾喜怒不常其於純和寧不喪乎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設問誰為此飄風驟雨者乎答是天地之
所為也夫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
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而為
猛風暴雨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
地之間如毫末之在馬體況敢縱愛欲任

喜怒暴卒無節趣取速亡不亦悲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

從為也順也夫道虛無自然安靜簡易之
謂也言人為事當從順于道希言愛氣水

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然而順道者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出有入無同於妙道行乎德者內全諸已不喪精神外濟于物澤及萬業功成不居同於上德趨嚮失者以嗜欲為樂鞭鎖為榮忝然疲役而心不悔甘手死地同於喪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言氣類相感有如此也夫體實妙道者非但民之樂推而大道之君亦得其人矣功合上德者非但民之仰戴而至德之士亦得其人矣心溺于喪失者非但尸魄之欣樂而喪失之徒亦得其人矣蓋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

德不信于道輕忽于德故道亦不應德亦無稱天下豈有信之者哉故曰信不足有不信希言寡辭自然同道同德洽而無跡故次之以改者不立改者不立踳者不行

改者舉踵而望又進貌踳者夾物也又超

略貌夫饕餮胃進之夫改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而又才力卑劣欲超略勝人眾共蔽之使不得言跨步夾物心欲速達何由得行乎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曲則全第二十二章明聖人無為不自矜伐而未嘗彰顯此章言小夫則不然自見己之才美賈術而蔽人其於事也豈得明乎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其於理也豈得彰乎仁不濟物義不裁非自取名譽以為光耀其於治也豈有功乎矜大已能以壓愚下其於道也豈得長乎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附形曰贅疣之類也已上自矜等行其於無為常道猶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凡物尚惡之况有道之士曷嘗屑身處之手踳或故次之以有物混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故眡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夫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真道萬派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者無聲寥者無形既云有物混成尋其形聲實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夫大塊卓然無物可比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况妙道廓然何物能偶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革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徧于太無斂則純精之物藏于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不殆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成有所賴故

曰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夫大道無形故眡聽莫聞搏取不得既無形聲端緒故不知其名然而前稱有物則有體用體用既彰通生萬物就用表德字

之曰道包含天地其體極大故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凡物之大皆有邊際唯道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大曰逝愈逝愈遠莫究其

源故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而收眡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

故遠曰反及復也往而還復沒而復生陰而復陽皆道之化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一焉

道為天地之始曠蕩無不制圍萬物得之則生士民懷之則尊故曰道大天者顛而在上運動不息覆物無窮故曰天大地者凝而在下寂然不動柔順安靜厚載無窮

故曰地大王者清靜無為化被萬物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為比故云亦大也域中四大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于天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

天在地外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皆處于域中故曰域中四大也而王者參天地之道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可不慎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

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為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謂王者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空言也混成之道是謂道一名

王者以重制輕故次之以重為輕振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夫草木花葉輕脆而居標枝者則為風霜之所零落根本堅重而處于深下者則物莫能傷而長存以況治身治國當以厚重為根本夫龍蛇蟠屈沉靜則能變化升騰虎豹威猛躁動故遺射獵天衢以況治身者心安靜則萬神和悅故無嘗欲奔躁之患治國者君無為則百姓樂康故無權臣撓亂之憂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輜屏車又大車也重者重其行事也夫至人君子未嘗容易其言行凡所行必具輜車所言必重其事言行尚爾況於至道豈敢須臾離乎或以輜訓靜者亦戒其靜與重也又解行邁之人未嘗遠離其輜車重載者以其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委困道途之患以況君子若離道之重靜以行輕躁其於身患豈為細哉

雖有禁觀宴處超然

榮觀紛華貌宴安也言至人君子常懼怕

其心不以紛華榮觀為羨無為冥安超然
遠寄遺其驕侈此亦守重靜之旨也一本
作榮館燕舍者謂不樂榮華之館冥安于
小舍而超然遠適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
則失君

奈何猶如何傷數之辭也言為萬乘之尊
處大寶之位豈可不守重靜輕身縱欲哉
夫為臣而不鎮重則失其身本而亡其職
分古本作輕則失本人君不守無為清靜

躁動擾民則失其君位而喪其天和矣舊
說曰人君輕易煩擾則民離散誰與為臣
人臣飾詐干祿躁求權勢坐招竄殛不得
事君二義俱通重靜之法唯君子善行
故次之以善行無雜迹

善行無雜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行者順自然而行也陰符經云觀天之
道執天之行謂觀自然之道無所覩也執
自然之行無所執也夫無觀無執蓋得之
於心則不出戶而無雜迹也善言猶莊子

之危言酌中之言日新之變合於自然
分而無過溢之談如是則無瑕疵謫責之
過也善計者謂守一無為因任萬物使長
絙廣狹大小多少各盡其分而不損其自
然之材器也莊子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此貴夫無為而去其籌策也陰符經曰八
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照昭乎
進乎象矣此皆有為機變休咎之學也至
人游心於物之初任萬物之自治而不為

萬物所役計已之身即知于彼故不用籌
策善閉謂心無為也心無為者雖聲色在
前而諸境不入于耽聽此不用關鍵而莫
能開也橫曰關立曰鍵善結者謂以道約
事也至人簡易無為善以道繩約貪縱自
然結縛情欲而脩然清靜無勞解釋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

密用曰襲聖人謂能行五善之聖人也夫
聖人體合自然心冥至一故能芻狗萬物

為而不恃因人賢愚就之職分使人性全形完各得其用故無棄人又能隨其動植任其材器使方圓曲直不損天理至于瓦甃稊稗咸有所施故無棄物常善者謂蘊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鴻烈解曰昔者

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於王至於河上而杭在一泥使善呼之一呼而杭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曰無棄人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者謂有道之士也經曰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為資給役用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

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

當之兵三却楚良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惆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遂還師無技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夫聖人雖遊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憐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遠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夫人雖因師發蒙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御駑駘

為騏驥良匠不能伐擗操為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故列子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此真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

大為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

至言要妙之道也善行善言所以教人教物也為師為貴所以知

柔知剛也故次之以知其雄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雄尊強也先也雌卑弱也退也夫知己之

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強梁生而禍患至

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天

下歸服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守如谿是

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

性歸於嬰兒也嬰兒者諭其怕然淳和是

非鄙泯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有道之士心守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

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耀此可為天下之法式矣人取以為法式者是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將與道冥極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有道之士雖為人所法式當守卑辱持勝

自汙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谷器量如谷

是德充而無名復歸於道樸樸謂隱材藏

用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

復於道樸則渾淪實實視聽無得此乃體

實真理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為器河上

公曰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若道散則為

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夫人真心之

散則為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廢事

生庶事者材器也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

能而用為百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群物任

之自然而不割傷也陸希聲曰於乎大道

廢有仁義大樸散而為器聖人能用其器

故可以為群材之帥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實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矣知律守雖謹就下如白守黑自晦為天下之法式法式施用將欲有所取焉故次之以將欲取天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道無為自然也雖秋毫之小而尚由之況天下乎今若不由其無為自然而恃其果敢將欲力取天下大器而自縱有為者

非徒失道吾必見其不得死已已者死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也人

乃天下之神物也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

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

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此謂不

治天下也不治天下者是以因循無為任

物自然故天下安而神物寧也不任無為

自然而有所為者猶拙夫斲木雖加其工

所敗多矣故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馬力竭豈非為者敗之手而又執而不移自謂聖治非唯喪至理亦將自失其真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

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夫世有誠心行其事者有偽意而隨之者誠心則治偽意則亂治則自然亂則有為也或有响之為温謂讚譽成人之羨者或有吹之為寒謂毀訾致人之惡者又解响温諭富貴吹寒

諭貧賤猶春夏之長養秋冬之肅殺世事

代謝亦復如是或有見強而扶之者或有

見贏而抑之者或有扶之使強者或有抑

之致贏者此人情之傾奪也或有載而安

之者或有隳而危之者自此已上並是失

於自然專任有為果敢欲有所取而致斯

弊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者泰皆過當越分之謂也是以治天下

之聖君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捨手

有為歸乎無欲去造作之甚者復于自然
去服玩之奢者復于純儉去情欲之泰者
復于清靜雖甚奢泰之名乃無為自然
之一體因茲奢泰致其為之故老氏特垂
深戒也將欲必敗強處傾奪繼已奢泰不
若以道佐人故次之以道佐人主

○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筮

碧 虛 子 陳 景 元 纂

道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以用也夫賢臣用自然之道輔佐聖君者

當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

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

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

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用道輔佐聖君之

術也是以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

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豈可示強兵于

天下兵之兆在心懷恚未發兵也疾賊作

色兵也傲言推殺兵也修闢攻戰兵也此

四者鴻細之爭也且人以暴陵物物必傷

之是謂獸窮次五即搏故曰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師旅所居之處必多害物侵民妨稼致田

荒室露荆棘亂生又大軍一過誅戮無涯

生死之冤感傷和氣陰陽凶變必水旱繼

生治身解則多事為師故煩惱為荆棘嗜欲為大軍疾病為凶年隨義縱橫淵旨莫盡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橋

夫兵之害物也神人共惡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道輔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敢以兵強天下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果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不敢以兵刃取強於天下也雖有果敢濟難之勇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橋其心是謂善用者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言雖果敢濟難止敵然皆不得已也但當以除暴為事非用果以為強也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

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暴與暴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不如早止也故義兵主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不得已而後應之

義在除敵救人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

佐主當以道德不可以佳矣
夫強兵故次之以夫佳兵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者好也尚也夫好尚兵戈以為服玩者是尚不善之器用也且兵戈之屬傷人形神唯凶頑者樂為也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之士曷嘗處之乎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生主柔弱
陰主刑殺主剛強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
者居左戎事則以有勇者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此重疊而言是經解經也夫兵既主殺主

剛強以傷害為用是謂不善之器也君子
以無為自然為心道德仁義為用兵只可
以為武備固非君子常用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

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有道君子不得
已而用之然未嘗為起戎之首故不敢為
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也
蓋義兵以克定禍亂應敵為用非貪土地
利財寶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斯
所謂不戰而善勝恬憺為上也又解不亂
曰恬夷心曰愴事至而不動撓者此治身
之法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之所共貴也今不
能以德懷來而興師用兵殺伐求勝豈有
道者之所佳美哉列子曰趙襄子使家臣
攻翟勝之而有憂色此賢主持勝也故曰
勝而不美然而有美之者是好樂殺人也
樂殺人者非但人不歸附亦將有殺之者
矣此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
苟得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天豈祐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言以喪禮處之

左為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為陰
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夫
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
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
也二三子當復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
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
於喪禮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
之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夫義兵者不得已而戰也戰勝則殺人多

勝而不美故悲哀而傷泣之上將軍居右
右位主喪故也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所貴非道之常
故次之以道常無名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包羅萬有貫穿
毫微虛中藏實陽內含陰所謂道非常道
名非常名故曰道常無名既而無名即非
器用器用未彰乃謂之樸道樸微妙故賊
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之小夫世之材器
有明可以役其眡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心
可以役其志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辨可以
役其詞有巧可以役其事此諸有名皆無
為者之所役使唯道樸無名故天下莫敢
臣夫侯王若能執守無為之本恍然在上
窅然虛懷則外物不能累其真嗜欲不能
滑其神萬物將自賓四民無不服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天無為則陰氣降地無為則陽氣騰兩無
為相合則和氣并甘露垂而嘉祥生此乃

侯王道矣天地德洽神明也經曰我無為
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皆不待命
令而自然從化均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始者道也無名也即道常無名也有名者
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
之物是為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
長名器者亦盡為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
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
足能知止足是自知曰明既明且括豈有
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
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注解釋義理相
通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之在天下無所不徧上則清都紫府下
則瓦甃稊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侯王能
守清靜無為則上感和氣下得民心本末
相洽無不被其澤矣是猶川谷之流與江
海源通順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為

涉也守道則萬物賓服能自知而
知人也故次之以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而分別之謂智故知言之所以知人
也是謂適人之智而不自知也自知而默
守之謂明故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是謂

自適其明而已此超乎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不常勝之道也不常勝之道曰強
強而有力遇不及己者則勝至於如己者
則殆矣自勝者常勝之道也常勝之道曰
柔柔能自謙物必推先謂不勝而自勝不
任而自任常安無殆非強而何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足者謂止其欲也欲心不侈儉嗇自足
可謂富矣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勤行必
獲可謂有志節矣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
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
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
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
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

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斯所謂知
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所者謂天之所受壽夫窮達貴賤貧富也
保其常理安之於命不以得喪動其懷是
能久矣如是則當生不以生為樂知儻然
而來過死不以死為憂知儻然而往直順
命以待終不殘生以自喪故曰壽也嚴君
平曰不知人則無以通事不通事則無以
交世不自知則無以知天不知天則無以
睹未然不勝人則無以在上不在上則無
以為王不自勝則無以自得不自得則無
以得人不知足則無以知富不知富則無
以止欲不強行則無以順道不順道則無
以得意動作非任無以得和不得和則無
以久生不久生則無以畜精神精神不積
無以得壽故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
變莫廣乎知人攝聽畜明建國子民達道
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
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

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
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
民佚樂處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
遊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憺安寧尊顯榮華
莫善乎得意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

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過乎可久天地
所貴群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
並興靡與爭寵莫美乎壽陸希聲曰知出
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先知反於內謂
之明如金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

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為有德之強
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
行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
不失其所常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謂
之壽知人則勝人自知則知天已而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汎然無繫得其道歟

故次之以
大道汎兮

其可左右
汎兮無繫著貌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
平乎準而直乎繩圓乎規而方乎矩包裹
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汎汎

乎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唯道之體
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逢其源而無所
不周者其唯道之用乎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恃賴也夫天恃道之陽氣而運轉于上地
恃道之陰氣而安處于下天地至大猶恃
賴道以為用汎萬物之繁何莫由之以生
乎且大道無情生育天地其於萬物豈有
辭勞哉而又大道無形造物無物萬物雖
有恃賴之名尋其生也卓然獨化物化而

自生故無因代辭謝之迹聖人功業成而
不名已有者是法道之用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夫道能覆育群品而不望其報故聖人以
仁愛畜養萬類使各遂其性長而不宰經

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則無所不入可以
名其樸為小矣一本作衣被萬物衣被為
覆育也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夫道覆載萬物無不制圍萬物歸之而無

不同同之而不為主莊子曰不同同之之
謂大大則無所不容可名道為大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執道自謙而稱孤寡不殺是終不為
大也萬國歸之樂推不厭是能成其大也

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
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
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
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
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

此尊大也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
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
常物來斯應鑿物斯廣不伐應用之心利
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為
私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
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
道矣大道汎号而左右達其源萬物歸之
其由執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執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大法也八卦九疇之謂也太古之君

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逮乎聖人設卦
觀象吉凶明而變化生故有得失進退也
夫鴻荒乍變執守大法以治天下天下之
淳朴去矣往去也淳朴初去而大法可扶
故往而不害往而不害者是由隨時而舉

事因資而立功量材授職不傷性分故天
下安而平泰矣嚴君平曰道無形故天地
資之以生道無有故陰陽資之以始道無
法故四時資之為業道無象故萬類資之
以往故大法無法大象無象大無不無大
有不有為生於不生為否於不否故道無
為而天地成德無事而萬物處夫何為哉
不無不有不為不否道自得於此而萬物
自得於彼矣斯所謂天德而已矣使道變
化待有為而後然則其所然者寡矣待有
事而後施功則萬物所蒙者鮮矣斯所謂
有得失進退也故下文云

樂與餌過客止

此舉喻也夫音樂之和人必為之少留饌
餌之羨客必為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

過焉餌之飲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
 倦而馱焉夫法之初與民皆親之譽之及
 其弊也則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
 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親而
 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滯而久之
 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哉既受其
 害則矣足言其安平泰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夫樂佚餌飲則過爽隨焉大法一弊則畏
 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所謂信
 言不羨也清靜無為則民樂其性故含舖
 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
 和悅之聲甘羨之味審聽咀嚼哉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法象有為屬於眡聽則窮矣自然無為
 而聲色莫能究也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百姓日用而不知
 此用之不可既也無象之象則無所執無
 有之豈免歟張與李
 故次之以將欲歛之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此章先賢解者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權以明之者或引國家權變為辭近乎
 縱橫之說亦未可據此乃與陰符天機合
 矣在手高識變通者家用爾陸希聲曰夫
 聖人之淵處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為體
 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
 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
 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
 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
 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易牙烹其子而
 餌之虞君好寶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
 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
 於人也嚴君平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
 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
 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
 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
 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

臣以制民含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
反匿其爪豺狼將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
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含
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十三}不知此而用
之則閭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
與弟時為虎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中
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
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
之所嗟歎而聖智之留心也莊子稱徐無
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神形
而結以政治斯乃智者歛張之權也若以
此理而推之則微明之旨見矣

柔弱勝剛強

夫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道之理歟就此
而論權變之用明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國家之權謀利物之大器也夫魚脫離於
淵泉則鱉能苦之國家之權謀泄于下則
小夫得以玩弄況英雄手陰符經曰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豈可輕以示人乎又解魚
脫於淵不可復得權失於臣不可復收韓
非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淵之魚也
古人難以直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
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

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
臣嚮之以為威國之利器可不慎乎鴻烈
解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
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
賞賜與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
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
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
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暮年子罕遂却宋君
而專其政此魚脫於淵而利器移於下也

歛張與奪之術是謂微明則魚脫於淵微則入於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

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為應物而
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為侯王若能常以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欽六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下篇明德以不德為元不德者忘德以應用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

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本由蘊

道故有德有德而無名道之深也有德而

有名道之淺也道有深淺故德有上下所

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

匿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

德全矣故曰有德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灑散因循任物物

無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己雖其德不喪

已遠於至德也故曰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

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慮心

自無為忘功忘名迹無以為用也謂無用

虛為心以無為身持守而不撓者萬物將
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是以聖人
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欲動

作背道者聖人亦自寬宥將以無名道樸
鎮撫之使其清靜無為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本無迹假淳樸以為言而滯迹之流執

淳樸之有而為後世之弊聖人憂其弊之

不救亦將不欲存此無名之樸則天下俛

然自定入於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陸希

聲曰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

以重淵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

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道

無為是謂常道常道應變而無不為也

已為而自得也古本作上德無為而無不為言上德之人心既寂默性亦恬憺縱心所好不違自然任性所為不逆萬物故無為而無不為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下德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氏皆仰戴咸共樂推故曰有以為古本作下德為之而無以為言下德之人心存仿像執守沖虛應物臨機不敢造次故曰無以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為也可為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為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無以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者宜也六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為之其所為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

若履也謂履道而行辨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為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

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為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艱然作色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為爭競之端又失禮之甚者也老氏舉渾淪分散一至

於此在下文也嚴君平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

至至者也六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之體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狀著故隨

世而施設也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離體為用故失道而後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有生必愛故失德而後仁仁者親也親愛物宜故失仁而後義義者宜也宜則謙恭故失義而後禮禮者履也履道

成文簡直則易行煩曲則殺亂也失者亡也末盛而本亡自然之理也嚴君平曰帝王根本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為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宋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

所因謂下文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為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

治哉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此與亂之首義同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為先見故曰前識

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矣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者有道之士也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憺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

樸厚合乎上德也居忠信而務誠實易嘗

華綺詐偽哉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

道德之大本也古本四句並作處字

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天地之大德曰生物得以生謂之德不德之德故曰上也在德不失故其一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昔者往古也一者元氣也元氣為大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結為靈

物散為光燿在陰則與陰同德在陽則與陽同波居玉京而不清處瓦甕而不涸上下無常古今不工故曰一也藏乎心內則曰靈府升之心上則曰靈臺寂然不動則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真宰卷之則

隱入毫竅舒之則充塞太空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人能虛心待之一自歸已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天者純陽之氣也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焉地者純陰之質也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焉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也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焉谷者溪之絕深者也且

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焉萬者數之大物者形之可見也物得之故能生成成而不歇滅焉侯者五等之爵王者君之通稱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焉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

生者皆由君道正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之謂沖一失則凡物喪亡在下文也開元御本作其致之無一也二字於義闕焉此取古本為正嚴君平本無萬物得之以生并下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以人為萬物之靈侯王為人之君故總而言之也有之則文句備略之則義未闕於理亦通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無以者致誠之辭也天者陽之德表君象言天無以清自恃若恃之則失至明之道致陰陽繆戾紀綱弛絕沖一不運將恐有開裂之兆且陽氣之亢也必為災衰沖和

之散也必致開裂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也自此以下皆垂誡之辭也夫地者陰之德表臣象言地無以寧自恃若恃之則失安靜之道致剛柔卷折山川崩缺沖一不守將恐有發泄之應且

陰氣之極也必有水沴沖和之消也必致發泄故陰陽書曰地震者陰氣有餘臣道失職也夫神者靈變也凡物精通皆有其神陰陽不測者也言神無以靈自恃若恃之則失至變之道致禍生恠杖勃興沖

一不居將恐有廢歇之時也故神失道則傷民民被傷則反毀之毀之無神非歇而何谷者虛以待物者也言谷無以盈自恃若恃之則失流潤之道致崩夷之憂沖一不通將恐有枯竭之隔枯竭則繫於邦國

故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也物有形質當任遷言物無以生自恃若恃之則失順從之道致道逆生性沖一散去將恐有滅亡之期王者貫三才而為主統萬物而有之當謙以自牧寄託群才也言侯王無以

貴高自恃若恃之則失清淨之化百官失職萬民不歸致廢敗之虞顛仆之禍自此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耳況黎庶乎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自此以下結成其義也夫貴者豈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此以賤為本也高者豈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此以下為基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孤寡不穀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為稱者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豈非以賤為本邪而云非乎言實以賤為本耳

故致數譽無譽

有道之君忘名忘已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不貴哉開元御本作故致數與無與言就與數則有輪棘箱軸群材之名無有名為與者合之則與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萬民

之號無有名為國者合之則為國矣忽群材與何以成棄萬民國何以存此重戒侯王今愛民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玉貌落落石貌言有道之君不欲顯

燿碌碌如玉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

沖一之道為天下正者也古本作若玉若

石傳奕徐鉉取之得一貴高以賤為本自稱孤寡反後謙下故次

之以反者道之動

○反者道之動

反者復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

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

之是先反而後動故曰易復卦曰剛反動

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既反虛靜為道之動則柔弱雌靜實道之

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萬物皆生於

元氣元氣屬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

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

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

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

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萬物

莫不獨化也嚴君平曰天地生於太和太

和生於虛冥六是謂反復虛靜之原也九將動

先反乎虛靜之原能虛靜動用者其唯上士乎故次之以上士聞道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憺寂寞虛無無為

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人觀

其迹真以為勤行而實無勤行也斯所謂

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所不用

也則就藪澤處閑曠吐故納新能經鳳騫

養形保神而已及乎為世用也則語大功

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此之謂

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視色

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聞其恬憺

無為則大笑而非之若不為下士所非笑

則不足以為上道也嚴君平曰鷦鷯高飛

終日馳騫而志在乎蒿茅鴻鵠大舉經歷
 東西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萬仞之上
 優游太清之中磨薄日月高覽遠逝棲息
 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為娛故無
 窮之源萬尋之泉乃神龍之所歸而小魚
 之所去也高山大丘深林巨壑乃鴻鵠虎
 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也是以捐聰明
 廢智慮反真歸樸遊於太素輕物傲世淖
 然不汙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棲於意貴
 賤同域抱德含和大聖之所尚乃上士之
 所務也中士之所眩乃下士之所大笑也
 陸希聲曰形而上者之謂道通乎形外者
 也形而下者之謂器正其形內者也上士
 知微知著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
 之中士在微著之際處道器之間聞道而
 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著而不知
 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
 且將非之矣夫道者微妙冥通深不可識
 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真精之
 道也

建言有之

建立也將立道行之言明三士所見之差
 被笑之狀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

明悟也悟道之人含光不耀舉措為有

若暗昧故中士疑其存亡下士所大笑也

進道若退

上士穎達不行而至又況進乎雖有聖功
 進而不取同塵接物外若退敗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乃織者之所棄也
 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支離其
 德若絲之有類不為世用也河上公本作
 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自
 分別也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無為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
 有若深谷無所不容

大白若辱

大白者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瓦
 道也

大白若辱

大白者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瓦
 道也

一第... 8

甕汙濁之處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于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而不雜染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遠遺略小節智若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

建德若偷

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改此之謂也

質真若渝

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真者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華不發也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云輸愚也或本作揄董遇作搖今依王弼傳奕本作渝
大方無隅

開元御注曰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

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和光同塵行不崖異無隅也

大器晚成

備物之用曰器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珣璣非一朝而可成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也

大音希聲

河上公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諭愛氣希言也雷霆尚耳況至言乎陸希聲曰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

大象無形

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夫有大法象者無象而不應曰大象能應衆象者不可以形定故曰無形

道隱無名

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真所謂滅迹匿端也
天唯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夫歎羨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善以冲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君平曰道之為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上士勤行建德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者虛之虛無之無自然之然也混洞太無冥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寬然而出各有所歸是以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也嚴君平曰虛之虛生無之無無之無生無無生有形故諸有形皆屬於物類物類有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而人次之夫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道之自然萬物以存故使天

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谷神子曰夫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河上公曰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陰陽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天地人共生萬物天施地化人長養之開元御注曰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冲和之精氣也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物然於應化之理猶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曰一生二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二故曰二生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冲氣化醇則徧生庶彙也三家之說大同小異今備存之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此六 負背也抱向也動物則畏死而趣生植物則背寒而向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故曰負陰骨髓充實于內骨隨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充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冲和之氣感

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冲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離而入于死地矣故大人虛其靈府則純白來并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純白浩然者冲氣之異名冲氣柔弱可以調和陰陽故曰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惡嫌獨大人君子取以自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冲氣之為和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夫物有能減損情欲不自矜伐卑以自牧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俗物則惟好盈滿饕餮富貴不知住止而危敗及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夫物情之損有道之益也有道之益物情之損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世人所教各立其我義教之者如諸子百氏自成一家之法其旨善者則歸乎聖人之教其旨悖者則變為縱橫之學縱橫則

陷於強暴而不得其死矣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柔弱屬陽生之徒也強梁屬陰死之徒也在上強梁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在下強梁則為眾之所加而顛躓可待矣不得其死謂不得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為後世法知謙損柔弱者必言貪暴強梁者必凶書之垂誡以為教父父先也本也法一冲和以謙受益去我義之強梁必守其至柔也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馳騁奔競不息貌水之流注如駿馬之奔競也水以至柔為用而能貫穿金石沉溺萬物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也

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道也間隙也夫道混然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裹乾坤而無外密襲秋毫而無內與其有形安得入其無間也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謂藏道氣也君平曰有形

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礙
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矣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吾老氏自稱也言虛無之道柔弱無形而
無所不通也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

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有益於物
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

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
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為則滯

迹損物既而無為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
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天下稀及之也

經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文子曰臯陶喑
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耶師曠

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耶不
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

柔弱
不說

在乎無為無為之益唯身是
親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

名與身孰親

身為實名為實捨實從實是謂倒置列子

曰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

偽而已矣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

去名固可實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

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也

逸樂順性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

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

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鮑焦子推之

徒守名累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貨資財也凡在富貴而樂其資身之具未

有不貪財貨者夫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

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雖有金玉

滿室而無仁惠之心者空得竊名贖貨之

譏及至家亡身辱所喪豈少哉

得與亡孰病

夫虛名浮利得之乎輕羽而性命形神亡

之若太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莊子曰養

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費損也夫甚愛名者矯情偽行致損神之

患豈謂小哉多藏貨者貪滿苟得致滅身之禍何嘗薄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殆危亡也知足者不貪貨財也不貪貨財誰有戮辱之患莊子稱孔子謂顏回曰家

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見之是丘之得也知止者不貪名位也不貪名位終無危殆之憂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簞牖二室

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平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

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若乃知足知止之士固無戮辱危殆之憂可以長久也親身則知足則名則不辱知不足辱道成以大成若缺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缺破也敝困也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藏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完全而無困敗之敝也又如大壺酌之而不竭明

鑑應之而不蔽故曰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沖虛也盛德大業者謙沖而不驕富貴滿者虛儉而不奢其所用也常有羨餘豈能窮匱哉

大直若屈

大直謂隨物而直彼舍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己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為

異端故若拙也列子曰宋人有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道化者可謂

大巧矣因物而成不矜已能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謂智無不周也因物所而言之而無壅蔽若恃已言辯則於物理有所不及矣其於非法不說非禮不言而已無所造為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

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明躁為死本盛為衰原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滿不沖者必傾有為剛躁者必死君平曰天地之動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水凝清風颭厲霜雪岳岳魚鼈蟄伏萬物宛奉

當此之時處溫室臨爐火重狐貉襲裘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室煖有餘身矣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寒泉之下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熱則和氣發

秋六

二十

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躁嚴君平曰陽之至也煎沙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締絰遊燕高臺服食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

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遊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身矣此言躁為死本靜為生根者以況君王躁強則拒敵飾非犯物之性以致家國凋敝是謂躁強則寂然而寒薄寒薄則衰滅矣靜理則垂拱無為全物之真以致社稷永安是謂靜理則煦然而人和人和則隆盛矣

清靜為天下正

此結明前義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撓且大成大盈

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缺
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東事而
為天下之中正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
長生也外缺中全足為有道
故次之以天下有道

卷六 二十一

○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卷七

德經

碧虛子陳景元纂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却屏去也糞治田也天下有道言時泰也

時泰則萬民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
賓四海清夷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戶競農
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也
故天心和洽群物樂康也

○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無道謂時
否也時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藏虛而
水旱數郡縣盜起強弱相陵人皆失業習
尚戰爭自然戎駭之馬生于郊境故陰陽
隔閉庶類悽愴也

罪莫大於可欲

夫人有可尚欲愛之心則非理貪求火馳
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縱
僑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為罪之因莫重
乎此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

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攬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禍害也夫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蒙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

咎莫大於欲得

咎殃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之所為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外物雖足而心不知足者是謂不知足也外物不足而心常足者是謂知足也高士傳曰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沖相善聞君平辟命不起而問之曰何不住仕君平曰無能自發沖即為備車馬衣糧僕從君

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一席萬金子無觀石之資而曰有餘謬矣君平曰吾嘗宿於子之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

有足時今我以下為業不下席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萬上塵厚寸不知所用我有餘而子不足乎沖退而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若乃知足之足安有戎馬生於郊禍咎之重大乎道無不在

不出戶知天下

夫聖賢之為治必先身心以度之自近而及遠也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

者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也夫如是
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
不窺牖見天道

夫人七尺之軀四支九竅五藏六府賦而
存焉是以身之元氣與天道相通也人君
守形清靜則天氣高明而自正人君縱其
多欲則天氣昏瞶而煩濁人君者與二儀
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矣
嚴君平曰是以聖人不出戶上原父母下
揆子孫危寧利害反於己故明於死生之
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原達於治
亂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
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為父神
明為母清靜為師太和為友天下為家萬
物為體賤彼如己賤己如彼心不敢生志
不敢舉稍棄知故絕滅三五因而不作巖
居穴處不殺群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
終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此所謂以一
體之中法天地萬物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失道之君不能法天行道而恃聰明察物
求之愈遠知之愈渺君平曰稽之天地驗
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
也家者知人之根本也身者知天地之淵
泉也觀天下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
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戶不見天下去身窺
牖不知天道其出愈遠其知益少周流四
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取不
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記曰欲
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
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
治其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無物皆反
推於身心之謂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夫聖人不行天下而察知人情者以身觀
身以內知外所謂獨悟也不見天象而能
名命天道者原小以知大明近以諭遠所
謂冥覽也
不為而成

聖人無為而化成天下蓋明物性自然因任而已矣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蓋因學悟故次之以為學日益

為學日益

可道可名既彰而崇德尚賢滋起則為學之士博覽多識故日益聞見迭相夸企喪滅淳風而不自知也

為道日損

夫道因為學日益既益即損而知子守毋復初歸根也復初歸根先去智原乘要執

本日損云為漸入虛妙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夫損之者無礙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

又損若乃是非都忘欲利自泯性與道合以至無為已既無為不與物競而任萬物之自為也自為則無不為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賢行道先修身心然後及乎天下上言

治身以無為此言治天下以無事故聖賢之用心常慮一物之失所將欲救焚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當以無事為術無為為教無欲為寶自然俗化清靜民皆樂推而不厭也若以有為有

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目而眴則百姓望而畏之何足以取天下人之心哉既甚損至無心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體道虛心物感斯應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使人人得其所欲者豈非以百姓心為心乎莊子曰至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聖人無常心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應之以善其性本善者聖人固以上善輔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聖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還其心為善矣則

天下無有不善者此乃聖人順物性為化
終不役物使從已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夫百姓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應
之以信其信確然者聖人固以大信輔之
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其信者聖人亦以
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發其
誠為信矣則天下無有不信者此乃聖人
能任物情非愛利之使為也

○聖人在天下惛惛為天下渾其心

惛惛憂勤貌又不停也渾者無分別也古
之人君在天下也雖治迹憂勤同乎民事
而心常虛澹冥乎自然故能體化合變無
往不可磅礴萬物以為一而無物不然為
天下之民渾其心而同其欲順其性而同
其化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
能乎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愉然應彼物
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未
嘗自有所為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謂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卷七

為無不為也河上公本作怵怵王弼本作
欵欵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注傾也用也聖人以無為德化不逆萬物
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
為眈聰者為聽皆傾注其耳目以徇聖人
自然之法而聖人冕旒垂目黠纒塞耳不
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
如赤子故曰孩之無常心則渾然應變皆
之以出
孩之則實其生死故次
生入死

○出生入死

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氣一氣變
而有物故謂之出生生之極也變而無形
故謂之入死此乃有始有卒未出乎域中
者也出乎域中者生死曷嘗係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
謂趣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
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
者目不妄眈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

言手不妄持足不妄履動靜備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起死者目亂於未色耳耽於淫聲鼻困於穢膻口羨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靜沒溺諸言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生死之原皆係此十

三事矣。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豈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

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所論最長。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夫人之生，皆為欲利所誘，唯貪厚味、羨服、好色、音聲，以滋九竅四支，故舉動誣誣然。如將不得已，陷之于死地，往而不知者，未有不由于十三事也。

夫何故

問世俗舉動趣於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生生猶進生也。夫忘生薄已，則長生可冀。

而進生厚已，則近於死地。且進生必先之，以外物外物足可以安體樂性，以為久生之具，然而忘身貪貨者，過求養生之物，太厚致其十三事滑亂而速于死地矣。

蓋聞善攝生者

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不期而會曰：遇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夫善攝生之人，內得於身故，諸疾不生，外得於物，故諸惡莫犯。欲利都忘，自然與吉會也。器之害者，莫甚於兵戈，獸之猛者，莫甚乎虎兕。故兵戈在前而不憚，是無所容其鋒刃也；虎兕當道而不驚，是無所措其爪角也。故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無心也。

夫何故

問何故諸惡不犯免死之由

以其無死地

夫至人內不縱其欲心而外無害物之意故能忘身而身存以其無死地也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

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死則喪道皆則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之

道生之德畜之

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曰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夫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合和氣而養物之形故萬物無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卷七

爵者錫命也公侯伯子男之例是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爵命故也而道以純精生物物共尊之若父德以和氣養物物共貴之若母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又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言道生德畜此不言德者以道無不貫而略其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峭翹煥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生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道養萬物若恃其為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道生德養實物有始故次之以天下有始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始道也本也無名也母養也有名也夫道外包乾坤內滿宇宙萬物資之以生由之以成所以成者子也所以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者沖氣為道之子道為真精之體

一為妙物之用既得道體以知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妙物之用復守真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無為無不為故沒身不殆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此明絕欲守母之行兌悅也謂耳目悅聲色鼻口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為義夫耳目諸根乃色塵之所由也若塞其愛悅之門則禍患息而身不勤勞也又解兌目也絨無狀之目則諸境自絕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眾禍莫干諸境絕則嗜欲之源塞眾禍息則云為之路閉如是則恬憺安逸終身不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若乃不守母道者開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欲之情長矣通云為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終身不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改七

十二

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禍亂未見曰小昭然獨見為明若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欲之銳解云為之紛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也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者智照也智主外外照而常動動為物之用明者慧解也慧主內內映而常靜靜為己之體智照出則應事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復歸其明此重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與也貽也若事理雙明體用冥一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內映復嗜欲之未萌而歸

子母之元故無自與之殃是謂常用常道也有始而有中知子而守母塞則悅愛其知介然有知者乎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知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介孤也耿介也嗟時不行古道故曰若使

我孤介之士有知政事則行於大道也大

道者無為清靜至公至直之道也然而行

道者必有所施為施為簡易則導民于清

靜之域施為煩撓則引民於貪濁獨有所

施為是可畏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夷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

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

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老氏病之

唯慎其所施之教令畏其導民於衰路謂

下文也

朝甚除

朝宮室也除修治也

田甚蕪

草長曰蕪

倉甚虛服文采

青赤為文色絲為采傳奕云采乃是古文

繡字

帶利劍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作資貨有餘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

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

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

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

矣觀倉庫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

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

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

皆利劍剛強而競鬪則知國君好武勇生

國患矣觀飲食常馱飲烹肥而擊鮮則知

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務

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

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聚斂無已民

力殫竭非聖人之道也

是謂盜奪非道也哉

上之七事皆用權術非理而陰取民也故

曰盜既為盜矣猶自誇大故曰盜奪而非

道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茲乎行道而善不可傾故故次之以善建不拔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植國者先固其根本而後營其標枝故根深枝茂則不可傾枝也

善抱者不脫

脫失也解離也善以道懷抱民者百姓歸附而不脫離善以道抱元守一者精神完全而不脫失

○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善以道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享祚長久世世祭祀無輟止時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十五

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悅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乃為真人矣修道於家者父慈子孝兄弟順夫信妻賢九族和睦慶流來

世矣修道於鄉者尊老撫幼教誨愚鄙百姓和集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修道於國者禮樂自興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則物充實矣修道於天下者不言而化不教而治平易無為和一大通比屋可封化被異域而德施周普矣

故以身親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 觀者照察也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真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於親則其國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矣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若吾天下之民能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向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答曰我以上所陳五事反十六

觀照察是以知之也經曰不出戶知天下
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善以道
國德及天下其合德之厚
致故次之以合德之厚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欽八

德經

碧虛子陳景元纂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

憺怕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赤子者取其純和之至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蟄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

豹之類以爪擊按曰據攫鳥鷓鴣之類以

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

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嚴君

平曰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

達能而未動巧而若拙生而若死新而若

弊為於不為與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不

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為無

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

慮又無障載神氣不依聰明無識柔弱虛

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

不枉神死不柔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

同故蜂蟻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據搏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明赤子之全和喻至人之純德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至堅者其真性專一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峻者赤子之命源也赤子情欲未萌陽德

自動者真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

人虛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峻

作古本為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

其身故能全長也上清洞真品曰人之生

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受元一之氣為

液為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

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

之道汧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

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

外髓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長生可

致矣

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

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嗔又聲嘶也赤子終

日嗔啼而益不嘶散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益不哇和氣全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赤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為貴故用之為

常道知常不變守之自明此合德之厚者

也杜光庭曰五常備具曰和夫人於身和

則德充而合具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

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為義大

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

祥者吉凶之兆夫一受成形素分已定非

理益之必致凶祥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也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

則柔弱使心則彊梁又志能動氣氣能動

志以心任氣氣感心彊莊子曰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氣是心使氣也益生使氣失

道者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壯也必至枯老心之彊也必至凶暴

且道以柔弱為用今以彊壯為心者謂之

不道老氏故戒之云不道之行無如早止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德厚了悟忘言故火之以知者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嚴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莊子曰智北遊首音三問無為謂而不答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意與此合西昇經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聞是以故談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言者不知此在能行能言者也

塞其兌閉其門

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彼則約道

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眈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所以不待收視緘口而自然塞兌閉門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此已出第四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

是謂玄同

夫至人之遊處也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故語默隨時而不殊庖言日出而應變是謂玄同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譽之而不勸故不可得而親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踈澹泊無欲守分知足

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汗權勢不能動何得而貴寵哉失志不屈居貧愈安何得而賤鄙哉至人行此六者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故為天下貴不

自治而治物以政故次之以政治國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用也政者政教也有為之君用政教為

治者民雖不濫而涸弊日深迹用既彰安

能長久也霸王之君以奇謀用兵者國雖

不傾而禍亂日積怨望既多安能永固也

夫有道之君將欲取天下之心為可大可

久之業者莫若無事故第四十八章云取

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老氏垂教治天下太平之法也然河上

公本作正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

是哉以今時所見可以言之謂下文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諱禁令也夫君不能無為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業日至貧窮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為務

上下欺給則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

心日至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

為好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

怪異物日益滋生古本作民多智慧邪事

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令刑教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

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小則

盜鈞大則竊國也河上公本作法物滋彰

故聖人云

老氏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云或謂老

氏為周柱下史遍觀上世遺書三墳古文

故舉以證之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也。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者治世之君自稱也言我無為也。天無所改作民遂其生其俗自化也。我無事騷擾節用儉嗇民厚其業其家自富也。我安

靜不言憺怕自守民挹天和其俗純正也。

我無欲沖虛去華崇本民無奪企其性自樸也。苟有為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

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義達萬物之理是故。

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河上公本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清注曰修道守真絕去六情民自隨我而清也。治國化民莫若無事無事則其政寬裕故次之以其政問問

其政問問其民淳淳

開元御疏曰問問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政無苛暴故其俗淳樸安於清靜而曰益敦厚也。古本作儻儻王弼本作淳淳。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開元御疏曰察察有為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言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凋弊而離散動觸禁網畏而避之由是風化日益殘缺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倚因也伏藏也夫悶悶之政世謂之慢而民淳淳然實樂之察察之政世謂之能而民缺缺然實憂之夫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之畏則戒慎而福生其中矣世之所謂

福者莫不喜之喜則僞矜而禍藏其間矣。

禍福相因莫知其窮極也故天地有休否日月有盈虧此倚伏之數也夫禍藏福中有福而僞矜則禍至福隱禍內有禍而戒慎則福來此世之必然也故有道之君守

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天不崇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哉

其無正邪

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在乎有道之君無為

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為正其
正必復為奇有心為善其善必復為妖矣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夫百姓之心其心不一有道之君用心若
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法八

也若以正正其不正其正也不正則奇謀
請詐生故曰為奇以善善其不善其善也
不善則妖祥在矣與故曰為妖若任物之
自正自善則禍福無緣而相倚伏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真為正逆性
為善而反為奇為妖迷惑不悟其所由來
固已久矣西昇經曰為正無處正自歸之
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為道自然助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有道之君方正其身俾物自悟不以己之
方正斷割於物使物從之而失其性也

廉而不穢

廉清穢濁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自
化不以己之潔揚彼之汙但使物知勸而

洗除穢濁耳古本作劇傷也言聖人廉以
自清而不刑物使傷也
直而不肆

肆申也有道之君稟氣取直自任不曲而
不以己之直意申肆激拂於物亦猶大直
若屈也

法八

光而不耀

光謂明慧也有道之君明慧鑒照復能葆
蔽隱晦不以己之強智煥耀於物使之矧
喪也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

也政寬則民福治嚴則民禍禍則
伏由人由天故次之以治人事天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世俗則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聖
人則愛神省費儉嗇而有餘故治人者無
事無為清靜簡易省費民財使倉庫實而
知禮節然後葆精愛神獨潔祭祀案威豐
備人神皆和故曰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

省費而不奢侈儉嗇而愛精神是能服從
於道也聖人於禍福未兆之前常服從於

道是謂早服也古本作早復

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節儉民財愛畜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也又能早服從於道使人悅神和故曰重積德

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夫重積德之士可以臨御百姓四方嚮慕

無有不克伏者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 無不克伏則萬物歸化道德無窮故莫知其極

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夫道德無窮者必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下樂推而不厭可以為有土之君矣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類三年俗無

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

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乎此所謂道德莫極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國之母謂重積德也德可以茂養百姓百姓豐厚則社稷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根本也蒂花跌也夫藝果木者根深則蒂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根本落其花實

故根深則枝葉榮茂蒂固則花實不落可謂長久矣積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國養

民者植根於無為固蒂於清靜社稷延遠

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杜光

庭曰修道之士齋神安體積氣全和內固

○ 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圍變化

莫窮享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

無何之鄉與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

作固抵本也故事天積德可以有國

故次之以治大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十一調其水火

使其自熟則全若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

爛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之自得則安

若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以無為清靜之道臨莅天下冲和之氣徧于區宇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自然不求妄福也雖有鬼神不敢見其神變矣西昇經曰所謂為道自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神者靈變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非其鬼無神變而歇滅也是由人不作疊則祇祥何緣而興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此理之自然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其鬼非無神變而不傷民蓋聖人無為清靜則鬼神感其明德而自處其陰靈也列子之言聖治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

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天穀常豐土無

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兩者謂聖人與神也河上公曰夫兩不相

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

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又君能存神神能福君故曰德交歸焉杜光庭曰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治既不傷人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大國交歸

以靜安小故次之
以大國者下流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國所以能為諸國帝者以其謙下之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疊上文以生下義夫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使其歸已蓋以至靜謙下不貪之所致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居於大而忘其大故無小而不攝在上而謙下不以威武為用故鄰國柔服咸為臣妾是能取小國之歡心也嚴君平曰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

不求地裏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吏割地以招賢俊耕織以裒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倉散財養老恤孤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為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者猶以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縣命殺身請為子弟之國蕃墻之臣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小國居於小而忘其小故無大而不統處下而恭謹不以慢傲為事故鄰國撫恤皆欲援助是能取大國之威權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嚴君平

曰其處小弱也因道而動循德也無行以舟與實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樸貴耕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專一同和可與俱死大國之君雖負眾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湧泉者猶以為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原泉之敵揚不測之威辱身辱體竭誠縣命款款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為諾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或者不定之辭以取者謂上以取下抑損謙卑以得人之歡心也而取者謂下而取上順奉廉慎而得事其威權也斯乃互以義相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夫大國之君崇謙卑尊禮法修身以下小國者豈有越分貪欲之心兼并畜聚小國之人哉但執謙尊之義以為常道也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小國之君存忠順遵制度修身而下大

國者非有過分貪欲之心泛入矯事於大國之人哉惟持自全之志而守其常德也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兩者謂大國小國也夫大小止足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擾所謂安其居樂其

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然而小國柔服禮之常也大國謙下誠亦曲全宜為下者勸勵之深使可大可久而兢兢業業所以致天下之交也大國謙下盛道之與故次之以道者萬物之與

道者萬物之與

與藏也暖也蘊也夫道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為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者西昇經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為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以至圓蓋之高方與之厚日月之廣照動植之細繁皆稟道之所育暖然無不賴其庇蔭矣

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保

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超逸輕舉固守妙本以為長久之寶

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迂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返復元吉復仰道之所保庇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言之甘美則無往而不可雖市井之機心亦混然而同得矣豈得與信言不美淡乎無味同論哉行之自尊則無適而不勝雖逆旅小子亦知其醜惡矣豈得與夷道若類大白若辱為比哉此舉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眾貨之賈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夫不善之人矯妄之士猶假美言尊行可以悅眾知道之可以保倚也由此省之人豈長為不善耶但恐化之不至又何遺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夫天以其道付人君今化不善之人人君恐化未備更置三公以佐之杜光庭曰四

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尊事上帝父天母地謂之天子也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公焉尚書周官曰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主佐

天子治陰陽親萬民廣教化此其職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杜光庭曰兩手相合曰拱璧者瑞玉也拱璧璧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

於小國或遇於野兩君相見皆有執幣之禮以先貨幣為導謂之為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為務經邦為事雖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亦臣之分也徒有益於淫奢無裨於治政不若進之以無為清靜之道以化

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馬為夫務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況有道之君子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此道無為清靜之道也發問古之貴此道

者何謂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夫道之微始悟於身心之內卒明於宇宙之外妙則入於無間舒則塞乎太空體之則善于一身用之則濟于天下雖不曰求

以得而不可不求也不求而得自得也自得則安用三公哉故不曰求以得此乃有

求有得也有求有得則古之常道也明乎常道者豈有罪累邪設若偶失道而偶有罪者在乎改過遷善復此無為清靜之道

亦可免戮辱之責也古本作不曰求以得

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得道之奧妙者次之以為無為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至人為無所為任物之自為物自為則無

為而無不為然至人之心曷嘗動哉事無所事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則無事而不事然至人之身曷嘗勞哉味無所味隨物氣之自味物自味則無味而不味然至人之口曷嘗嗜哉若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

則衆妙可親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人之云為有大有小世之造事有多有少云為造事皆損其天性而失乎自然損天性則怨生失自然則惡起既怨且惡禍亂之階也唯至人無為無事無味能灰心槁骸雖有有為之怨咸以無心至德報之或問報怨以德設有德者又何以為報乎曰世之為事大小多少怨怒恩德以其無心至德報之一也陸希聲曰夫體道之士妙淵通應世之為而本無為應物之事而本無事應物無味而本無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妙甚少故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為萬物所撓耳夫唯如此則無欲無欲則無私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無私欲無私欲故無私恩

無私恩故無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欲故有恩怨然天下有怨者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者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之謂也仲尼曰行滿天下無怨惡聖人豈有怨於物乎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難易大細即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於已難為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夫艱難之事必起於容易當於容易之時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微細當於微細之時去之事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言之也嚴君平曰大難之將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分理微鍼取之在於藏府百

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濕見於漣滴絲絲涓涓流為谿谷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失道之人好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喪此引聖人終不為大者慎微之至也聖人不為難大之事而無為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業也嚴君平曰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為君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許諾者事眾而信不可然也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行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可不慎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夫以聖人之才之德尚難於細易之事況無聖人之才德而欲忽之乎是以世俗多患累而聖人終無難也嚴君平曰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

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為而成不言而行進則無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毫髮之患也無為之安必由簡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廿八

二十

道德真經藏室叢書卷之九 難一

德經 碧虛子陳景元纂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夫家國安靜易為維持及將傾危則難守

禦衰心未兆易謀消滅惡狀已形難圖混

絕尊芽柔脆易為破除枝幹既成難乎培

擊悔吝幾微憂虞易散凶咎已彰其災莫

為之於未有

為謂脩除也夫家國未傾危衰心未萌兆

共預為之防則未然之禍曷由而有

治之於未亂

治者救也夫尊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

在先無巨惡之害矣嚴君平曰未疾之人

易為醫未危之國易為謀萌芽之患易事

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

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

不能安卵之未措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

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

也一繩制之及其為虎也執羣獸食牛馬

劍戟不能難羅網不能禁也故連滴之流

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

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三者喻不見幾慎微以致後患也患不

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

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稍

侵於陽嶺青青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

此明自性而生也又如築臺起土於一畚

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擬

丘陵之大惡可毀哉此明積習而成也又

如遠行之人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

千里也長川渺瀰峻嶺熾險途隘而可畏

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此明遠行不止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九層古本作

九成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有為於分外則廢敗自然有為於欲利

則廢敗精神然而執有好名患至身失執
勇好敵禍來國失良由不能為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夫事之所敗敗於有為不為何敗之有意

之所失失於有執不執何失之有是以聖

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

寞無為為心自然無為無執無敗無失莊

子曰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

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

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為者

敗之之證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

始而無卒先勤而後惰功崇近成不能戒

慎乃復亡敗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重申戒勸也夫世俗若能慎末如初則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卷九

所為無不成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為

憂聖人以不欲為樂聖人貴清靖節儉世

俗貴貪濁奢侈是以世俗所不欲者乃聖

人之所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世俗損天具以務外學而失分內之真性

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分內之天和然世

俗以不學為過聖人以不學為真學故曰

復衆人之所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聖人以不欲不學為

教者以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

敢造為異端恐失其大本也持之無敗者
審其未兆未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為道治身化民者自脩胃中之誠

使道洽於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然而親

譽莫間也不欲明其教令使物欣欣悻悻

而智詐萌生將以導斯民於質朴而復自然也此說古之有道以勸于今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多智則姦克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也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

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網罟

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

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

天下君子大亂罪在於好智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夫人君任用智詐之臣治國者必以權謀

靈政為事致民擾亂是國之賊也經曰智

慧出有大偽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國者則必以無

為簡易為事致民安靜是國之福也經曰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又曰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杜宥庭曰君猶表也

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也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與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為福也

知比兩者亦稽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夫用智者害政

靈民為國之賊以致亡身夜家是以為不

用智者稽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澤

民為國之福以致榮鄉顯族是亦為用智

者之稽模法式也古本作稽式稽考也謂

考古法式

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玄德也實也人君當知福可任而賊可去

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實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夫聖人之玄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然觀

其迹似與物違及究其理則與民同歸然

後入於自然之境而無所不然者謂之大

順矣嚴君平曰愚智之識無所不克清天

宰地為類陰福東世莫見故曰玄德深矣

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之能克列子曰堯治天下十五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疇教爾為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謂玄德深遠乃至大順也善為道者不逐於窮德量深遠

如木朝宗故次之以江海為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嚴君平曰江海之王也非積德累仁加恩惠以懷之也又非崇禮廣遊飾知巧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以制

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無求而百川自為來也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介導而趨之也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赴江海而無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智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為與萬物市譬夫谿谷為卑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故能王而不休也

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聖人謂能體江海之下流者將欲處人之上必先以其言下人者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而盛德日崇大業彌固自然為物所推舉於上矣

欲先入以其身後之

將欲首出庶物必須身謙言異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為物所推讓於先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一身而

逸萬民薄眇躬而厚廢物民皆忻戴猶以
為輕處物之前民得以治故人皆悅隨安
有所害哉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夫有道之君羣生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推

崇為主而無厭倦以其謙偽之德所致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謙德化天下皆化而為謙退也故聖人常

以虛為身以無為心心形既空物孰與爭

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

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而為天下

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

不厭耳江海居下流聖王處謙卑尚強

皆謂我道
大似不肖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氏曰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

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象似猶如

不賢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獨我道虛無廣大不為下士所信故以

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羨之不待于今亦

以久矣若為人所稱羨其道豈足為大邪

莊子云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

人吾自以為第一既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羨為

貴久矣傳所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

可及也近之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雖我道虛無無所象似然有三行可以保

倚執持實為修身治國之至寶謂下文也

古本作持而寶之言世人若遵守三行以

為珍寶執持不捨何所不適河上公本作

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開元御疏曰夫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

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

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

成器長

聖人以慈為行勇於濟物仁者必有勇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見羣龍无首吉此所謂大道似不肖也李約曰自下行成而昇高業就故得為天下君長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今世俗則不然所謂肖者則與道反矣皆棄捨慈仁將為勇義負氣輕死以陷物則過涉滅頂之凶矣不能愛畜節用復為奢泰貪求廣費故掠不足必致傷財害民則反招匱乏之患矣既而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好處物先耻居人後進無謙退之心動有剛強之志縱而不止則犯上作亂矣此三行皆非大道久長之術乃致喪家亡身故曰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三寶之中慈最為貴故偏歎美也夫主將用慈則撫養士卒可無敵於天下矣且

慈兵入於敵境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歸降者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為固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士卒人民也道大似乎不賢慈儉誠如不武故次之以善為士者不武

善為士者不武

士將士也夫善為將士者體慈仁用德義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凌孤弱也

善戰者不怒

夫善臨戰陣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苟在應敵非樂殺人也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憑怒而好戰哉

善勝敵者不爭

夫善勝者在德不在爭師克以和和則善勝不以利動因勢而取也如魯仲連之吟

嘯熊宜僚之弄丸善勝者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師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先之以德

而後用其力者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夫善為士善戰善勝善用人者常柔弱不爭謙以自牧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豈非不爭之德用人之力乎彼唱如此我和如彼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不言而四時行可以配天而代天治物是古道之極致者也

不爭之德法在用兵故次之以用兵有言

用兵有言

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為本故舉古之

軍志以明申誠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兵以先舉為主後應為客聖人之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所以常為客也

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自無征伐矣又用師之法為主者以起戎為謀為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止敵不行殺心也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先登則若無臂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速退干戈戢藏雖有執持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幾近也寶者身與位也輕敵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也好戰於外猶有勝有負無備於內則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

天下然以其時有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
何者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
天下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一家亦吾敵也
故王者不遺小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
侯不侮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志士不
忘脩身即神悅而天樂矣然後可以全吾
所寶耳云幾喪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
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既
非本志則爲喪矣所亡未大故曰幾喪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
於衷誠之謂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
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良之
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兵成輕敵
其言易知故吹之
以吾言甚易知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經曰爲無爲事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
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並是無爲分
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繁行則不勞是易知
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莫能知者下士也下士欲惡滑濬但見邊
微多惑於有爲好攻乎異端不能除垢止
念靜心守一至於虛無之道黜聞而不知
茫然而莫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此釋易知易行所由也宗本也君主也夫
百家之言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
忘言故言以不言爲宗本矣萬緒之事事
雖異趣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遺事故事以
無事爲君主矣此以不言無事爲教豈不
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
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玄在言默之間甚
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聞通
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
明常處其和在爲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
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獨無知之下士好竄句遊心於堅白同
異之間聞吾忘言道事之旨忽去不信而

大笑之是所以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嚴君平曰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之道小而不足知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為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不我從也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者蹈於情欲終世溺於所聞神氣不我安而心意不我然也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夫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稀少踈闊矣得是道者萬物尊之故曰則我貴矣開元御本作則我者貴言法則我者貴矣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聰不我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褐裘也賤者之服玉潔潤而比君子之德夫聖人內蘊道德喻懷玉也外無文采喻被褐也是以內雖昭曠外若愚昏珠藏蚌

胎玉蘊石間天下莫能知則我道貴矣凡妄知聖人藏知故次之以知不知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聖人稟氣純粹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萬事自悟雖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中下之士受氣昏濁屬性剛強內多機智而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為知之是德之病也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真知妙本洞達杳冥是以六通四闢上下無常恍然無心釋然無累而又常患世俗妄執強知之病動入死地往而不返者良可歎息此明聖人慈心獨能病患世俗有此強知之病其於聖德何病之有則是真知不病而強知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聖人者能知無知達道之機損聰棄智實無世病慈仁哀憫能病衆生之病者以

其自無病也使其有病又安能病衆生之病哉莊子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此先能正已然後能正衆生

猶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也

強知夫道一兩胃致災災數王而

民不畏故次之以民不畏威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世俗不畏天威國威則大威至矣大威謂死兆也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夫人立身以畏爲本若以小惡爲無傷而不畏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爲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安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已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誠於近者不悔於遠

無狎其所居

古本作狎習也所居謂所處也言畏慎之

人凡居處當擇善鄰無習惡友清淨自守早退自持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畏慎之深也開元御本作狹者謂寬其所居之處不可強梁自處在乎和光容衆不迂於物也舊說曰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

寬柔其懷使靈府開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無厭其所生

厭惡也道所生形故曰所生夫人不可厭惡其道當服勤尊仰畏道畏天則可永保元吉若縱其欲厭道慢德禍不旋踵矣舊說身所生者神也人由神而生所生謂神也神明託虛好靜人能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躋神營爲滑性則神氣散越而身亡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夫獨畏道畏天之士惟精惟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安有厭惡怠惰之心是以天道密祐降之百祥是故交相保愛而不

狀惡也開元御疏曰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夫聖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十七有已心原

自知善惡深雪滌除使塵垢不入其舍是之謂自知也既而體道淵默晝夜勤行不費術才能煥亂於物恐其違理失當同乎不畏威者也

○ 自愛不自貴

聖人葆愛其身知身乃大道之所生不縱嗜好狀惡怠惰傷於至理虧損形神是之謂自愛若乃貪厚味羨眼好色音聲肆情性之所安耳目之所娛自貴而賤物是狎其所居而不能清靜自守豈畏慎於細微者也

○ 故去彼取此

若去彼自見自貴之憍縱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尊道奉天之理天道不狀惡於

人是故威罰外消生道內足也不為為惡於故則殺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難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決為勇必果為敢夫剛殺之人無所畏

忌見威不懼必果無迴待其兇頑便施誅

戮故曰勇於敢則殺夫懷道之士謹於去

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有為不忍殺

傷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

以聖人猶難之

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以慈為實而不樂殺人也死者

人倫之荼毒含生之類皆惡之勇於果敢

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

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

今日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邪

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之為

不善於幽閑之所鬼得而殺之此雖大聖

之藥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若乃宥而赦

之必有反報之禍夫有可以殺而殺之者

有可以活而活之者有可以殺而不可殺

者有可以活而不可活者有活之而為禍

者有殺之而為福者何邪然天之所惡而

人孰知其故若非體真造化安知禍福之

端利害之元雖有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

之事况非聖人而敢私心殺活哉故猶難

之也嚴君平曰凡此二功勇敢均計策

外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

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為亡虜或以

匹夫轉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生

之而為禍或殺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賊

二者深微真能窮測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大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專

之豈與人較其敢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

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能善勝者也所

謂勝物而不傷二田勇敢也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

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物皆背陰嚮陽春生秋實者陰陽生殺之正令也

默然而善謀

開元御本河上公本並作緝然嚴君平今作默王弼本作坦夫天道寂默無情至公不二行吉者以吉祥報之行凶者以凶祥報之其於人倫生殺之威象緯行度之軌未嘗差忒豈非善能謀畫者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疎幽明難逃是謂不失也勇敢則殺常不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

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民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無為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為非欺給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縵縵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今恐懼良民哉古本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衆之孰敢

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天死而脩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刑死而矯法也且人之自然也舍舖而熙乎愴怕鼓腹而遊乎混茫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也民畏死則偷安其生而興奇變姦詐之心以矯其法令姦詐生而禍亂作則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 砍其姦詐絕蹤誰敢犯之者也

常有司殺者殺 河上公曰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殺人

之過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鑒孔明無所不察何須椎相斲斷深嚴刑典也杜光庭曰司主也大之養人也厚愛人也至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筭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主人功過年壽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脩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動懷慈恕其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天網寬大疎而不漏。○
遠天反道於何逃罪哉
天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夫主司荷察專壬刑法以代造化生殺之權者如拙夫之代良工也

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者矣
夫以拙夫而代良匠斲木豈唯殘材毀樸抑亦傷手碎指矣以喻主司代造化生殺之權而輕肆其刑政不惟悞害良民抑亦斷喪和氣夫天道高明人識近蔽用近蔽

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繆誤而失自然之治矣民不畏死惟懼於死故決之以民之飢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夫民者國之本也政令煩則賦歛重民貧乏則國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資下而立君稅取多則上下同飢剝下盈上則君人俱弊杜光庭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在其輕賦重則民貧賦輕則民足民足則國泰民貧則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物怨作丘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歛致亡田氏以厚施成霸故然 目君宜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有為則政煩無為則簡易易則易從煩則難治夫上有擊鮮玉食之馱則下有腐糗糟糠之美網密令苛故難治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政令煩苛賦歛重大而民亡本業亡業則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生之

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夫貪生趨利如羊就屠自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阜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

甘雖世事嶮嶮亦陸沈而安隱是有以異

乎貴生者也貴生益生也又自貴也目貴

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

目欲好色耳欲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懼

以至乎過貪分外而輕入死地也民仇則精神散

而輕死是則柔和全而重生故次之以民之生也柔弱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夫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

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及乎死也元和之

氣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百骸堅強

也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夫萬物草木生也則天地之氣流行乎內

陰陽之液潤澤乎外故春條青青而可結

夏葉敷榮而可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則

天地之氣消散乎內陰陽之液乾燥乎外故秋實丹黃而凋落冬枝焦朽而可折者枯槁也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開元御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為堅強之行是入死之徒為柔弱之行是出生之類也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生長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強實死之形象柔弱潤滑生之徒類也是以兵強則不勝

玉真曰夫兵者凶險之器鬪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兵強則君逸而將憍將憍則卒暴以逸君御憍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桀紂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

符堅狼狽於淮水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恃其成以取敗此皆兵強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乃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木強則共

開元御疏曰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故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夫木之強幹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存則柔弱柔弱者謙之道天

存則柔弱柔弱者謙之道天

開元御疏曰天道高遠非喻莫明故舉張

弓之法以昭天德之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開元御疏曰夫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抑高舉下者為祭箭之時準的

也損有餘與不足者為發天之時遠近也如此則命中矣次結歸天道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

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歲功成矣人君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

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開元御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衷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

而為損三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而為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雖有道者

此設問答詳解其義問曰誰能同天道下

濟以卹於人減損有餘之爵祿以奉天下

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聖君

哲人乃能然也而言奉者明聖君居物之

上心不忘下一如卑者之奉尊不以高貴

加人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夫聖人者圓通為智因物為心整萬物而

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豈

以已所施為矜恃其美功成事遂固處其

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為羣材之帥也

天道益寡損餘抑高舉下唯有道者法之柔弱故次之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

夫天下之物柔弱之極者無過於水而貫

金石攻堅強無有能勝之者又為人壅止決流處方置圓坎險高下汗瀆百數以其柔弱之性終無以移易之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真能行

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而存齒剛則

折此天下莫不知世俗之所共聞也而乃

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老氏所以

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以明柔弱之行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謙辭言

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余一人

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

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鴻烈解

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

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

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

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

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沾衿起而拜

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

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此受

國之垢是謂社稷一也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以尊祖配天社稷以尊稼穡備稟盛為生民粒食之本也人以食為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為之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不祥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汗國君舍垢是也鴻烈解曰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曰災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災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

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飢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子韋再拜曰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舍行七里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是夕也星果徙三舍此受國不祥為天下王也

正言若反

夫能行柔弱則為君主尚剛強則招禍咎聖人受垢惡水保元吉世俗樂美榮終致災凶正言俗意不反如此水之受垢與惡和火之以怨和大

和大怨必有餘怨

國君不能無為謙弱民乃多欲好爭遂使輕生殉死之徒攘臂於道術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和報其怨而翻濟其怨有怨而和之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是猶代大匠斲木稀有不傷手矣若乃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

安可以為善

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愈甚而怨望益多如是則安可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不為契而民不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

為心也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合之以為信不復制以法律故不責於人不責何怨和之有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

十二

微通也道也司主也有德者謂中古之君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為信約而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謂遠古之君德大無名物皆自然穴處巢居各安其分其君無思無慮朝微見獨不為不恃道冥德淵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微而已故稱無德焉此杜光庭說也舊說以微為跡或謂作執法以通人則凋弊生故曰無德也今取杜說為長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是與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合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和怨則怨則無為無為則在小而不貪故次之以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夫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反乎太古矣使民各有部曲什伯令其貴賤不相犯由君之無為故民資業豐盛器偉奇而無所施用此至治之極也

十三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無為則德化淳民質朴則不輕死崇本素末耕食織衣各戀舊鄉而不遷徙雖軒皇几蓮之治不足過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剡木為舟以濟水斲輪為輿以通陸蓋通遠之用也今論守道之君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相侵奪不相貿易有舟有車棄而弗用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楫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此之謂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甲兵所設本以討逆臣禦亂寇而已君既無為下乃守職百姓不撓四境帖然則甲

兵無所陳設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開元御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結繩之代人人淳朴文字既興詐偽日

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蔬食藜藿而飽滿淡味為甘葛衣鹿

裘而温涼無文為美茅茨蓬華而風雨不侵為安南炎北沍而水土任適為樂自然

俗無夭傷土無札瘡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鄰國相望言郡縣相接也雞犬相聞謂民

豐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不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此可以同赫胥尊盧氏之風也民各知足不華故欲之以信言不美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卷一〇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猶醴也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於心者貴能行不辯者本其素樸辯於口者貴能說不善者滯於是非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夫知者謂知道也明理知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也西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也博謂博

通物務攻異端求彼是而已不知者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是矣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積者蘊聚也聖人道濟天下不蘊德以自

高積而能散不蓄財以自潤既不滯功於外亦不聚智於內二者俱通故曰不積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

海內服夫聖人所以不積者演道德以為
人人受其益而聖德愈明如鑑照人不藏
好惡而鑑之明未嘗少減此喻內智也分
財利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多如井任
汲普蒙利潤而井泉清徹不竭此況外功
也開元御本二句並作既以與人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春夏生育之秋
冬成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夫聖人之道在所施為也所為順理不與
物爭者是以法天道而然也

信言不美絕
辯忘言強名
復泯運歸
妙本也

右老氏經二篇統論空洞虛無自然道德
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
之類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稟
也約而語之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為教
之宗敘體而合手妙上之末章以無為無
不為陳教之旨敘用而適乎道故體用兼
忘始末相貫也下之首章明有德無德為

教之應因時之澆淳而次乎妙也下之末
章以信言不信言為教之用任物之華實
而施乎道也是以因時任物而不逆不爭
是有其元德而大順於造化復其常道而
入於妙門者矣

二

六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

○

南華真經副墨序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著

外史既測道德經已。迺後測南
華。者。道德經之註疏也。其說
建之以常無有。而出為於不為。以
破天心之貪執者。去聖遠。是德

之風微。儒墨並起。多持其似。以打
是非。上仁義。崇聖智。而首亂之
民。爰竊之以嗜。失天下。以故。識者
病焉。以為先疾而施劑。則君參
佐者。適以滋毒。而成人。善攝生
者。不輕試以无妄之藥。故曰。上德

為之而無以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仁可為也。義可為也。見素抱
朴。少思寡欲。淡寧而天下治矣。夫
天不可為也。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吾知其不可得也。若乃虛靜恬淡。寡
欲無為。則其於道也幾乎。古之

至人守宗保始。以為之。以不為。
世出世法。莫不繇此。所謂以其真
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蓋自
凡遠。以建義軒。莫不通於道。而
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明於本
度。係於末。幾理之。所以窮也。性之

所以盡也。命之所以至也。明此名。謂
 之大道。達此者。謂之俗學。若乃語
 言語。絕名相。混溟茫。迥出思
 議之表。則竺乳先生。禪之西方。
 未始相龍也。而符契若合。故予
 嘗謂震旦之有南華。譬西之
 貝典也。貝典專禪實相。而此則兼
 之命宗。蓋妙竅同玄。實大乘之
 秘旨。學二氏者。烏可以不讀南
 華。緣昔守中。則衛生之經也。地
 文天壤。則止觀之淵也。藏神守
 氣。則食母之學也。忘言絕慮。則

於此之要也。有情有信。則重玄
 之秘也。多實多忘。則實相之理
 也。因是則玄同之德也。忘我則
 無相之宗也。生死一條。不可一
 貫。則解脫之門也。若乃乘其
 文。擷其云圃之華。質其辯。給
 多取焉。嗚呼。文字上起。唐書
 以逮鄒魯。稱性之譎。精絕閑
 肆。孰逾南華矣。夫其矢口寓
 言。正而若反。從心曼衍。廢而中
 權。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則惠施。口公龍結舌。季真
接子之徒。又烏能測其涯涘哉。
昔吾人部象。首誼此經。影響
支離。多涉夢語。庸高口義。經
稱疏暢。而通方未徹。挂漏仍
多。是知子實一失。在賢知猶不
能免。高賜啓予。曰。非助我。仲
尼大聖。不無望于人。而况其
教焉者乎。星啓款實。聞素餐
前識。而二氏之學。載之末季。於
窺堂竄。乃復添註。是經補救
偏獎。以匡若賢之不逮。名之副

墨。扣與二家之說。參訂。其同而一
二同志。愈謂。後所未及。勉令字
業。游歷江海。佩之。奚囊。三易
歲。乃脫草。嗚呼。批導。然則
危丁之目。無全牛。索認。出則
九舉之肆。無留良。千我而
下。知莊。史者。誰歟。若謂。侮
聖。畔道。之。大而無當。則。是
也。與。史。均之。不白。於天下矣。
萬曆。戊寅。四月。朔。五日

南華真經副墨序

吾少讀南華經。意謂是陳
腐物。資章一白耳。頃讀其
書。心目大駭。讀之七日。恍見其人。
乘龍鞭霆。逍遙于赫胥氏左
玄冥。右參寥。演天遊天。放之與

南華真經

副墨序

七

三十三篇。語皆道漁性命自
然之情。有問及仁義禮樂者。三
問而三不答。創為不必有之人。不
必有之物。又或之所。必無之事。玩
其百出。自五帝三五而下。性往
遭于戕劇。如顛如狂。馳若遠巡

而不敢進。彼何為者。又敢生咳。密
如懸河天上。在阮滿阮。在谷滿谷。
酌之莫可涯竟。無論其他。即西
東大歲。衣被而紬繹者。何限。又
詞人如百家獵。生精英。如入海煮
鹽。倚山禱祠。喜。云安。遂得此語也。

南華真經

副墨序

八

世儒或詆其指斗。折衡。不經之
甚。或謂生言與孔聖多衡。而早
孟子專言仁義。太史公則曰。善屬
書。難詞。剽剽儒墨。雖當時宿學。
不能自解。免也。嗟夫。南華下生人
不易知。亦不易讀。古有至人游于

方之外者。寂靜恬淡。窅冥之
為。以道漁自然。為宗。乘玄氣騎
日月。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與大椿
齊數而不為壽。將無非其人。以
以步。空御空之姿。適弗逢之。
下視大盜攘。竊聖人仁義。聖
智以清其篡奪之謀。曰。世喪道。
道喪之矣。素何哉。必聖人死。而
混沌復。蓋深念至德不可見。而
深嘆仁義之救于亂。亡險。侈破
膽。而後人遂蓄。議之。夫酒之流
生禍。有不罪酒人。而罪上世之始

南華經

副墨序

九

為酒者人曰。吾必黥其人。生將信
之乎。吾竊謂生人不易知。書亦不
易讀。吾叔氏方壺先生。天誕之
靈。夙有異骨。才雄學博。洞百
氏外家。詔重時。即志仙遊。嘗
曰。人云浮華。石火耳。安用名為。
一日。叩謝去。親知長甬。入栖霞山。
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
之業。鶉居鵲食。徐于。舊注
陰符。道德。參同。玄膚等書。頃
著南華。吾鄉。墟村李先生。博
洽岸書。一見愛而讀之。曰。吾者

南華經

副墨序

十

與子人傳之。命余序之。陸子律曰。自先生註出。而法家注可盡廢矣。何者。南華經汪洋恣肆。涉多隱恠。讀者要在悟其宗旨。不必字解句裂。以諸訓詁。先生道遙若鯢鵬。怒揚若鼓。條直悟性靈。不假言詮。非注南華。注先生也。自問自見。自煖自寒。自飲自知。又烏古南華。注先生耶。先生注南華耶。予之讀先生註也。蓋欣然大有當于心者。終日適一蝴蝶。翩而下。予異

之南文成。益夏廿有三日也。蝶渡來。嘻。大異哉。汝奚自而來哉。汝奚自而來哉。豈相者夢蝶耶。抑適者南華仙耶。吾願乘成以隨先生遊。相與徜徉於窠天一也。

萬曆戊寅益夏

從子漫亭律頓首書

刻南華真經副墨序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撰

李子蕃曰。南華經吾讀部註。憾已。讀口義。通義憾少已。而更憾。讀方壺外史。而後洒然暢然。知外史氏之深吾霞也。外史氏。予里閭先生也。聞性命之學于溟津先生。遂履桑蔭所。極真乎攝山之陽。注南華道德。以適己志。明大道之要。俾后来者知鄉方書成。予為梓之。僭序其首。序曰。夫天下事。有大難二。作述是已。作之

南華經

副墨序

三

者之謂聖。述之者之謂明。明也

者。明也。謂以己意明作者所以也。作者之意明。則知言之功。與立言等。夫為南華述者。更難之難耳。何以故。非等見故。南華後仁義首道德。左先王之法言。經生學士。驟而聞之。強者仇。饒者懼。蹇淺者廢。譬彼芥薑。困懷中。類黃口不噍也。迺狄牙俞兒。善而羞之。且以餌客而稱旨。故南華經有不可讀者三。不可不讀者三。東於教。不可讀也。內外獲。不可讀也。

南華經

副墨序

三

法眼不具。不可讀也。不可不讀者。三。卷舒變化。雲龍天鬼。二。屬辭比事。善体物情。三。兼綜條貫。集二氏之大成。故通人皆南華。而曲士守邊見。衆謂侮聖。畔道非然矣。夫作者。繼緒往

兩經

副墨序

五

聖。梯筏后昆。俾誕登于岸。仁天下不薄也。迺今視其言。如鳥喙之瞑。而莫之敢試。則不待于言。勿求于心之過耳。天下不盡贖。贖也。而希不以其書。覆執。表果肉天下。則六經尚矣。若迺郊祀上

下。則膜骸廢。而玄酒陳。其故何。以道之入口。淡乎其無味。用之不可既。其出口也亦然。將使斯世。斯民。澹漠無為。虛綠葆真。去排冶化。而入于窅天。則南華道德之所稱述。此其謂歟。古之

兩經

副墨序

六

為道者。准此。故先堯舜。而帝。道德有升降。后堯舜。而師。功業有差等。儒者立極于堯舜。而萬世師。仲尼止矣。然而未出於非人。不止于盡慮。則至矣。而又有至焉者。所謂

神堯宵喪於姑射。仲尼後
後於兀駘。彼濛濛者固不自
大也。夫至道聖人不能盡也。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稱理而
論。胡謂乎侮大聖。畔大道耶。
夫小知不及大知。則蜩與鷓鴣

南華經

副墨序

七

羣大鵬而笑之。且也。守圭竇
而窺容光。微招芥一粟。細察毫
芒。自謂明之至矣。若與外昏目觀
而眺滄海。紅紫互飛。光耀無
極。一時耳目何如哉。又况乎乘
雲氣。挾日月。倒景而下視者。

焉。夫學然後知不足也。人恨不
自廢耳。有能得外史氏之
書而讀之。相與解。執情而馳
習見。若之何其不洒然暢然。
若蒞蒙覆而覩窳廓乎。
而某也。又得公之四方。志大雅

南華經

副墨序

六

君子所樂聞也。
萬曆戊寅端陽日

讀南華經雜說

南華經分明是道德經註疏欲讀南華先須讀道德經大要識其立言宗旨是經篇章雖多闡關鼓舞一意貫串但其言突兀驚人其詆侮聖賢正如禪宗中唱佛罵祖見釋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吃了貴在天下太平此中深意如何理會識者謂其深報佛恩於此悟入然後許讀此書

南華經還是一等戰國文字為氣習所使縱橫

跌宕奇氣逼人却非是他自立一等主意如公孫龍惠子之說讀者但見其恣口橫說以為瀟灑無當却不知一字一義祖述道德正如公孫大娘舞劍左右揮霍皆合草書熟於道德者始可以讀南華

南華經如山肴海錯別是一種却不可與菽粟同味者然使並席而陳合口而食亦自不相妨害今儒者見其突兀以為非聖之書掩卷廢之殊可惜也

南華文字中有平易可解者有難讀不可致詰者讀者但當解其所可解而不致詰其所不可詰乃為得之若一一為之曲說非惟支離破碎不得其旨而我會文艱澁之機熟抽毫臨紙忽焉入於其中而不自覺此害事之不淺者正如禪宗中謂盞可食却不許汝滿口食也

南華宗旨不二法門也但見有名相分別心便不喜以為駁鑿混沌其詆侮聖賢正如司馬公謂好箇僕被蘓學士教壞了也

南華經雜說

一部南華經止有三等說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者意在於此寄言於彼也重言者假借古人以自重其言也寄言如大鵬社樹之類重言如稱引黃帝堯舜仲尼顏子之類卮言者舊說有味之言可以飲人看來只是卮酒間曼衍之語寓言意在言外卮言味在言內重言徵在言先

道德言為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逍遙遊却如此放曠閒適蓋老子是說心小莊

子是說心空心小是工夫心空是體段
逍遙遊說生物之以息相吹生物即造物但換
得字新以息相吹分明是自老子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化來

南華經皆自廣大胸中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實
精矯俗而論正而若反讀南華者先須大其胸
襟空其我相不得一以習見恭之子書中第一
部醒眼文字不獨以其文也

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有真見

未可輕議儒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此一邊
說也莊子所謂且也相與吾之耳已詎惡知吾
之所謂吾之乎

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亦謂之曰可
當時有此一段學問却是二氏了生死脫輪迴
宗旨莊子說保始之微不惧之實一夫雄入於
九軍佛言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便是演說金剛
般若今學者如何看此一句道理妄加譏貶大
造口業於已何益

學問只一个究竟性命是切已的經綸燮理皆
其應迹有為之法幻妄不常顏淵問為邦那裡
去試只一心齋坐忘却終身得力受用不盡也
一部南華歸究到此有為事相皆粗迹也

看莊老書先要認道德二字道者先天道樸無
名無相所謂無名天地之始德則物得以生本
然之體一而不分大要在人不起情識墮支離
聰絕聖棄知則復歸於樸而道其在是矣故曰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又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
偽也通於道而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古之
至人其心有所定矣則二書之宗旨也今儒者
直謂不然往往斥之以為異說反以老氏為見
小是蜩與鶯鳩同其同也悲夫

退之原道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謂道有
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便是虛位不若仁
義實實在在故曰定名亦似有理趣然以性空
真體而言清靜之中一物不着道亦強名而已

安有仁義定了名相是為太虛生閃電也論大道者不作是解佛語說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

莊子音叶

點莊子法

標題

主意

宵祭

精粹

段絡

從四聲等韻叅訂玉篇直音隨註於本文之

下以便誦讀有不可以字叶者但云某平某

上因其字而調之則其音自出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虛字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靜字卷之二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恬字卷之三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澹字卷之四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寂字卷之五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實字卷之六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無字卷之七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為字卷之八

列禦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一卷即今行於世者今篇卷既不同而世代遠遠不復得見古人之全書姑準郭本定為三十三篇而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亦從其屢入云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 虛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錫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人必大其心而後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遙遊謂心與天遊也逍遙者汗漫自

遊

適之義夫人之心體本自廣大但以意見自小橫生障礙此篇極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為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昔人有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士君子不可無此氣節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意蓋如此又恐人疑曠蕩而無所用末復結以大瓢大樽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宇宙無足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鯤鵬寓言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有時盛氣而飛其翼若天雲之布於四階故曰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於南冥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不曰南海而曰天池看他文字變化之妙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又引齊諧以實已言齊諧古書名所言多志

怪異之事扶搖風者爾雅云飈風也郭璞云
暴風從下而上也蓋鵬翼過大難以輕舉必
搏扶搖然後能冲舉而直上擊海水者水為
鵬翼所擊也三千九萬皆廣遠之極名去以
六月息者也與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謂氣息
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則以四時為
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則將徙南冥之
意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
於後天為異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
徙去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
而息則是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而太
白鵬賦亦謂六月一息至於海隅只為不魯
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文不相蒙而
難於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
是則已矣
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如

野馬如塵埃皆生於地以息相吹者野馬曰
間游氣也塵埃日光中游塵也皆氣至而後
動者比之大鵬去以六月其理則同故曰生
物之以息相吹吹息二字頗奇特言生物無
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機吹噓鼓舞乘以
出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到此分明模寫一
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出一氣
際天蟠地網緼交密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
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
蒼而上之視下也以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
正色猶言正色則準則也一氣蒼蒼充塞無
間混乎闢乎其無窮乎夫是以以息相吹而
生物莫之能外也此數句極精極密諸解皆
輕易說過至視下皆謂大鵬淺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
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

天而莫之天開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音扶 覆音緝

坳音四 培音裝

且夫以下又自以息相吹上轉生一意言此
鵬鳥必得風力之厚者然後能舉故以堂坳
杯水為喻堂坳堂之凹處也傾杯水於堂坳
以芥為舟則浮以杯為舟則膠何則水之力
有勝不勝也膠謂黏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
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
今也扶搖一舉而能搏鵬翻於九萬里之上

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
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
負青天而莫之天開者而後可以圖南天折
也開不通也如下決起控地即天開之義圖
謀也南南徙也此段意在充積之厚然後有
大運用若人平日於學問上不曾寔用其力
真見得自己箇高明廣大者在便欲渺人
寰空宇宙出門有碍如何去得

與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檜榆枋時則不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蜩音休 鷲音學

夫音血 枋音方 殮音錄

此喻淺夫之見蜩小蟬也鷲鳩學飛之小鳩
也決起疾飛起也檜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
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控地投於地也模
寫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矣無他能
亦無他願也蜩鳩蓋井蛙醯雞之徒不知世

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
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設喻適莽蒼者三殮
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
一望可見者也三殮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
者朝往夕歸腹猶果然充實自謂不消有積
豈知適百里者必宿春適千里者必三月聚
糧行愈遠者其積當愈厚彼二虫者決起榆
枋之下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積
者厚而所到者遠哉聚糧意是自風積字面

上接來

小知不為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
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
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知音智
蟪蛄如字

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自
小知大知上生下小年大年二句意亦相承

以年小故知小也朝菌糞芝也朝榮而夕瘁
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
不知有春秋以年小故知小也若夫楚南之
冥靈以千歲為春秋上古之大椿以一萬六
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於造物者如此之多
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理固宜然而
世傳彭祖壽年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
靈何望大椿乃眾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
見之鄙也教人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

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
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
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
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
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既說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為符契事

意同而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窮髮不毛
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斥澤之小鳥亦句小
大之辨也結上意生下意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
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
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
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
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
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

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
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
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知音智

比去声 已音紀 數音新下同 惡音烏 行去声

此下正言大小之辨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
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上
焉獲乎其君而下焉信於其民若人自視亦
若斥鴳翱翔於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
不知殆小庶小節也適為宋榮子之所笑蓋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齊南華經卷一

九

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忘毀譽之情定內
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斯其所得若是已矣視
彼之智行才德數數然效用於世者固有間
也雖然樹德猶未廣也何者以其能忘矣而
不能忘忘能定矣而不能忘定能辨矣而不
能忘辨故曰猶有未樹也若夫列子御風旬
有五日而後反非不冷然善也彼其乘虛馭
氣視世之數數然修德以致福者固有間矣
雖然能離乎地而猶待於風也若夫乘陰陽

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神於無形
之先則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則渾然無迹
矣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已也
功也名也皆有所待而後成者無所待則無
已矣無功矣無名矣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
蓋極贊極美之辭此明小大之辨榮子未得
為大列子大而不大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齊南華經卷一

九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
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
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
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替如字
上言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則試
舉堯由見意而後及於藐姑射之神人蓋堯
由是亦大而不大者夫功與名之大者莫與

不有天下使其有見於已焉則誰復讓之誰
復辭之而二聖者方且視之若傳舍輕之如
棄屣斯其所見似亦幾於無已無功而無名
者雖然不讓不見堯不辭不見許是亦列子
御風雖免於行而猶有待者也且燔火讓明
浸灌讓澤則是猶未離功也鷦鷯以巢自安
偃鼠以飲自滿尸祝不以尊俎代庖則是猶
見於已也故曰堯由雖大而不大堯由大年
之冥靈也

肩吾問於連舛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
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運
庭不近人情焉連舛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
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
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
而不信也連舛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
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

將勞礪萬物以為一世斲手亂執弊弊焉以
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
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射音夜

淖音絳 在音取 女音汝 興去聲

此方形容神人之大藐姑射山名肌膚若冰
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若處子言德性柔好
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穀而吸
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

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冥無故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則
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和
氣薰蒸物無疵癘而年穀熟此皆理之可信
者而肩吾誰之故連舛然其言而鄙其見以
為心有聾盲之病者是汝之謂也故曰猶時
女也之人也之德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舉
一世而甄陶之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治我無
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故曰旁薄

物以為一世薪之說之言求也亂之治也神人無心於治世而一世自來求治於神人是以所過者化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也孰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哉若堯舜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者且之人也惟以神用而不以形用故一切外物莫之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流金石焦山土而不熱神德之妙有如此者不溺不熱是極言物不能傷之意忝同

陶南華經卷一

十三

契云入水不濡跨火不焦非得道者誠不足以語此然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故曰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夫塵垢粃糠皆神人之所不屑者又况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粃糠為哉陶鑄堯舜謂堯舜事業皆在陶鑄中却非小了堯舜語至德者自合如此徑庭激過也皆從去讀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觀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斷音短汾音焚

音音音表去聲

此數句結上兩段文意許由自謂鷓鴣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宋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之歸於汾水之陽窅然而喪其天下四子無解當作許由齧缺王倪被衣也四子道存師友故堯因許由而往見之汾陽堯都也窅然滋然

之意

陶南華經卷一

十四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

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
封或不免於汧汧統則所用之異也子有五
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
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說到神人已是極了又恐人疑此種學
問離世絕俗將茫蕩而無所用之復設大瓠
大樽二喻言是大也用之涉險可以利濟置
之閑曠可以全生蓋君子之學無入而不自

得者此所以為逍遙也實五石可以貯五石
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之力不能舉也
瓠落大貌猶廓落也呀然虛大之貌梧擊之
也不龜手藥以冬月澤手不文理龜拆也汧
汧打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世
以為業慮以為樽言何不思以為浮江之樽
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蓬之心謂
蓬蒿之見言短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
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
猿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
鼠今子有大樹無其用無何有之鄉廣莫之
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道遙乎寢臥其下不天斤
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囷也狸狌
狐屬教物之閑遊者機辟掩取禽獸之機檻
也言小者雖黠而不免於禍猿牛旄牛也猿
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宜以况有
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斲而小之何
不樹之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無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寂寞虛曠之地喻道之本鄉也言
有此大樹自合歸根本紉處蔭休影足以自
樂且免斤斧牛羊之患故曰不天斤斧物無

害者論機點者雖有用而有害問曠者雖有用而無害也通篇反覆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如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僉謂其言大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譏故篇末言此箇廣大學問煞有用處但汝自管見蓬心不知所用蓋怎地廣大逍遙原汝合下本體與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地風光天衢蕩蕩鳶自能飛性海淵淵魚自能躍自非莊子灼見道體不能如此形容若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大剛毅任重道遠皆是這箇莊子篇首以逍遙名中間只說大大之又大至於無迹而後已惟大故能逍遙也篇末兩段是說大之用處須要仔細看他文字眼目前段大軀是憂其無所容浮之江湖煞有容他處後段大樹是患其無所用樹之廣莫寢卧其下煞有用他處此便是逍遙然於此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

辭

大鵬上扶搖 九萬立可期 野馬及塵埃
均以此息相吹 斥鴳翔蓬蒿 烟鳩決枋榆
小知不及大 嗤笑理則宜 見大自遺小
二蟲尔何知 所以克與由 萬乘固讓辭
大哉藐姑人 至德安可跂 氣冲腹不朽
神全民無疵 糝糠鑄堯舜 詎以天下為
神人乃無已 汾陽喪其魏 大小固有量
蓬心苦憂疑 大軀浮江湖 利涉無傾危

大樗樹廣莫 斤斧安所施 願封龜手藥
不學候教程 用大豈無當 大用始為奇
博哉逍遙翁 萬古開群迷

文評

意中生意言外之言統中線引草裏蛇眠雲破月暎藕斷絲連作是觀者許讀此篇

夫知有大小見有淺深物論之所由以不齊也小知間間日以心闢主司是非意見起而道益虧矣不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所以至人憫其死心灰其勝心解其關心為是不用而照之以天教之以因是語之以滑疑欲其泯物我忘是非和之以天倪休之以天均因之以曼衍嗒然如南郭子綦之喪我猶然如莊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周之蝶化然後與物渾化而逍遙之遊可遂也此等諫論見識蓋自老子玄同上得來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隱去下 齊其 若隱几憑几也嗒然解體之貌喪耦即喪我謂忘形也蓋神與形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

形如槁木無生氣也心若死灰無烟焰也嗒然喪耦之情狀昔前此也子游言前此見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骸軀殼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答言今者吾喪我矣女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前篇至人無已上生下蓋喪我則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可與忘忘而優入於聖域矣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南華經卷一

夫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啓教推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於天籟籟蕭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正以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意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元下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長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諫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為噤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子游一聞三籟便要討箇道理故曰請聞其

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將將暢而有噫氣者琴琴長風聲也畏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洼者有廣而似汙者數句描寫竅穴意態如畫又復描寫竅穴之聲激者憂而聲止謫者去而聲疾簡文云箭去聲叱者出而聲粗吸

者入而聲細呿者高而聲揚諫者下而聲濁突者深而聲留咬者吠而聲續于輕唱也噤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聲氣先後相和之變態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衆竅為之一虛不復如許作聲也調調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之調調之刁刁看它文字奇處此一既寫出風木形聲筆端如畫千古構文罕有如其妙者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巳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既說地籟就起此文法補一句繳斷人籟此是作文之妙處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巳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巳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自竅出皆由於

竅而不由於風不知何以厲風濟而諸竅為
 虛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必矣知此
 則聲氣所出之原不歸之天而謂盡取諸人
 可乎分明寔有箇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
 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大知開開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
 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聞縵者
 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
 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
 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
 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絨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
 心莫使復陽也知去 開平 覺教
 此下模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
 一意旨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小
 知不及大知上透來此老構思之精微與文
 字之變化自有別樣天巧非人可及大知開
 開大知之人忘已忘物意見不生灰心槁形
 幾於喪我故常開開開者從容暇豫之意

孟子亦言知者行所無事無事非開開乎小
 知則日以心聞故常間間間者立町畦別
 人我一膜之外皆為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
 不知此但小人之知耳至於發而為言則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
 齊前後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且
 晝之間寐則魂與魂交而為夢覺則魂與形
 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營構之心生焉大
 知之人不生意見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
 常開開小知之人間間分別是非海濶人我
 山高日以其心與物相關不能已已故有
 縵者害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者守
 勝者千變萬態終身役役直至老死而不知
 其所歸縵者心慢為異懦為無斷柔惡人也
 害者潛機不露深不可測憚人也密者分銖
 較兩美無遺策細人也小恐惴惴心事不寧
 大恐縵縵緩散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訟
 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發若機括刃人也

守勝者木強之徒固執已見山石不移如留
詛盟誓不敢動物人也小知之心聞若此
但見人欲日萌天理日消消之又消以至心
死而不自覺故曰其救如秋冬以言其日消
也載香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
不可使復之也其溺字當一讀與其救相對
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一句復反也謂
其溺而不返也此等機心經歷愈久則愈老
愈深故曰老漁老漁之人其厭如絨厭如大

學厭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絨閉藏也故曰
其厭如絨以言其老漁也夫人心不死則尚
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使復陽
手言必不能也此中有如許新奇字法句法
如奇峰怪石當作別觀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
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所取是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

其狀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懸指
聯直

以上備言小人心事此又以十二字面模寫
接物之情狀有喜者怒者哀者樂者慮者嘆
者變者熱者姚佚啓態者通上一等人皆有
如此情狀變態百出慮思慮也嘆嗟嘆也變
者反覆不定之意熱者憂疑不動之貌姚佚
庠也佚縱逸也啓開心也態作狀也其人雖
是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而乍作乍止

齊南華經卷一

如蒸之成菌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其前
而莫知其所萌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誰耶
已乎已乎我知之矣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是他為真宰立箇
暗號如禪家所謂這箇下文非彼無我又把
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自
成故曰非彼無我然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
能以自見譬之風離於竅終不成響故曰非
我無所取取是領受之意如此而論造化不

離已身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此作一句看朕朕兆也不得其朕即不知其所萌也必欲求得其朕除非是真宰有形今也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無朕可得終屬朦朧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

齊物論

齊物論

九

不見其形是為此篇之斷案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相治乎其適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去聲上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此又教人試在有形上體認一番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節總言百以該之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

道命門而六皆人身中之所有者試舉而問不知此數件最親厚者誰歟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亦問辭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足以相治乎不是以相治乎其適相為君臣乎不適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亦問辭如此反覆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為臣妾者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同為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

齊物論

齊物論

十

有時而役是亦有時而役手耳有時而役目目亦有時而役耳又似適為君臣其果若是乎哉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適相為役者也且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他只要求得其情情即上文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如此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且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不以不得而無故

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真字即上真君之真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即聖迷之則凡耳此篇求得其情正好與孟子因情見性之說參看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此段言人迷失真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自是不忍釋手不敢以異說誣之一受其成形言此真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與我相守不忍亡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情若此我輩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却將他與外物相刃相靡於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惜精神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者

所謂彈金珠而弋鳥被袞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知輕重也且終身役役其所為者皆幻妄不常之事成甚功果茶然疲神勞役日暮途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哀者哀其無下落也到此處而不知省直是苦人縱壽百年不死奚益夫人從少得壯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其形化矣賴有箇不亡待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此箇是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却迷失

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大哀者哀其喪君也且人之生也固當如是之芒然而無知乎其我獨芒然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芒然其可愧亦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鳥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與去声

若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
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之本
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必知
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
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構日以心關
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成乎心言失其
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覺為自
然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司是非

譬之今適越而昔至也何者適越之人必平
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
日方才適越便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
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者
亦復如是此等之人是謂以無有為有也以
無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能知且如禹作
禹貢亦只說得他是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
方物禹便不能知了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之人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吾獨且

柰何哉發揮到此方露是非二字作後來許
多議論之眼目蓋是非乃物論之祖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又一篇之肯綮物論所以不齊
之故皆由於此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
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鼓音亦有
辯乎其無辯乎擊鼓

前面皆是推原聲氣分明有箇天然真宰循
此天然真宰便是能師成心只為小人未成

乎心而有是非所以有紛紛不一之論到此
方說本意言非吹也又度上吹字下來夫言
亦聲氣何以不比於吹只為有未成乎心者
之言所以不比於吹故曰非吹非吹則非天
籟矣何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
雖則人人皆如此說特未定得他是何等言
語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之耶其亦任天
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夫初生之殼任
天之便秋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為異

於敲音者其亦有說乎哉其亦無說乎哉蓋有心言之則與敲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固與敲等耳與敲等則與吹等與吹等然後謂之天籟此辯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細體認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齊物第二 國南華經卷一

夫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往而不可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可自夫小見之人雜之以偽行浮夸之人雜之以將言是以真偽是非雜然並出於是乎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夫是其所非則非其所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子薄之如此是非非是兩無定論伊欲定之則莫若以明明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而後是非可泯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知者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但因人已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則見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若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亦嘗嘗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於彼是亦因彼而已何必與之更辨其非是哉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昔康節先生語二程曰你

齊物第二 國南華經卷一

說生薑樹上結底我也只得依你此便是因是之意其在釋氏則所謂隨順不二實無諍之要旨而老子所謂德善德信亦不外此會而通之得之言外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一句難看意謂是非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譬之方生何者彼於無是

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故曰方生雖然方
生矣我因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是無耦矣
其如我以非對使彼是得其耦一得其耦遂
爾生生不窮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識風鼓
動輪轉無窮可否是非亦復如是故曰方可
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故
聖人不由也而照之以天照之以天則如天
籟之窸然而未始有言雖有所言亦因夫是
而已如是則是非可否一時俱泯而無橫生

之意見矣此一天字最為宵繁後文天均天
倪皆自此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非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
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
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
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是而不見
有異於我在我則放身依之而不復求偶於

彼此便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
以天若使彼我之間各起意見彼亦一是非
我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有彼是則非在我
無彼是則非在彼是非對立寔在那邊終難
定奪若只因夫是則無人我對待無人我對
待是無耦也使彼之是者不得其耦則我與
彼混合為一如此而齊物論是謂得其樞要
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者圓

而中虛凡物奇圓而偶方圓則終始無端中
又虛而無物以此應物安有窮極故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遊於是非之場而常得夫
無窮無極之妙此必聖人照之以天者能之
故曰莫若以明明此而已若也彼是此非相
持不解便膠固不通而學問窮矣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天以以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此又發明所以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即我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已度人執於有我決意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職由於是故以指喻指之非指是以我指之是而喻人指之非不可也不知彼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在吾手而遂謂之非指哉不若就彼而反觀之他若有言亦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此反覆相喻彼我之間同於自是而均於相非果且有是乎哉果且非是乎哉但見無有是者

無不是者而是非於是乎泯矣喻馬非馬亦復如是既又申言天下原無相非之理即舉天地萬物而論天主乎覆地主乎載各效其職而天不非地地不非天也飛者自飛潛者自潛各適其性而鳶不謂魚魚不謂鳶也天地即指也萬物即馬也天地萬物各不相非人亦天地萬物中之一物耳而以一指一馬橫起意見互相是非不亦愚乎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以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蓬與楹屬與西施恢恬憺性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若使不執有我不起意見人曰可吾因而可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是由是見之於行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行之而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牴牾之患物謂之而

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乎然於我之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也知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啓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則之固有物固有所以然者物固有所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為是之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常怪成毀自道眼觀之皆通一而無二矣故曰道通為一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不生意見不起分別自爾互融交攝曾何彼此之可

言哉至是而是是非非於是乎。祇矣。蓬塵。梁楹柱也。厲顯也。西施美婦人。恢大也。悅詐也。情詭也。怪異也。破碎曰分。圓就曰成。敗壞曰

毀。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為是去声

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

而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是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故庸象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知。不過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常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道。至於通則得之矣。故曰通也者。得也。適至也。至於得則幾矣。所以然者。因是而已。是不用而寓諸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

所以然之謂道。道者自然。然而然。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曰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狙狙 茅序

今之論者。竭神明之知。騰口說之煩。愈求其

同而愈不可得。甲曰。然已曰。不然。彼曰。可此曰。不可。而不知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本自同也。故曰。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譬之朝三。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輸茅栗而食。猿也。命之曰朝三。而暮四。則眾狙為怒。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眾狙為悅。彼眾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茅栗之本數。未嘗加也。夫本數之未嘗加。我則知之。眾狙不知也。使我不因其怒而改命。

之則徂之怒終不可解矣故朝四則徂不
 怒因是則人不我爭聖人知其如此是以和
 是非而休乎天均之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故曰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石通
 而一矣通於一故可兩行此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
 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
 愛之所齊物第二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
 虧乎哉惡平声

上言達者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
 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
 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未始有
 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
 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未
 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質道之
 全體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生而道於是乎

辭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好
 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
 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
 竟無成與虧成虧皆起於有物之後也嘗論
 莊子之書字面新文法奇讀者直謂其難解
 便廢悶不讀大是可惜若仔細理會此等說
 話然有至理入聖工夫亦只在此未始有物
 之先即無極也有物即太極也有封即動靜

陰陽也有是非即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
 出也學道之者更當體認此心寂然不動之
 時便是未始有物之先感而遂通便有是非
 善惡更當戒謹恐懼以致中和不可一有偏
 着以成其自愛之私常使虛靜恬澹寂寞無
 為一如未始有物之先然後謂之歸於無極
 而道自我出命自我立蓋此心有所向便是
 欲一有所着便是愛而去道遠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

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乎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滑稽

上言愛成而道虧此又自成虧二字上生出

議論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說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世其業而終身彈不成聲此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曠來作證佐師曠恁地聰明其人却以盲廢枝策而行此亦是他有成有虧處枝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刊寫者之誤既又引到惠子却是愛成而

道虧者惠子莊子同時人極有才辯莊子雜篇謂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持又曰惠施之口談自以為賢可見其知亦幾乎其盛據梧者以梧為几據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好獨異乎人故嘵嘵不止嘗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成其愛而虧於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文字恐父字之誤綸絲絃也終終身無成此是文法言終是抵老不成精技夫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惠子之虧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此昭氏之虧也若使惠子不與人強辯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

聖人不居其成自無虧理不見已是何處生非若是之在彼者可謂成乎移之在我亦成也何必更言其非若使是之在彼者不可謂成乎移之在我亦無成也何必更以非對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畜也滑者捉而不住疑者見而不殺皆為是不用之意疑滑之耀乃不明之明也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淵蓋不用已足則無愛成矣無愛成則無道虧矣聖人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明此

章正好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剝同看熟老子者方可以看莊子林蘧齋自謂看得莊子精到此處却說不透徹不知此老如何看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中是字生下意來言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乎不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於我而已蓋我執已

是方謂他不類我他說他是將謂我不類他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地而看則見與彼皆是一類無不類者其意若謂將他做我看將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皆是一類前段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便是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轉語下雖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則類與不類均是一類然亦最忌有謂之言今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以形而言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自太極上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無極之先冥冥

泚泚莫可措語俄而說個有無兩字大是惹
草粘泥吾亦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何
者當初原無箇有不特無有連無亦無今也
俄然說箇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無了又
對上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為有果孰
為無也如是則有無同自太虛中來皆相類
也相類不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未知
吾之所說者其果有說乎哉其亦未始有說
乎哉有說則不異於馛音無幾矣此箇有謂
之有當重看乃有心之言自意見生者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
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
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
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無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秋
毫亦可稱大太山亦可稱小殤子亦可稱壽

彭祖亦可稱夭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却有至
理蓋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之名一受
其名便有封畛不可通而為一若論同自太
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
混合為一曾何大小夭壽之可言哉故曰既
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哉此有字亦當重看
然已謂之一矣一就是言也且得無言乎哉
由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
二又將此二與一相對却便成三此等說話
不消與他思出箇理來只是言有言之後遞
遞相生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
雖使巧於笑曆之人亦不能笑其未盡之數
而况其凡者乎看來當初只是因箇一字引
起遂至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况自有適
有乎有即有謂之有自意見上生者無即無
謂之無自太虛中來者何謂無適即因是之
說是已蓋因是則自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

起分別然後謂之未嘗有言謂之歆音謂之天均天籟此處又將因是再結一結看他回

頌題目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珍也請言其珍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也

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封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箇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為是而有珍也這是

辨物論二

論用並錄卷一

三十一

字即未始有物之後俄然下箇無字有了無便有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對故有在倫義分辯競爭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在物曰倫處物曰義群則有分族則有辯互逐曰競對辯曰爭即上文自無適有之事蓋至是而道始有封言始有常矣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

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聖人知其如此故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議春秋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聖人議而不辯辯論議三者何異論是統說道理議則細較短長辯則彼

辨物論二

論用並錄卷一

三十一

此反覆聖人所以如此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幟也小知間間日以心關與天下相持以求必勝胸中已自無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者不欲自見也衆人則辯之以相誇示雖然這等誇示求以自見終是不見如惠施公孫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繞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嘆大
勇不恃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
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去聲

後平 葆保 園利完

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大
道不稱大辯不辯者胸中了了見得理透自

無言說大仁者不以煦煦為仁大廉者不以
嘆嘆自滿大勇者不害於人此等說話皆自
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而昭昭然分別
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
而嘒嘒然與人爭辯則必有不及辯者矣故
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所不愛常繫一邊非
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皦皦之
行也廉而清則近於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
而不信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

成其為勇矣故曰勇伎而不成五者之德其
機本固若昭焉辯焉常焉清而伎焉則大露
圭角幾於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
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今
天下之人皆以不知自愧往往強所不知雄
其辯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不知
之知也何謂天府天府者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自來人能知此則是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者何滿之有何竭之有此之謂葆光葆之言
藏也葆光即滑疑之謂不知之知也然所謂
不知非茫然一無所知也以恬養知藏其知
於不知也故曰葆光此章止其所不知句寂
為肯綮蓋推到未始有始也者則寔無所容
吾知處而藏其知於不知則是復歸於嬰兒
復歸於無極復歸於太朴了非至人其孰能
之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膾胥胥教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於日者乎

葆光之人不昶爭辯不見人我堯伐宗膾胥教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大道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褊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然何哉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日一

出則一照並出則並照乃天地之無私也而况德之無私又進於日者乎寘之不辯而照以天可也此後引喻自聖人結歸至人大槩結構與逍遙篇同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

偏死鮪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獲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鷓鴣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獲獾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羨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蓋集

一篇縱橫議論歸結到止其所不知至矣又將此意大發揮一遍以王倪作箇不知樣子而歸結於至人蓋止其所不知者非若世人之所謂不知也不起識見不生分別之謂不知也故以王倪寓言言眼前一應起居食色孰為正者人物各安其安各適其適而已世

人則起美惡分別之念此過識神最為害事
至人則迥出常情一切不起分別若不知有
箇起居食色之正者又况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紛然殺亂彼惡能知其辯哉此箇不知却
是真知故曰惡知不知之非知耶齧缺又深
一問子則不知利害矣至人亦不知利害耶
此利害字意是自處味色上影下王倪答豈
但不知利害便生死之變他亦不知爾其元
神獨露縱橫自在不受變滅乘雲氣騎日月
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尚無所變而况利害
之端乎蓋至人無已其於一切世故已解脫
之盡故學問至此然後謂之極至而物論至
此則其是其非又不待齊而自無不齊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
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
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
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
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

齊物論

南華經卷一

三七

之且女亦大早計見邠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
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
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狡狡
聖人愚范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
相蘊于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大
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
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
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不
以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緣道
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

齊物論

南華經卷一

三八

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孟浪不着實也瞿鵠子
 言是人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
 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所知
 雖使黃帝聽之亦加熒惑如子所言之人身
 分尚早到不得至人田地子便輕易許之喻
 如方見鷄卵尚未孚化便求候夜方見彈雀
 尚未墮丸便求鴉炙不亦大早計乎我試妄
 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妄意聽之何如奚者
 何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蓋至人明並日月
 道貫今古直與造化相為膾合故曰旁日月
 挾宇宙為其膾合且爵祿不入其心而死生
 無變於已故曰置其滑湑以隸相尊衆人役
 役聖人愚范參萬歲而一成純此數句頗艱
 澁難解蓋置其滑湑以隸相尊者世情上事
 也言世人只管汨汨昏昏馳逐於榮華聲利
 之場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
 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尚何相
 隸相尊之有哉衆人役役聖人愚范此道情

事也范渾沌之貌即老子所謂衆人昭昭
 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
 我獨頑似鄙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成純純
 全之成德也言彼之純德直與天地同其悠
 久然則所謂生死云者信乎其無變於已也
 則夫瞿鵠所云不就不避之行又何足言哉
 且生死直夢覺耳萬物盡然而以是故蘊積
 胸中不自解脫悅生惡死妄起執情子惡知
 夫悅生之非惑耶子惡知夫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耶弱喪謂少年拋棄知土之人
 迷失舊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得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
 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薪生之誤乎故以
 驪姬設喻既又以夢覺照著死生言人生處
 世一夢耳歸還造化反似大夢方覺今在世
 說覺皆夢也說覺是夢者亦夢也必有大覺
 者而後知此為大夢愚者自以為覺寤寤然
 知之知汝為君乎知汝為牧乎如觀劇場幻

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却是至怪故其言也
名為弔詭弔至也使萬世之後而有大覺之
人見我如此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
以俟之而不惑矣嘗觀古之達人皆以還於
造化為大解脫大了當故佛氏以涅槃為至
樂其言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蓋必平日於
性命根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
大分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
然後可以言樂古之至人所以旁日月扶宇

宙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者蓋是
物也若也聖脩無功流浪生死於其所謂參
萬歲而一成純者耗散不存蟬蛻之朝風火
倏至顛沛流離遂至淪落常沉苦海求失真
性惡得謂之大覺乎哉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
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
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難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
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自然不
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
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
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上言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又
透下意思來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樣辯才
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相知人
亦被若與我瞞了受其難聞暗昧不得明白
將使就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我
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者正之他是我
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他

若別立一說的人也正不得將使同乎我與
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倒的人也正不得如是
則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
彼來耶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寒
濶難遇然他却是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
之以天倪也就是了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
之不是然彼之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
不是也無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
亦無辯贅之變化或是或非不能取正必待

於彼固也若其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困之
以曼衍儘可優游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
倪者天理自然之分和之則分而不分矣曼
衍即游衍之意不特可以忘年抑且可以忘
義蓋義主分別無辯則義亦與之俱忘振諸
無竟言鼓舞振動應事無窮也寓諸無竟言
吾身亦可寄於無窮若日與人爭是非較人
我則出門有碍安得無竟乎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
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蜩翼耶惡識其所以然
惡識其所以不然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
蝴蝶也自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
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
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明附 相許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
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
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

罔兩景之澹薄者問於景曰子之行止坐起
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景曰我不能
自主有待而然者也然吾之所待者他亦不
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也吾之所待者其
蛇之蚺蜩之翼耶蚺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
者蓋蛇以蚺行蜩以翼飛而蚺與翼不能自
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不然則不
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耶這箇
所以然的造化或在彼或在我在我者不知

一書... 卷之...

其為在彼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我者還是一箇還是兩箇今將自己取証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喜意自喻適志矣而不知蝴蝶却是做夢的莊周俄然而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的蝴蝶然則周為蝶與蝶為周與周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夢覺而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蝴蝶彼為覺後之莊周若以一人而分夢覺曩為夢裏之蝴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必有分

蓋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此之謂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為一也蓋必到物化田地方能不物於物不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默默而不知反於大覺知他誰為蝴蝶誰為莊周而惡識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哉爾時方壹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爰有至人南郭子綦隱几喪我形槁心灰指陳三籟訣我天機

吹萬不同 怒者其誰 非彼無我
若或使之 小知關心 心死可悲
言隱榮華 而有是非 各是已足
自忖則知 彼出於是 是亦因之
彼是無耦 物論自齊 齊物論者
執此道樞 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
圓神不滯 無始無終 以指喻指
是非遽起 非指喻指 視人猶已
何是何非 只爭彼此 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 各不相非 我何為者
無物不可 無物不然 蓬楹屬施
通為一馬 知通為一 惟彼聖人
和以是非 休乎天均 為是不用
而用諸庸 惠不據梧 昭不鼓桐
何成何虧 渾然大同 他人有言
是究是圖 因是而已 其有謂乎
無謂之旨 滑疑之耀 秋毫可大
太山可小 殤子可壽 彭祖可天

| | | |
|------|------|------|
| 不立封畛 | 自絕爭忤 | 大道不道 |
| 大辯不語 | 止所不知 | 葆光天府 |
| 堯德非進 | 孔知亦微 | 神矣至人 |
| 大覺不迷 | 今我有辨 | 孰待善之 |
| 和以天倪 | 寧用待而 | 吾意吾我 |
| 天均則休 | 夢為蝴蝶 | 灑乃莊周 |
| 猶然物化 | 千古悠悠 | |
| 文評 | | |

鈞天之樂 鞀鞀鏗鏘常山之蛇首尾相望驅車

長坂修爾羊腸過脉微眇結局廣洋尋其正眼

開卷數行

先以喪我二字為一篇之眼目繼以天籟操上一步說為眼目中之正眼如下服之以天天均天府天倪皆從此生小知以下皆言有我又自我中提出箇真君來暗應天字迷了真君便有是非提出因是二字作為齊物論之眼目以下反覆議論只說因是以和是非而休天均作一結是非之彰道之虧也滑疑之耀聖人所圖又

將滑疑二字作因是之眼目至止其所不知至矣以天府作結又將止其所不知作滑疑之眼目引堯舜孔子歸重於大覺之神人將和之以天倪作總結結欲齊物論必待此人末邨道我亦從夢中覺來者應上覺字首尾照應斷而復連藏頭於回碩之中轉意於立言之外於平易中突出多少層巒疊嶂令人應接不暇奇哉妙哉

內篇養生主第三

虛字集

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蓋真君者吾之真主人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日夜與物相刃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之止可得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將使利害不驚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已然後謂之善養主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歇永嘉禪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識痴人喚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智虛幻之身不

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計將箇主人相刃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豈不殆哉言瀕於危亡而不自覺也若能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已而猶自以為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矣老子清靜經有云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未失真性所謂

殆而已矣意蓋指此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體本自清靜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宜有况復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宜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復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

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如此看即此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督為中訓玄教家通此督脉引氣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死脩崑崙然後可以引年此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多

養生主

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體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跣若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軫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謏然已

養生主

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解牛觀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跣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砉然騞然騞然

然皆中音律桑林首經古樂名庖丁解牛其
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謔而善之謔歎辭
也庖丁言臣之所好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
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
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
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脉骨節
各有虛處可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喻如初
學道時人間世務看不破觀不透只見萬事
叢挫擺脫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

南華真經卷一

五

理理有固然因其固然順而應之大大小小
全不費力又言臣當時解牛尚以目見審視
虛實而後下刀今則但以神遇而不以目見
官知止而神欲行官謂手足耳目之官知止
者遇有齟齬便知止而不行依乎天理牛之
天然腠理也大卻骨肉交會之處也大窾空
處也批開也卻讀曰隙導刃而入之也肯
綮骨肉聯絡之處筋節所在也大軋大骨也
言我之技精妙恰好未嘗經一肯綮况大骨

乎良庖歲一易刀有割切尚用力也故刀久
而會傷族庖月一易刀衆庖技劣不識卻窾
一遇大軋便有毀折而臣之刀以十年為率
用之九年所解不下數千牛可謂勤且久矣
而刃若新發於硎芒刃如故硎砥石也彼節
者有間而刃者無厚以無厚之刃入有間之
節嘗見恢恢乎寬哉游刃有餘地矣又馬得
損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見其難為族聚也
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熟亦

南華真經卷一

六

必怵然警惕寧視止觀遲其批導微其運動
惟恐一犯肯綮及其謀然已解則如土之崩
委於地於是提刀四顧躊躇滿意細看刀刃
拂拭盪磨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
必動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
逆則難防檢少疎恐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
模寫庖人情狀宛然畫筆末結一語有萬鈞
之力為去聲 中上聲 時居彼 此備結 聲於末
紫若擬 為成去聲 下二為並月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
與其入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
之貌有與也以其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不斝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王去平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則足之人既以
身犯虎口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然指龜
鼎遊於穀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
也而胡為乎介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

右師雖非天成然常人不則而被獨則之若
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之
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之貌故人之貌有與
也然人人皆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充人知其天則當安
命安命之人不着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飲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
乎籠中蓋以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喜也今
右師處於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

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於其身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
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斝言而言不斝哭而哭者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
盡也

夫至人無恩不以戀戀之情係乎其人老子
死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矣則
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却說老子死
而老幼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
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於用情之處故
不求譽而譽者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遁
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
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為其人也

而今非也非至人則違天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蓋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兩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議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死係念於是生而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也死生一來去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弟子而教之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慶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無變於已者如此則帝之縣解矣帝謂天帝

南華真經卷一

縣如倒懸之縣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死生縣人人自縛之翻疑為帝無變於已則帝之縣自解矣今人謂死為盡直哀其盡也而哭之又非也不知自大道而觀同在大匡廓中一氣混茫嗣續不絕滅於東而生於西喻如火相得薪則傳指薪而觀會有窮盡然盡於此者續於彼自古及今曾見有火盡時耶薪喻四大火喻元神薪則不可謂此薪為彼薪火則不可謂此火非彼火遠觀者可以無變

於死生之故矣此秦失正教弟子所以三號而出之意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緣督之經 解牛之丁 可以保身
 可以養生 利害不涉 存沒吾寧
 澤雉畜樊 介者其刑 哭死盡哀
 聃必倍情 適來適去 胡喜胡驚
 薪盡火傳 莫指其窮

文評

南華真經卷一

此篇凡四段謂養生者守中順理利害不涉於身死生無變於已其意皆在言外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所以為妙不似今之作文一開口便說主意又或立作柱子皆下乘也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

靜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內篇人間世第四

夫道非絕俗也德非避世也夷明養晦和光同塵世出世法莫不繇此夫至人無為而無

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宵察至於積伐才美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反喻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平生受用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已中得來耶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厲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

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則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石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

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

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聞其捷而目將榮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

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莊音江

衛君蒯賁也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衆議也

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

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蕉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去之即立不與易之意就之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殆往而刑言汝殆幾於往而就戮耳殆危也猶俗所謂險些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則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

道雜而心憂者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哉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亡以知相鬪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者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德厚而信矜者貴乎達人之氣矜慈實之貌達人氣者即察言觀色之意名聞不爭者貴乎達人之心言人雖不與我爭未必心悅而誠服

若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惡汝謂汝之有其美也有者自見自是之意蓋必人之於我素心加敬誠服然後吾之言說可行苟為不然則人將謂我暴人之惡而貽害於彼者故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不幾於為人蓄乎夫彼衛君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有賢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惟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

輕身而以知巧鬪汝求勝汝於此時目將焚焚焉而眩惑色將靡靡焉以求平口將營營焉以自解容將躑躑焉以為恭心且曲曲焉以順成夫彼方鬪捷而汝以是成之則捷者愈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轉增其勝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無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之於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所謂

殆往而刑耳以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

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

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

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勝外

又自上德蕩乎名知出乎爭透下意來昔者

桀殺龍逢紂殺比干彼何為者也是皆脩其

身而下偃撫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

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脩

而擠之曰是好名者也名也者相軋者也爭

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

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其用兵不止者其求實

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拂上之情實夫有為

善之名與拂上之實者雖聖人猶不能堪而

况若非聖人而可以求其名若不過聖人而

可以有其實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

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克孔揚采

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

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

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雖然一轉使之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言

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其志氣而純一其

德性則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夫子曰

惡惡可哉彼之為人也意得而氣滿陽為克

積孔揚之色惟其色莊也故采色不定條而

敬條而怠條而喜條而怒左右之人莫之敢

違往往助之為虐因撫人之言語以為成案

肆加譏貶以求暢乎其意若人也做大模樣

弄小聰明名之曰日漸之德尚不能成而况

大德乎哉日漸者以漸而進小德也彼既不

成大德而子欲以盛德感之彼將執而不化

若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者以事盛德

之君可也以事庸君詎可乎蓋古之君子量

而後入不量而入信乎其不可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拳曲跽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

而後入不量而入信乎其不可也

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以則可乎仲尼

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比去惡保平

回於此又思其則然則吾內直而外曲直實直也人之生也直故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以天言彼以天聽其俞其弗一任自然詎以已之私意斲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之天而不以已

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謂之

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為一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自已臆寄直於古人故人聽之而不為謗回之思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則也謀安也言依此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逆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人

夫化人者使人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今爾猶

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有意必固我者在

胡可以及化乎夫子欲回先化已而後能化人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而有為之其易耶易之者隸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取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顏回更思其則再無進步於是請問其方夫子曰齋吾將語女夫女今已無則矣若再有則而為之亦豈易耶有則有意必易則有固我終不出於自然故與皞天不宜此便是太多政法而不謀之意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有而為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

進回心齋者無二爾心無雜爾念勿以耳聽而以心聽勿以心聽而以氣聽氣謂氣息精神愈歛則氣息愈微氣息愈微則靈關愈微故心靜則聽止於耳息微則心止於符符即道家火符之符一消一息順其自然則與天符暗合故謂之曰符夫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心止於符則虛矣虛也者道也夫始有物也故曰惟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夫子告回只一虛字便是普物無心順事無情千古聖

學之根宗無出乎此但讀者容易勘過故不覺其妙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者矣未聞以無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遷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我之義也得使謂得教而使齋既齋之後未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告之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自謂敢言

直諫能人之所不能往往不量而入自取殒辱汝若不眩其名一以無心處之相入則鳴不入則止其語其默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開一門不發一藥渾然忘物忘我一宅而寓乎不得已之中一宅者無間之義不得已猶言不自由也不自由則動以天矣人而天於道不其幾乎且人之處世有所不得已者若欲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斷滅相者直易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天下

有不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地之轍迹則甚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不可以偽為也若為人使而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易以偽為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難以偽為難以偽為則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以無知而知者此等之人聞見罕儷處人間世者到此方為庶幾

夫抵只一虛此心焉盡矣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有空缺則容光必照而生皎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闕而生白也惟此虛明能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萃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為馳騁不已身坐於此心逐於彼所謂凶害悔吝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耶夫惟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歛藏於內心知之思屏黜於外順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如是則虛靜之體不為物交所蔽將見靈明洞煥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況於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此以為樞紐伏羲几蘧行此以終其身而况其散焉者乎几蘧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其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
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
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
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
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
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
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
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葉公名諸梁字子高即論語中問孔子於子
路者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車之事公謀於
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王之
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重
而情實踈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况萬乘
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甚慄焉昔聞諸夫
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權而成
者若不能得其權心則事故不成不成則使
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

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虛
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夫
我平日自奉甚薄所食者皆粗而不善爨下
司火之人使其簡薄常自清涼無有苦於炎
熱而欲清者以此食滯自覺無病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冰意者其內熱歟吾雖未至於親
見行事之實而已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
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兩病也夫子何以
教我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
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
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
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
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
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
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
可矣

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所當為者而言一曰義命行於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在己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

自事其心者亦如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奈何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命聽其自然也如此乃為盛德之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子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蓋生死念頭起於有我不

知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已死生無變於已者葉公其以是而行則可矣此段道理最大議論甚正人謂莊子大言無當觀此寧不少省

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地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

幾乎全

上正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憂此則教以為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熟於世故者方知有味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靡順外交隣國也隣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已之心以言告之方可濟事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國相喜則必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

言過實多近於妄妄則不能起人之疑故聽言者莫莫者疑義聽言者疑則傳言者必受其怒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僻默

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且夫秉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樂洛 弟排此下教以事當慎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始焉善者其後率以不善繼之况始不善乎故

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何以故以巧鬪力者如今人戲劇格鬪之類其始也不過喜而相邀其卒也常至於怒而相擊何者蓋以戲太甚則多奇巧奇矣寧得不相角而忿乎正如飲酒者初進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歎而常至於亂何者飲太甚則多奇樂樂奇矣焉得不相狎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初以誠信相結既乃鄙詐之心生焉是皆作始

者不知所慎故始焉苟簡從事而其終也遂至於决裂潰敗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君子懷此永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焉先之夫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則易取辱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無由巧言者基之巧言偏僻不擇正理漫然矢口而成喻如懼死之默不擇好音氣息弗然而

出於是聽其詞者並生心屬念所由生職此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艱險尅核太甚人皆苦其不堪則必以不肖之心應之應雖在彼致實在我早自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吾將不知所終也矣行可不慎乎哉為使之道言必稽其所弊行必慮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遷令無勸成承君之命而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遽勸成

八開世四 兩兩華經卷二 九

蓋以過度則益益則殆事且使以傳兩君之好成人之美者必優柔漸漬而深交之然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債事兩心生屬惡戾一成改悔何及故曰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游心於無物之天托於義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常養吾心之中使其不偏不倚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報謂還報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取必於知為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者豈易易耶必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苟為不然則臨事而眩雜擾而憂者抑又多矣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夫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

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違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或成 娠腐

夫使多詐之國傳不道之儲人間世所難也聖賢處此亦必有道矣故以仲尼作訓而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者後以伯玉終之人謂莊子非聖其然豈其然乎顏闔將傳副贖

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殺者降殺之殺有人即太子也天殺者天薄其賦使之無德也方法度也言縱欲敗度將來必危吾國一以法度繩之則禍不旋踵且彼之知適足以撫拾他人過失而自已不知吾其柰彼何哉伯玉於是傲之以戒慎教之以正身蓋正身乃帥人之本而戒慎云者防乎其防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

內盡調和誘導之意乃為得之雖然二者猶覺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一味依阿涵忍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失而為顛為噉為崩為蹶和而出者揚已之能彰人之過則必自取嫉害且失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與之為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準繩也無崖言無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達徐加點化入於無

疾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者非故縱之也正欲得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悻悻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積伐已之才美以犯人者不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以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不敢食以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蓋虎性一怒則咆哮難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媚之彼雖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宗教類 三八六

異類亦將與養已者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矢以筐盛溺以蜾適有蚤蚋聚嗜則當僕僕緣拊而去之若使馬性一劣將決嘶勒碎胸首絡轡之具而不顧寧復顧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愛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欲使量已量人無伐才美無犯怒心然後無道之儲可傳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擊之

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子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柎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萌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舉之不

亦遠乎櫟社夫櫟社大樹匠石不顧而弟子則飽觀之蓋

不知其無用也故匠石因其走報而語之曰散木也以為舟則沉為棺槨則速朽為器則速敗門戶則液構然而洪為柱則蠹不適於用以故歷年多而成形大也匠石歸而社櫟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予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矣今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

剥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苦者也故不得終其
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
如是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久得大
乃今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不剥即辱且
得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為櫟汝以有用
而為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奈何哉以彼
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况凡物之
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
幾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木匠石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覺而軫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為用趣
取無用不為社可也為社何耶匠石曰汝尚
密而勿言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
而今乃為不知已者詬厲且彼縱不為社亦
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眾異
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
亦一義也但櫟直不為是耳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
衆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

其材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也其
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
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至於其大也
嗟夫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
拱把而上者求狙猿之杙者斲之三圍四圍求
高名之麗者斲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
禪傍者斲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
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膠之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亢臭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
大祥也乘去 此庄 禱類 咎結 匪呈
商丘之地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眾木
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賴芘之藟蔭
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而
不可以為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輪軸之解
散而不可以為棺槨舌舐其葉則口為之傷
臭嗅其味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能食

然則是果不材之木也故人莫之用以得金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不材故精神疑固人不壞而天獨存也若夫宋之荆氏其地宜楸栢與桑園亦有大者然其拱把而上則求狙猿之杙者斬之矣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圍則貴人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槨傍者斬之矣槨傍棺之全邊也是皆木以才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

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與人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支體不全之貌疏其名也頤口旁兩頤也齊腹臍也會撮髻也五管五膺也解人大腿也脊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聳其狀若此挫鍼縫衣也治解浣衣也足以餬口足

以自食也鼓筴播精簸米出糠稗也一鼓可食十人言臂健而力迅也支離之能有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雖攘臂而不徵簡其廢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復其身也上與病者粟則支離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賜也夫支離其形尚足以自養而終其天年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不用泯其能於無能故得免於世而自全也上以木喻此以人喻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命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楚狂歌鳳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全生免禍亦聖賢處世之所不廢但以警世之人汲汲於功名之會而不知利害者聖賢豈若人哉以諷孔子則大不然鳳兮鳳兮聖世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亂世而出何如其德之衰耶將欲開太平於萬世挽淳風於三代耶來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下無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已矣烏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生禍也福輕於羽殆易於舉禍重於地胡不

知避已乎已乎何暇臨人以德也殆乎殆乎何必畫地而趨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行卻曲胡自枉其直以傷吾足乎山以生木而自戕膏以引火而自煎桂以味辛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利為身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人世說難

回也請行

匪量斯入

殆往而刑

德蕩乎名

知出乎爭

未達人心

胡以疆繩

若惟無詔

曷揚於庭

王公衆聞

而目將焚

不信厚言

剖于殺逢

求實無已

枝攻扈兵

內直外曲

上比而成

政多不謀

及化胡能

回爾心齋

庸以氣聽

入遊其樊

無感其名

無門無毒

一宅而寓

相入則鳴

不入斯去

耳目內通

外於心知

| | | |
|------|------|------|
| 無地而行 | 靡翼而飛 | 惟道集虛 |
| 瞻彼闕矣 | 虛室生白 | 吉祥止止 |
| 萬物攸化 | 行終義几 | 葉公使齊 |
| 心甚慄之 | 飲冰內熱 | 兩也生疑 |
| 天下大戒 | 惟命與義 | 不擇而安 |
| 忠孝之至 | 行事之情 | 而忘其身 |
| 悅生惡死 | 匪則攸聞 | 言或傳之 |
| 類妄實難 | 無傳其溢 | 則幾乎全 |
| 忿設無由 | 巧言偏辭 | 尅核太至 |
| 不肖應之 | 風波易動 | 實畏易危 |
| 遷令勸成 | 寧不殆而 | 何作為報 |
| 遊心養中 | 若為致命 | 虔始令終 |
| 顏闈傳儲 | 伯玉教之 | 正汝身哉 |
| 戒慎不違 | 形莫若就 | 孰不欲入 |
| 心莫若和 | 和不欲出 | 與彼嬰兒 |
| 與彼無畦 | 匪顛匪蹶 | 幾則達之 |
| 伐才非美 | 犯順奚宜 | 養虎可則 |
| 螳螂可蚩 | 意有所至 | 愛有所遺 |

| | | |
|------|------|------|
| 無學養馬 | 拊之不時 | 決啣毀首 |
| 闕爾狂馳 | 處世全生 | 無用者奇 |
| 乞為社櫟 | 頑學支離 | 彼德之衰 |
| 鳳兮鳳兮 | | |

內篇德充符第五

靜字集

甚矣形骸之足以累人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故人間世以全生免患為貴雖然遊於羿之彀中而不中亦有命焉君子知其有命一切委之自然而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此篇寓言王駘申屠嘉之類蓋真能外形骸喪耳目獨以守宗保始為事者蓋學問必進於此然後謂之德充之符又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者游而成其大故以忘所不忘終之其究竟處則順事無情因其自然而不加益於有生之外蓋充養生處世而至於義之盡者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變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取

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物為事乎兀當作介與前養生主篇介者同誤襲篆書而作兀理或然也王駘魯之介者也其人蓋

能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故常季
問於夫子曰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而弟子從
之者半魯國且虛而往實而歸充然若有所
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下而從之彼介者何
人也而勝於先生則與庸人殆遠甚矣其用
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曰彼之用心豈常人
等哉常人不能忘已往往怙於形體之私悅
生惡死橫起貪着迷失真宗去道遠矣之人
也雖死生事大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而變亦不得與之遺遺謂遺變於彼何者
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其在道中同為一物幻
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真空性空
真體審乎無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故不與
物而有遷化既不與之遷又焉得而與之變
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主
張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曰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宗即所謂大宗師未始有始也者
之謂也守此根宗則能以無生有以虛造實

法由此出命由此立故為命化之樞紐古之
至人所以提挈陰陽主持造化而不為二五
之所陶鑄者率用是道常季蓋不知也故以
何謂為問夫子曰子知異與一乎萬化即異
也根宗即一也自其異者而觀則肝之與膽
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以為膽膽不可以
為肝猶之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
與我同一根宗既同一根宗則六用一原耳
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不
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遊心於德
之和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有此有得有喪
得亦莫非一而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
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便是命物之
化而守其宗彼之用心若是而已常季却道
彼之為已者不過以知得心耳蓋審其無假
而守其宗是以知得心也夫心亦人之常心
耳人皆有之何獨稱最於彼哉夫子曰人心
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異但彼守宗之心定心

人之心動心也彼人莫取鑑於流水而
 取鑑於止水者以水定焉故也水定則能鑑
 成形心定則能止衆止故受命於地則松栢
 居天下之大端何者冬夏青青是松栢所以
 獨異於衆木也受命於天則惟舜也正何者
 幸正其生以正衆生此舜之所以獨異於衆
 人也觀此則介者之寂可知矣正如各正性
 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
 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

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又况守宗正性之
 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
 一生死而命物化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
 骸象耳目下此四字看他奇處官如五帝官
 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與天地萬物同
 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散則為萬聚則
 為一直寄寓此於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
 人皆狗象喪心妄起知識是以心生於物而

死於物今也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
 者此非得保始之徵有不懼之實者孰能之
 哉如是則信乎能命物之化而生死無變於
 已也己之人也得道人也將擇日而登假矣
 登升也假至也如書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真
 之意人之從彼職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
 曰彼且何肯肯於人則以物為事既無所肯
 則何以物為事哉此篇所論守宗保始一知
 之所知而心未嘗死乃性命之要樞而勇士

一喻尤為精確一藏佛乘言不能盡者今以
 教語該之學者更當精研熟玩猛於生死關
 頭截然把斷如勇夫有不懼之實者便可雄
 入九軍縱橫無礙此箇理會死生學問等間
 於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至而佛法已在
 中國孰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
 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
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
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
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耶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
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
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
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是笑吾不
全是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
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
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
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夫申屠嘉不見已之為介而忘執政之貴亦
幾乎忘已而忘物者子產與之同師乃有同

出入之嫌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信乎
未之有得也故嘉為設塵鑑之喻言彼心鏡
不明故物欲之垢得以昏之而子產猶欲其
計德以自反若謂不省已過而徒譴人之過
者嘉復之曰若自狀已過則以為吾足之不
當亡者衆矣不陳已過而謂吾足之不當存
者幾何人哉雖然此殆以人論而不以天論
者也故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是達乎
天之說者也惟有德者能之夫天下之履危
機而不禍者如人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而
不中皆幸也幸亦命也人以幸而全我以不
幸而不全有命存焉安得不相安而反以相
笑乎哉今天下之以全是而笑吾不全足者
衆矣我始也怫然而怒是其見猶未定也既
而遊先生之門則謀然自廢其形而反不知
先生之洗我心垢一至是耶今我與先生遊
十有九年而先生未知吾則吾與子同以心
遊於形骸之內而乃索我於形骸之外失其

所以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政後人不亦過乎復映前面過字於是子產更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稱稱謂善於稱述蓋服善而譽之之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

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漸以詭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耶老聃曰胡不使彼必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

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別求裨補頭上安頭此種學問名教中人談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猶未耶何賓賓恭敬以學於子為也彼且為善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己之桎梏蓋桎梏乃手足本無之物惟被刑之人

乃或有之一有桎梏反覺詭幻異常故至人無已聖人無名其有名者翻為桎梏必欲解其桎梏必須反其所見之異者而同歸於一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以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是焉得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名皆是詭名此箇不二法門直是解粘去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縣不解

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此安可解耶。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暮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泥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也。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

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剛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惡人醜貌人也，無位以濟人之死，無祿以望人之腹，言其無富貴聲勢而不能利濟乎人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也。惡駘天下言可驚詫也，和而不倡，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而且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皆來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泥而若辭，狀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媿其不若也。郵憂也。若有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也，而能使人愛戀若此。夫子設喻以對狔子，乳於死母之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為目之瞬不見已也。形之僵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

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愛也戰死不資娶
刑屨無人愛是無其本者無所用而有其本
者斯可用也知此則它之可愛而可用者蓋
必有在矣又復設喻天子之御不翦爪不穿
耳以破毀其全體新娶之人不服役以胼胝
其手足不如是不足以垂至尊之聘昔而結
新昏之懽燕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況全
於其德者乎知此則它之所以可愛而可用
者於焉取諸決矣然則它也是必才全而德

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自其賦
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已者而言不形
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數
喻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
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
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
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

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
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
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
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
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
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
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遺故死
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
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
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雖有知者
不能規乎其始規之言求也然但不能規乎
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
始也者混合和融一而不分謂之滑和上篇
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蓋如此故不足於滑
和者不可以入於靈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
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體於是乎散矣今
使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

後不失其和故曰不失其兌即和也豫亦和也此便是滑和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者不失此和而已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卻者不受而還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手吾之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卻無卻則不失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常人不知命運自然不肯安受只一卻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見其日夜無卻與物為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謂應萬變生時於心則時行時止莫非天運之自然此箇和德渾然不變於物交之感便是全其夫之所賦者故曰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平故萬物盡準焉然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夫德者成和之脩也德即和德脩之已而成焉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不能離也不能離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意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有甕養大瘻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志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長平去 知于

闔跂曲跂也無脰無臂也甕養大瘻之狀項瘻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醜惡之人能使齊衛之君說之而反視全人之不如所以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觀之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已若忘是謂必見其所短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已若不忘之則必自伐其所長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則其忘也是謂誠忘

一字上翻出自己學問而以聖人證之
 聖人者誠能忘所不忘者也其心有所遊也
 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不
 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
 不居何乎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
 然而已惡用知未離也未斷也質任自然而
 已惡用膠所得於天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
 惡有於德所積於己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
 惡用夫商蓋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
 用則游以天矣游以天者天鬻之天鬻也者
 天食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為也
 故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
 人而不能以獨異無人之情故四者不用而
 是非不以得於身然謂之無人之情則聖人
 者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
 人之身常自謙抑眇乎小哉所以聯屬天下
 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警乎大哉浩然天游所
 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意蓋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忘抑且
 忘無可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忘者係之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
 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
 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
 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
 之精神乎南華經卷一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暝天選
 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選去聲
 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辯者一段作結惠
 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哉故如則故而已
 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
 何以謂之人莊子曰人之形色象貌皆自未
 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
 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
 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將欲其塊然墮然

如槁木如死灰而後謂之無情也故莊子曰
 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
 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
 老子益生曰祥謂裨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
 為參之也惠子窮其強辯却說人之有身亦
 自益生中得來蓋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
 而生於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
 生則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獲
 子不與之辯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舉
 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完足於本足中不
 能順其自然橫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
 之乎乃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塗
 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不足却乃不
 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於無情無事之天徒
 以堅白之說嘵嘵然立是非同異於天下茲
 不謂之益生而何哉觀惠子與莊子辯論却
 於箇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以與之為交

考壺外史說是篇已於是重宣此義而作氣
 辭 彼兀者駘 聖以為師 死生無易
 大變不遺 審乎無假 守宗保始
 能正其生 以止衆止 遊心德和
 一知所知 擇日登假 人則從之
 僞譚申嘉 我行子止 索人形骸
 僑則過矣 別人鑑明 忘勢忘形
 匪齊執政 取大先生 尊是者存
 叔山胡足 惟爾名聞 解其桎梏
 惡駭駘它 式重寡君 死夫才全
 而德不分 滑和靈府 真物為春
 日夜無卻 生時於心 有跋有卷
 形短德長 充德之符 忘所不忘
 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 勿以好惡
 而益其生 何哉據梧 以堅白寫

內篇大宗師第六

靜寧集

大宗師言道也道者自然而已乃天所為故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知天之所為之自然也而不以人為參之斯得謂知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為宗其旨意則在於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至於死生之變等之為旦夜窮達之故信之為有命則非真知自然之所為者孰能與於此哉篇中義諦隨人根器大小各有受用熟讀此者不惟可消貪鄙之私而所謂性命之宗上乘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天固自然矣又

必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何謂知天之所為知天之自然也何謂知人之所為知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得為知之盛矣何謂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如人之年壽脩短吾之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可知者付之天然謂之養則有涇沫從容以俟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於中道夭折則是禪益於有生之外既不能知其所知而又不能養其所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一轉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必有所待而後當當謂知其當否我今說他為知之盛何以見得直待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是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見得他為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所待者猶未

定也未定言未知日後何如未見了當詎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蓋善終者夭夭折者人此必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為天為人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盍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寡寡薄也成成全也暮謀也士事也古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道遭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厚也謙以承之而不雄不暮士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

者物不足以累之是故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漠然不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然謂之登假則與道合真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也不甘其息也深深其性定之符又若此何以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也故其寢無夢凡人與構為接日以心聞故

有煩惱妄想憂苦身心真人無妄也故其覺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甘苦分別貪愛之念從此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甘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於內故息息常歸於其根踵即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復之處玄家所謂命蒂是也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喉踵息之說迺玄家專氣之要訣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

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丹經萬
卷言不能盡者此老等閒一語泄破讀莊子
者安得草草看過徒以藉口談資筆陣耶屈
服者其嗑言若哇與人談論心無定見見無
定理一見真人心自屈服言心奉也心屈則
言亦與之俱屈其有應對嗑咽若哇哇者吐
貌謂其言只在喉舌間支吾調弄吞不下吐
不出分明狀出一箇屈服的樣子禪家以此
機勘人一受其勘便見底蘊其著欲深者其

天機淺多欲之人易為物誘貌言視聽自是
浮淺天機二字下得最好機者發動所由凡
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機得所養者自是沉機
不露湛乎若淵老子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
測符驗若此此段所論一字一語參透的有
根宗受用不盡玄乎妙哉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
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
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上言外物不干其心此言死生無變於已其
出不訢其入不距即解上文出出世也入返
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訢喜也距違
也儻然往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來即出也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其始自未始
有始以來則其終也亦歸於未始有始而已
更不必求今之求其所終者曰吾以修為求
證聖果便是有我我則不能與道合真喜
而受之受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復命而
死也既曰其出不訢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
反蓋不訢即承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
是言有生之後常自懽喜快樂初無戚戚不
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為樂而忘其
為死此便是生死無變於已蓋心一有所變
則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
何不以人助天者即老子所謂狹其所居厭
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真人只知養其

自然而已矣觀此一段則知今之畏生死而求修証者猶落第二義非空到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寐其顛顛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始終如一死生不能變也其容寐者守靜之萬萬感不能挽也其顛顛者廣大寬平無慘感也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然如春意思溫和也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接而生時於心也既曰喜怒通四時則固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故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不失人之心澤施乎萬世

不為愛人夫愛人者樂與物通樂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何樂之有何謂有親非人至仁無恩不可得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賢推測而知非點契也故天時非賢人處利害之中往往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倚伏之幾奇正之變故利害不通不得謂之君子行名失已學求諸已非為名也故行名喪實者不足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之

境虛華之事人皆徇之而亡其身是謂受役於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若狐不借務光以下諸賢是皆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者狐胥紀申之事無考然以務光辭國以自沉夷齊扣馬而餓死箕子披髮以請囚要皆事人之事以至於殆且辱者其他可知故皆不取其真其伏羲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敵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

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潘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屬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義而不朋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

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也方者易割廉者易削真人則與乎其虧而不堅虛者易浮華者少實真人則張乎其虛而不華與與自然之貌張者大也邴者喜貌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衰駘它悶然而後應之意潘乎其進我色也潘者聚也進我色者言容色日見其克粹也色則日見其進矣而德則日見其止止即止於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

屬乎其似世而不可犯也警乎其大而不可制也似世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乎其似好閉而機緘不可測也悅乎其志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檢括之義悅者俯下之貌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刑主肅殺故以之為主為道日損之又損至於無損故曰綽乎其殺也殺者降殺之義以禮為翼者柔和謙退所以輔翼人道而行於世者故曰所以行於世也以知

為時者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不得止故曰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循是以登假於道與人之有足以至於丘者同而人真以為勤行也勤行則未免有欲速苦難之真

人只知養其自然而已何勤行之有哉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

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也
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
以心捐道矣所謂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
知此而已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
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
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
而况其真乎

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大

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必夜而九圍於氣
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
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也此箇實
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卓者真者實
在於是人特以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
少不知父也寄體之之身而猶愛之而况其
卓焉者乎人特以天之所子為愈乎已而敬
君者多敬天者少不知君也代天之身而猶
狗之而况其真焉者乎蓋真即內篇所謂真

君而卓焉者則維皇上帝超形氣以獨存者
也知此則知天視君父猶為至親至尊蓋不
惟不可勝而且不敢勝矣不敢勝則不敢棄
之棄之可知矣

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
志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志而化
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之

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涸則
魚未免離水而陸處雖其相啣相沫徒勞形
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得乎以况人離
於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紛然以生與
其譽堯而非桀也孰若兩忘而化於道者之
為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而桀不當非也自
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而
可以非譽為乎此便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
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於死生大

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知大塊
之以形載我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我也
而以死息我也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
此便是兩忘而化於道忘而化便是善吾生
善吾生便是善吾死蓋死生雖不一而其一
者未嘗不一也此等議論學人更當精心理
會所以解帝縣而登解脫者實不外是此大
藏上乘義諦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
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
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人
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
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
待乎

夫人能兩忘而化於道則是能遊於物之所
不得遯者而皆存何者道者物之所不得遯

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無所變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而不知石
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有力者以壑
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睡者不覺也是
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遯也若夫藏天下於
天下而不得其所遯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
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何謂藏天下於天
下天下不一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
者知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
得其自然則是以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
我之理又藏於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遯
此便是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蓋一者真實
之理也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
求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
中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若欲充其所喜之量
千變萬化未有極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喜
不可常樂不可極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
可得謂之固耶即此便是猶有遯處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者便是不以其身為身
而以其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
皆存存則無夭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
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效
之又况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
待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大宗師執此一者以
為化樞故曰一化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
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
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豨章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
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遊雲天顛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下奄有天

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到此方說出大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無形也
無為也而却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恍兮忽
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情甚真其中
有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闕密藏也莊子
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何謂有
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者靜
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信之一字更為闕密

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必得師傳方有契悟故
曰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
可受不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
之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以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
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
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六極即
六合也六極之下即佛書中所謂風輪持之

乃九地之最深者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總上四句極讚道之為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以為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仙真賢聖不得不可以為仙真賢聖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此段屬辟此事更覺奇特稀韋古之帝王挈天地言整齊世界也氣母二字本老子天下有始以為天

下母襲取而有之之義襲氣母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維斗四維斗星不惑者不易其度也日月不息不晦其明也堪坏崑崙山神馮夷水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即今傳言禹湖上升之事玄宮者人君恭默思道之宮禹強北方之神西王母瑤池仙長也少廣宮名彭祖年壽八百故上及有虞下至五霸傳說商之賢相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子一併說為列星意者本此

南伯子葵問於女媧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已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

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瞿明瞿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言得道此後需言道不易聞尤不易傳小

梁倚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此亦字指
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者也今
二氏家僉言法財兩濟缺一不成意蓋如此
有其道矣有其才矣猶未可與也故守之三
日七日乃至九日審其果能忘物而忘我也
然後與之外天下與外物何別天下遠而物
近天下踈而物親故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
物易而外生難外生是忘我也忘我而後能
朝徹朝徹者清明瑩徹如平旦也朝徹而後

能見獨見獨者人不見而已獨見之也見獨
則無古今無死生去來而可與言道矣既及
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死生
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
活而神死也且天下之有將迎成毀與死生
相對而貞勝世人以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
心迎之一心怕毀一心成之憧憧往來無有
窮已此箇活潑之心烏能入於不生不死之
鄉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

成也順其自然更無意必若然者其名謂之
櫻寧櫻拂亂也寧者定義復自解曰櫻寧也
者櫻而後成者也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成
大定此便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說
上乘義諦意蓋如此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
寂定然後可以成此名也是道也烏乎聞之
聞之則墨之子以下皆莊子巧立名字大是
戲劇前此未聞則墨文字也洛誦誦讀也唯
明審視也聶許目聶而心許之也需後早有

聽手有書皆待授於主人者於誦數美誦歌
也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無始
之始蓋言道理得之言語文字間而領之以
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此既
直泄道妙擊者為解會而悟之則所謂命宗
性祖一貫穿過愛用得力處不獨以其文也
子祀子與子聾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
以生為春以死為秋孰知死生存亡之一
吾與之安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
 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向贅指天陰陽之氣
 有滲其心間而無事躡躡而鑑於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
 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
 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
 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
 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
 久矣吾又何惡焉

夫道無死生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者乃可與
 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子
 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議論所謂以死
 生為一條者人自未始有始以來故以無為
 首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脊造
 化息我以死故以死為尻尻尾也有能知死

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矣於
 是四人各相契悟莫逆於心遂與為友俄而
 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子與言造物偉哉如
 此大乎我與造物原同此大乃賦我以形為
 此拘拘又曲僂發背上生五管使我願隱於
 齊肩高於頂贅指於天陰陽滲厲之氣內干
 我心間嘗無事扶曳而鑑於井見其狀之僂
 僂又自嘆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
 拘也此拘拘指病體而言子祀曰女惡之乎

惡是惡死子與曰亡也予何惡哉假使造物
 者浸浸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則予自異物
 中安其常而適其適故為鴉則求時夜為彈
 則求鴉炙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化
 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存此便是死生無
 變於已之意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
 即死生存亡如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
 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
 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者而不能

白解者萬物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哉莊子篇篇主意只論死生孰知人生處世只為悅生惡死作出多少有為之法念念相續以至沒溺煩惱苦海不能自脫故此重重發出死生一條道理欲人猛將此箇悅生惡死念頭一刀斬斷直下安時處順聽其自然便可以還造化識此窅者三十二篇莊子儘可置之空虛無用之地

不消山野為添註脚矣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

必為鑊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此段又發出所以當安當順的道理叱避無怛化叱妻子而避之母以哭泣驚怛將化者之人也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適言造物又不知將汝化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也子來答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為則鼠

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金必欲為鑊鄒則大冶者必以為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為爐造物為冶陶鑄百物而我於百物中必欲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哉成然而寐遽然而覺而已矣寐覺亦是替死生二字者此段議論實脫洒可愛然以釋氏輪迴之說而觀三惡道中的有苦趣一犯其中急難自脫脩行之人為求斷此是以割愛學道今者却說惟其所命去亦惡乎不可不

知何為理長似難決擇今請復以父母命子
大冶鑄金二喻尋求至理金之佳者決定鑄
為鑄鄒子之賢者必不命之糞掃六道升沉
隨其業力果報臨身誰容擇拒莊子也只說
得他一邊逍遙學問不魯統為衆生立箇方
便法門正如釋氏金剛經佛為發大乘者說
為發最上乘者說上根之人直下明了三界
惟心一切惟識猛將箇生生念頭一刀兩斷
直下便得解脫入於不生不死之鄉此莊子

契緊為人咽喉下刀更不為立方便法門與
人打葛藤去也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
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
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
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
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趣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
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
且相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
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
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烏能憤憤
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
無為也登雲遊霧撓挑無極言行無轍迹也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
箇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
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户死
孔子使子貢往吊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
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嗟來桑户乎乃

琴曲也返其真謂還造化言女已返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猗者歎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故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為滋偽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如此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耶而曠蕩若是君子禮以和行

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脩行無有無以命之謂不知喚作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之外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於混芒一氣之中以生為寄故有附贅縣疣之譬死則大患乃解喻如决疣潰癰乃稱大快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以哀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圓覺經所謂地火

水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於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處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為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惡能憤憤焉以強世之禮而觀示衆人之耳目乎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子貢一聞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問夫子立教何方之依夫子自謙丘乃天之戮民戮民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當與女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

有謂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如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於水人則相造於道造之為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結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於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獨行人矣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矜細行之君子也夫以人中細行之君子為天之小人則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子乎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

而無獲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歛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以善喪蓋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於一國也回一怪之一常怪之也夫子言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天夫大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則當莫煩

就簡返於大樸而人之情有所不得已者夫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中而行所謂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簡而至於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感無喪服不得簡而至於無哀所謂於世法中而行出世法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一意付之自然不知所以生故不就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就

先則喜心生焉就後則惡心生焉而彼實為
知也直與萬物同化於大鑪大冶中以汝奚
為以汝奚適皆所不知一意安時處順以待
所不知之化已乎者休心滅意之謂方且將
化順其將化惡復知有不化者哉方且不化
順其不化惡復知有已化者哉蓋化與不化
等之夢覺今吾與女特夢而未覺者也烏得
以女為怪異耶且彼之居喪也特存駭形而
無損心有駭形者喪之容也無損心者不滅

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旦宅而無情死
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人生直寄宅於旦死
則夜而歸耳必非實死故無情死情言實也
彼之見解若此不柰世情故人哭亦哭以行
世法是自其所以欲簡之而不得而已有所
簡也所以乃三字亦奇猶言乃所以如此也
且汝所以怪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吾即我也焉知吾之所見當否何
如故曰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手且汝夢為

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如此顛倒幻
境俱在未覺之中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
吾之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人多是
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怪異直將化
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有損心
造適者不及笑歎笑者不及排知自然之妙
用者人不得而參之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
及笑者不暇及於笑也歎笑者因物之可笑
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排此蓋自然而然而然一

天之所為也去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
於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遊於有方之外謂
之畸於人而侔於天謂之覺人寥天一即天
也道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為軼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剝汝以是非
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
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蕃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

與夫眉目顏色之好替者無以與乎青黃黼
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
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
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
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
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獲載天地刻彫
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何以資女謂何以教汝也躬服仁義而明言

是非乃人所為世法也奚為來軹軹語助辭
言女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漬仁義之
黥墨而受是非之剝傷矣女將何以遊於道
遙自在之境乎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即
所謂梳挑無極彷徨塵垢之意雖然吾願遊
其藩籬盲瞽之喻言女無受道之資難以語
道無莊美人據梁勇士黃帝神知之君言至
人有教能使人人失其平昔之所自有者亦

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
者之息我黥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成渾成完具之義言昔者竅鑿不全今乃息
黥補剝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真純
返其大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
此吾師乎吾師乎以下是言大宗師之德無
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鑿萬物而
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義即
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

義鑿萬物者有時銷殺萬物盡為鑿粉但不
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
不為老者溟溟津津立於未始有始之先而
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獲載天
地刻彫衆形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
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德若此此吾
之所遊心也又何屑屑焉於仁義之端是非
之辯乎哉

頤曰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
曰曰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
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坐忘矣仲尼莞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
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
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顏子學
問自博文約禮中來然尚守而未化曰忘仁
義忘禮樂墮肢黜聰心齋坐忘別是莊子一

段學問如今所謂禪家者流大率類是又道
經云忘我忘物忘忘亦是此意然又須知此
箇忘字與外道所謂頑空斷滅者萬萬不伴
即是一箇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
情乃其宗旨此段所言仁義禮樂聰明知慧
對大道而言皆屬支離窳鑿把作不好字面
看承老子云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意蓋如此
讀莊老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

矣裝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
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
其詩馬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
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
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
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詞
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

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得一句
斷然曰然而致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
則固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而非已之
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不知者養此而已然
必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求
可思非自然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
義而作亂辭
彼天所為 莫知其然 養所不知
何人非天 越彼真人 乃有真知

| | | |
|------|------|------|
| 登假於道 | 生元無斬 | 不悅不惡 |
| 儵然往來 | 自適其適 | 容與平懷 |
| 彼天誰子 | 曰大宗師 | 有情有信 |
| 無形無為 | 得之者昌 | 博亦不易 |
| 獨惡乎聞 | 遠自疑始 | 彼祀來者 |
| 及以琴張 | 旦夜生死 | 倚歌相羊 |
| 子貢守禮 | 顏回坐忘 | 許由惡黜 |
| 孟孫善喪 | 同於大通 | 化乃無常 |
| 桑戶寃貧 | 其命也夫 | 養所不知 |

與天為徒

內篇應帝王第七

靜字集

老子云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

蓄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蓄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即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蓄缺四問即前齊物論中所載者此箇知字乃人之知識分別鑿混沌散大樸此為最先故大道忌之蓄缺因王倪之不知也從此有悟而喜蒲衣子曰汝今乃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雖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則天也不出於天則非無為自然可知矣泰氏其即徐其覺于于徐紆徐也于于自得之貌一以已為馬牛者從人呼馬呼牛更不分別也泰氏其知道乎道

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信情信只是箇混沌未分故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蓋使知有所入則亦不得謂之自然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曰言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手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中始人名肩吾之所先見者以已出經經常道也式義以義為程式也度人猶言化人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己者接輿却以為欺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言此非實德不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得一以異說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旨大率大之老子蓋大道之世人皆相忘於道術故無庸於治而自無不治者有

心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心慮之而出於治之外者抑又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為治外乎為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若為置箇典常法度使人人取式而行雖則不外乎所性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此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必有出吾法制之

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此便有矰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知而百姓曾二蟲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天根遊於諶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鄰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

野汝又何留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向無名人口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昂為字

者無心而順適之謂問之不豫言不能適
然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也游心於淡無
擾雜也合氣於漠無聲臭也此即所謂不顯
篤恭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順物之自
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天下自治矣今之治
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能以天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

四

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不能以一人為
天下而以天下為一人雖行仁義可得謂之
無容私乎宜乎大道所不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微蹠
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
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
大未田後狙之便執簾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陽子居感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
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

待有莫舉各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於向道強梁者勇於行道物微者
周知物情疏明者踈通明達可比明王乎比
猶及也胥役技係胥者胥徒易者更番直事
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此等人皆勞形怵
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來
人之田後狙執犬以捷而致人之藉田獵取
也藉絕係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

應帝王七

南華經卷

五

其適者也勤於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
類之謂焉耳而可比於明王乎哉然則敢問
明王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似不
自己已而化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
世之名而人莫可舉常使民皞皞自喜而不
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遊於
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
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
意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教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

機也。鯢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嚮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形骸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又自立於不測。遊於何有。生下意來。蓋凡心有所主。故人得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善相而鄭人走畏其言之靈驗也。列子未盡其實而固謂有道則惑矣。夫邪腹於雌而映於雄。兆呈於色而映於心。無雄則無卵矣。無心則無兆矣。子必以道自亢。一世故信乎人得而相汝也。試與之來以我示之。則見壺子有濕灰之色而遂以為死。濕灰者火之將

死而灰猶有氣色者也蓋壺子脩觀以地
示之地丈者藏心於淵將箇生機萌於九地
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不定也
曰萌則似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是殆見
吾柱德機柱者閉義德機即生機也明日又
來則曰子之先生過我也瘳矣此一句寫出
行術人的話頭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
機意蓋壺子脩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游心
於虛空諸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氣

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息以踵之踵人之大
中極也人之生氣出機入機皆本於此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善機亦即生機猶言好機明
日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即不正之義
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太冲莫勝
太冲莫勝與天壤地丈皆是觀名太冲即冲
模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衝氣機亦即生機
衝如執圭平衡之衝言氣機之發於衝者可
見如此而林庸齊直以衝為平義以為半動

半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為平方得太冲莫勝
之旨觀桓之審為淵一段總攝上三觀而言
淵者深昧不測之義審者專一執定之稱機
發於踵是觀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
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 他日又來神巫
立尚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宗即禪家所謂本性道家所謂元神未
始出吾宗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委蛇
不知誰何蓋不惟杜機不動連機亦無順化
自然委委蛇蛇不可名狀故因以為類靡因
以為波流捉摸不定而走也於是列子自悔
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要當知學箇
甚麼學箇自然也者學箇忘已忘物而忘忘
也者故反執妻爨不知其有妻也食豕食如
人食不知其有已也一切世故無與為親不
知其有人事也返躬歸朴塊然獨以形空塊
然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哉封即齊物論中
所謂封豸言尚不知有已執知所謂紛而封

哉一以是終言終身以此為常也三年不出
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
妙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
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能勝物而不傷

既以立乎不測遊於無有撰出一段壺子說
話此又發揮正意以盡未盡之蘊無為名尸

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不為
名主則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名之實
者亦遣而無有此便是名實不入之意無為
謀府府之言聚也吾儒只說得箇集來思廣
忠益大道却說自然而然而何思何慮故不為
謀府無為事任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為知
主知即主也為知主則任事矣大道長而不
宰故不為知主此四無為字是教人禁止之
意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人有為則有窮無

為則何窮之有故體道則盡於無窮而遊心
則入於無有無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
始也者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
本來無有今既無有却是盡其所受於天者
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見猶見在之
見佛說我於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意蓋
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體亦虛焉盡之矣虛
的樣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
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

勝萬物而不傷勝字平讀言能任萬感也不
傷謂不損本體此段於長行中突起峰頭而
過脉不斷看他文字起伏之妙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
沌儵與忽時與過於混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
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
沌死

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

渾然而無竅鑿之迹也故本體不傷莫學南
 海之儵北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日鑿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底樣子南海之
 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
 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儵曰忽土冲氣
 故名之曰混沌此箇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
 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
 為二帝者自宜收聽返視徑入虛無混合和
 融打成一片方為報德奈何欲以色聲香味
 報之日鑿一竅使之視聽食息故七竅開而
 渾沌死夫人之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本
 體之真渾然如未彫之璞此箇渾沌人人有
 之自夫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緣六根而
 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於是愛憎是非紛
 然互作逐妄迷真去道日遠清靜經所謂既
 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
 妄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未失真性聖賢吃
 菜為人徃徃立教以返還歸復為本老子云

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蓋謂是
 也而孟子之書亦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三教聖賢同一宗旨莊子南華三十二篇
 篇篇皆以自然為宗以復歸於樸為主蓋所
 以羽翼道德之經旨其書有玄學亦有禪學
 有世法亦有出世法大抵一意貫串所謂天
 德王道皆從此出學者苟能虛心讀之久而
 恍然真不覺其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於
 是方壺外史說此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謁缺四問 王倪不知 知亦無有
 奚以問為 虞不及泰 藏仁要人
 于于徐徐 其德乃真 出經式義
 是曰欺德 正而行之 不立矜弋
 游心於淡 合氣於冲 順物自然
 天下化中 嚮疾躡梁 物微疏明
 難比明王 怵心勞形 立乎不測
 遊於無有 壺子淵默 神巫却走
 聖心如鏡 勝物不傷 儵忽竅鑿

渾沌以亡
無為自然
虛而委蛇
以應帝王

不迎不將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

靜字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

恬字集

方壺外史陸而星長庚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恭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錫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外篇駢拇第八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

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字而

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

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內篇熟則

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

矣

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正

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末用一

句叫出子魏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

操而下不敢為濫僻之行上下俱不為則虛

靜恬澹寡冥無為而道德之止性命之情於是乎得之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則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

濠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魯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故哇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駢運合也拇是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左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

手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瘻瘤也蓋身體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後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於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者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夫自道德降而仁義

與亡羊始多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以為至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濠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濠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離朱也師曠

也。自以審音辨色為天聰明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可審何色可辨是以善體道者返吾視收吾聽喪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於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理會到此方知離朱師曠適足階亂以故大道無取焉。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言拔也。塞如塞源之塞言為仁者拔其德之卓者而塞其性之流者以此收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笙簧曰是人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弗可及也。故曰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謂枝於仁者非歟。而魯史是已。魯史註魯曰參史曰鱗二子忠孝之盛而仁義之則也。理或宜然。駢於辯者滑稽如累瓦佶屈如結繩竄句於古人章句之中而求以自証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求以自異。敲跬即參同所謂敲髮腐齒之意言終身以此無用之言互相推譽彼所謂駢於辯者非乎。而楊墨是已。

凡此皆多駢旁枝之道而非天下之至正也。至正則道德是也。此篇所論乃老子上德不德之跡義備者讀之殊覺刺眼於此。勸過許汝抹過上頭關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全其所受於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情之言實也。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為歧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鳧脰短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鶴脰長矣不可斷也而斷之則悲何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也。

假以安排補湊則駢則枝則疏則贅而非自然性命之情失矣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焉意與意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為仁義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悲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斯鶴續鳧者無以異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沈枝於手者斲之則墜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而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此復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句法與續之則憂斲之則悲者頗同而意實不相類蓋手足之有決斲駢枝之故招之也使其無駢則無庸於決矣無枝則無庸於斲矣無決無斲又何啼泣之有焉是啼泣之憂又駢枝之故貽之也然駢者以不足於數而見憂枝者以有餘於數而見憂其饒乏雖不同

其為憂一也以况為仁義者以蒿目而憂世人不仁義者決性命以饜富貴其善惡雖不同其為憂亦一也然謂之曰憂則必不能自適其適矣不能自適其適者非性命之情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降三代而下為仁義而憂者天下何囂囂也囂囂喧雜之意蒿目者心有憂勞不欲矐視故半閉其目則見其睫蒙茸如蒿故曰蒿目蓬首蒿目皆詞人下字之新巧莊子以前未有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無庸以仁義繩束之常然即固然也固然之道謂之性成不待鈎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於天下也無亦順其常然使之各得其性焉已胡為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喻乎仁義之

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哉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遠矣响俞者姬撫之義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若知天下有常然者平常然者真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然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纏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其性矣侵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

惑矣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歟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惑之尤者至於易性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此心惑也何以知其然耶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何以知其然耶自有虞氏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玄德升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著者歟使天下奔命於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

若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
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
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
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
之隆污異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
耳何以異哉

減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減奚事
則挾策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
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
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
君子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
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又以亡羊設譬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同而
亡羊則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傷性
則一論至於是雖若駭觀然却有至理蓋人

可添一物伯夷只為於性分上添了
念頭是以遜國而逃諫伐而餓殘生
傷性與死利於東陵之上者等佛書所謂金
屑雖貴著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且天
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為善乃至論其極處
殘生損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
之辨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
而喪真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
減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減
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
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
所謂減非仁義之謂也減於其德而已矣吾所
謂聰非仁義之謂也聰於其德而已矣吾所
謂明非仁義之謂也明於其德而已矣夫不
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
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以自
礙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
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末段分明指出已意屬其性乎仁義屬如屬
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屬其性
乎仁義雖通如魯史人謂之滅而非吾所謂
滅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人謂之滅
而非吾所謂滅也俞兒狄牙能別淄澠之水
蓋古之善知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
則師曠聽矣吾不謂之聰屬其性乎五色則
離朱明矣吾不謂之明何哉凡吾所謂滅非
仁義之謂也滅於其德而已矣任性命之情
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人
性命之正理所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
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
任性命之情矣故任性命之情者不殉外以
喪真故夫物感之交耳目為最任性命者非
無聞見也泯聞見而已矣故聰者不謂其聞

彼而謂其能自聞見者不謂其見彼而謂其
能自見自聞自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收聽返
視而復歸於樸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
而得彼者是有見於外而無見於內者也謂
之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
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清濁不同其為淫
僻均矣乎深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
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此篇所論仁
義道德與吾儒殊古讀考當具另眼爾時方

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 | | |
|------|------|------|
| 駢拇枝指 | 非性常然 | 駢枝仁義 |
| 天下感焉 | 小惑易方 | 大惑易性 |
| 虞招仁義 | 天下奔命 | 死名死利 |
| 夷跖同籌 | 滅殺亡羊 | 何問讀游 |
| 師曠非聰 | 離朱非明 | 自見自聞 |
| 性命之情 | 仁義之操 | 淫僻之行 |
| 愧於道德 | 是以不用 | |

馬蹄第九

恬字集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又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極備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車皂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不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開放於義臺路寢也齧草飲水翹足而陸不安飽於羈帶阜棧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無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貿貿焉以損天下之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雜與絡通絡首口羈絡足曰帶阜棧

杜也馬嘶曰極馬纓曰飾

論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夫埴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鈞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挺刻削為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猶治天下者

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隄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者能不
 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衣耕焉而
 食人人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於比矣
 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也命曰天
 放天放者曠蕩於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
 無所與也其行填填實而重也其視顛顛莊
 而寧也皆以形容渾朴無心之意山無蹊隧
 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
 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常
 是時也民無機心不相成賊故禽獸可羈而
 遊鳥巢可攀而瞰群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
 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又鳥
 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知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日漓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
 大朴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
 性得矣安所庸吾治哉此篇所言至德之世
 與戴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語意頗同讀者

更當理會此箇景象其在吾人即赤子純一
 未發時也父母教之而知識開猶聖人治之
 而真性失也所以體道者復歸於嬰兒論治
 者追隆於上古
 及至聖人覽變為仁跖跖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
 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
 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此言聖人治天下之過覽變跖跖字皆從足
 蓋勉強不安之意澶漫即汗漫也摘僻屈折
 手足之意言聖人以仁義強天下而天下之
 心始疑以禮樂亂天下而天下之心始分疑
 與分而大朴散矣朴散則為器故純樸不殘
 之先孰為犧尊乎犧尊成而純朴殘矣白玉
 不毀之先孰為珪璋乎珪璋就而白玉毀矣

以况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乎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乎以平夫禮煩而後樂六律作而五聲混道之所由裂也亂之所由階也作者之聖備之矣故殘於為器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以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聞扼驚曼詭衡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哺而喜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鼓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又以馬畜夫馬食草飲水饑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踉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初無所謂機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機事而後馬有機心加以以衡扼齊扼者車上之物所以駕馬者月題頭上額鏡如月者也介獨也倪

謂說也猶立而睥睨生心以求脫也城曲曰閭馬頭曰扼曲其頸以拒人不愛羈勒也驚悍驚也曼奔突也詭衡者詐受其衡竊轡者偷竄其轡言馬之知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以况聖人之治天下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容體縣鼓仁義以安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何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知仁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辨其制度審

其聲音別其等級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也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天下無知無利之為得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爾時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伯樂治馬 馬死過半 聖人治民 民性乃亂 民之真性 無欲無知 素朴乃得 楚夔奚為 道德不廢

安用仁義
伯樂之馬
好知爭利

朴散為器
詭術竊譽
返其純朴

工匠之罪
聖人之民
赫齊之世



外篇胠篋第十

恬字集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竊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法適足以為大盜媒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議論皆道德經之疏義局儒讀之未免駭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也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南華真經卷三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滕局鑄之不同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

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刑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

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
 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勝社
 胥開也探以手取物也發亦開也三者皆盜
 之小者言人將欲為此輩而作防守則必攝
 其絨勝固其肩鑄絨勝微纒之類肩鑄鎖鑰
 也世俗之所謂知者如此已矣然而巨盜至
 則挈之而趨惟恐其勝鑄之弗固也是昔為
 小盜防今為巨盜積矣故嘗試論之世俗之
 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
 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齊之開
 國自太公始經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法聖
 人萬古一日可也一旦田成弑其君而盜之
 國豈惟盜其國哉將併其所謂聖知之法而
 盜之蓋田成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
 法以濟其竊國之私然而小國不敢非大國
 不敢誅有齊國者十二世非以勝鑄之固乎
 然則聖人之法適足以為大盜之媒耳後世

若操奔之金勝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不
 可謂此老無見也十二世在子何以知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
 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
 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胞子胥靡故
 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距之徒問於距曰
 盜亦有道乎距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妄意室中
 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
 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
 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聖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
 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此以
 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積
 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以知
 其然也昔龍逢比干其弘子胥四子之忠義
 乎其盛者也彼其飾躬厲身以立天下之防
 其絨勝肩鑄可謂固矣然龍逢斬而比干誅
 其弘胞而子胥靡則何故蓋四賢者本欲以

忠蓋立節故暴君得因其好名而擠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惟不足為大盜妨而反為大盜劫矣故跖常自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仁義聖知而兼之勇者也是善人準其道以立身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蓋聖道未必害而盜跖用之適以為害耳又四賢之見殺亦受道之害者

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萇弘周靈王賢臣刺腸曰肫吳王夫差殺子胥倒地曰靡子胥賜劍死者故曰唇竭則燕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格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死則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利天則是重利盜跖也格射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其

道未始不相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唇齒然唇不與齒同生而唇之亡者齒自寒如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圖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言由唇齒魯趙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盜之備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格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格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

以示天下無彙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盜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跖也蓋極厭世俗之憤辭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鈎者誅竊

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
仁義聖知耶

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
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盜
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覺故竊鉤之盜
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大者陰施而
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
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
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心也特假其
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
之是也以其久假而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
曰竊如曰今之諸侯其取之民也猶禦也之
意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
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
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
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夫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人人逐於
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
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重利盜跖而
不能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
聖人賞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
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云云蓋魚而得淵
則鬼隱龍匿人不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
脫取而出之也以况盜跖而得聖人之法則
陰施陽設人不得而議其非矣大抵聖人之

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以明示天下
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不可
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
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撻玉毀珠小盜不起焚
符破璽而民朴鄙捨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
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此為天下遏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
老子又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此

分明是老子疏註殫殘謂盡去也盡去聖法則民返於素朴故始可與論道大抵此等說話皆不可與局士道之若讀退之原道熟者

此書不火無幾矣擢亂六律燦絕竽瑟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擡工倂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會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

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玉僂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謂無用也魏列煇藥

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擢亂者擢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鑠絕謂焚而棄之也擡折其指也工倂堯時巧人玄同二字出老子不鑠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

下應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教子皆後心於外以立其德適足以燭亂天下燭註云火光銷也法之所無用法猶佛氏所謂正法之法言此輩人正法無用抑末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結繩而治至不相往來語出老子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游之風而歸咎於上之好知好知者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益多

事矣

何以知其然耶夫子琴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
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
矣刑格羅落直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
矣故天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且差果洋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群然並
育於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機事
起機事起而機禍深於是有弓弩罟罾且果

之事遂使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端
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變頡之士知詐漸毒
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心方之弓弩罟
弋其禍尤慘天下之亂職是之由其罪皆坐
於好知故曰好知而無道則天下亂
有柄之網曰畢削格木柵也捕兔鹿者用之
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且罟翻車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
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

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燥山川之滄中墮
四時之施喘奕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喪其性甚
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饑釋未悔澹無為
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

何謂好知好知者率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
其所已知者率非其所不善而不知非其所
已善者蓋求其所不知者求以異乎人也所

已知則同乎人者也非其所不善者見在人
之不是也所已善則已之自以為是者也求
以立異而不知本體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
見在已之非是正謂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
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天下
之辯持持則爭爭則亂極言其禍將使上悖
日月之明下燥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以
至喘奕之蟲肖翹之物皆失其性乖戾之氣
窻名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至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
攀援而闕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
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國
何等氣象此老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末復
總以一二語結之舍夫種種慈實之民而悅
夫役役禦人之倭釋夫恬澹無為之治而悅
夫嗔嗔諄復之意不知役役嗔嗔求治天下
而天下已亂矣結句歎羨有無窮趣味深可
味嘆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 | | |
|------|------|------|
| 將為盜妨 | 城局堅固 | 大盜者來 |
| 負之而去 | 妨民之道 | 聖知仁義 |
| 田成竊之 | 得國延世 | 賢以道誅 |
| 跖以道昌 | 為利則短 | 為害則長 |
| 聖人不死 | 大盜不止 | 殫殘聖法 |
| 民始可議 | 削滅曾史 | 獲塞曠工 |
| 人含其德 | 歸於玄同 | 獨不知乎 |
| 至德之世 | 恬澹無為 | 天下已治 |
| 三代而下 | 知詐盜起 | 俗惑於辯 |

聖白同異
誰為亂階

山川消鑠
惟上好知

日月馳停

外篇在宥第十一

恬字集

夫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宥之使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總之則無為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代以下之賞罰皆足以撓人心而賈亂以故論大道者無取焉篇中廣成鴻濛二段乃治身治國之要樞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者末復自無為中翻出箇不可不為者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

白行

南華經卷三

此老識見全自道德中來抑揚闡關妙意無窮讀者不可草草最宜深味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

白行

南華經卷三

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雖不可以對論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耳猶之滅殺七羊無論讀博也

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

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即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并於陽太怒則氣并於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其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陰偏陽之疾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

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舒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失其常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鷺盜跖魯史之行接迹於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密卓者特立而過於亢鷺者鉏擊而過於猛四者盜跖魯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亂性之

民君人者分為善惡定為賞罰舉天下以賞之然能賞於賞之所及而不能賞於賞之所不及故曰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之然能罰於罰之所及而不能罰於罰之所不及故曰其惡者不給夫以善多不足賞惡多不足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柰之何自三代而下者凶凶焉日以賞罰為事乎彼方趨之避之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

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而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悅是相於技也悅樂耶是相於淫也悅聖耶是相於藝也悅知耶是相於疾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卷倉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也而去之耶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誠

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

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也又且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者性命之情恬澹朴素清靜之中不可著以一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連天德者以為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何以故人之有聲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聽明察則為淫亂悅仁耶是

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為仁義則為悖為亂此皆甚言之辭如佛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耶是相於技也相之為言助也技謂技倆悅樂耶是相於淫也淫謂淫蕩長亂悅聖耶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藝蓋世亦以多能為聖者悅知耶是相於疾也疾謂痼疾無諫漸毒則痼疾漸多故曰相於疾此八者皆久

安其性命之情而後有此若人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存可也亡亦可也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嚮卷僮囊而亂天下嚮卷者偃曲不舒之義僮囊猶言捨攘亂之意也然而嚮卷僮囊天下不以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弟子以是而受於師臣子以是而獻於君父朋友以是而交相勸勉至於求之歎之鼓之舞之欣慕愛樂不能已已夫若是矣吾亦如之何哉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懼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

到此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以身於為天下者以己之身為天下之身而不以己私與之也不以己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真性得矣如此然後可以託寄天下而為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意五藏五性也擢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為之治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

者不動而自變也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妙而意義甚精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炊者薰而上烝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動而逍遙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旨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惟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為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滅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

約柔乎剛強庶剝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真心也今之云云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有二乎曰妄本無體蓋因真心撓動而後生如水之有波浪者然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圓覺經疏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

真如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即菩提宗旨同此是知真妄不二觸境則殊排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或為人所排則黯然銷魂悵然失志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望高遠求益不已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憂愁苦惱日夜相煎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箇恬澹素朴之心化為一段優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已之人盡將平生庶隅方正之氣離之琢之

殆幾於盡以求容悅於世故曰綽約柔乎剛
強庶劇雕琢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若此
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
疑冰語其迂疾則一倨仰之間而再臨乎四
海之外方其不動也淵然靜而已矣其動也
則懸隔如天懸而天如云天淵縣絕也忿戾
驕亢而不可制者其心之謂歟蓋信乎其不
可撓也已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肢

無腴脰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
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
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澗流共工於幽都
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
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哀相
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夫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
矣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而堯舜則之

於是股無腴脰無毛腴一作綏蔽臙也股
綏者薄於自奉也脰無毛者勞於跋涉也愁
其五藏苦其心志也矜其血氣束其筋骸也
堯舜之為仁義以撓人心也可謂至矣然猶
有不率者焉於是乎放驩兜投三苗流共工
以刑戮威於天下延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何者堯舜以刑戮施於下而湯武以刑戮施
於上故天下大駭故夫堯舜之勤勞與湯武
之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

以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為跖上
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為史以至儒
者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於已者則喜之
而異於已者則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為知無
見於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
以在我為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
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之求竭矣求竭
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推鑿決焉天下脊
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
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
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
乃始離鼓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其無愧而
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
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
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新斤 嵯巖 桁行去 枘也 當萬

聖人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於是乎不得已
而以刑戮威天下若鉞鋸繩墨推鑿之類皆
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
是乎天下藉藉大亂而亂之所以由生也罪在
於以仁義櫻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
之所必至者惟其任刑以威衆是以賢者伏
處大山嵯巖之下以免禍而萬乘之君孤立
無輔以憂慄乎廟堂之上而世之殊死者相
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殊死謂

事有參差不等而該同以死斲桁楊長械也
以施人頸中若衣之有桁者舉世皆懼於法
網之密賢者遠引高蹈而乃有儒墨之徒離
鼓攘臂於桎梏之間噫甚矣無媿而不知耻
也吾不知天下之禍而可以僥倖苟免為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
為桎梏枘鑿也接摺者桁楊之管枘圓鑿方
皆所以製桎梏者有桁楊則必有接摺製桎
梏則必用枘鑿其事相須以喻有仁義聖知

南華真經卷二

則必招罪戾儒墨之徒恐未得離鼓攘臂於
桎梏之間而以僥倖苟免為也且儒墨以曾
史之行自高自謂免於刑戮而已豈知桀跖
亦復竊仁義聖知以為盜則是曾史之行適
為桀跖之資焉知曾史又不為桀跖之嚆矢
乎嚆矢者今之嚮箭行劫者之先聲也曾史
為桀跖之嚆矢桀跖誅而曾史方攘臂焉甚
矣其無媿而不知耻也
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

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文之歸宿原來治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闕密

藏也昔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此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渾沌沌一而不分為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使羣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

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每如此廣成子言自女治天下而元氣已彫喪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撻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亂則所謂素朴渾沌者不期散而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益荒而佞人之心翦翦離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木

木著于人心有如此者寔汝之治為之也又何足以語至道乎

族聚也翦翦便捷之貌

黃帝樾天下築特室席白菴閒居三月復往遊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

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着己之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冥之語相為表裏此在吾儒則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喪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故體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總之目多視則精搖於目耳亂聽則精搖於耳心

多知則精搖於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數語囊括無遺妙哉妙哉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

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民絕其思慮也如斯而論可謂體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乎天故太極判而

兩儀分則陰主乎靜陽主乎動而天地有官
矣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邵子
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即此互藏之陰陽未
為吾人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
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
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
一以處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
混合為一而後聖脩之能事始畢蓋守一處
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庸齋自謂看莊

子頗精到到此漫爾說過蓋緣此老不曾在
丹書上究心是以茫無印證只將南華作為
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吾今為人談
破直洩夫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云
得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夫真一之炁即
所謂天地之精互藏於陰陽之宅者也何以
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何謂處和處和者
調陰陽氣序之和也泰同契云賞爵應春秋
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謹密審機寒溫是

處和也和即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
謂藥物也以之脩身則形神妙而道合真矣
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
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夫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
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緣

存者十一
手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
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云云
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
蓋先天道樸不受變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
不能洞曉陰陽深達造化却謂此生有涯安
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道者上為皇而
下為王上為皇者上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
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在有

為無為上照出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
光下則為土見光猶生也為土則化而腐矣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言百
物人但見其返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
夫道之倫任生任死者耳非所語於得道者
也今吾將去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
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蓋天不變則
道不變道不變則吾之體道者亦不變故夫
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遠
我而去者然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去者
自去吾不知其去也故曰當我緡乎遠我昏
乎緡即昏意此正發揮所以長生久視之意
諸解失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
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
何人耶叟何為此鴻濛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
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

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
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
得問又三年東游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
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
稽首願問於鴻濛鴻濛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
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
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
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
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故微
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無為
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
餘以理天下鴻濛氣也雲將雲也扶搖風也
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得指以為實儻
然自失之貌贊然拱立之貌鴻濛對雲將曰
遊視雲將曰吁皞皞自得之意有出于言語
文字之外者想見此老一段胸襟活潑潑地
畫出宛然願合六合之精以育群生即前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之意夫雲將之問蓋正問也何故鴻濛以弗知答之曰弗知者正所以為鴻濛者弗知正所以為正者也不觀乎渾沌死於窺鑿大樸散於雕琢知識之開大道之隱也再遇再問猶以不知答之故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執掌紛汨之貌言物之遊於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汨汨然其作止炊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焉自能

飛魚自能躍天真游衍萬象一如體認真切直是不容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者而朕又何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猖狂之教自以為猖狂矣其如為民所隨既為民隨則我之一身民之放也放謂是則是效朕誠不得已於民矣願得一言而治之鴻濛曰天有常經物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而亂之玄天弗成玄者於穆之義成即順成之成解禽獸之群而鳥皆夜驚則亂經拂情之徵

也何者上古之世人與禽獸群然而生初無彼我以故化化生生成若其性今也解別其羣便生嫌忌機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互相譏警乖戾之氣上干災變禍草木而及昆蟲有心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罪在擾人之心與此同旨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濛曰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過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物忘大同乎津演解心釋神真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聞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見說治人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則吾奈何鴻濛言毒哉僂僂乎僂僂長久之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沉毒長久不可藥救矣歸矣猶言子姑去也雲將屢問鴻濛不

肯遷答者以表矯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
固請而後告之心養汝徒當作一句諸本皆
於心養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
養謂涵育優游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
也徒衆也言人心櫻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人
上者恬澹無為治以不治而物將自化矣老
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
我好靜而民自正意蓋如此又恐雲將疑所
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一涉有心終非自

然故下復申其義墮其形體者去其變莫異
跋之行以杜天下之疑也吐其聰明者黜其
頡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辯也倫與物同
言其一味平等不生分別與物相忘而大同
乎溟滓溟滓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先也解
心識神莫然無魂此箇心識二字又當別看
解去妄心則心養汝徒之心自正釋去識神
則抱神以靜之神自寧解心釋神則莫然無
魂矣莫即冲漠無朕之意魂即人之識神也

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芸芸衆多之貌言萬
物雖多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真乃性命之
理人物之根極也人人自有其根各各復之
而不自知故渾渾沌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
是乃離之也知謂開其知識知識開則日鑿
一竅而渾沌死矣故物本無名我若不生分
別而無問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而
無關其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
關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有

心毒天下哉柳宗元郭橐駝傳意蓋本此一
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為的道理說出
多少議論苟能得其宗旨則雖千言萬語皆
是一箇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看千卷丹書
不如讀在宥一段玄乎妙哉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
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手衆
為心也夫以出手衆為心者曷嘗出手衆哉因
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

攬手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惠者也此以人之
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
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
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
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絕俗之談
人多以為異已就此便說世俗之人皆喜人
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所以喜者其心
以為已之聞見同出於衆人人不得而議我

在行十一

南華經卷三

三五二

也既同出於衆人矣則是已之聞見猶夫人
也曷嘗超出於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
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蓋
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見者必不隨俗以夷
從違如孔子違衆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
苟有見於已之是矣曷嘗求同於世俗哉耶
如今人論治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
長也而我必曰絕之棄之大是駭俗必欲因
衆以寧所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

者也是其見猶夫衆馬已矣以衆見而治人
之國幾何不僥倖而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
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
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知之則必
不徇衆見以為是而已之獨見行矣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而
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
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
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在行十一

南華經卷三

三五二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乎雖然特
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
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而不物者方能物物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虛
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網維乎是物也夫
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
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
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

實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又起一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

之感其象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配字下得最妙配如匹配之配與人相合而各得其宜也盡其所懷即孔子無隱叩兩端而竭焉之意處乎無響寐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携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者獨往獨來無所依旁也既無端矣焉有始耶既無始矣焉有終耶曰與日無始則悠久可知蓋大人之教將挈

莊子

南華真經

卷三

莊子

南華真經

卷三

此哉

天下而遊之大道之中真常而不變者道也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頌論其形軀則與大道脗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寧有我耶故曰大同而無已無已焉得有有乎故以有為有者觀有者也昔之君子也昔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義禮樂紀綱法度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滅故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觀天地萬物以無為宗則天地之友也此非獨有之人孰能與於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承上觀有觀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為兩段將箇所謂無為者一切淪於幻空則是大人之教為說斷滅相矣蓋有無道器本不

相離無是有中之無有是無中之有佛語云
我法不說斷滅相大人立言語上而不遺乎
下語理而不遺乎物故物雖賤而不可不任
也民雖卑而不可不因也物謂統指萬物之
有名相者民則專指人民而言言萬物雖賤
莫非樸散之器聖人備物以致用可不任乎
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聖人厚下以安宅
可不因乎事雖微履然皆分之所當為者不
為可乎法雖粗迹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陳

可乎義主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
居仁主聯屬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廣
禮主節制節則止而不過積則加厚無已故
禮雖節而不可以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具言
有為之法佛科云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
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於此會
而通之方知二教聖人宗旨不殊至於德也
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於有為然而
無為之道有作為基不可以不為也故德則

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謂中庸中而高馬
則日進以崇德矣道則一矣而不可以不易
也一謂不分一而易馬則變易以從道矣天
則神矣而不可以不為也神謂莫測神而為
焉則盡人以合天矣此亦相矯之辭皆無為
中之有為所謂觀無天地之友者觀其而已
即是而觀南華所論有無與吾聖學未始不
同但其矯世之談未免為俗所駭苟能會而
通之則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
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
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
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
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
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一本作詳宜與參定
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觀於天而不
助助助長也不助則為而不為矣成於德而
不累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高出於道而

不謀無心變易則應雖異而一自如會於仁而不恃會如會同之會言同於仁而不居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逼近之義言近於義而非集於義也應於禮而不諱諱者拘忌之義言節於禮而不拘於禮也直已行事無心規避故曰接於事而不讓與民畫一無心更張故曰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恃即不可不因之義而輕則輕身以徇民矣因于物而不去因即不可不任之意而去則逐

物而喪真夫夫物莫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迹也若以其不可不為也而貪著其事則不明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為而不為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德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矣不通於道者安往而不生貪著哉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離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倚於物焉耳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

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者有為而累者也非自然也累者百為叢控之義即觀世法君則無為而尊矣臣則有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君欲體天行道而不可以無為為尊可得謂之知道者乎在宥一

篇自無為說到有為復自有為而返於無為抑揚開闔變化無窮末自鴻濛雲將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斷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讀者宜詳味之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 | | |
|------|------|------|
| 在宥天下 | 恐其遷滯 | 不恬不愉 |
| 德乃非真 | 大喜毗陽 | 大怒毗陰 |
| 二氣平和 | 其反傷人 | 堯桀殊治 |
| 亂性則均 | 君子蒞政 | 莫若無為 |

| | | |
|------|------|------|
| 淵默尸居 | 萬物炊累 | 無擾人心 |
| 憤騷難係 | 不勝而刑 | 天下駭異 |
| 大德不同 | 儒墨章起 | 離跋壞臂 |
| 為駟需矢 | 車彼至人 | 絕聖素知 |
| 貴帝叩道 | 將遇天 | 無知無為 |
| 物自化焉 | 無為有為 | 為以不為 |
| 大人之教 | 盡其所懷 | |

外篇天地第十二

恬字集

此篇言王者法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其所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為自然為宗但頭緒別起不可串為一章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為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惑困亦可有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二老千古踈放豪邁之氣於此亦可想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

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夫王者法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自然之化布濩流行天地雖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張網維乎是者然而天地主萬物人君主萬民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無為而已矣王者法天故玄古

之君天下也無為也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遠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德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

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樸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自然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謂性命之正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焉者也然而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技則

兼於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於德矣德則兼於道矣道則兼於天矣兼者合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為精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正結上意通天下而皆以道觀則君自正義自明官自治應自備可見畜天下者不須有

為法天之道焉盡矣天之道無欲也無為也淵而靜也故無欲也而天下自足無為也而萬物自化淵靜也而百姓自定記有之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然則所謂一者孰有外於道而無心得者又何莫而非道耶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剴心焉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

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體夫道天之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體道不可不刺心焉刺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於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無為為之則謂之夫矣天何

言哉默而成之故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仁不同而同則謂之大行不崖異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寬有萬不同則無所不有矣是故謂之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綱紀萬化是故謂之紀德成則卓乎如有所立是故謂之立循於道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外物累其心則體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君子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韜乎其心之大也執大象天下往故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逝謂往而歸之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天不禁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慶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富者存而難得之貨不足貴也不樂壽不衰天不禁通不醜窮而

死生窮通慶之一而化齊也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慶顯富有四海而不以為富尊為天子而不以為顯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若夫所顯則有之其明之謂乎明如中庸著則明之明謂光輝發越也萬物一府言聚萬物而歸之大同若夫死生之變大矣彼則視之旦暮然且亦暮也死亦生也何易乎心何變於已哉故曰同狀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也金石不

待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鳴皆夫子之言下方申而言之淵乎其居濇乎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語其感也故金石有聲不叩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而非聲聲者以感之則亦無自而鳴而聲聲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覺性也即是而觀道俱兩在鳴者是道考者是道孰能定之以為

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直是未能定得如此微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前內篇中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畢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考者非道而所以考者則道也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

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去聲

王德以德而王天下者也素逝以下辭頗艱澁今姑以意解之諒在不遠素樸素也逝先往也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虛靜恬澹寂寞無為未嘗沉着於有為事相之中故曰耻通於事然雖耻通於事而事至能揆物來能應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而知若鬼神然蓋其本原之天不受窳鑿自爾精明瑩徹戴

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覺者其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如是則其德廣矣遠矣何者通於事者沉着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無象矣故曰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之而後應迫之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謂出以應人採謂求取於己夫王德之人無心於天下而不能不應天下之感顧其誠立明通迥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是知生

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於天則謂之曰道即立之本原也立於已則謂之曰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矣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廣矣故復讚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已

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驛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和上

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透下意來蓋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也道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可視也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則不可聽也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此獨見獨聞者超乎聞見之外而行乎聞見之中不因有聞見而後有不以視聞見而遂無深之又深莫可測矣

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大也而實小語長也而實短語脩遠也而實近道之體如此大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隱之義但文字奇拔耳又脩遠當作遠近或作近遠亦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蓬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心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離朱明察也契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無心得道止矣而禪宗更有上上機關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此則清淨經所謂無無亦無者更當理會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啻缺啻缺之師曰

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
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坂乎
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穀以敏其性
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
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
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
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象宜方且
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
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

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教核

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天
下而問齧缺於許由坂與爰同坂乎殆哉言
危也缺之為人蓋恃其聰明聖知之資竅鑿
渾沌是故謂之以人受天何者天賦而天全
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人受人受
者上帝不宜且彼亦知開邪以立無過之地
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自有心始有心為善
雖善必粗與之以配天彼且用其知慧逞其

辯才以人而勝天故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
後人故曰本身而異形尚知而急用故曰導
性而火馳從此天下日就多事故曰為緒使
民受束縛不得自如故曰為物絃未道貴乎
能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道
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象宜則有心而應者也
如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之性矣故曰
物化而未始有恒此皆有知有為之道又何
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

之而復抑看他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
族聚者必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為衆父矣
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則祖也老子云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即祖也母
即衆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道應若置之有
為名相之中其才亦能首出故可以為衆父
然而去道遠矣故不可以為衆父父又且足
以戡定禍亂故曰治亂之率也率謂連率若
北面之適以禍之南面之適以害之耳蓋君

道無為臣承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乎其不可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鵝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聞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撰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於物多男子而多懼者懼其生亂也多富而多事者勝心不已也多壽而多辱者嫌其易侮也封人以是祝堯可謂厚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此不欲之心

便有意必非自然也故封人教以處之之道蓋行乎三物之中而脫然無累者多男子而分之職則分各有定而人不亂矣富而分之衆則知足常足而心無事矣何謂鵝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鵝不擇居穀不擇食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復如是故天下有道則與物俱亨無道則脩德就閒以免濁世如此性體閑適不以一毫事物累乎其心度世千歲亦不為多縱

使厭世而去幻身雖滅非幻不滅乘彼白雲宿於帝鄉為玉清金闕之仙真三患不至身常無殃三患即佛氏所謂三灾水火風也如此則亦何辱之有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世而隱於下位者然亦皆寓言耳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

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
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
無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

闔與盍同落荒廢意佗佗勇壯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
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
儀則謂之性性備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

乃大合象鳴象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繆繆若
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

此段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返還歸復之
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
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
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此等說話若
教儒者體勘便硬將朱子作證已說非太極
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
無乎是雖窮蕪張之舌亦不能辯看南華者

直須吐去舊日聞見將此箇造化根宗虛心
理會有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無
者以主張於溟滓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
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成
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
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
無無也此箇無無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德之
為言得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迨夫未形
者分陰陽闔闢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

之所以為命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
藏諸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動而生
物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
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胎
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要
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
理謂之形有形者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神
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

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故脩性者貴反於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脩性而同於初其至德若此然而太初無無有心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喙鳴而合此噉音也胡

為而鳴胡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之人所以不得如噉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緜緜然若愚若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私與之也脩性返德其道如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

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徑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是以之謂入於天寓字同

此段措辭繪句迥出思慮之外所謂不食烟火語者夫子指孔子治道謂所治之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言不苟同於衆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不為異說所淆也言衆人之所見雖相似矣而我獨於衆可衆然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又必求其所謂不可與不然者如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察理之當矣辯者之言曰雖不一矣而我離析堅白昭昭乎若揭日月而縣之天宇是則可謂析義之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智者不聖人而能之乎不知

夫予之所謂聖乃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也
胥技皆庶人之在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謂
居肆計功此皆勞心怵形適人之適而不能
自適其適者蓋始也才藝名而終也以才
藝累矣又如執狸之犬便捷之猿為人所愛
則必係之杙之故犬以拘繫而愁思猿自山
林而就捕鳥能適其自然之性哉若果聖人
則昏昏默默不見游心於是非同異之間既
不才智自見又焉得以才智自累乎既又

名呼夫子而進之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
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象蓋有首有趾
具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者象是無知無聞
也如是則雖有形而不能踐其形一凡民耳
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踐
其形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者也窳鑿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
而皆存則是所謂形體保神者也如是之人
世所希有故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於人哉

但見衆動亦動衆止亦止衆死亦死衆生亦
生衆廢亦廢衆起亦起非其所以者未嘗不
與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
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天
者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物者也治人之
事者忘乎物而因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
則入於天矣入於天者無我無人渾然與天
為一也然既謂之忘於天矣而又曰入於天
者何譬之善汨忘於淵而後能入於淵也此

為聖人也已矣

蔣閻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
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
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
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
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
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
衆蔣閻菟覩然驚曰菟也汝若於夫子之所
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

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者，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勉克脫離 比洋同

閻菟見季徹因舉昔之所以告魯君者，若謂恭儉用賢而心無偏黨，帝王之道不是過矣。而季徹笑其不足以當帝王之德，蓋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悅之往而投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千

迹者衆矣，不知乘輿而來者亦與盡而返遊。觀之人詎能久乎？此意却在言外，而閻菟不知故覩然而驚，茫然於季徹之言也。而願聞其風意，以往投者衆，則是天下之人皆未歸之矣。何以反不勝任耶？於是季徹告以大聖之治，何謂搖蕩其民心，民心本自蕩蕩，廣平搖搖，活潑若草木之動，搖於春風者，自聖人過為之防禦，以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於是民始蹙蹙跂踈，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其治愈

遠易有之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朱子註云：既已無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意正如此，故聖人順民心之自然，搖之蕩之，使之自得其性，則教由此成，俗由此易，滅其相戕相賊之心，而進其朝徹獨見之志，大順大化，若其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由，若是則豈兄堯舜之道而弟溟滓之德哉？使民心之所欲者同於德而心始居矣。居謂各得其所安，觀與觀同。易曰：震來虩虩，註謂蠍虎進退多

法華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主

驚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觀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

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能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精苦骨 決意沛也 仰一作仰 仰

而羞為子貢之械棒以機心存焉，故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白也。白如虛室生白之白，蓋本體純粹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則日見其膠轉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猶言神發，神不定者不可以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機械之心，世俗之人以為巧利，同然趨之而不知自有道者觀之，方且以為長心方且以為害道，方且深愧而不肯為宜乎。

子貢瞞然而慙，失其所以對也。有頃而友人問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為對。蓋將緣師以自重，若曰：知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不言可知者，於是丈人復譏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耶？於子夸誕之貌，蓋衆猶云：蓋世獨弦哀歌，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既譏之矣，又復教之，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點聰之意，言喪其機心而不用也。庶幾謂幾於道無乏

吾事即無落吾事之意

子貢卑陋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比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及之心若夫人者，非

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
謂馨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
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
謂風波之民項允

卑陬愧慙之貌頊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
能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蓋指夫子事求可以
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貢未聞性道之
先貨殖億中之日妄意窺測以為聖人之道
若是焉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

天地十一 南華經卷三

子甲二

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矣况復計用
力成功之多寡哉故子以為是子貢之言也
而非夫子之言也今徒不然謂今也丈人之
道獨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
以為命人之所以為德者也執道則天者全
而不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形在外
者也內全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
神所乘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

曰形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
生雖與民並行而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
所往則與人異蓋汙乎純白之備哉而所謂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矣機心既忘則非
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譽之若慙於天
下之口矣而馨然不顧也雖舉天下非之若
不理於天下之口矣而儻然不受也夫舉天
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中茲不謂全德
之人乎哉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

天地十一

南華經卷三

子甲二

動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
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
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
識之哉

假脩謂假人事以脩渾沌氏之術渾沌氏上
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蓋丈人抱甕灌畦而
不知其勞語之以械耨而羞為其事其心即

上古淳質之心也。即事即道也。故曰假脩。其一不知其二者守其純一而不雜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者得乎已心而自忘乎物也。是丈人也。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也。賜之學宜不及此。是汝將固驚之矣。且夫渾沌氏之術予與子皆不足以識之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

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授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其所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觀於大壑。夫子桴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於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紆其情實而人

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言行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後志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怙音超。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為悅。共給以為安。以身寄托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其不知有身故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汜汜乎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而乘乘兮不知其所歸。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從來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乏而常若至足也。全德之人其狀若此。

頽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
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
混冥

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蓋
神人旁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故能
如此使其一為軀殼所累則又烏能倒景下
視虛明洞煥曠蕩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
是謂昭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步日月無
影意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

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
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亡
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是謂
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於性也蓋盡情則發
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歸於
中則昏昏默默與溟滓者等故曰是謂混冥
所謂脩渾沌之術者脩此而已此段語至德
而歸重於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旨亦相似

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
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

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
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
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
讓也尚矣雖然有遺論也故設無鬼滿稽一
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秦同旨離之言惟

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
下橫罹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
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去至德亦遠但
時之所值不同不得專此而薄彼也以故無
鬼詰問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抑亂而
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庸於治凡治之云
者對亂而言也有虞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
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而因以得人
是亦亂而治之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

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无后尊之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瘡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鬣病篤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孰若無庸於治之為愈哉盖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而同修乎渾沌之術一治之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修其慈父其色焦

天地十二 南華真經卷三 三

然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親之無事之為愈哉故聖人羞之羞之者耻其心之將日勞而事之將日煩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堯舜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何者

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賢能終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相忌之嫌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義也相愛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仁也實而已矣不自知其為忠當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信蠢動之類互相役使已矣不自知其為恩行無畔忤故無迹也事無歆羨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天地十二 南華真經卷三 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華於君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象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諂諛其君親使之

不陷於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俗必以為諛諂之人而思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必然無足異者然而世俗之人又未知其必然也故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於君親矣尤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者而然之世俗之所謂善者而善之此與不肖之臣子諛諂於君親者何異而世俗之人喜其與已同也更不以導諛之人目之然則世俗之當同顧嚴於

親而尊於君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不非是於必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必然也今世俗謂已為不肖之臣子則勃然拂然作色而不肯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導人終身諛人在君親則一言不肯受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能改其行世俗固無定見矣君子可容無定守耶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

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夫

合譬者比物醜類作為譬喻之辭以欲人之易曉飾詞者不欲直達致為潤色之辭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足以聚

眾而終始本末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設采色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為徒眾是亦是眾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見一眾人耳而不自謂之眾人此段分明譏貶一時聚徒講學之人惠施公孫龍子之輩務空談而無實行者且夫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而適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矣知其愚

則不為彼所愚故曰非大愚知其惑則不為
彼所惑故曰非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哉而
愚者惑者衆也故大愚則終身不解矣大惑
則終身不靈矣藥毒熏心墨黥入骨醉其說
者髮腐齒而不自悟如彼迷人四方易處
今使三人行而一人惑迷途猶可致也何也
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何也惑者勝
也又况三人俱惑乎今天下皆惑於斯人而
予獨欲有所願往誰與從之又自悲已蓋深

有所激而憤排之詞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
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於俗言勝也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
雖有所祈留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
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
憂至鍾准郭本作倦

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
欲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楊皇華則聞之莫不

嗑然而笑蓋折楊皇華里巷之俗音也以譬
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衆人之心惟俗言是
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俗言之勝招之
也衆人皆惑於俗言而與之以至言以適於
道其不反為大惑也者幾希故三人行而二
人惑則惑者勝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亦
勢之必然也垂踵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也
以况天下俱惑於俗言予雖欲獨見獨往以
行素履之願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而強

人以必行則我反為不知矣不知又一惑也

故莫若姑舍是而勿推推推求也然不推則
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此者和同之
意蓋已知天下無人而又不取絕望於斯人
莊生憂世愛人之心有如此者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
恐其似已也

厲惡瀨也厲人生子惟恐其似乃好惡之本
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大愚大惑之人

乃至終身不解不靈曾厲人之不若故設此譬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此莊文之三昧藕斷絲連似結然而非結然於此悟入保於文陣中殿後收第一功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

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懷中顛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

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

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

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禮子公反

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為犧樽而

文之以采色一則斷於溝中而不免於泥塗

同質異遭美惡固有間矣然語其失性一也

夫性謂朽腐而失其靈氣以譬曾史並跂行

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狗名一則狗利均矣

本真蓋道以全真為貴真性失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枚舉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有生之害無過於此故有道者去之彼揚墨者

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

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

困而已矣可以為得乎哉以因為得則樊籠

之鳩鴉抑亦可以為得矣

困懷衝逆之意中顛言氣味上達於顛顛也

夫此二南華經卷三厲乖戾也爽猶失也滑汨亂也離跂即馬蹄

篇所謂踈跂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制指笏紳脩

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柶外重纏繳皖然在

經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

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禮子公反

柴義有三一者蘊崇二者錯亂三者梗礙趣

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亂性者

聲色為最揚墨之為儒雖視窮欲者有間然

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一有之則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鵠舄搢笏紳脩皆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修者長義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枝拄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而外縛束於衣冠之纏繳皖然目視而不敢動若然者不以為困而反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而受刑與猛獸之處囊而落檻者抑亦可以

天

南華真經卷三

手八

為得矣蓋戲劇拘儒之甚詞萬世之下猶有遭其誥譴者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 | | |
|------|------|------|
| 玄古之君 | 無為自然 | 事藝道德 |
| 乃兼於天 | 得一畢萬 | 立之本原 |
| 知通於神 | 天下遊焉 | 道謬乎清 |
| 金石以鳴 | 窮生明道 | 王德之人 |
| 視乎冥冥 | 聽乎無聲 | 獨聞獨曉 |
| 神而能精 | 黃帝遺珠 | 豕罔可得 |

| | | |
|------|------|------|
| 齧缺配天 | 南面之賊 | 堯觀於華 |
| 封人請祝 | 子高退耕 | 神禹讓德 |
| 泰初無無 | 性命祖根 | 德至同初 |
| 若愚若昏 | 可否則弗 | 堅白離分 |
| 執大成思 | 技胥悚心 | 大聖之治 |
| 若性蕩民 | 匪兄堯舜 | 而弟津溪 |
| 丈人灌畦 | 諄芒遊壑 | 假脩潭池 |
| 入素復朴 | 至德無思 | 上神乘无 |
| 混溟昭曠 | 與形銷七 | 微乎蕪論 |
| 稽郢周師 | 魯猶娘臂 | 虞亦湯醫 |
| 導諛苟同 | 天下大惑 | 失性離歧 |
| 罔可謂得 | | |

天

南華真經卷三

三九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四

澹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青霞外史李森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篇言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澹寂寞無為為道之

天道十三

南華真經卷四

本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皆極醇無疵之語嘗謂莊子天道篇辭理俱到有蔚然之文浩然之氣蒼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也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

看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能辨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乎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聖二字似有差等以邵子皇帝王霸言之帝即皇也帝也聖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矣然而有運焉者必有所以運焉者其極則靜焉立之故明於天地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

天道十三

南華真經卷四

無不靜者昧者混溟之義老子云明道若昧蓋六通四辟則明也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也善而故靜之哉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而慧生之矣故六通四辟明之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夫水靜猶明也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於心則命由我立法由我出而道由我

行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焉故曰天地之平語道德者疇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則虛虛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故曰虛則實一實萬分而敦化者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虛則靜靜無為也靜則動而無乎不為故動

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謂燦然有條責謂責成於已是蓋動靜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無為盡之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俞俞俞也者愉愉也俞俞則憂患不能入外患不戕以故精神豫而年壽長也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明乎此者則命由此立法由此出而道由此行矣是故明此以南面云云

謂動則得而任事者責意蓋如此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履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靜而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靜

則不動矣而能役使群動故無為而尊朴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故明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大本即中庸所謂大本大宗即內篇所謂大宗師也天和與天為徒者也人和與人為徒也和則樂矣故又謂之天樂人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只是箇無為自然又引平日所自言者數句來作印證曰不為戾云云則實未嘗鑿萬物云云也此之謂無為自然此之謂天樂

未詳十三 兩南華經卷四

五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為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是故其生死動靜莫不隨造化以卷舒又此和樂之中謙

瀟灑灑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責以為鬼則不崇以為魂則不疲一靜而已矣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服萬物聖人所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已此種學問千聖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不由此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未詳十三 兩南華經卷四

六

此又自無為中翻出箇有為者為臣道之當然然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則臣亦當無為矣林慮齋以為看莊子不得如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庶事其用廢矣

一第 128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2 頁 24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野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此言古之帝王與天地同德落與絡同謂包絡也窮竭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

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樸散為器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主者執之故無為之

道要在於主有為之法詳在於臣末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

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有從乃造化之定理聖人取象於天地觀變於四時體撰於萬物則見尊卑先後區狀盛衰皆有一定自然之序用是而主張綱維以立人道之極故以宗廟則尚其親而昭穆之有序也以朝廷則尚其尊而官職之有序也以鄉黨則尚其齒而少長之有序也以行事則尚

其賢而承乘之有序也是皆大道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於道哉發明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此段畧盡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

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語大道者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焉者故天明而道德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形以成之名

以命之故次形名因才任使故次因任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明矣然後是非定焉故次是非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各得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襲其情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必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脩身各安其自然之分而知謀不用以歸於天太平之治無以加此此段所論醇正無疵九次

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為之裁成所以詳責於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

也 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

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自道而五變其說然後及於形名又九變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有為之法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未學也驟而語之倒而言之迂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故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治人與用天下之道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地而已矣教傲

設舜告堯一段以明君道之當然蓋君人之道無為自然而已若堯之用心信乎膠擾而多事也故舜歎其未廣而以天道語之天德出寧者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自寧也天之德無為自然而已故日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自是其有常雲自行雨自施無心於物而萬物自成者天道之運而無所積也君人之德亦如是焉信乎其天之合而非人之合也已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緇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

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說稅 意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為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是緒十二經以

說之緒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嫌其大謾謾汗漫也因問其要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因問仁義性歟論性則虛靜之中湛然寂然一物不着所謂箇裏本來無字脚空中誰敢強安名此下所論皆世儒之常談必非孔聖宗旨莊子重言十七特寄孔子以正之耳不仁則不成成全也不義則不生孟子云是集義所生者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愷言與物同春也兼愛屬仁無私屬義意者

歎辭後言猶失言也夫物有萬不森物物而兼愛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有心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已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焉乃私也此二句極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一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主之至矣又胡為偈偈乎兼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鼓而求亡子者

哉亡子逃子也擊鼓求逃疑古有此俗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里重趸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涯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

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研論 足跟厚皮也

重趼謂足有厚皮百里重趼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鷹齋以妹作昧謂棄蔬於暗昧之地似覺未妥不若直以妹解蓋意妹氏棄蔬於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踈棄之成綺因譏其寡恩而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魚嵯亦儉嗇之徵驗也老聖漠然不答所以於是成綺明日復請言昔者有譏於夫子

正以發其請教之端今者正尔卻然退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老聖言巧知聖神之人當機敏給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焉脫之言失也即不及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人忤者蓋以吾必有其實而後人與之名不受而再與之爭則殃之者至矣吾之不應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吾之恒服初非作意而為之故曰吾服也恒服服如服膺之服言我常是服此物非有心故曰非以服有

服蓋有服則矜持之心勝而不出於自然恒服安而行之也非以服有服非勉強而行之也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此莊老脫塵奇華然學之亦能悞人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經去執反 竟境

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前也崖崖異也衝突目而視也顙頰中央廣而兩頭銳也闕口吐之貌張口也 祛遮切義然嚴殺之狀崖衝顙闕皆賦相之不良者能自收歛則亦可以自掩者似繫馬而止言止如繫馬身受係而心常不定也動而持動則矜持而作狀也發也機發若機括敏捷而巧中也察而審伺察而詳審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才能而驕慢之氣可觀也凡此十者皆以為

不信之徵邊傲之外設有此人僉必以竊日之夫脩其身者必虛靜恬淡退讓樽節然後暴慢之氣不涉於身以是機警之人寢鑿日深渾沌死矣宜乎不為老聖所取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

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真對末而言名之曰本其寔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備焉且廣廣乎其有容淵淵乎其莫測中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羅已具其曰形者曰德者曰仁

與義者糟粕煨燼無非道也但神之末耳自非至人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存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一切外物不足以尚之故有撫世之責而不足為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借所以者何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即所謂累所謂遷所謂與之借者故通於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者此謂知本此謂神之定也至人之心

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之不

見近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一書襲而藏之視為秘典以為道載此書吾貴道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者意也而意有所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為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實乎哉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道果不在於言而人之所可貴者亦必有在矣然世之人豈足以識此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設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之所能傳疾徐句准林解意指輪筭而言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入要在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猶分寸也莊之意欲人離口耳點聞見神領心會

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嚮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誦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甘而不免為輪人之所笑矣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詞

帝王之德 上通於天 虛靜恬淡
無為自然 明此南嚮 堯之為君
達本明宗 和天和人 本在於上
未在於下 要歸主君 詳責臣者

| | | |
|------|------|------|
| 三才非先 | 九變次舉 | 先後有序 |
| 太平令主 | 西士論治 | 倒道而行 |
| 聖臣告君 | 天德出事 | 孔聖藏書 |
| 昭揭仁義 | 老氏棄妹 | 成詩興刺 |
| 書貴載道 | 言並盡意 | 桓公讀書 |
| 輪扁設磬 | 古人已徂 | 糟魄也夫 |

外篇天運第十四

澹字集

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為而賤有為
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闔闢變化如
風雲之卷舒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故予
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千
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簸弄矣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
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
織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

者為雨乎兩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
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承上篇而言重重微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
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字甚有滋味
言天運於上地處於下日月往來爭馳乎其
間是誰主張是誰綱維是又誰居然無事推
而行是也居無事三字最妙蓋主張綱維猶
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無所為矣其有

機絨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機絨二字最妙此老明知有箇機絨故意詰問此箇機絨直是闕密難曉得此默運則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太空騰雲釀而為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為雲升降上下如轉轆轤又未知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隆如蘊隆之隆雲雨者陰陽和氣所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徨四周先言

北方者北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燄吸風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星辰雨風露雷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

巫咸格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初起

如上細細微問巫咸只以一句答之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

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上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

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問仁道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無親者以言至直是突兀奇聳然亦有至理可想蓋虎狼雖暴而亦知有父子之親可見仁無往而不存何者仁天之元氣也幽陰糞壤之中堅剛頑石之所而元氣無不從焉無不

由焉此造物之無私也問至仁而曰至仁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入於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仁無親蕩也以不愛不孝疑之失其旨矣故莊子曉之曰至仁尚矣孝不足以盡之也有至仁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所言非過於孝者之言也乃不及於孝者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知至仁之過於孝則知至仁之無親又焉得為不孝乎大抵莊子問荅正言

若反類如此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是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

言仁不言孝南之郢而北不見冥山之謂也何者背去之遠義不兩見故至仁則忘孝亦理之所必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愉色本於由衷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不知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而混沌之德也故以為難忘親易而使親忘我難者凡親之不能忘我者我以

有心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是我無心也親亦無心也渾然化而入於無迹矣故尤以為難猶一家也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之盡矣非至人其孰能之哉故德遺堯舜而不為也澤施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莫知則蕩蕩乎無得而名矣豈直讚歎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八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為脩飭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國爵并焉至富在

我則國財并焉至願在我則仁義并焉并者
兼而有之之意以喻至仁在我則孝悌諸凡
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有變
滅道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惟道不渝不可
得而渝孰得而并之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
默乃不自得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微
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

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
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
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
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
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
不可待女故懼也

此段備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句迺作樂之本旨
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氣候相

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微之以天禮以節之
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故曰行之以禮義
太清者聲氣之元以之為主則清濁高下由
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太清夫大樂與天
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必先應之以人事而順
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而應之以自然五德
貌言視聽思也董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故能調理
四時太和萬物匡衡所謂惟天子建中和之

極此作樂之本也且夫四時迭起萬物循生
故一盛一衰而樂之文武倫經象之文陽也
武陰也至於一清一濁高下相濟則如陰陽
之調和而其聲流動光彩美哉洋洋乎又如
蟄蟲始振而吾驚之以雷霆發舒鼓舞不能
自已至其始終相生則如循環無尾無首
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一即一死一生一債一起之一不可待言變
不一執也惟不可執故女聞之也始而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息

阮阮

和聲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則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造化無不脗合故能短能長類晷影之前却能柔能剛象氣序之勻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聲氣之洋洋流動充滿無所不屆其盛如此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塗卻謂塞兌也卻與隙同守神者寧一心志凝然聽之所以審音律之節奏以物為量量之以管以定鍾律之短長其聲揮

綽悠揚發越綽乎其寬也名曰高明之樂能使鬼神安位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者吾止之於有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聲氣之自然故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得不止子欲思之而無所致吾思欲望之而無所容吾見欲逐之而無所履吾影儻然自立於四虛之地倚槁梧而吟知窮乎其所欲見力屈乎其所欲逐所謂蕩蕩默默乃不自得意蓋如此吾既不及已矣言子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九

既追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儻然自失喪其耳志其目廢其形骸身如虛空地放而不收故曰乃至委蛇惟委蛇故息也大凡見人作為自覺非思慮所及者則悵然撫然其狀類此在子善體物情只此數句形容殆盡妙矣哉妙矣哉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

謂之實或謂之禁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
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
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
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
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
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
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
也焱氏入聲

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揭而高

明調之以自然之命者言樂之節奏乃天然
之妙自合如此非有作意而為故若混逐若
業生混逐如禽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言
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草木並生並育於天
地之間而不相害故林林同樂而形迹之相
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泯幽幽昏昏又若
無聲而天籟之自鳴者故動於無方居於窈
冥或謂之死矣而生者續焉或謂之實矣而
禁者繼焉行流散徒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

夷所思要皆自然之命人皆疑之稽諸聖人
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
也順自然之命則如人天機不張而五官皆
備天機謂元神主宰五官皆備言五官之司
各效其職此之謂天樂無俟於言而心說者
也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焱氏為之頌曰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
裹六極此神之無在而無手不在無為而無
手不為者人不得此不足謂之天樂樂不得
此不足謂之至樂女欲聽之耳目無從接也
求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故惑故樂始於懼
懼則樂之德尊次以怠怠則樂之德泯卒於
惑惑則樂之德愚愚謂昏昏默默不知其然
語樂而至於愚則幾乎道矣故可載而與之
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
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

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
蘓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中以
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
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
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
夢耶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
是非其昧耶 盛成 數昧則未 夢寐

芻狗祭天解厭之物祭則棄之禮也若復取
而尊之則惑矣惑則生夢生昧夢謂魂識顛

天運十四 兩南華經卷四 十二
倒昧謂目睛虧避今而夫子取先王已陳之
之名物群弟子而習之卒以取困茲非夢昧
之一徵耶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
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
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
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
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
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

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
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
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純取後祖
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
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
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
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
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

天運十四 兩南華經卷四 十三
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附錄 抽由夫業

且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
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以古
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車而之陸其不
利於行也必矣是皆不通夫無方之傳是以
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
舍之則仰其俯其仰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
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無窮而俯仰無罪
三皇五帝之道法應時而變何必屑屑焉

其同哉亦適治之為貴焉耳猶之粗梨橘柚
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必由古
道必變今俗以求其同豈知猿狙而衣以周
公之衣醜人而效西施之曠吾知其情不相
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
窮也非職是之故而何哉

篇中重重譬喻皆憤世嫉邪極言世道不可
挽回之意蓋以慨古道之難復而哀夫子之
終窮耳若真謂帝王之道必不可行之於今

則又痴人之前不得說夢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
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
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
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
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謂制度名數道之形而下者陰陽謂天
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此皆求之於外故久
而無得道而可獻以下數句皆以發明道不
可傳之意最為精切非苟以騁詞求勝者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
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
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主謂於道的有所見止謂居

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就有道而
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一得夫子印證
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入者
自外入者無主於中自耳根入者也彼既不受
於外則聖人何用以言聒之若彼之無主於中
專俟外入而聖人隱焉彼亦何自而入道哉故
聖人不出者為其能悟也聖人不隱者為其無主
聖人之教因材而為也如此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

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一

何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士皆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而擅之已身若夷齊喪名於首陽之下比干剖心於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者先王之遺廬遺廬草舍也言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

寓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觀則必受人之詬責喻如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我者備矣故曰觀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過而不留不久處仁義之遺廬而惟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復自解曰逍遙者無為也苟簡者易養也不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小人難養之養無出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義故古者謂是為采真之遊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闔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殺民也一

鑒即殷鑒不遠之鑒所不休者謂不知止足之人蓋貪夫徇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往迹之當鑒者何可勝數此不知鑒非善保全之人也故謂天之殺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而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

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人所用之器邪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其心而生死無變於已故循大變而心無所湮大變謂生死大故心無所湮者毅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湮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於逍遙之墟若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於外而中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開闔影來天門者靈

府也天門開則蕩蕩無礙而如如自在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噤膚則通昔不寢矣夫仁義憤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搃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南華真經卷四 天門開則蕩蕩無礙而如如自在矣 噤膚則通昔不寢矣夫仁義憤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搃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夫淨空之體不容一物目與膚尚然而况吾心乎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為心亂不若使天下無失其朴無失其朴者還其混沌之天而不以竅鑿之也且人之稟賦皆出自然如鵠之本白鳥之本黑不俟染濯若一出於自然則其白其黑不足為辯皆為天下純全之朴一有造作則不足多矣今踰天下而曰仁人義士不識其為自然之朴乎為名譽

之觀乎名譽之觀又奚足廣泉涸則魚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一何病也道德降則人相尊以仁相尚以義又何亂也不若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喟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養乎

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膾合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受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受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聃曰小子少進予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
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
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孕
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
誰則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
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何言哉 殺色界反

六經十四 論語卷四

二十一

尸居而龍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常
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過者化存者神巧
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以當之
故子貢聲孔子而往見之以孔子聲者稱道
孔子以為先容欲弟子通而見之也老子自
謙吾老矣年馳而事去矣子將何以教我乎
子貢平日只知祖三皇而宗五帝熟聞老子
卑淺帝王心切疑之首舉為問於是老子差
等帝王而論以見世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

俱為竅鑿混沌非為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
使民心一一謂純一於時太朴未散民有親
死不哭而民不非者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
宅而無情死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
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是其微也民有為親殺
其殺而民不非殺其殺者情禮獨隆於其親
而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不以為薄也舜之
治天下也使民心競競爭競也蓋虞帝尚賢
故能使民爭爭則和氣决裂咎徵之感能使

六經十四 論語卷四

二十一

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
孩而辨誰何如此開竅太早是故有天闕而
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變變謂變其
大道為公之心蓋堯舜官天下而禹獨家之
且干羽之師有扈之攻皆在禹時上行下效
於是人有心而兵有順有心謂有機械變詐
之心兵有順者誅其不順以歸於順也殺人
者死而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私其
私互相警備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

下耳是以天下之人自相駭異而儒墨之徒此是彼非橫議交作機警之心起於家室施於男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故曰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稚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細味此章與禮記大道為公一段意亦相似但說得突兀驚人若以平易之心讀之則固未嘗異

也

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揆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屢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應璩

大道無為之世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國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上悖

日月之明下揆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何者日月有明而不能以照覆盆今焉用智察察則上悖日月之明以為明矣山川之精居方莫位今焉用知察察無故而鑿山無故而濬川則下揆乎山川之精矣四時舒慘氣序自如今焉用知察察為先事之備多未然而防寒暑不能擅其權生殺無以施其令而中墮乎四時之施矣老子云以知治國國之賊是以其既惜於屢蠱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無考

註云小獸也蓋亦多知而害物者夫以不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不亦可耻之甚乎所謂性命之情無為而已矣自然而已矣老子絕聖棄知意蓋如此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鈞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

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奸干 說我 孰與熱門

奸干也鈞如易弋取之意幸矣不過言過則必為彼笑

夫白鷄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鴉魚傳沫細膏者化

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要子 焉 焉

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遇也蓋亦感之以無迹乎故引物類為喻蓋天下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鷄以目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是也有以氣相感者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為雌雄而風化者類物名山海經云竄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奇類皆

自雄雌而生生言風化者機動於此神應於彼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時之不可止而道之不可壅者苟得此道以為感通之本又何自而不可哉迹則鳥可以及化於是孔子不出靜默三月因舉所得者以為對蓋亦化之出於自然者正與上文互相發明烏鵲鴉魚而生也魚傳沫者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能自然者則

與化為人與化為人則自然能化人矣此意正與老子同故老子曰可丘也得之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其在上帝 惟治順天 孰居無事
無為自然 上德不德 至仁志親
正言若反 匪蕩攸聞 洞庭張樂
北門變志 太惑似愚 道斯可契
古今水陸 舟車異通 再陳易狗
孔聖其窮 道不可傳 無主不止

魚王不行
遠慮暫居
鵠白鳥黑
大亂乃作
以知治國
陳迹非履

直非口耳
采真之遊
無失其朴
帝降而王
潛於屢萬
與化為人

公器難取
道遇之墟
仁義憤心
民乃大駭
風化斯神
莫得之矣

外篇刻意第十五

澹字集

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在首尾却
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箇故曰末引野語
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莊文中最近時好者熟
讀詳味妙義自見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非為亢而已矣此
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
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
權譽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義澤處間
瞻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能經
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脩無功名而浩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
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
道聖人之德也

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峻削也尚高尚也怨憤也誹訕也枯槁赴淵自甘寂寞而投於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為脩脩潔其身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天地之平道德之實只是以平實二字分貼兩邊無甚深義聖人休是一句言止也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視不

能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莊子

如天行默然無容心也如物化蛻然無所累也與陽同波看波字最妙見動靜相生波平則水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去知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意必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耀耀光之露也信而不期期信之必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逆虛之極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此數句甚有意味太虛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俱屬妄念六祖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忤觸則胸中有物而不得謂之虛一與物交則征逐世情而不得謂之淡一有拂逆則胸中有疵而不得謂之粹迂與逆相似但逆細而迂粗無迂易而無逆難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夫眾人失之於動而聖人養之以靜固矣。然其靜也，豈塊然一無所為哉？有能靜能應，常應常靜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雜而亦不能清。何者？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生，方能清。

南華真經卷四 刻意十五
為合妙此箇學問三家一旨，但言養神則於道門更切耳。

夫有于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庶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于越吳劍也，柙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况精神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並流，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精神之旁達也。其名為同，帝即所謂天載，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咸聽命於主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

南華真經卷四 刻意十五
故純素之道，莫要於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更無分別一之精，上通於天，則與天載昭合而無間矣。然要知一是箇甚，周子曰：一故神守神而至於我，即一則我矣。是神也，與精相為依附，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貴精貴精者，無勞尔形，無搖尔精，不使之喪失於外也。故素也者，謂其不雜於物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則神自固而真常不壞之體全矣。謂之真人。

不亦宜乎爾時方壺外史為作亂詞

聖人之德 天地之常 無乎不有

無乎不忘 虛無恬淡 漠然無為

其德乃全 其神不虧 純素之道

守神為急 守而勿失 與一為一

一之精通 合於天倫 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澹字集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遞遞說下以恬養知是

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

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

加窮居不損意同議論極醇無疵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物滑欲於俗思以求

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

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

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

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

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二倍字宜 省其一

繕脩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不

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

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

凡為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

養知此一句最好乃繕性求明之要訣

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謂之良知

160178 3

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可以恬養之而不
可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恬者無為自然之
義蓋能以恬養之則一定之中自然生慧日
用之間本體瑩然莫非真性之發越純認得
性便屬識神已不是性故生而無以知為生
即周子所謂神發無以知為者常自混沌韜
其光而弗耀也又謂之以知養恬何者用知
則不能恬無以知為則恬者常自恬矣即恬
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
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即德也聖即道也
德而無所不容於是有仁之名道而無所不
理於是有義之名義明而物親則各盡乃心
而忠之名所由立矣中心純實而及其情以
歸於性則樂之名所由立矣信容體之所行
而順其自然之節文則禮之名所由立矣凡
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水之有根華實並敷而
不得謂之偏行若禮樂而偏行則人皆逐夫
志本徂於俗學之支離而天下於是乎亂矣

德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
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
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此句難解蒙晦其
明也冒蓋覆之義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德
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各足蒙
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如人之德
無蓋世之善天下誰不正者誰哉正者我與
天下皆相忘於無為自然之天此大道為公
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語如是滅度無量
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蒙德
而不冒之義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
而得澹漠焉者用是道也故當其時天地自
位萬物自育上恬下熙皆莫之為而常自然
建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
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

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
濃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
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
無以反其性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
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
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
自隱深流

遂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為者以
故品為德衰順而不一一已失其性矣猶
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泉涿
鹿之師澤與澆同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
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
心起識日以心鬪也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
益之以文博文則滅質博則溺心於是乎始
有偏行之禮樂爭逐於末而忘其本是以民
始惑亂無以反其性而復其初蓋至是而

與道交相喪矣道喪故道之人不能興乎世
世喪故世亦無以興乎道是雖聖人不在山
林之中而如此交喪之世道德則既隱矣隱
世隱之也聖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興
乎世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譟也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
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
也

此承上文而論真隱極醇正無疵反一無迹
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
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
固不小行德固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
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行身者此身大行於天下也大行則反一而
無迹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人不以知

已皆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反性即反一也危然處其所言無為也無為者道也有為則為小行而傷乎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也有識則為小識而傷乎德矣有傷則不得謂之全故樂全此者謂之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易其樂而已矣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

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國樂同

數段遞遞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儻來適然而來也儻然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貴不與淫而貧賤不與移彼此指窮達而言言此樂無窮無達在彼在此無有加損與寄來則

寄去則不樂者不同况所樂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也孰若此樂之恬淡哉世人不知性之分定而惟儻來者之是慕未免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物倒置則全不知本末輕重矣方壺外史為作亂辭藏蒙之民 繕性求明叶 離歧俗學 荒兮未央 以恬養知 知復養恬 恬知交養 和理出焉 選哉古人 與世澹漠 遠德下衰 濼淳散朴 離道而善 險德以行 民始惑亂 去性從心 世道交喪 聖德乃隱 興何由興 隱不自隱 存身之道 深根寧極 時命大行 知不以飾 小識傷德 小行道湮 反一無迹 得志樂全 軒冕非性 儻來而寄 喪已於物 是謂倒置

南華真經卷四

七

外篇秋水第十七

濠梁

秋水篇論大不大論小不小說在人又不在人文字闔闢變化如生龍活虎中間明理達權四字是此老實在學問究竟反真亦只是箇自然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語甚醇正下段畏匡却楚譏惠皆發此意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馬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馬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夫見之大者則小為自忘故以河伯寓言涇濁也秋水時至百川皆盈灌於黃河濁流溢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河中渚崖上有牛馬水大而岸遠不復能辨於是河

欣然自喜以為廣大之觀盡在於已及其北至於海東面而望水天混涵茫然一色不見水之自來故曰不見水端乃望洋向若而嘆若海若滄水之神也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言世之以少自多者聞道僅百耳不及萬分之一豈宜自多世固有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吾始不信而今信之蓋非睹子之難窮則幾乎局於已見而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矣始矣下作一句讀更妙孟子曰觀於海者

秋水十七

濠梁

秋水十七

濠梁

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仲尼之聞不少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論未免高上一層進上一步此真不可與曲士道之惟大方之家可也大方猶言大道

北海若曰井蠶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尔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

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
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
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
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
奚以自多

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
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
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望道未
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於

秋水

南華真經

卷四

大觀矣

郭象段列在大天地而小者之下此為悞

註中郭象一段可錄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海
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
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
患者不夷等也故質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
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
鼓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
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
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

者無餘也故天地魚以過乎秋毫矣然後
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
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
發德音也若如惑之者之說轉以大小相負
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
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
民之矜夸豈不失乎莊生之旨哉

秋水

南華真經

卷四

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今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
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
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
之自多於水乎勇空音壘孔
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而觀天地則天地
小矣以天地而觀一世界則世界又小計四
海之在天地其大澤之碧空乎計中國之在

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碧空水穴稊
稊米言微之甚也凡物之有名相者類數有
萬而人處其一窮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
所至物類有萬而人處其一我處一中之一
人耳以我之一對物之萬並生並育於四海
之間不猶毫末之在馬體乎如是則益眇矣
而五帝連之三王爭之仁人憂之任士勞之
伯夷遜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是奚足
哉而自多乎其與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始無以異矣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五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海若曰
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
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
窮證於今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歧知時無止
察乎盈虛故得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
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
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
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窮其至大之域

故迷亂而不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
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
至大之域 曷向明也故古字

如上說到至小地位更無進步看他轉身變
換固是文字之妙然皆是他廣大胸中流出
常人說小便自萎蕭無擺劃處即為曲士不
知莊子所說義故河伯欲大天地而小豪末
此箇見識便自死然海若為說一段道理夫
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謂局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六

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
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
而各各自足故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
窮証於古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
分之無常明於坦途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
故觀遠近者以身之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
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得為
之近也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
始不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樣大亦何足多

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量之無窮
 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証之蓋身之所處見
 在為今過去為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今即
 過去之見在也然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遙而不悶今
 無常今有時而為古是以掇而勿跂以是而
 知時之無止蓋人之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
 得則悶後綴乎前追而弗及則跂故知其無
 止其妄自息察乎造化之盈虛則盈者造化
 之自息也而盈何常盈物固不足為之喜虛
 者造化之自消也而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為
 之悲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憂知分之無常明
 乎坦途無有平而不陂無有往而不復則知
 生者物之出而往也而往者必反其生也何
 說之有死者物之來而歸也而屈者必伸其
 死也何禍之有不禍謂其沒吾寧而不崇以
 是而知終始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
 言死生晝夜卒始若環不可守以為常故

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死為疑貳其心故其
 生也不悅其死也不禍夫知物物之各足也
 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吾自順之
 則我即道道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所道
 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地之為大而豪
 末之為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
 道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為妙其
 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之為適然其所不知
 者作麼指擬未生之時作麼名狀今我以耿
 然之身而欲窮此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
 迷亂而不自適也不自適則歎然而餒其小
 宜矣故惟知量之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
 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生之時其
 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箇學問又自觀遠近
 証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體勘將來如是則
 我雖豪末而不足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
 為之大故曰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
 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種公

案莊子一生真實受用不得草草看過惟
子與莊子乃能証此妙哉妙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
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
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
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
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馬埤與邪同 殷盛也

此一轉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重入細
說向道理上去蓋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河
伯便以此為大小之至故有此問信情乎言
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者不盡惟
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
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
便有若然耳然論精論粗皆有形也今精曰
無形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

耳曰不能分不能圍皆可言論也可以言論
則不得謂之精矣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但可
以意致則精矣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
又不可以意致則不期精粗焉蓋道無精粗
論精粗雖精亦粗矣此與中庸末章論不顯
之德同旨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息動不為
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
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珠乎俗不多辟異為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
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
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
之至也

上言至道不期精粗此便說到大人體道之
事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無取舍故
其行也雖不害人而亦不以仁息自多其動
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門隸為賤蓋門隸乃
執鞭求利之人因其可賤而賤之非玄同也

雖不黷貨而好爭矣而亦不以辭讓為多
不借人以舉事矣而亦不以食力為貴且人
有貪污之行者亦不賤之謂如上文所指爭
財借人之類行殊乎俗則多有辟異之行人
皆多之而不以為多為在從衆則多有佞諂
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爵之不能為
之勸也世戮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不分是
非不辨細大亦知玄同之德自合如此老子
所謂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
同旨故聞之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道人也
至德不得有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己有我
相非大人也此約分之至也約如以約失之
之約謂收斂本分不自大也不自大故能成
其大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
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

若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
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
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
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
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
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
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差楚宜
上言大人無貴賤大小一味玄同河伯因問

物之內之外分明有箇貴賤大小即如孟子
體有貴賤有小大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
者為大人自是一種道理不知何以於無分
別中至有分別故曰惡至而倪貴賤云云倪
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此箇分別
俱屬心識竅鑿渾沌大非所宜以故論大道
者去之海若答言以道觀之物本來無貴無
賤以物自觀過為分別故自貴而相賤以俗
觀之其貴其賤又不在已如所謂趙孟之所

貴趙孟能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
 以大小之等而言之因其大而我大之則更
 大矣因其小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好
 體貼人情如人說某人好文字我隨眾喜他
 則見他篇篇句句皆好的又如人說某人
 不好我隨眾惡他則見他件件事皆是不
 好的不知他的等第原是沒則量的若我不
 因人之大而大之則雖天地之大我言宇宙
 在手造化生身則天地將不為稊米乎不因
 人之小而小之則雖豪末之微我言芥子可
 納須彌妙高山也則豪末將不為丘山乎知
 是則物之小大亦未有定也而差數觀矣然
 則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小大乎分明是
 不可得而分也推之而至於有無之稱是非
 之辨亦復如是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
 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
 不無而功之有也無也又未始有定也彼累
 有也耶此果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

相無則有無之功分定矣何者東者西家之
 東而未必東之果為東也西者東家之西而
 未必西之果為西也使舍東而言西則西亦
 不成西矣舍西而言東則東亦不成東矣故
 曰相反而不可相無喻如對無而稱有以有
 而形無然後有無之名始立若缺其一則何
 所據而稱有又何所據而稱無故有無功分
 之不定即此可與知矣然曰定者決定其為
 不定也又以人之趣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
 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
 莫不非而是是非非又未有定也知堯桀之
 仁暴自然而相非則人之趣操觀矣蓋正人
 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但以趣操
 不同而分是非凡此皆於不分之中妄有分
 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道之所以日喪而人
 心之所以日瀉也又孰知是非之不可為分
 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

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克禁之行貴賤
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
室穴言殊器也騏驥騻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狸牲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畫出
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
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
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
明矣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
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
之門小大之家禪去聲

丘山物有殊器物有殊技物有殊性大有所
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
貴賤何至而分大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
然於此而或非於彼古今無常治之世理於
前而或亂於後若也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
而無亂乎是不明於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
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
也明矣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執有方之見而
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夫貴賤時耳
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而
觀為善為惡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
其俗則人以篡夫目之亦何取於禪繼而貴
之乎默默乎河伯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小大
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篇中意中生意言外立言重重照映如國師
為奕陣勢布列而精神血脉尚未串貫始學
之流急難着眼諸家箋解咸屬朦朧若非史
氏為之圓融曲暢則此老之意幾不明於千

古矣
撮蚤淮南子鳴夜聚蚤蚤而食之不失崔本
作爪言鶴鷗夜聚人爪甲於巢中梁麗屋棟
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
吾終柰何比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
反行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
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

四方之無窮其無所吟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
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
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
將自化楚林天 楚楚宜天

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趣舍將何
適從何為乎何不為乎海若答曰以道而

何者為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世諦也
因有貴賤則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役
出門有碍如何得寬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
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行衍者寬義慎毋以世
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梗也故曰無拘而
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足何所
自少何所自多如人屏謝世緣而不施者故
曰是謂謝施蓋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
何多何少之足云乎慎毋執一而行而與道相
背馳也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然曰無拘
曰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又為之形容儼乎
若國之有君而無私德由由乎若祭之有社
而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而無私吟
域兼懷萬物孰承翼之而無私係戀無私則
萬物齊一而長短小大皆非所論矣夫道無
終始而物有死生故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若可恃以為常自其變者而觀之則不敢恃
乎其成而位乎其形恃成謂居其成功位形

謂守其定位何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

秋水

北海若曰

九

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踳踳而屈伸反要而語極編鸞音聯頌承上言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

必明於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納諸罟擗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與彼立巖墻犯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人自取禍戾者也是以聖人無死地謂其明於權而不以物害已也且如語至德者謂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豈謂與之相薄而物不能為之害哉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內言主張之者在外言斡旋之者德在乎天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位德猶言立德德立則踳踳屈伸皆得自如此道之要也理之極也道要理極即上文所謂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說到此處則知此老學問活潑潑地知經知權無固執此身常在大造爐中常自逍遙快樂又孰謂其於唐而無當哉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發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不知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救轉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自然之謂命命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已德喪於為名者多曰無以

者不以千金之珠彈鳥雀也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論不過是也

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噉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曰風動吾脊脊而

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鮪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一足蚘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能至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

說此數重直是構思奇絕中間噴噉之喻尤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風上說出箇用小勝以為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不說心目便文字不板樣如半開蓮花妙悟者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

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
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
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
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
曰以為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知得之知去聲處猶止也制命猶言造命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
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

家之知窮舉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

莊子之言注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

若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
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蠹乎謂
東海之蟹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
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
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
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
八觀乎東海之蟹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

其遠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
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
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蠹聞之適適然驚
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
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螭負山商矩馳河也必
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
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蠹與且彼方趾黃泉而

登大皇無南無北與然四解淪於不測魚東魚

西始於玄冥交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雞指地也不亦

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

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

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

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汴與萍同埴井壞井也井幹井欄也缺甃井

汴與萍同埴井壞井也井幹井欄也缺甃井

甃缺而成崖者接腋持頤蛙赴水則以兩
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緊閉其口也此四字
分明寫出一箇水蛙跗小足也還回顧也蚌
水中赤虫科斗蠶子也跗行止也繫拘孿也
逡巡而却小不能容却步而退出也十年九
潦八年七旱看他下語活處若他人徑謂九
年水而七年旱矣蚤蚊虫也商鉅馬蚊也一
時之利謂利口也跗蹈也大皇天也跗黃泉
而登大皇謂窮高極深也稟釋也四解四達

也玄冥溟滓之先也大通大道也未丁之夫
曰餘子固能謂彼國之所能吐開口也逸迹
遁也此與下三段無甚深旨直訓其字而已
無勞箋疏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
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
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
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
乎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

吾將曳尾於塗中

二大夫先為王先容也竟與境同謂以四境
累足下而治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
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
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
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得腐鼠鷦鷯過之仰
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鷦鷯鷦鷯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奪已
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以發一長笑在生直
為千古寫出鄙夫鄙愴之態只以一字形之
妙哉妙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
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
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
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條除

此一段甚有辯才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惠子言子之與魚水陸異處初非族類何所從而知魚之樂耶莊子却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善辯者也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人類也尚以爾汝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為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方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取給於口皆為枝葉之談非本論也若尋其本論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之上而逍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是以不待與魚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故一體同觀若此後來者若茂叔之觀窓草子厚之聽驢鳴皆得此意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百川灌河

伯也自多

觀於北海

既將柰何

大方達觀

天地稱米

人處九州

毫末馬體

至大難窮

至細莫倪

語非所盡

意豈能思

大人魚已

知分知時

一體同觀

反衍謝施

無動不變

魚時不移

大義之方

何為不為

謹於去就

察乎危安

隨繩屈伸

達理明權

無人感天

無故感命

以小不勝

西成大勝

龍其非蛙

孔非暴虎

莊也楚龜

意雖梁鼠

鯨魚出游

其樂只且

知之濠上

我固非魚

列篇至樂第十八

澹字集

此篇教人決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為而存特箇無字推到本始論及人物之生死變化察其本無而同出入於一機其有生老病死等如四時晝夜達命者不哀觀化者無惡一味順其自然然後在我者長樂而長存也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

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

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躄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逐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誣

從上篇不以物害已透下意來發此一段急

為天下定箇至樂存身之術二無有哉反詰之詞言決是有也今奚為奚據正詰之詞與屈原卜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同一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等一句斷殺其為形也亦愚哉為字作去聲讀愚者以物喪已富者苦形動作類多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為無用矣其為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無有哉竟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不亦

疏乎壽者負此有憂有患之身惛惛不死何自苦也而猶有求為引年之術者其為形也不亦遠乎烈士砥礪名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於天下蓋善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當逡巡却去而勿與之爭此活身之道也而子胥乃爭之以自殘故夫名不爭不死名不爭不成果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處大率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趣果樂無有也吾以無為

為樂誠樂矣而世俗苦之吾如世俗何哉故曰至樂無樂世俗之所樂真非樂也至譽無譽烈士之所爭真非名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魚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魚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魚為以之清地魚為以之寧故兩魚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魚為也而無不為也人能孰能得無為哉芴忽

天下只有苦樂二種徂於樂者見樂而不見苦將欲是之無有是處將欲非之而彼不自以為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有定也雖然下一轉語無為可以定是非蓋無為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魚為庶幾可以自存是無為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然又須要認得此無是箇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故反覆而為之詠芒乎芴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

乎蓋無則真空魚象矣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芒即混芒之義芴即沕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為而生化萬物是天地之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知無為則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為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

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
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
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
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故止也長上聲 數古弔反

此段正好與內篇養生主中秦失三踊大宗
師中子祀子桑力孟孫才等章參看益瓦缶
也鼓之所以節音無槩然言焉能不槩然與
世人同情哉形變而有生生指知覺運動而

莊子

齊論卷內

五二

言偃仰也巨室謂天地夫莊子鼓盆自世俗
觀之直謂不近人情害義傷教不知此種無
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於此一
切世人皆以恩愛而生貪着遂有種種魚明
煩惱不自解脫生死輪迴莫不由此韓退之
云持柩入省中顧妻妾刺刺語不休說盡世
間兒女態度莊子直為斯人截斷恩愛煩惱
猛於生死關頭說箇無生法忍教人認取本
自無來今亦無去其有生死幻變不常與寒

暑晦明同一代謝何足關情妄生悲喜古之
至人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已只是
箇勘得破立得住八風五欲煎炒不動金剛
經世尊道我昔為歌利王極惡無道割截支
體於爾時無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
故不生嗔恨方於忍辱波羅蜜中保有進步
吾儒中若曾子易簣子路結纓亦是他們學問
真實受用自身尚然何況外身而觀化者此
處莊生猶為惠子俯就兩句曰當其始死我

莊子

齊論卷內

六二

亦何能無槩然以為不達於命故止也猶為
方便說法直恐驚倒惠子若使二子針芥相
投直須說箇我尚無我涕從何出讀莊子者
不於此處着眼何處着眼不於此處認取學
問何處尋學問做方壺外史急為拈出為莊
生立此一段公案莊子死妻令天下萬世人
都來証道又却是外史老嫗心切也諦聽諦
聽急為提撕早遲八刻何故
無情說法無情受擬議商量總不堪

支離舛與滑介舛觀於真伯之丘崑崙之墟黃
 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
 支離舛曰子惡乎滑介舛曰亡子何惡生者假
 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
 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滑骨聲
 柳瘍也味意柳多擁腫故以為瘍瘡之喻假
 借即佛經所謂地水風火四大假合生者塵
 垢也解見末條此段郭象註好先示有情然
 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
 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幽困於
 憂樂之囿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駭然有形撒以馬箠因而
 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
 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
 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
 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
 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

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
 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
 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子欲之手髑髏深曠感頽曰吾安能棄南面
 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髑髏獨棲
 此自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無身復
 有何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若真謂
 莊子有生死歎厭之心則又知人說夢矣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
 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
 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
 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
 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
 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越人神農之
 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人惑則死言人既惑於我之言則將謂我將
 不利於彼國而罪我者至矣蓋借顏子以

當時之游士褚布袋也。綆井繩也。齋森侯短小之見不可以大道說之。

且女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禽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鰓。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御遊 齋里轉反 食詞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行抗委蛇養性

以鳥設喻謂魯侯不可以堯舜黃帝之道說之。若戰爭攻守之事富強之術則彼將樂聞矣。

城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夫物有殊性。人亦宜然。魯侯之不可說以大

道者其好惡異也。古之聖人不一人之能。不同人之事。知其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同且一也。故求實於名。設義於適。因名以求實。則無不量而入之。嫌矣。因適以陳義。則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條達則持福常在。於已鳥有人惑則死之患哉。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擗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離得水土之際則為。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蠹蟻之衣生於陵也。則為陵。鳥得藹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鴟。撥鴟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魚。骨乾魚骨之味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願輅生乎。食醢黃輓生乎。九猷皆為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第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及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塞 陸維 鴟劫 乾 比去 替茂堆推歡二青

樓扶也言鬻骸沒於蓬蒿之中列子扶其蓬而指之曰惟子與女知之之道乎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何以戚為樂乎故曰若果以予為養乎予果以女為歡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念予與若同在大造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化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濕化者而言得水為噍何以故水為五行之初先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免有所假借而後生上文所謂生者假借也假而後生者塵埃也大地塵埃為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為縑蓋水苔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朕其在水上之際兩岸之傍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沉綠名為蠹蠖之衣是曰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為陵鳥陵鳥車前草名也多生岸傍又名澤鳥其性利水陵鳥而得爵棲化為鳥足爵棲糞壤也鳥足亦

白華真經卷四

十一

白華真經卷四

十二

草名其根化為蠶蟪而葉為蝴蝶蝴蝶膏之別名也蓋草化為虫質多孱弱又生於田夫野竈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虫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為鳴掇鳴掇伏土千日化而為鳥其名乾魚骨此一化自鳥足來者最為強健而乾魚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醢食醢者蠨蟻也喜酸而聚醢故曰食醢食醢雖小而自氣血中來亦能以形相感多見此虫相尾而飛於空中故食醢生願輅願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輅黃輅生腐蠶腐蠶生替芮透透相生皆虫類也或不作透生說者亦得大率此虫無考註書到此類皆閣筆乃知阿難宿世惟願多聞晉室張華虛傳博洽羊奚比乎不第父竹羊奚亦草名根如蕪菁疑即藥草中所謂羊蹄根者比合也其根若連於久不生笋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虫名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郭註以為俗本多誤亦夏五傳疑之盛心也而林慮齋註直謂人馬

皆草名如馬齒人參之類不知何本又謂莊子故為詭怪之名萬世之下受其愚弄看他不破審是則南華為愚弄天下之書矣我不愚弄天下人不敢以此言而誣先哲曰然則何解曰愚意直謂程生馬馬生人耳曰繁氣而生人類可乎曰二五之妙微而漸著轉而愈靈人雖至貴不應於海濱空寂之處忽然而生如宋儒之臆說者未免有所假借借則不借於物而誰借乎史臣謂元之始祖胎於

狼鹿此其一徵蓋造化之始生物而至於生人則靈秀備矣若是馬齒人參則不過庶草中之一品造化到此便了直是無所歸宿觀人又反入於機一句是人參反入於機可乎分明說造化到生人住了不消假借而生徑自以形相禪相生相死相死相生反入大造機中所謂大傳也不知其盡也其下復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正見人與萬物本同一氣生長歸復皆出自然因指髑髏等開

此一隊要人認取天機養乎樂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也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

至樂活身 無為無真 以苦為樂
匪我思存 達命不哀 觀化奚惡
大累有生 無復何慮 形有所適
命有所成 鳥非人養 魚不陸生
機蓬指髑 予誨女知 歡乎養乎
出六機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

齊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外篇達生十九

以篇多莊子雜著中間所論藏神守氣愈譬愈精做學問者不可不熟讀此篇惜史氏疏

不能盡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形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是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

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情實也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夫人莫不知生之當養而一有徇物之心非養也故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竟不務其無以為者以為養夫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安也故惟達命之情者則

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柰何者以倖免何者嘗試論之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或富貴而天拆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有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謂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却生之去不可挽悲夫此形若傳舍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之果不足以存生也則尚奚以備物致養為哉然雖不足為也

而有不可不為者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矣焉有不免於為而得免於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苦故朝夕則思饕餮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事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人世之所不廢者欲免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緣簡事損之又損而不以世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必恬淡必寂寞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如是則正平如是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

人生生之厚故不正不平生而動之死地今也無累而正平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造化便死他不得更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此一句是問辭復自答云棄事則形不勞怨勞其形故棄其事也遺生則精不虧怨搖其精故遺其生也遺生即老子所謂不厚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五

清常寧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也精復而形全寧不與天為一乎何者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父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為人也散則返於無始人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體而虧體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者鮮矣故惟形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喻如以火傳薪薪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五

天相天猶儒言黃化道言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也人而反以相天則聖修之能事畢矣此段所論甚有至理不得草草讀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子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象貌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得處

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知智 卻物

潛行不室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不
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虛凌
空而遊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
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
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絕若此而足以

遊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五

至乎其先乎先即未始有物之先造物之始
悉正在於此故惟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真攝
真而成出有入無之妙用若是色象而已則
又何能至是乎哉夫物有造乎不形而止乎
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孰得而禦焉不形即
所謂無聲無臭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
焉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之道惟處
身乎不濞之度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乎
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

乎物之所造而已濞佚樂也處身乎不濞之
度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常藏此神於淵默
之地動靜不能倪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機故
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造化之根
抵品彙之樞紐出入之機莫不由此故曰遊
萬物之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致虛之極守靜
之篤神氣子母抱一無離合其德以通於天
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以造者
也德通於天則天者全而神無所卻矣物焉
得而室之火焉得而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
而慄之也哉

遊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六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彼得
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
天故莫之能傷也

運悟 悟智

若不觀夫醉人乎墜車病矣而不死骨節與
人同而犯害與人異者其神全也蓋醉人

矣彼時乘亦不知墜亦不知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是故雖迂於物而不惛以神全故氣全氣全故雖病而不死彼神全於酒者尚然而况神全於天者乎天只是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聖人藏神正藏於此然前曰守氣此曰藏神藏神正所以守氣也

復讎者不折鏃于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刀殺人乎操刃者殺人乎復仇不折鏃于仇在人而不在物也伎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此者見無心者之不取忤於世也使人人皆如鏃于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戰攻殺戮之慘乎脩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之天者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也開人之天者妄起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者德生

人者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為之害天以此理善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於天矣吾得此理以為生而不能全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乎天不忽於人將不幾遂於真乎此亦自上文聖人藏神於天上透下意來別作一段為是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倭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

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槲栎之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倭丈人之謂乎

痾倭曲背人也蜩小蟬也以竿黏蟬曰承蜩手取也累彈丸於竿首至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從可知矣以是審定持竿故能承蜩而不失又當承蜩之時外體欲直內志

欲寧身如株櫛之拘臂如槁木之枝心一於
蜩而不知蜩之外復有他物蓋雖小技而亦
有妙理則嘗問之黏物者彼言最忌手顫竿
頭搖動則物驚而走總之疑定而詳審可以
得志於物矣其語意正與此同孔子聞其言
而喜其有近於道也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
凝於神痾倭夫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
氣之用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

南華真經卷五

九

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
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
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
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
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
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
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
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教期 殆昏
此亦用志不分之喻觴深至深之淵也游

於上也沒汨於下也游人猶知有水但與之
相忘耳汨人則不見有水如處平陸故汨人
不待見舟便能操猶云不習無不利也不
入乎舍言利害不入乎心暇幽閑也注射而
賭物也鈎帶鈎也殫與渚同矜者憐惜之意
有所矜憚則志分矣故重外者內拙言拙於
用也與巧字對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
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篳以

南華真經卷五

十一

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
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
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
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
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
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肉而虎食其骨毅養
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

不得其名必極所服懸士

拔筭者拔連茹之草以為筭謙言已不過師門糞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乎養生如牧羊釋其後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剛狠悅草不鞭其後則必有亡失之患喻如養生者必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鞭其後之戒大抵養生者必知乎道知道者

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乎權故引孔子之言以為律令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蓋入而藏則有心於止而無心於行矣出而陽則有見於動而無見於靜矣豈知至人之道卷舒無定動靜惟時無心而立其中央柴者無心之義出無心於出也入無心於入也中亦無心於中也三者俱得而人之道至矣紹至人不亦宜乎故曰其名必極極之言至也高門大家也縣簿謂懸惟薄於門首閭闔

之小戶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社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其如人不知戒何哉噫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櫟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

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倭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說彘

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柵也穀食曰豢豕尾曰尻錯舍置也豚楯案之有倭文者聚倭筐筥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死或身被戮辱陳之豚楯之上寘之聚倭之中

亦其心焉統上二喻皆為以物害己者設
異疑者何也一句詰得甚軟美令人有深省
處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
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數日
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
傷公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
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
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沈有履窳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震處之東北方
之下者倍阿鮭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
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
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
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
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髻詰

鮭蛙鞋二音

蟹聲

輒軫

諛照
諛怡

談詒倦怠失魂之貌忿瀆鬱結也沈水汚
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履髻雷震皆鬼名
也倍阿鮭蟹東北方下之鬼名決陽西北方
下之鬼名也蓋鬼性曖昧其在戶內則擇幽
暗之所而蹲踞於地下又至陰之氣淋漓周
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灶戶隅水丘山澤
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者不可謂子不語
怪而廢之考郭註諸鬼皆有形狀髻狀如美
女而衣赤衣倍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
幘大冠帶劍持戟決陽豹頭豹尾罔象狀如
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萃狀如狗而有角
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傍皇如蛇兩頭
而文五采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
必是此而欲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
此言則輒然而笑瞿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
席卷併吞之氣翕然勃然何病不已何崇不
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矣又按桓公萬
乘之君田而見鬼其心真不能釋然者

談詒而病皇子謂其自傷誠是也急為解之若說無鬼彼已見矣多多說箇在在處處皆有鬼物猛將他心中所至願者微以一句挑動曰見之者殆乎霸於是桓公便與坐談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已此箇意思分明迎合桓公與他發箇先兆以誑一時焉得不喜而笑英雄豪傑一語投機便肝膽相照見非真見兆非真兆特欲鼓舞一時之人心而成霸業耳豈知九合之功成此一語外史看莊子

到此亦發一笑真見英雄欺人又長一番識見

紀消子為王養關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鷄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消省 憍驕此亦凝神守氣之喻已乎言已可用乎虛憍昂頭傲視之狀見而欲關也猶應鷄影未見

而關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關而欲關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鷄則神凝而氣全矣故應者反走望風而潰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凝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試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蜩而至於累五養鷄而至於逾月此等說話真可印證學問嘗觀佛乘所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經百千萬億那由他數若乃十二神符方成藥化九年面壁乃證

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云若還生摘下到底不馨香此不可與躁士道之佩帶者可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

一第... 5 反反下

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
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
吾所以然而然命也縣玄 並傍 長去聲

此與汨人操舟之喻頗同苦病苦也並流沿
流而救之也水之旋入者為漚水之涌出者
為汨言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沒而
不以已私與之可以得志生於陵而安於陵
長於水而安於水只看一安字皆順其自然

而不知所以然便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
得之意此於行險中等閒發出一箇居易學
問妙哉妙哉

梓慶削木為鑿鑿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
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
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
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
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

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
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歟鑿據 見現

鑿鍾鼓之縣兩端多有刻縷驚若鬼神者疑
其精巧非人所成也蓋工人亦知疑神守氣
之道而又不以輕試必待五日七日墮其
支體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消又觀
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鑿然者然後加
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為

而不知皆出於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
以疑神者正在於此與上從水之道而不為
私亦是一意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
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類闔遇之入
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
曰敗

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

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鈎使之圓而驅之以下為度稷蓋承命而駁故敗而無罪求猶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太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力蓋有見也稷雖善御而以百鈎責馬可手故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極

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是聖學所謂從心不踰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

以手旋物上自圓而成規曰矩者具言成文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

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一而不受其桎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

規矣大抵學問最怕分心又怕有心分心則雜而不精有心則物而不化故一而不極者

乃能入妙看莊子到純熟處字字句句皆為

真旨

是倣之適也志要帶之適也知志是非心之

適也。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適也。要服

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化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相絕而後謂之忘也。不離於物而與之相適則自忘矣。故倣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要。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時義大矣。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忘適之適。而後能

入於化矣。此是學問進到極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是徑庭。何者。適於足者未必適於要。適於順者未必適於逆。故惟忘適之適。則自

無所不適矣。此便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意。然又須知適與忘自有先後。如人適我意

與之相處久。自忘形。然猶有揀擇去取。無物不可無物。不忘方為妙耳。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

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園不遇。歲事

吾不過世宿於鄉里遂於州郡則何罪乎天
 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
 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
 外道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
 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
 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
 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
 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
 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
 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
 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
 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
 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

哉 賓擯 惡鳥
 以車馬樂鳩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

詫謂以異事告於子扁賓擯棄也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墮支黜聰之意塵垢之外虛靜恬
 淡之境也無事之業寂寞無為之道也為而
 不恃長而不宰雖為而為之以不為也彼固
 惑而來言彼固懷惑而來非先生惑之也食
 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歎孔也
 啓開也言所見者小也鼯鼠斥鴳亦借小物

以鄙之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
 亂辭
 備物養形 將歆生之 達生之情
 奚以養為 歆免於為 莫如棄世
 與彼更坐 正平無累 形全精復
 與天一焉 精而又精 反以相天
 至人不傷 純氣之守 如彼墮車
 得全於酒 雖有飄瓦 不忤伎心
 開天之天 幾以其真 道可學斯

| | | |
|------|------|------|
| 用志不分 | 承蜩猶掇 | 操舟若神 |
| 聞之養生 | 方諸牧羊 | 隨鞭其後 |
| 魚出而陽 | 畏途孔迹 | 衽席干戈 |
| 人自為謀 | 異域者何 | 霸愈澤鬼 |
| 雄走木鷄 | 削鑿有術 | 蹈水無私 |
| 靈臺勿桎 | 馬力難窮 | 志適之適 |
| 至德之行 | | |

外篇山水第二

齊字集

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為詳悉正好與內篇人闢世泰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

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馬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

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

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

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貴人倫之傳則

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

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此言處世之道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言木以不材而得全鴈以不鳴而見殺如此本鴈無憑將何所處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雖然莊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無

累矣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何以故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別同我則譽異我則訾是非鋒起而道德因之以日墮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人我尚不知其孰為可譽也而何有於訾故曰無譽無訾今人但知用則為龍不用則蛇耳不知用舍者時也時無常在孰專為龍乎孰專為蛇乎上下者位也位無常居孰常在上

孰常在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和其光相與斯世斯民同遊於混沌之天而未始有名未始有診故曰遊乎萬物之祖祖則所謂無名之始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既不物於物矣又焉累於物哉此上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然自以己身為萬物之貴則貴已而賤物矣自以其道為人倫之傳則以上而臨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和之變由是而生合則

勢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之者廉則太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尊則招權是故有從而議之者有為則功成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賢則多知是故有從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不材則如鴈均之乎不能以自免然則才與不才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蓋深悼世道之難為而歆其皈心於道德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夫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狸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

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山木二十一 齊南華經卷五 辟關 洒洗

此意亦與上同通篇作箇隔靴搔痒說話等閒在狐狸身上發出箇靜戒定學問可見此老句句寓言皆是說道狐狸以皮毛而致災君以魯國而生憂是皆有生之累故願君剝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去欲以淨其內而又遊於無人之野然子然將使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天下之大解脫無過於此又何外累之足患哉原莊老之意只是勸人皈心道德

淨裸體的赤洒洒的全然不以世累為心是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的心事或謂宗社為重如何教他輕將魯國棄了不知論割其至愛而棄其既胎則人人有張狸皮人人有箇魯國得之言意之表可也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倡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

輔而行

山木二十二 齊南華經卷五

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故其民俗若此不知藏無私蓄也不求報無人我也不知義無分別也不知禮無往來也猖狂妄行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者物之所以終始故可生可葬去國而捐俗則自與道相依捐俗二字最妙俗者世俗一切有為法也捐之又捐則無為矣

若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
市南子曰若無形倨魚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
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食
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
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
君自此遠矣

又為孱弱之夫沉溺愛河不即解脫者加一
鞭策蓋有志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尺竿

山林二十 南華經卷五

本二

頭回顧不得人無車則困無糧則飢皆為形
骸所累若能外其形骸寡其嗜欲則出王游
衍坦然由之而無疑故曰無倨傲爾形無留
戀爾居則無車之車行矣少君之私寡君之
欲則無糧之糧足矣此便是遊於逍遙之墟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
海沂流窮源愈造則愈深愈往則愈遠將立
乎不測而遊於無始往日聰明知慮一時廢
盡譬彼送行之人到崖而反君自此芒乎獨

行入於寥天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為
尚何離索之足患哉嘗謂莊子善體物情等
閒發出送行二句宛然離情別思謂城朝雨
之詞不是過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
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
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
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
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

山林二十 南華經卷五

七

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備編 歛
有人謂有國見有於人謂以小事大以弱事
強因勸之去國而舉讓國者以見側大莫即
廣莫如上語意既足又將虛已遊世立譬作
結虛已遊世即所謂無心應世也知此則所
言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真是去人不遠魯君
真可策勵而行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

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曰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苦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縣玄 傳附

歛民之財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也迺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何遲乎故王子見疑以為將設何術蓋恐藏仁以要人如所謂

木二十一 南華經卷五

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蓋人之生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樸散矣以此彫琢之術生於其心則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則害於其政吾將於既彫既琢之餘而求以復歸之故侗乎其無知而無識也儻乎其若怠而若疑也苦乎萃乎來者勿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從其強梁而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

者如是一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夕賦而毫毛不挫於吾心不挫則常應而常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如此矣而况道德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猶言大道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盼盼然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木二十一 南華經卷五

是故其行列不斥而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不自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糗糒入獸不亂群入

一第 1221 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6 頁之 9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行序 行執

意怠玄鳥也盼盼眈眈不能奮飛之貌引援
遠隊而傍人也不斥猶言不多蓋鳥既
不而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矜弋加之而
卒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言以才自見
鮮不自貶其感者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還
推以與人也如是則有而不居矣不居者道
也夫道流而不明古今晝夜逝者如斯默以
運之而已未嘗自明其為道此道之所以為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妙也體道者居得行而不名處則幾矣得行
謂得志而行名處即以功名自見自伐之意
純純一也常平常也言純一其心而平常其
行與猖狂不知所之者同故曰乃比於狂削
迹者杜門掃軌無轍環之迹也捐勢者不事
王侯無遊說之行也如此則不為天下立功
不為萬世立名無所求備於人故人亦不得
以備善責之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泯然無
迹者之所為也至人無聞也而子抑何以聞

為喜哉於是夫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逃
之大澤之中不華盲目之文而衣裘褐不珍
爽口之味而食杼粟不起分別之心而亂鳥
獸之群一味虛已之心與列子食豕食如人
食者意全夫鳥獸異類也尚不惡之况於人
乎不惡人人不惡之矣此重言孔子而借以
喻道之詞若夫子真不肯逃大澤而群鳥獸
者

山木二十 南華經卷五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
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
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
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棄千金之璧負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
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
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
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

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假一作殷亡謂亡命布泉布也言假人林回出亡捐壁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市則赤子之布寡於千金若以千金之壁為累則赤子之累多於金壁今而捐壁負子蓋以天合者難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也當其迫窮禍害之秋其勢不能以兩全則利合者不得專其愛矣以喻弟子之所以相依者要皆一

時體交利合之徒是以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耳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復何恠乎親交之益疏而徒友之益散乎夫子於是絕學捐書澹然去其汗漫之交不復與弟子虛為揖讓於其前虛文去則真意流便是其屬也以天其淡也若水宜乎感以無心而愛益加進也

異日桑宰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

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冷二字訛書也吾意當作其命緣者因緣依附之意率真率也形莫若緣者不敢高抗於人而恭敬退讓若有所推也蓋至讓則無文真率則簡便故不求文以待形而俯仰自無不得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即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

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大布粗布也正縻結帶也履弊而加以繩縛故曰繫履憊病困也言衣弊履穿直貧耳未及言憊也若夫道德之士遭遇非時處乎昏君亂相之間進退維谷不能自逞欲其無憊詎可得耶故以騰猿設譬攬蔓者攬其枝而蟠結之如蔓之附木者然王長言精神雄壯也柘棘枳枸木之有刺者言猿得勢則騰驥失便則拘急士之遭際窮通異致有如此者語其憊甚則比于剖心其徵也夫言比于舉

重以該輕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繫槁枝而歌姦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衰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還旋

以槁枝繫槁木故曰有具無節奏音響故曰

魚數犁開判也端拱則頭容直矣不能瞠視故轉其睛而環視之造至也廣推廣也言推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已者過矣愛已而或至於哀則愛已者過矣於是為發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為定箇歌者之誰誰即森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微求到底將見無有受者無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洩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手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如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

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以終焉知其所以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又借頹回發問遂句而晰其第何謂天損飢渴寒暑窮極之困皆天所以損我者不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物天地行而造物泄則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覆相尋吾惟順化而與之偕逝如臣子之聽命於

君直易耳故曰無受天損易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悖言始而進步便自順利爵祿並至無有窮已受益如此可謂極矣不知此外來之益耳與已無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為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歆羨於僮寄之物非其有而取之其不為盜為竊也者幾希君子不為盜也賢者不為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

患益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君所為殆異於鳥之所以自處者矣鳥之輕耿莫如鷓鴣鷓鴣即意怠也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襲諸人間之堂上蓋以人間堂上社稷之神居焉神德好生故托諸明神以析人之不害此鷓鴣存身之知也而人反不如何哉故曰無受人益難何謂無始而非卒蓋卒即始也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由之故或益之而

損或損之而益莫如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始是故不可以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蓋人亦天也天亦天也無天則無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為天又必有居無事者以為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有人有天猶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道云爾有人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天則何故哉只在性分上有了加損是以不能順其

自化往往至於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故
人不能以有天聖人之學惟晏然體逝而聖
脩之能事畢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
之所以為卒始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何天
非人而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

莊周遊乎彫林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
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
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
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
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
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
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
林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
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且車
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蔭而

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螂執翳利蟬而忘其
螳螂之忘也異鵲從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類
不覩不逝異鵲之忘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
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
忘也是皆是以為累物忘真之戒二類相召
者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復召我矣莊
子於是翻然有悔三月不庭以寓閑閣思過
之意因門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學
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雀之故而遭虞人
之許且聞之也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
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違俗犯禁自取戮辱亦
固宜焉耳三月不庭蓋言悔也

感類謂平類而過殷大也翳螳之斧也許罵
語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
美一人惡者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
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

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相召耳蓋美者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固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惡也嗚呼逆旅小子可謂友德而不荒於色者矣既又為美者謀使其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安往而不愛哉而惜乎美者之不能也小子識之魚往非道也魚往非學也亂曰

特欲全生

木馬魚憑

祈免乎累

道德是乘

魚譽無譽

浮游上下

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

剝形去皮

洒心去欲

無人之野

建德之園

涉江浮海

乘彼虛舟

魚車魚糧

虛已以游

侗乎無識

儻乎怠疑

毫毛不挫

朝夕賦而

辭其交游

無責於人

捐勢削迹

鳥獸可群

天屬斯親

捐壁負子

無以利合

而耳如醜

形莫若緣

情莫若率

實不求文

時不與行

無受天損

魚始非卒

正以待之

虞人戮焉

奚以待物

騰猿失便

無受人益

聖人晏然

與時偕行

何美何惡

士有道德

莫逞其能

何人非天

體逝而終

栗林忘身

去其自賢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齊字集

此篇多有精密之語正好與內篇大宗師參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真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

田子方二十一南華經卷五

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天魏真為我累耳一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往往當於人心其為人也真真謂質任自然人貌而天謂貌雖人而心則天也虛緣虛已而順物也葆真虛靜以養真也清者或不足於容物而彼則能

人無道則不待言語惟正容以悟之而彼不肖之心自消順子之行若此蓋所謂蕩蕩乎無得而名焉者宜乎子方之難於言而不稱也文侯一聆其言儻然自失解形籜口深愧所學之粗淺蓋欲師其全德而剗其形皮直以勢分之榮為身累耳故曰魏真我累解形鉗口寫出儻然自失之意甚真切莊子善體物情類如此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

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後客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

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夫
若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新和
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言習於未學而昧
於本體彼其進退成規矩從容成文章諫道
有法則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則無是以歎耳
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謂不待言說只以
目相視而意已喻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
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

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
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
也夫訝道回跡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
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
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歟
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
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日有趾者待是而
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
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

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際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
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
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始著乎吾所
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
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
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比去聲

步趨馳皆就馬而喻夫子步亦步是夫子言
而回亦嘗言也趨亦趨是夫子辯而回亦嘗
辯也夫子馳亦馳是夫子言道而回亦嘗言

道也然而大可為也化不可也夫子奔逸絕
塵而回瞠若乎其後者言夫子不言而信不
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其前不知其所以為
然而然也不言而信者不期於人而人信之
也不比而周者不期於人親而人親之也無
器而民蹈乎其前者無名與位而民自歸之
也此夫子之神化也而回不知其所以然故
瞠若乎其後瞠若謂直目而視也不知此箇
所以然者乃聖人所存之神不疾而自速不

行而自至者故夫子急為提醒曰惡可不察與察謂密察此心之存否蓋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曉出於東暮落於西而凡有目有趾者莫不待是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存謂動而作也是入則亡亡謂休而息也造化亦然故萬物莫不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謂待箇所以然者乃自然之覺性吾人之慧日也自吾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不能化以待盡損之又損以返於虛感物而動括之

孟子方二十一 南華經卷五

五

反覆日夜無隙而將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有命矣而又不能規乎其前丘丘土之高者規取則之義規乎前丘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前修往哲皆能不亡所待以生之物今也迷頭舍父迷失真宗日夜無隙以瀆於死是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誠可哀矣此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者也交臂而失猶言對面不相識也與汝交臂即指有待以生之物且汝殆欲著乎吾之所以著者

乎汝又指回而言著者顯明之義所以著又指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顯著於日用之間而其所以然者則虛無之盡有不可以色相形聲求者故彼已盡矣汝惟不知化以待盡固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肆者市馬之地唐者無壁之屋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如上之言亦言辯亦辯言道亦言道是皆以有求我者宜乎瞠若於絕塵之後而不可追也且吾嘗語女

孟子方二十一 南華經卷五

六

墮其支體黜其聰明汝亦嘗拳拳而服膺矣是吾服汝也甚志而汝服吾也亦甚志甚志之與求有也則相去遠矣世人之學只知狗生執有說着忘字便茫無着脚反起虛無之嘆雖然忘亦何患雖忘吾故吾而吾自有不忘者存蓋故吾即求有之吾而不忘者即吾所待以生之物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馬見曰某也眩與其信

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
 謂耶曰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
 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手
 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
 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
 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手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非是
 也且孰為之宗乾去 熱蕭 見現 離去

也且孰為之宗乾去 熱蕭 見現 離去
 田子方二十一 兩華經卷五
 熱者不動之貌似非人嗒然似喪其耦也老
 子言吾游心於未始有物之先是以如此嘗
 為汝議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之義謙詞也
 言未始有物之初渾芒一氣耳氣有陰陽而
 陰陽之生也則互為其根故至陰肅肅而肅
 肅者出乎天至陽赫赫而赫赫者發乎地陽
 升陰降兩者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其或有
 為之紀者乎而吾不見其形紀即所謂無極
 之真超乎色相形聲之表者雖則不可見

其消息盈虛之運則一明一晦為日月之推
 遷一死一生為萬物之終始非是也而且孰
 為之宗乎是即指為之紀者宗即內篇所謂
 大宗師

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
 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斃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
 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以一而
 同

馬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
 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
 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
 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
 為道者解乎此樂洛 滑汨

疾之言惡也所以不惡變易者蓋以斃無異
 草澤無異水地則少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夫
 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乎
 其胸次是大常也天下萬物一焉者也得其

一則真常者在我矣故四肢百骸塵垢也
生終始晝夜也是皆變代不常之物知其有
大常者在則皆不足以累心以故易之而不
疾而况得失禍福之介然者乎是故棄隸若
棄泥塗隸謂天下之以勢分相屬者蓋常在
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我貴不常在隸則萬
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吾心乎為道
者解此而已解此則得至美而游至樂天下
孰加焉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
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魚也
魚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
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
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
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
全也說脫 灼酌

此種學問無脩無證假以言語補助皆落筌蹄故復發此一段蓋天地之德無為

已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洵之不
自潤是何假於脩習而能之哉故至人之於
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不能離言能物物也
或問不脩之義曰不脩乃所以為真脩也學
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
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墮而支體黜而聰
明又何脩之有哉醯鷄醋中蟻蝶發覆謂啓
幕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
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為
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
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珖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
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踞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
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踞之五日而魯國無
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
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
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手

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安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爾者特寓言耳一丈夫孔子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是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紙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繫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紙神紙反 儻也

以下錯舉數事備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飯牛自適已事而已原無干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所謂一之外無敢設者故牛皆得以自適其性而肥壯異常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其心則指父頑毋器常欲殺舜而言動人指成邑成都及師錫底豫也儻儻舒閒之貌繫繫箕踞也羸與裸同蓋善畫者神閒氣定意在筆先元君占而善之可謂知畫者矣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駸馬而偏朱蹄蹄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鯁斛不敢入於四境

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鯁斛不敢入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馬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臧丈人太公望也一連下六釣字文亦奇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釣蓋非持其釣而以釣為有事者也常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百姓無天言生民無主也號命之也瘳治也

其無他言當遵先王之命不可更生他疑也
典法無更與變令也偏令無出與專令也壞
植散群無偏黨也長官不成德不居功也黷
斛不入四境不懷疑也黷與康同太公之政
如此信乎足以及天下矣然有心以及天下
非自然也故太公因其隨而遁之蓋恐不知
順天命之自然而一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
矣

類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為

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
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此之問亦是夫至人無夢况有心為夢耶夫
子於此有難於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也可
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於斯須耳蓋循情以
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
子之盛節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
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常與汝
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持遠巡足二
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
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
中也殆已夫。恂一作恂

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沓重也言前矢
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矢復

寓於弦上如此敏捷如神而徐觀其身則如
木偶然故曰象人是則可謂射之射矣而非
不射之射者何能以巧用而不以神用也若
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怯而不
能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學一
履艱險便自退卻不得受用即為死生有變
於已所以北宮黝之養勇直到不膚撓目逃
處方能勝人故觀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
下臨百仞之淵逡巡其背一分矚實二分穩

虛揖禦寇而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鳥能若是乎哉故知至人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而斥之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強之也中有養焉耳嘗觀虛弱之人夜則夢飛墮地則駭汗洽背此便是神氣怯細之徵古之人多以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若乃猿舞竿頭魚潛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輩工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機便成絕技此箇慣習亦是他神在此處存氣在此處守若

白子方二十二 南華經卷五

十五

移之他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小巧與列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一神定而萬事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

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戲義

白子方二十二 南華經卷五

十六

者觀其言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我而又審其輕重而在之權若果重在令尹則與我無與果重在我則令尹無與既然而不相干夫復何生欣戚方將為之躊躇為之四顧審乎無假以求所謂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者何暇論夫人貴人賤哉既以為人已愈有一句出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
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言也
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喪存楚未亡寧足以
存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凡未
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奚益明乎內
外輕重之辨者當不以身外之物為欣戚矣
方壺外史說是篇已作亂辭

逝矣順子

虛緣葆真

至哉温伯

目擊道存

回也步趨

夫子絕塵

故吾可忘

無死其心

明遊物初

敦兮若朴

得此大常

洵美且樂

肅肅者陰

赫赫者陽

交通成和

生此百昌

莫見其形

莫知所窮

且也非是

孰為之宗

至德不脩

奚假言說

無為自然

天地日月

夫子發覆

晞魯一人

百里飯牛

無心得君

盡史解衣

宋君善之

夫人持釣

文王得師

禦寇引矢

伯昏履危
得令匪榮
任彼來去

神用者王
失凡奚惡

小技矣施
審其存亡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齊字集

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名相混冥晦昧迫
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為宵察從
此悟入則大乘法藏皆可迎刃而解矣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
謂焉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
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
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狝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

知北遊第二十二 齊字集
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嗟予知之特語若
中款言而忘其所款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慮始知道無慮無
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
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
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齊字集
處上聲
知與無為謂狂屈皆假名也道之為物也無

名無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
知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
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得知之問
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故無為謂不答此
機正與佛典世尊不答外道之問者全昔有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
道讚歎作禮而去阿難却問外道得何道理
讚歎而去佛言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今無
為謂之不答也莊老急為提點兩句非不答

知北遊第二十二 齊字集
也不知答也此意却又明顯若使知答則是
墮於疑網落於言筌起於知識生於見解而
去道益遠矣北遊者却不解此復往問於狂
屈狂屈謂予知之款言而忘其所以言此一
答雖若近似却不能使之路絕道斷猶為引
犬上堂而逐之及見黃帝而問焉則已太泄
大機矣而知復問三者孰是豈知知者未必
為真知而不知者正所以為知耶故黃帝曰
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終不近

也所以老子之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以上說話分明是莊子撰
出以為此三言之疏義大抵此種不言之學
問要人直下領悟擬議即差商確即乖又使
說透天機談盡玄妙自耳根入者終無受用
禪家往往以此勘人一擊粉碎有問如何是
西來意者德山臨濟之徒非唱即棒直是絕
人之路斷人之道使人迷悶莫前久之各各
自有透悟昔南泉斬猫舉似趙州趙州脫却

草履頭頂而出南泉却說使趙州當機恰救
得此猫在於此薦得方知聖人行不言之教
者其旨深其意遠等閒不得拈示直令自悟
可也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
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
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復欲歸根不亦難乎

易也其唯大人乎 相去 易異

此亦老子註疏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道
者無為而常自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聖人
至德不知德本純純全全人人具足有何不
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德之下而
有仁義仁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於分別
去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
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始也夫為道

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奚取於是而
為之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為則道德幾矣今已樸散而為器矣復欲
歸根不亦難乎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唯
大人大人也損之又損也無為也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
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不
何患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
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

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造化之機成功者退將來者進而萬物之生之死莫不出入乎此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而不知其孰網維是其氣之聚散為之乎蓋盈天地之間只是渾芒一氣以息相吹如野馬網罟有所附麗則塵塵相聚而物生散則復歸於氣而物死喻如漚因浪發冰自寒疑散則復歸於水知生死之為一氣耳則任其陶冷夫復何患今人但以生為神奇也而

知此通二下

美之死為臭腐也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奇反覆相因無有窮已何美可歎何惡可厭在聖人則處之一如不起分別所貴乎一者以通天下萬物皆一氣也一氣則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

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即章首之說義更明白無勞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負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知此通二下

凡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有法則議之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有理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大美猶言大功成法謂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性不言不議不說者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萬物之理故亦以無為而成妙用故曰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之物生死萬變方員異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翩然萬物而無物之不有自

古固存而無時之不然所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造化萬古此造化則萬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也冲漠無朕超於色相形聲之外夫固無所容吾知也既無所容吾知矣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議哉何所容吾說哉聖人所以行不言之教成魚為之化者觀此而已淵手微哉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浮沉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承上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此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毫為小而其體必待而後成萬物得此則浮沉上下日新又新而不已造化得此則陰陽四時各得其序而不愆惛然若亡也而寔存油然不形也而自神萬物自生自畜自養自育而

不知誰之所為以是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居然可知矣聖人以之而行不言之教成魚為之化也有以哉

醫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醫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不得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道者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如此故醫缺因被衣之言莫逆於心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視疑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此箇景象直是

相悅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志之真其實知言此人真是實知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弟子舊套而以故自持媒媒即昧昧也彼何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歎之深美之至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委積聚也夫人地火風水四大假合而有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陰陽二五交通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汝有天地之委和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形相相禪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天地之委蛻其

行也孰往之其處也孰持之其飲食也孰味之天地之疆陽氣也疆陽即健動之義天地取之而生物者夫舉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存則今者幻身復在何處又胡得而私有夫道耶蓋知身之非有則貪着此身以為有常者妄矣知道非我有則執着此道以為有得者妄矣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而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澹而心澡雪而精神撻擊而知夫道實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恟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疏淪爾心通其滯也澡雪而精神滌其舊也
培擊而知去其識也窅然深奧之義崖邊際
也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無也
而至有生焉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何以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之真也其所
謂精則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生於道則知
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之生於精則知命之

所由立矣上下二精字要有分曉蓋精神之
精即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
形本之精即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
而有質者也萬物皆以形形相禪而生故胎
生卵生總為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無死然
而其來也不知何所來其去也不知何所止
無門無房而死生來去四達之皇皇也道之
物物有如此者人能邀而得之則肢體強健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是故

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無方道德有於身
而符徵見於外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是道也
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
不行萬物不得則不昌而况於人乎信乎其
不可不邀而得之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
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
運量萬物而不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
皆往資焉而不置此其道與魏平聲

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辯之以慧而不知
知慧之開道之鑿也聞見之多理之障也以
故聖人斷之老子曰絕聖棄知蓋斯道之妙
不在辯博一言以盡之曰冥冥而已雖則冥
冥而實為昭昭之本故出而生萬有也舉世
益之而不能為之益入而歸於無也舉世損
之而不能為之損此則聖人之所保者保如
佛語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之保淵乎其海言

其莫測也魏乎終則復始言其無端也且道也洋洋乎發育萬物不得君子以為之運量則造化幾無全功運量者裁成輔相以成物曲之利者也是道雖貫乎物之中而又有行乎物之外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若夫資之以生資之以始亘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補出天不人不成意更周匝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嗜醜物也雖有壽天相去幾何頃更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暗陰 聽意

中國有人焉謂至人也非陰非陽言其出乎二五陶鑄之外直且為人謂其形直人而已將反於宗遊於物初也反於宗則其德與冥冥者合矣若自其宗而觀之非惟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嗜醜者然故曰生者嗜

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人生百年直頃更耳何足是堯桀嗜嗜焉於頃更之頃乎蓋堯桀終有是非嗜嗜心物物者直且與之相忘耳

果。旅。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遠。之。而。不。遠。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旅言果旅之物雖微而其卑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不亂

人道之大雖難與果旅比倫然其所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觀果旅之出於自然則人道徒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遠過之而不守遭之而不遠者如父子之無所解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所當盡而已然過矣而化未常苦節以為貞蓋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以一毫人為之私常人則貪者其事譬困株守不自解脫者抑又多矣調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處為之而有以為者

也德也偶而應之則魚心為之者也道也蓋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為之而無以為矣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世出世法莫不繇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殓墮其天表紛手宛手魄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郤隙同 溲流 發輪 墮藜

郤隙古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歲月直如隙駒注然勃然出者油然溲然入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其死也則為生物所哀其在人也則為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而知也在彼則以為解其天殓而隳其天表云爾囊弓曰殓囊衣曰表蓋人之有軀殼如物之有殼表者然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解而墮之彼方適然自以為快又如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

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噉噉然後而歸之何為者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圓覺經云幻身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

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一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猶為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若使相遇而後見猶有二也故曰明見無值道不可辯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默焉塞焉默去見聞辯說之支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蝼蟻曰

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甃
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
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
也每下愈况屎子 兩去聲 豨喜

夫道無不在問道者每每求之於高遠則非
矣故莊子因東郭之問而以每下者答之欲
其知糟粕煨燼無非至教所謂洒掃應對與
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而東郭不知也於是
莊子曉之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取正於止

獲之問監市手履豨愈下則比况愈明豨大
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蓋豨之肥瘠蹴其豨則
自可知豨物之底也故以為下正司市之官
獲其名也監市猶今之當行者

汝惟莫必魚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
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
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魚為乎
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聞乎寥已吾志無往
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

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
不知其所窺馮馮 馮馮 馮馮 問問

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惟莫
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迹乎
物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之與器而不相
離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與咸三字何
異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粕
煨燼何殊雖然我以其言言道子以其問問
道言與問皆非道也將更與子進上一步遊

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
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無聞無為乎澹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聞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
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往無所往也故不知
其所至無往則湛然常佳矣其有去來則遠
來時也遠去順也安其時處其順而不知其
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
而不知去皆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
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是以有為為應迹

以無住為自然彷徨乎馮於開曠之野入於
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所謂與子遊乎無
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意蓋如此
大知猶言大道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
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
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物物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

際謂邊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
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
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盈虛
也衰殺也皆有兩邊道則謂彼為盈虛也而
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
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張
子所謂兩在故不測意蓋指此

芻苴其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
晝暝芻苴其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

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
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
而死矣夫弁堦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

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

於無形聽之於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
以論道而非道也芻苴 弁堦 稊利 網罔 麥車

麥開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之狂
言言無復以大言振我秋毫之端萬不得

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狂言
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體道者有見

於此是以昏昏默默收吾之視也而視於無
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無聲若與人論道而
謂之曰冥冥直言筌耳冥冥豈為道耶蓋道
而可以冥冥名則道又可名矣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
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
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

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者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知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此段亦自上透下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不知泰清問道於無窮無窮以不知答之是矣既又問於無為則為失問無為自以為知而舉其數不知道無名數凡可舉可陳皆外也而非內也外而非內則淺之乎其言道矣大極道不可言言之則非道不可聞聞之則非

道不可見見之則非道不可形形之則非道不可名名之則非道不可問問之則非道不可答答之則非故無始重重掃淨直到不知地位而後始為究竟崑崙山之最高者不過乎此則不能挾日月凌倒景而遊乎太虛以喻無內而待問窮者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盲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空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之一邊既落於無無復為有及其為無所有則清淨之中着了一物何從而得盲然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極性體真空加一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如剝蕉然直至層層俱盡而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大馬之插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
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
插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
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
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插鍛也言大司馬之
屬有善插鉤者老而精絕無毫芒之失臣有
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察即所
謂唯蜩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皆假不用
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盖用者技也不
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况小技乎萬事萬
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
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
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
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
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
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

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慮矣

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鬼神莫
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容吾喙者冉求驟
然以是為問盖有難於為言者而夫子直曰
可知盖亦因今推古而姑以是為証欲冉
求之自悟焉耳盖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
有有今而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
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古則亦做今不出
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端

而冉求未喻也明日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
昧然敢問何故想其一問之初略覺有此領
悟久則愈思愈塞夫子為語其故昔之昭然
者是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虛心
受教神者受之故虛靈之天稍覺透露譬之
雲破月暎頃之落了言筌添了見解虛靈之
天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之故為字去
聲道家原說此神不是思慮神此箇不神最
能遮障本體故令昧然既又為狀未有天地

之先空相如此前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說
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試將太極
圖來參看太極圖中陰陽分對待而生靜
極而動動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
女萬事萬物便是子孫最上一圈空寂無有
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之先的
空相此中若加求索將無作有便不是未有
天地之先所以先儒說總說性便已不是性
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不得蓋亦

有見於此而再求未對畢竟難悟再加思索
則去之愈遠故夫子曰已矣未應矣猶言罷
了不消對了此箇已矣未應真是好絕了思
慮罷了言說一直造到未有天地之先是真
脫悟如其未悟已矣未對不起見解他日自
有恍然處所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便
緣此以得心之不動此一機要等閒拈以示
人適遭疑貶儒者却說問之弗知弗措也辯
之弗明弗措也如何罷得不知夫子直為鈍

根者說箇下學之事若是上根一聞千悟縱
有未悟亦不肯於耳根上去討分曉何以問
辯為哉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死耶皆有死
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
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
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承上意遂撰出此段蓋死生事大吾人真實
受用正在於此然須要知得適來時也適去

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老
氏者但以生為可求益生厚生裨益於有常
之外不知滅為幻滅生亦幻生以生生死終
未離幻唯知道者以生死為旦莫適去順也
死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今
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一切
捐棄有為之法不知落於頑空淪於斷滅搞
木死灰無有是處唯知道者以其知之所知
養其知之所知而不知不滅生事以死其生所

以然者蓋以死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
當生之時本體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
時本體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又
此死生變化皆屬後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
之物耶故物物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死
不得謂之先天地先天地者無生死古今終
始之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人性空中
之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即是而觀聖人
之愛人無已者亦其性空之中添了愛緣故

令輾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有意必固我
亦大道之所不取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無有所將無
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
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
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涉
於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無心
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者應感

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亦必有箇
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胸中必有箇不
淫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箇不憂不
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
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
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俱化乎
必與之莫多其一不化者乎莫多即一不化
者此解外史以意測之當得如此諸解直是
無謂

舜帝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况
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
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古之人若舜帝黃帝有虞湯武數聖之學皆
能自成一家故曰圃圃宮室與彼儒墨之中
抗顏稱師者皆不能與物俱化但見是是非
非互相溷濁何況今人抑何怪其然乎故唯
聖人善處萬物而不傷惟不傷物也故物亦

不能傷不傷者與物俱化相忘於是非同異之辯而兩不相整也惟無所傷者然後能將迎焉畢竟將之以無將迎之以無迎無將無迎此謂將迎也已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

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人遊乎山林臯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矣感今傷昔則又不能無哀所謂情隨事遷感慨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泫然泣下者存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是耶邈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萬物之逆旅萬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喜其相值而又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

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能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是不達於無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今務免夫人之所不能免者庸可得乎為計日拙為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落於筌蹄至為不牽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必欲齊其知之所知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北遊三問 無為不知 帝也弗近

狂者似之 言者不知 知者不言

不言之教 聖人貴焉 道不可致

仁或可為 德不可至 義則可虧

損之又損 其惟大人 能以散朴

而歸於根 生也死徒 死乎生始

臭腐神奇 孰知其紀 一氣所通

油然聚散 生死為徒 吾復何患

成理不說 大美不言 至人無為

達觀於天 被衣論道 齧缺睡寐

| | | |
|------|------|------|
| 彼何人哉 | 媒悔若是 | 道非身有 |
| 宵固難名 | 以彼昭昭 | 生於冥冥 |
| 萬物皆往 | 資焉不匱 | 博不必知 |
| 辯不以慧 | 須臾天壽 | 奚以是非 |
| 解致墮泰 | 及此大歸 | 形之不形 |
| 論者不至 | 際之不際 | 非即非離 |
| 宵然光曜 | 藏矣老龍 | 何哉無內 |
| 以待問窮 | 履豨可喻 | 捶鉤作程 |
| 每下愈况 | 有守斯精 | 未有天地 |
| 古今可求 | 無有將迎 | 回也請遊 |
| 無知無能 | 人固不免 | 蘇知所知 |
| 所知則淺 | | |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六

冥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鶴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莊子雜著也章句有長有短總之則推本道德為老子一經之疏註此篇中有苦心

極力之語大類張子正蒙疑莊子平生緒言

綴拾於內外二篇之後者其不可解處諸家率多影響然已為外史氏窺破八分矣尚俟

後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備得老聃之道以止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孳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後執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偃得謂獨

得其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為知者也絜然仁黜度為仁者也蓋老聖絕仁棄知故學其道者一皆遠而去之擁腫執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猶治也一作大穰以為歲登者近之洒然異之言見其胸次灑灑有異常人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近功而久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為若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

春生秋成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夫道行之也道則無為而常自然故天地不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道為體故尸居環堵之室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百姓猖狂焉不知所往不知所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方無隅是迺所以為道也今也畏壘之細民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是我必也為淺夫小人有以自見故使民尊我敬我若此吾愧有負於師教是以不能釋然也俎豆字

自尸祝中來杓之人以喻褊淺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缺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礪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

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簡髮而澤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舉賢則民相執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
書為盜日中穴冢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
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還旋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
妖孽也無所還無所隱言巨者不至也喻如

福之小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為
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蓋已
然矣夫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
猶必假於賢能况畏壘之細民乎今畏壘之
導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能自己者
先生盍亦聽之而胡以不憚為哉於是庚桑
復即前喻深為譬說言魚黠賦形愈大則取
禍愈速故函車之獸與吞舟之魚獨行離山
則罟網罹之蕩而失水則螻蟻苦之以故深

南華真經卷六

四

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况
全其形生之人而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
授能善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道者又何足
稱乎垣墻不可鑿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
可植植之則生類者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
辨若此又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筲之量
何示弗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賢相軋矣任
知則民皆以知相盜矣相軋則相爭相盜則
相殘不知以善利先天下而適以大亂倡天

南華真經卷六

五二

下民之趨利也甚勤况可得而先乎利在子
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其君於是子有
棄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取天下之所謂名
器者而分裂之於日中正晝之間恬不知畏
是大亂之本萌於堯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
千世之後論其世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
之言過於激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
之衆暴寡強凌弱知罔愚與吮民之膏血者
乎則又甚矣

南榮越蹙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
 乎托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
 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
 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
 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
 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耶欲相求而
 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
 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
 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邠魯雞固能
 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
 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
 南見老子 越疇 蠋蜀

南榮越庚桑弟子也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言
 我將何所學而能到此乎全汝形者謂體其
 受而不虧抱汝生者謂守其性而不離無使
 而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不鑿如此積
 久而純乃幾於道故曰三年而後可以及此

南榮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晚乃復於師曰
 夫天下無異目也而盲者乃不能見天下無
 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而
 狂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與人之形可謂相
 近矣宜其無盲聾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間
 耶欲相求而不相得是則踐形惟肖之學越
 蓋不能無歎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
 勉而聞之道已達於吾耳矣達耳即所謂自
 耳根入者自耳根入者終未渾融惡可以及
 化故庚桑子曰夫我之教子也其辭則已盡
 矣爾之不能化也以吾鼓鑄之力微焉耳故
 曰奔蜂不能化藿蠋奔蜂小蜂也藿蠋豆間
 大青虫也蓋聞螺贏能祝螟蛉而化之似其
 才力相當也奔蜂藿蠋能之乎越雞不伏鵠
 邠亦復如是子盍南見老子乎往見我師庶
 乎目擊道存有不言之喻者矣

南榮越晷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
 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

借來之衆也南榮越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未疑行或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迹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子何與人借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衆乎非謂南榮率衆而來也蓋庚桑推尊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南見老子故老聖因南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不察其旨却謂已未嘗率衆而來故瞿然而顧其後忘吾答失吾問只此便見南榮身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指平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語絕知則人謂我愚任知則反

爲身累以至絕仁則恐至於害人絕義則恐至於傷彼絕之不可不絕不可故嘗以三言爲患不知絕聖棄知絕仁棄義則反於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矣又焉得有不知不仁不義之足患乎越之芒也若此故老聖見眉睫而知因言而決爲發大慈憫故言汝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真亡人哉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正謂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未請海者廣求之義非謂求之海中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獲獲捷捷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求也求其所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所惡即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者困於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子洒

灌身心功夫還熟也未但見鬱乎其愁其中
津津乎猶有惡也鬱而有惡則是胸中尚未
洒然直至愁無可愁召無可召求無可求而
後始為純熟此段細密工夫奈何責以十日
此南榮越之所以欲速而不速也於是老子
因其復見也而告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
內外兩忘盡之矣凡人內有所桎則謂之內
獲外有所桎則謂之外獲獲者以皮束物之
稱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於物而不

南華經卷六

能過而不留則奪於攻取心受外獲而繁矣
就此憧憧煩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於
中內者已實故內捷而不開一動於欲而不
能與化俱徂則思慮營營心受內獲而繆矣
就此綢繆縈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涉於
感外緣難斷故外捷而難解捉者尋求之義
捷者牢關之義此等新奇之語如霞外雜俎
必非食烟火者之所能道內外獲者道德不
能持言內外交獲則雖道德有於身者尚不

能以自持况遵道而行者乎要知道德存於
身則灑灑已熟自無所獲此殆其誤言耳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
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
藥而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
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
嗷不嗷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視其德也

南華經卷六

終日視而目不曛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
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更沙去祝靈 曠時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狀是其病猶未甚
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此病自十日
自愁上得來所謂無病而灸者若再聞夫子
之言愈自驚疑是猶飲藥而反加病今不敢
復進於是矣所謂願得衛生之常法而已矣此
正佛經所謂願樂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

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曰能抱一乎能勿
 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
 離乎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此箇吉凶
 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
 復為奇善復為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
 若民之迷日固久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
 自審能止乎知止也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
 人而求諸已乎急於自治而不暇於及人也
 能翛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
 南華真經卷六
 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淳
 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遂言兒
 子終日嗥而嗑不嗆氣之和也終日握而手
 不捩德之共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精之專也
 長哭曰嗥聲啞曰嗆卷手曰握撫手曰捩目
 動曰瞬一而不分曰共精有所移曰偏行不
 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言無心也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隨順而無忤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則衛生之經孰有外於此哉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
 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
 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櫻不相與為惟不
 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
 謂衛生之經也
 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渾然無迹如上數
 箇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謂執着
 譬則冰已解矣凍已釋矣中間查滓尚未渾
 化安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
 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曰非也若論至人則
 上德不德相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
 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
 而不受利害不立詭異不與謀事翛然而往
 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
 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
 入於窅天一者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

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然則若是至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槁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道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二乘做死心功夫者尚有捉摸亦越之身分所易及者此處林慮齋解皆不得其旨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以下皆莊子雜著宇心宇也泰定者泰然而定定則生慧矣故發乎天光天光者謂於事物之來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故謂之曰天人但見其人耳而不知其即天也脩而得此則常德不離矣故曰乃今有恒人舍謂人之所歸舍訓曰止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夫人皆有能有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不能學則其學也進行其所不能行則其行也卓辯其所不能辯則其辯也精至於知則不必知其所不能知蓋人有所不能知則天也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斯得為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至矣不即是者是逆天也必為天鈞敗之敗猶棄也天鈞猶言鴻鈞蓋不即是則故作誤為而僥倖於其所難必者抑又多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內納
將之為言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慮豫防常恐其有不測之事而天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宜乎足以自全若是而眾惡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牛之疾顏子之夭皆非人之所能知又何足以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臺者有持有持猶言有主而不知其所持而有所不可持者畢竟無主則虛一有所主則必不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而煩惱障礙皆從此起矣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

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故君子脩詞立其誠然後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於事理之情實不當於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圖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於不誠不信之中而又屢屢更變以自掩飾不知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耻過作非者往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然

南華經

卷六

十六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人誅謂刑罰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疾獨行謂獨脩於人所不見之地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技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券於內券外者行券於外主人券藏於內而券之中主人無名焉故曰券內者行乎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譬則君子之學專務檢內不爲名譽而其爲道也闇然而日章故曰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若券外者則志於求人之費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人見其技而高也以爲渠魁

不知一賈人耳何足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為侈大如寒士然是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苟且漫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為道聽塗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眾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無親無親則與物睽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為徒其病源正在一箇務外好高而悅於

近利耳可不戒哉

兵莫憖於志鎔錙為下殺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此言幾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故兵莫憖於志嗔忿之心甚能自戕比之鎔錙其禍尤慘無能避者故鎔錙為下殺莫大於陰陽祗席之間干戈生焉然而陰陽男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陽豈能賊人心貪則自賊耳知此則人當懲忿窒慾持其

志養其心而不使有自失之悔可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是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其死此准物理而論造化道者先天道朴分謂分陰分陽成毀謂盈虛消息言一氣周流初無間斷而道實通乎其間既毀矣於是貞元會合絕後再甦所謂無平不破無往不復物理人事莫不皆然其不能不分者以備故分也老子曰朴散為器復歸於朴則分而不分斯無惡矣其如有以備何故曰所惡於分者其分也以備所惡於備者其有以備有以備者居其備也有以備則其理其勢不得不分而成毀交滅皆入於定數而不可逃聖人

知其如此以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是謂無備則無分無分則無成無毀故能劫外獨存而長久之道端在於此大抵造化物理出者貴反出而不反鬼道也死道也若乃滅而有實然後為鬼之得一者耳鬼神得一則灵不反則骨挂輪網永失真性何從而得一哉有形謂物理無形謂造化故以有形者象無形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虛有長而無乎本則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虛者字也有長而無乎本則有所出而有乎死有乎出入無見其形是謂天門長上生此言造化之妙出生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然運於無聲無臭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求可故曰

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巨
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剽自其不變者而
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
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末往古
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實有乎死實有乎出
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
也而出生死繇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
虛無自然而已矣誰由不能此門乎何莫由
斯道也故下文見意

南華真經卷六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為
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老子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有
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焉即齊物論中所謂未
始有無也者是也聖人有見於此故藏神乎
是蓋佳歲則虛靜寂寞而萬有之根基於是
乎立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
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
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生死有無之一守者吾與
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未始有物者無死生無終始冥冥淖淖而已
此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
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
喪謂亡失於外反返其真也齊物論云弱喪

南華真經卷六

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體判
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死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生
為體以死為尻尻尾也物之終也孰知有無
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
知其一者也三者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
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
而著者也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
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

而亦何嘗不一哉

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
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臙眚可散而不可散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
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
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
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蚶與鴛鳩同於
同也二散字上上聲讀去聲

此章鄙人之見小而廣以一體同觀之義言
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燄既云聚
氣則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得妄有分別今
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移
即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移謂變其常
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稽是豈言之當乎雖
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可知也取諸
其譬如臘祭之有臙眚有可散有不可散者
故以為可移而不可移之喻臙牛之百葉也

足指曰臙二散字上作上聲讀下作去聲請
其義自明可散謂散置於孫姐之間不可散
謂分散於人也又如室之有廟有寢有偃觀
室者遍而造之則見其移祖於廟移憇於寢
移洩於偃偃屏也以為有卑高貴賤之分為是
舉移是而不知臙眚一體也廟偃一地也今
人但見其可移耳而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
故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請嘗言移是是以有
生者為本而以其所知者為師因乘之以生

是非以生為本者謂以已作主知已之貴則
賤人知已之知則愚人知已之榮則辱人是
皆以知為師而乘是非者用是因實求名循
名責實謂果有名實莫不以已為質而使人
皆取節焉以已為質即以有生為本之義譬
如義以為質之質節準則也夫以知為師便
以生是非果有名實便以已為質使人節已
便以死償節直至種噉盡而皆不悟本末
之無我人心之移有得志便謂今非昔比常
一至於此令人承奉於我山林遊戲
將我身作主要使人人承奉於我山林遊戲

行尚辟人索居間處尚御射服得非以死備節之謂乎若然者是以己之用者為知而以人之不用者為愚以己之通者為榮而以人之窮者為辱古之達人不作是觀言移是者今之人也是蚶與鶯鳩同一自足於枋榆之下者也何見之小哉夫惟蚶與鳩乃同一見而我又與之同故曰同其同鄙亦甚矣此條不知從前諸老作何見解

張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姬大親則已

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張文展反

張踏也踏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鷺兄踏弟足則以氣而噓姬拊之而已無庸謝也若父母踏子之足則併與姬拊而忘之故曰大親則已矣夫張足而辭謝禮也禮以相偽至禮則質任自然不見人我而生遜讓故知親之已矣真至禮也至義則不待物物裁制而皆得其宜至知則自然先覺而已故至知不謀

至仁則無所不愛而已故至仁無親至信則不待金玉以為質故至信辟金此皆因至禮

不人而緒及之者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徹徹而去之也勃悖亂也謬與縲同塞障礙

也君子之志也則當志於道德一有富貴顯名利之心則奪於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亂矣容身相也動舉四體而言色容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兼聲與色而言之意思慮也六者在心則綢繆糾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謀德者渾淪不分之謂滑之以情則竅鑿多矣故足以為德之累道則虛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之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於胸中則胸中正正如各正性命之

正言適得吾體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
正則靜靜則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
裏瑩然渣滓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
然冥然而一無所為矣然無為也而無不為
也萬變不足為之撓豈復為四六所累哉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

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降
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

越矣故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有生者故
性者為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為出焉故性
之動謂之為為而根於性則雖為而實無所
為矣加以人則偽偽則失失即老子所謂
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莊子分明是老子
疏註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
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
實相順也

知者與物為構而生謨謀謨謀生於意謨
性之知則不如是蓋德性之知有所不知如
赤子之貌然視物而不起於分別其有所動
又皆不得已而後動者故不得已而動謂之
德動無非我謂之治我即什氏所謂真我治
謂五官效職百體從令此便是性之動者是
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人為參之德與我
皆在內動與治皆在外其名若相反而實則
相順者也相順謂外皆順於內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
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俚良同

羿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謂其有以
自見也聖人亦然若工於天而又俚乎人唯
全人能之全人者至人也至人無已至人無
名

唯虫能虫惟虫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
吾天乎人乎 惡鳥

能即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虫
惟虫能虫謂能不失其本性也如鳶之飛魚
之躍駃之鳴馬牛之蹄齧皆能自率其天性
而不失其為虫故曰惟虫能虫惟虫能天然
虫而謂之能天者進物而言之也人則一天
而已况全人乎若全人則不知何者為天何
者為人故曰全人惡天且天之未始不為人
人亦未始不為天知天人之為一體者自爾
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之能天而况天之在

我者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何
相異也若使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
不得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已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
無所迹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
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
者無有也介者接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
懼遺死生也接與經反
羿必得雀威力使然也故有力者得人雖然

亦必因其所好可籠而致也如伊尹百里奚
有志於霸王之業然後湯與穆公得而有之
若使胸中洒洒一塵不掛烏得而有之哉介
者接華美而弗飾外毀譽也胥靡登危險而
不惧遺死生也彼二子者非其人也烏得不
為所籠哉介兀者胥靡刑徒人也畫畫衣也
接者棄意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
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
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
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復謂與
復謂猶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
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無人情者敬而不喜
侮而不怒無喜無怒同乎天和天和者自然
之冲氣人得之以為生者然非無喜無怒也
謂出怒而不怒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

夫此箇不怒乃未發之中在未怒之先者常
配養得此中然後發而皆中出怒如此出喜
可知其有為也亦然故出為無為則為出於
無為無為非塊然也不得已而應之雖為猶
不為也故欲靜則須平其氣欲神則須順其
心欲有為而得其當則必緣於不得已欲靜
二句起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
也欲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
妙以喻有為而欲當者則必緣於不得已不
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於是
方壺外史為作亂詞

庚素居壘 匪杓之人 南面不釋
柰此細民 鳥不厭高 魚不厭深
歲之深眇 乃全其身 賢能善利
奚足以濟 亂首唐虞 末派千世
南越托業 庚素盡辭 南見老子
三患生疑 十日自愁 內外蕪穢
飲藥加病 衛生而足 能抱一乎

能兒子乎 搞形灰心 莫知所圖
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 止所不知
天鈞弗傷 敬中達外 備物將形
人不勝天 奚以滑成 不誠而發
每更為失 明懼人非 幽虞鬼責
券內無名 物則入之 賈人期費
人見其跂 兵憐於志 寇大於心
道通成毀 所惡於分 無本無竅
出入天門 歲心無有 美厥靈根

有生者黜 移是則非 烟鳩也哉
胡見之微 踉足辭驚 大親則已
至禮不文 至人無已 四六不蕩
歸於靜明 無為無失 惟德之欽
惟垂能垂 惟鵲可籠 不餽忘人
天和乃同

徐無鬼第二十四

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疊嶂爭奇
獻怪遊涉此者甚可新人耳目長人意見讀
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魏武侯勞之曰先生
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
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
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
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何有勞於我武侯超然

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不對少馬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賢若視日上之負若

云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直者中繩曲

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

天下馬也天下鈞有成形若邱若決若長其一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田反 勞去聲
長上聲 軼去聲

夫山林之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各安其性
命之情自適其適而已無所病苦安所取

我而武侯則固勞之故無鬼借其意而反之

曰我則有勞於君蓋君將盈嗜慾滋好惡則

逐物喪真而內者病矣黜而去之則耳無所

聞目無所見而外者病矣內外交病君之可

勞莫甚焉而武侯超然未有以對也少馬無

鬼語之以相狗焉蓋因論狗馬而相士之道

實寓言表狗之下者執飽而止執飽謂以搏

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狸德也不可用也中之

負若視日視日者蓄其目其心若有思乎然

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神已專於內矣上之負若亡其一蓋併其思

而亡之嗒然如南郭子綦之喪耦消子養鷄

所謂望之如木鷄者蓋亦類是蓋執飽者見

可欲而動精神發露一試便休此喻士之無

養者視日則似有所養矣是故可以迫之而

動也若亡其一則全不欲試者也全不欲試

者然后能大有所試孟子言人有不為也而

後可以有為准之相馬亦復如是夫國馬者

方圓曲直動合槩度即國士也若夫天下

一者若邱若失若亡其一邱與失者昏憒悶悶
全無發揚屬瑤之意莊老立論主意只在凝
神守氣千言一旨吾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只為有見於此武
侯一聞此言大說而笑笑不笑一時則不可
知然著書者直是自信具耳目者可以相說
而解耳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
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

以金板六弦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

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

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

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手去國數日見

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及期季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愈久思

人滋深乎夫逃虛室者藜藿極手鼯鼯之運跟

位其空闌人足音變然而喜矣而况乎兄弟親

戚之聲效其側者乎矣夫莫以真人之言

之吾君之側乎。橫說從說二音稅餘如字
聖曲恭五 張即 後弟及 魏馳生 由 敢 若

夫詩書禮樂之文與金匱六弦之略文則可
以經邦武則可以戡亂故曰奉事而大有功
者而君未嘗說之者何蓋以腐儒之室談與
策士之勦說人主厭聞久矣今也一聞狗馬
之論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以之相士則得士
以之養心則得心誠哉其為真人之言室谷
之聲效也焉得不覺然而喜大說而笑乎虛

室即室谷也柱塞也鼯鼯之運山蹊之間鼯

馳所由之處也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跟欲

行貌位處也言行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

自不勝其喜况又聞親戚昆弟之聲效乎側

其喜又殆有甚焉者此段曲體物情以喻武

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譏笑

魏國無人而前之所說從橫捍關皆非人言

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

慈莊以寡寡人久矣夫令老耶其欲于酒肉之味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耶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耶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計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養而未則當備酒肉之味以奉先生若有意於寡人則相與以圖社稷之福於是無鬼又就養之一字生下意來言君勿謂萬乘之養與匹夫不同凡天地之養一也其以為萬乘匹夫者所處異焉耳猶之登高居下者然夫物有各足登高不能長居下不能短也而君獨以為高為長而若短者下者之民峻其膏血以養在己之耳目口鼻自以為得矣而不知己之神不自許

也夫神也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和之至也故好和而惡姦姦之為言亂也今以聲色臭味之塵蔭其六根賊其天和不謂之病而何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也而君獨病之何哉於此深思而自得之則知老子所謂生而動之死地者以其生生之厚而益生曰祥之旨可以引伸而得之矣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

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始不成况哉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傷武形則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威德列於諸國之間無徒驥於細壇之宮無威德進於諸國之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幾人之去其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造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惠用夫偃兵哉

此下正言圖謀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義也仁義以為國無不可者而無鬼則以為不可者謂其為之以有心也何者有心愛民則姑息之政行焉是雖曰愛之而其實害之也故曰愛民者害民之始有心偃兵則警備之防弛焉是雖曰偃之而適以造之也故曰偃兵者造兵之本大抵天下事取不可以有心為之若自此為之以有心則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反為不成之始故成美惡器也弗成可也又况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雖為仁義而且幾於偽矣君得無偽乎此蓋當時之諸侯多有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者故無鬼言此以警之何謂成美惡器凡造化物理成之於先者必虧於後故始於治常卒乎亂至人深達化權故一以無名之朴鎮之而不以成美自居夫形固有造形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固有伐之者無成則無伐矣變固有外戰者心平則爭息矣是蓋不

為禍首不為事先無心順應修胸中之誠而勿櫻則既無害民之端又無造兵之本所以為得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驥於緇壇之宮麗譙宮樓名鶴列陳兵也徒步卒也驥騎射也壇緇之宮社稷之地也夫嚴肅之所自合清虛神明之舍本宜靖謐以况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是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驥於緇壇之宮夫常之變莫此為甚原其變民偃兵之初心不過歲仁要人以為強國之計是謂歲運於得以智為謀以巧取勝以戰天下於才術仁義之中以無人之土地而後人之士民收其子女玉帛以養吾耳目口鼻之私以快吾神而不知吾神受內戰之傷亦已多矣如是則所獲不能補其所亡所得不能濟其所傷其戰也果孰為勝勝安在乎若若勿已矣勿已即無已之意謂欲言之而不止則莫若修吾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與物櫻修吾之誠則絕去仁義之幾偽者一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自然與天地之實理相應而凡事物之去來順逆自然各適其適而不相撓亂夫民命生死皆懸於君之一念如是不與物撓則無心變外戰之患而民之死脫矣又何懼夫兵之爲害而以偃兵爲哉蓋直說到箇行無行撓無臂仍無兵的地位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騷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

若知其茨之山乎曰然曰若知大隗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其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子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瘖病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病少瘖子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子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

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晉茂肥親

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閻滑稽蕪帝爲七聖皆寓言也大隗即大道也兩亦若此而已矣皆指牧馬而言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言子少有知覺便自遊於有方之內與物爲構漸覺替昧長者教子乘彼方升未艾之日車遊諸襄城之野無物可見障礙少除今又且復

遊乎六合之外喻彼學問無盡進得一步又有一步透得一層更有一層黃帝見童子之言知其非凡因請問爲天下之道爲天下亦是寓言老子所謂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知其不得已蓋爲天下即治身也童子大朴未雕無事返還歸復故曰爲天下者誠非童子之事雖然有道存焉敢問爲天下之道而已小童曰夫爲天下者奚以異於牧吾馬哉嚙草飲水順其自然去其所以害吾馬者而已

今於百姓日用之中而去其所以害吾身者
則治身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黃帝稽首
再拜曰天人也真吾師也作禮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
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夫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故知士無
思慮之變辯士無談說之序察士無凌誅之
事則已之才一無所試而不能以自見故不
樂然皆為物所囿者也至人則虛靜恬淡寂

冥無為奚樂奚不樂哉凌凌轢也評如今之

評語 評信

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禁官筋力之士矜難
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
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中去聲 難平聲

招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其人也砥礪
名節卓然興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務求
得民之心者也禁官謂以官守為禁筋力之

士則孟賁烏獲之徒也矜難謂勝人之所難
勝舉人之所難舉勇敢之士再政荆軻之類
也奮患謂自奮於憂患之中而威武有所不
能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者也故得戰而樂
枯槁之士士之苦節者也故得名而止法律
之士法家者流也廣治謂廣其治世之具禮
樂之士縫掖章甫之尊也敬容謂飭其動作
之容仁義之士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
道者也不得志則不能與民由之故貴在際

時言士之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
尊道而貴德者特有方之士云耳非至人也
農夫無草萊之士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士則
不比庶人有旦莫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
則壯

比即比周之意草萊之士闢除草萊以自封
植者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故非此人不
比市井之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
井之士不比庶人有常居之業則旦暮勸一日

工有藝之精則精神王通前後所論皆易於物者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貪夫所重在積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夸者所貴在權故權勢不甚則夸者悲物謂物力勢即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此去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何啻天壤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夫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聖人不能違時遭時之我用而不能以無為者順也比於歲功當春而生當夏而長當秋而殺當冬而藏物則有變有易而化工元氣則有不物於易者存此便是出為無為之意若夫外馳其形內馳其性汨沒於萬物之中而終身無所歸復此則所謂物於易者逐於末而喪其真悲

夫細味此亦前數條之結語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耶

夫射者以鵠為期故射必中鵠而後始見其為巧若非有前期則凡舍矢者皆云善射而天下皆羿矣而可乎哉以喻天下必有公理以為是非之准的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是則人人皆堯矣而可乎而惠子均謂之曰可此便是惠子強辯要與莊子相反處於是莊

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但各是其是則設以儒墨楊秉四人合夫子而五相與上下其議論學既不同論當各別使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如果孰為是也或者若魯遷耶遷之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履冰魯遷曰非吾所謂道也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耳蓋冬至陽生陽生則人皆喜熱故爨鼎而無燥渴之煩夏至陰生陰生則人皆喜冷故履冰而無栗烈之患吾之道則不然吾將示之乃為之調瑟蓋魯遷怪因其弟子之無識而故以此誑之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廢者廢其兩瑟之柱而使之調不成聲也瑟既廢矣我却從外命之鼓宮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宮命之鼓角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角又或改調一弦於五音不合也則堂上室中二十五弦一時齊動必使其聲未始有異而後音之君已君即柱也已止也如此隔壁而調音

響相應如合符節大是奇特不知非關已有道術彼自知音彼自移柱有不期同而自同者故此亦是死法與彼召陰召陽者夫何以異而遷也以之誇示弟子無亦各是其是而未知其果孰為是者耶楊楊朱也秉公孫龍名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也其命閻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新刊
相拂以辭謂抗其詞以相諍也相鎮以聲謂厲其聲以相壓也言儒墨楊秉之徒與我相辯若此而卒屈服於我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何如耶不知道以無諍為貴相抗相鎮非道也無有是處莊子且不說破直連舉三事作譬用以戲劇惠子齊人竊子於宋以為閻其

命閭也不以完蓋古者以則守門故子欲為
 閭則必躋之而不欲其完至求鉏鍾則束之
 縛之惟恐缺壞而不完夫在己子則不欲其
 完而在鍾也則必責其完自恕於己而求備
 於物惠子之與人辯也亦復如是又有求唐
 子者唐亡也已子忘失則當遠求他郡今乃求
 不出境終亦遺失而已故曰有遺類矣求唐
 子者將求而出域乎將不求而出域乎又楚
 人寄而躋閭夜半逃歸足未離岸而即與人
 相聞可謂乎吾恐夜半無人之時必為舟
 人所撈適足造怨而已為躋閭者將聞而造
 怨乎將不聞而求容乎此時此地分明聞不
 去矣今惠子守其一說而不知深究精微遠
 討訓典與求亡而不出域者何異然其說終
 不能行也則亦夜半開舟之躋子耳不亦誠
 可嘆哉未篇言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
 持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
 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惠子之為人可
 知矣又按求唐閭舟二喻深可細繹一則喻

其失之也遠一則笑其雖夜半無人亦將聞
 不去也莊子之文善於戲劇此類可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
 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
 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
 聞之召匠石曰嘗誠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聖鳥路反
 堊白泥也漫其鼻端如蠅翼言薄之甚也鼻
 端固難斲而堊薄又為難之尤難者乃匠石
 運斤如風堊盡去而鼻不傷匠石之技可謂
 精絕矣然非有立不失容之郢人則匠亦無
 所施其巧者是郢人者匠石之質也質如繪
 工以素為質之質此喻必有惠子之強辯然
 後我得以其說窮之自惠子死則天下無與
 我相持者而我亦無與之言矣蓋惠子真是
 木強說他不到如郢人之立不失容者若一
 折便倒則何俟多言今天下之為惠子者豈

少哉獨使至人費詞以窮之難矣難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

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

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

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

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

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

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

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

病病言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猶云設

有不諱至於大故則寡人何以托國公之意

蓋已屬意於叔牙而仲則固謂之不可牙之

為人潔廉善士也廉潔之人率多峻峭而無

休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已若者不比一聞人

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國之不祥舍人

之垢納人之污惟恐先已而後人也今也以

若人而托之國彼必將以皦皦之行上鉤其

君以致聲譽而下強人以所難強則逆下逆

則無與無輔吾恐不久將得罪於君矣勿已

則隰朋可隰朋之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正言

若反故此等言語大能謗俗上忘者忘其勢

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

皇者脩夫道者也帝者脩夫德者也有不

由於道德則是不若於皇帝矣故愧之使人

人皆由於道德者已之心也不若於已心者

則矜之分人以德謂之聖朋其聖人也分人

以財謂之賢朋其賢人也以賢下人則得人

朋其下人者也之人也於國有不聞也於家

有不見也漠然而無為寂然而無名是隰朋

之行也故以之屬國而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

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攬振見巧乎王王

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

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代其巧恃其便以
教予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
而國人稱之櫻具縛反 林素華反

委蛇自得之貌櫻抓便捷之狀見巧以巧自
見也王射之敏使疾射之也射之者疾而狙
之搏其捷矢者亦甚給狙之能若此宜乎足
以自全而不知適以速其死故王命左右相
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顏不疑而戒之曰惟

汝狙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故至此極也嗟
乎汝無以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富貴則
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矜誇之色施予則有
恩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內無所
養故不能忘已而忘物取禍速戾正在於此
不疑一聞其君之戒親賢友善鋤去在已舊
習之荒穢深自賤黜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
稱之嗟嗟顏不疑可謂勇於從善者矣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嗟顏成子入見曰

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
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
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固知
之我必賣之彼固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
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充言夫子於人物之中稱之爲最而灰
心槁形若此亦將何以自見耶子綦言我固
不欲其自見也蓋昔者居於山穴之口齊侯

田禾一來觀我而國人三賀三賀者賀其得
賢也我必以自見如人之鬻物者然是以
聞名而來名之所由著實之所由喪也吾嘗
悲夫人之自喪者人皆明於責人而暗於責
己吾又悲夫悲人者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己
之悲則所以自治者疎矣吾又悲夫悲人之
悲者其後乃日遠矣始覺所造之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
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

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
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
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
所不知至矣

古人於此言矣言古人飲酒於此率多以言
陳善納誨蓋啓夫子有言之教而夫子則言
吾聞聖人有不言之教而吾未嘗語人今則
於此語之夫宜僚弄丸而難解叔敖寢羽而

投兵乃知天下之事無心於為者得之丘亦
何言之有哉願有喙三尺而已矣凡鳥喙長
者多不能言如鶴鶴之類夫子之言止此莊
子斷之曰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
辯彼之謂二子是也此之謂夫子是也夫太
上立德其次立言德而總乎道之所一言而
止於知之所不知至矣而今之為德者曰仁
曰義則不能總乎道之所一也今之言者高
論廣談於六合之外則不能休其所不知也

謂之何哉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能知者辯
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

承上緒論道者先天道朴一而不分失道而
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心為
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知既冰
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辯而亦不能舉之以
示人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同
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曰吾斯之謂道

也斯之謂知也豈不裂道畔知而以其學術
禍天下哉故曰而凶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
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
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為大之至大人
兼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海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無謚實
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

猶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善言即今之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為賢，而况許之為大乎？哉！蓋大無名，相迫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則不足以為大矣。夫為大尚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哉！

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執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備矣，太備者莫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大備也？無心自然而已矣。知大備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已，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遠古而不摩也。此大人之誠也。誠即什氏所

謂實際理地大人之大大於是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歆曰：「捆也。」為祥子綦矍然喜曰：「奚若？」曰：「捆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

生於輿，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若勿性何耶？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性，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微者，必有性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

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致因 矣天

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惟知者能深知之
相有國君同食之相常人方自慶幸而子基
則固憂之何者謂其非所致而致也古之人
積功累仁如禹稷之躬稼大五之迂函莫不
有深厚之澤及於天下萬世而後子孫陰受
其福是謂牧也而祥生田也而禽獲有所自
來無足怪者且夫盡酒肉之香味入於鼻口
而不知其所自來寧無怪耶今吾之於世也

維無其四 南華經卷六 子六

澹然漠然一無所為邀樂於天邀食於地即
所居之位樂日用之常不與之為事功不與
之為謀慮不與之為怪異乘天地之自然而
不與物相攪亂委委蛇蛇不見其有宜人之
事而天乃以世俗之福償之何耶殆怪徵也
非我之致其天與之而不能逃焉者乎此便
是老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
為妖善復為祥惟有道者知之而不慶焉未
幾而相為盜獲則之而鬻於齊為蹠闔者食

肉之相果驗而怪徵之說信不誣矣祥牝
也室西南曰奧西北為突渠公註屠者也當
其街故常有肉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
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
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
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

維無其四 南華經卷六 子六

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
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現薄結反
夫聖人之為仁義非以利天下也而其究也
適為開利之端蓋仁義則不能不愛利乎斯
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凡其親
愛我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之利仁義
者多而捐仁義者寡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
不知帝力之何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今
則利之者眾矣以利相兌者利盡則散寧能

保其後之不人相食耶夫使仁義而以誠實行之則雖無心於感人而人之應之也尚不能已又况煦煦焉畜畜焉有心焉之惟且無則貪我之仁義而來者可勝言哉貪禽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器謂網吾魯弋之類民之利賴於上者亦本無厭心招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無厭矣以仁義為利是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一規也規註訓曰割言工人以刀斧斷制物料

非不稱利於一規之頃然一規則朴散為器生意斬然矣此便是利中之害仁義亦然夫堯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下而不知適以賊天下唯高出賢人一等者知之其他則未免驚其耳目駭其見聞齧缺之所以逃堯者意見如此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

需者承蠶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圃奎蹄曲隈孔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標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須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濡須卷婁六字叶音成文暖柔貌姝妖貌也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既以自媚而因以媚人不知虛靜之中未始有物居然着此翻成理障所以老聖有絕學無憂之訓語上乘者誠不當以外入者而自足也濡須者喻諸承蠶擇豕之疏鬣而棲之自以為廣宮大圃奎蹄曲隈孔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屠其豕燎其毛則將與之俱焦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

與之同禍者何以異此故曰由此域而進者亦由此域而退此之謂濡頰也卷萎者則舜是也夫肉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所居三徙而成都是舜之行必羶矣堯故舉之童土之地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則陋之甚也堯之舉舜也曰莫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已而舜反為所苦蓋自三十登庸之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之用日衰猶不得歸息而日兢兢於萬幾之煩此所謂卷萎

者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承上言神人惡衆至衆至謂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得其和同故以堯舜之世不能無庸遠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處之則所損多矣故不利莫若無心於天下而無所甚

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來去庶乎得以全吾之真此之謂真人然真人即神人也以其無假故曰真以其不測故曰神耳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於蟻三句皆隱語叶韵成文亦自奇特表真人之忘情也蟻雖甚微而猶有慕羶之知是

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知若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為計得矣於羊棄意羊以氣羶而聚蟻人以美行而致人亦羶意也棄其意則無羶行矣如此與物相忘將使目忘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惟心復字最妙易卦所謂敦復抱德場和之學蓋如此若然者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相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古之真人一

天而已故曰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者無為自然而不以已與之也是故古之真人生亦得死亦得方生之時得在生即死之時得在死直是無死無生無得無失此便是其平也繩其變也循無生死則無生滅無得失則無增減此箇不二法門等閑道出妙哉妙哉真人遊之矣

藥也其實並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勝升

承上文言即以藥喻其實微矣並毒而梗浮雞補而零利當其用也則各為帝君為帝則用之者得而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哉即舉數品其他不可勝言是可以觀死生得失之故矣所以如繩而如循者意蓋如此董烏頭也雞壘即本草所謂芡實豕零即猪苓韓子所謂進之豨苓者是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惟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

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以下數段皆莊子雜著緒言越王勾踐困棲於會稽之山大夫種能於越亡之中而知越之所以存故能為勾踐報吳以成興復之功而其既也反以自殺其身是知越之所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何哉人固無全知也故曰鷓泉夜能撮蚤而晝不見大山目有所適也鶴脰長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節者止而不過之意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風日之過皆以三字為句河也有損謂枯竭其流也然此三者日與相守而河未嘗其櫻亂者以水有源本故也苟為無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

水得土則相守而不流故曰守土也審審定也影之長短反側一視乎人故守人也審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狸犬守鼠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曰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其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知也殆凡能於其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

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目盲也耳之於聰也殆五聲令人耳聾也心之於知也殆鑿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不特是也凡一有所能者皆足以殆吾之府吾之府虛靜澹漠不容一有伎倆釋家以能所爲障礙障礙非殆乎及其未殆而改之可也殆成將不及改而禍日滋萃矣然物豈能殆人哉人自取之耳故曰其反也緣功反即殆意緣功者由人自取以

爲功能故不覺其狗象而至於喪心而殆之成也又非一朝一夕之故故曰其果也待久然我雖曰殆而人更不以爲殆也以爲吾實當有是耳如有目則曰吾當視色有耳則曰吾當聽聲有心則曰吾當與接爲構如云好勇好貨好世俗之樂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何殆之有其爲是言也是以殆成禍萃亡國戮民而無已國指吾身民則指吾身中之所有者而言精太用則竭氣太

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則其國必亡不知問是者謂不曾講求於是是以坐視

其亡而莫之救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履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知大一知大陰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恃之夫足必取踐於地而不踐之地踐者取資焉

故恃其有不蹶之地而後行者能致遠使以容足之外皆為無用必欲削而去之其何以放步而前以收善博之功耶以譬人之知物所知幾何亦恃其有所不知者而後知天之所謂有所不知謂心領神會而有出於見解之外者知天之所謂者知其有大一也知其有大陰也知其有大目也知其有大均也知其有大方也知其有大信也知其有大定也此等名目皆莊子所自命大一者渾淪未判之謂也大陰者至靜無感之謂也大目則分而有名矣大均者同而不殊大方者廣而不禦大信則其中有信之信也大定則以止泉止之止也是皆天之所謂至矣盡矣無復有餘蘊矣於大一則通之通之也者未始有物之先可以潛乎而不可以思慮求故曰通於大陰則解之解之也者至靜無感之時可以心融而不可以名相得故曰解大目則可以容吾視矣大均則可緣而求矣大方則可蓋

而體矣大信則可稽其方動之期大定則可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者蓋如此。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從上補下意來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棄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盡即天也天理人事何相遠哉故曰人事盡乃見其有天循自然乃見其有照照謂知照具有樞樞謂主張綱維之者是在真漠之中有非見聞之所能及始有彼始即未始有始之始彼即齊物論中所謂非彼無我之彼蓋始之彼即冥冥之樞也照也者照此者也然我雖知之解之矣而以聞見思慮為大非也故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斯得謂之知之至者畢竟是知耶不知耶解耶不解耶如何理會噴稱娘作母從他喚認母原來不是娘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頤澤
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
乎。闔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
不惑是尚大不惑。闔蓋同。

又為初機立箇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則
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蓋大方似無
崖而大定又似乎有崖。如釋氏所謂空而不
空。不空而空。如此理會。故見其頤也。又見其
滑也。頤謂升降。上下滑謂流動旋轉。然其頤

也。實頤其滑也。實滑所謂化育流行上下。暢
著莫非此理之實。自古及今。以閱衆甫。更無
代易亦無虧損於此。不可有大商確乎。蓋亦
問是而已矣。以惑然為哉。以此不惑之實理。
解我妄惑之邪見。而復歸於實際。而不惑夫
是之謂大不惑也。蓋問則自外而入。與不知
而知不鮮。而解者何啻天壤。但下學鈍根者。
非問則無門可入耳。方壺外史說是篇已為
作亂詞。

備哉無鬼 空谷足音 發其聲歎
以勞寡君 狗馬有相 若亡若喪
守氣凝神 萬物同狀 厲民以養
萬乘之主 好和惡奸 神不自許
愛人偃兵 亂始攸生 仁義幾偽
孰與脩誠 七聖迷塗 問諸牧者
童子何知 去其害馬 遭時有為
順比於歲 出為無為 奚以責際
魯遽調瑟 猶子關舟 何執強辯

惠也其儻 匠石運斤 郢人斲我
桓公屬國 隰朋而可 射狙設戒
隱凡生悲 自伐則禍 自見非宜
弄丸解難 寢羽投兵 有喙三尺
天下太平 德知所總 言止其窮
善言非賢 儒墨而凶 綦泣子祥
缺邀主聖 駭此怪徵 唯彼偽行
暖姝濡頰 及以卷養 人品則異
滅性何殊 於蟻棄知 於羊棄言

以心復心
風日守河
禍長殆成
知以不知
古今不虧

其平也純
未始其櫻
其弓有樞
不鮮而鮮
蓋亦問是

以目視目
其變也循
後心才物
始焉有彼
頡滑有實
莫或然焉

則陽第二十五

莫字集

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內篇何異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耶曰冬則
獨驚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
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大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
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
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
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
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
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
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
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
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撥觸從二聲
則陽彭姓名陽欲因夷節以見楚王弗果問聞

而夷節歸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若
 公孫閱休休楚之賢人也冬則擗鬣於江夏
 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
 予之所安若此蓋公閱以恬退為事而則陽
 嘗進不已故王果稱道其賢意欲使之自悟
 曰是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况於我乎然
 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難比夷節節之為人
 也雖無恬退之德而有干進之智若苟不以
 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
 之所薰必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
 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
 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苦凍
 而無衣則暴於春暘而自暖傷暑而成暘則
 披於冷風而自寒人有不足之病者非造化
 不足以移之聖人之化人亦猶是也請言楚
 王之為人也其自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也刻
 而猛非有辯才正德誰能動之佞人下正德
 二字甚有分曉蓋當時之人以佞為賢加以

正德則為有用之才而不邪言楚王凶暴必
 非常人之所能化故惟聖人有善世之用進
 退隱見無所不宜是故其窮也能使家人忘
 其貧而其達也能使王公忘其貴其與物也
 樂與之群而無有乎猜忌之心於人也樂人
 之通而無有乎自失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
 有不飲而自醉並立而自化者其於鄉於國
 有如此者彼其歸而居乎家則父子以正恩
 義以篤從容暇豫而一聞其所施有難難之
 美而無嗚嗚之厲即此幽閑之心與彼人心
 之躁競者何啻天壤故曰其於人心若是其
 遠也於稽其德則公閱休其人也待此人而
 與之以見楚王則彼必有以上化其君下助
 於友矣之人也豈予之所能及哉章內二不
 若詞語婉媚可諷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
 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此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聖人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故其達網繆以盡一體之愛者似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焉而為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盡性則致命矣故聖人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搖作即動作之義天普萬物而無心聖人師天亦愛周萬物而無情是謂天師以為天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為天可也而猶曰人者因其有形而命之也其實聖人也天也一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承上言聖人師天庸人師心故嘗憂乎知之所不及者以百年而作萬年之計不知百年之中所行幾何我方欲行而時其有止時即所謂生死之期時其止矣我將若之何哉不若師天而順應之為得也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己人之好之亦無己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

安之亦無己性也

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鑑又為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己而人之好之也亦無己此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以喻聖人愛人亦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為之告而聖人知若不知聞若不聞其愛人也終無己而人之安之也亦無

已大抵天下事忌有能有所則非自然矣此因上文師天之說而緒及之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

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還舊觀故舊國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高下草木緡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况見如晤見聞如所聞者乎喻諸其暢猶以十仞之

臺而縣眾間者也十仞臺之至高者臺高則無所蔽虧而音聲四達眾間即合止祝致笙鏞以間之間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何如哉當必有異常者矣以况聞知者不若見知之為真影響形似者不若心領神會之為切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蓋嘗舍之

環中虛淨無物之處真空之本體也得以以

隨萬物之成則無始無終無幾無時日與物

化而彼一不化者以為之樞紐蓋亦嘗舍是手舍之言止也止於其所則能止眾止矣冉相氏古之聖君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徇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

夫人皆曰吾復命樞作以天為師矣而不得

師天與物皆徇則其為事也若之何哉蓋天者無心而順應之謂也徇物者有情而私感之謂也徇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師天者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人非惟未始有天抑且未始有始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物是師天者師其未始有而已矣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替之言廢也洩如老洩之洩言奸而深也所行之備言任汝千變萬

化皆是順應而不深洩如此則既不絕乎物而又不徇乎物正與天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心者吻合而無間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欲求合於聖人也若之何其合之哉意則見下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後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主教湯得

其司御司御猶云司牧言天以湯為君而又
命明尹登恒以主教民之職此人當是伊尹
恒字疑作衡言湯為司御尹登阿衡治之教
之一順眾人之所欲而未始合圖以驅人之
必後故曰後師而不圖斯亦可謂得其隨成
之道者矣其曰為之司御名焉而已湯不願
得之也何者之名也羸法也兩見也羸法猶
老子所謂餘食贅行蓋以大道無名名相一
立則天下皆殉名而求相率而為統緒之行

名則有是非名則有美惡名則有姓職焉下
相傾長短相形皆自始天下皆落於兩見
之中教曰得其兩見所以中尼立萬世之教
為之蓋以傳之蓋以舉之舉天下而於何
思何慮之中心無意必固執之思慮無何
况名相則一尚不立安有兩見所以密滅氏有
言除則無矣無內則無外矣無思慮則
無名相則無道也謂得其中則師天而不與物
爭也謂得其中則師天而不與物爭也

之之聖一則集大成之聖意亦精到

魏營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營怒將使人
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
匹夫後讎行請授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
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
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
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昏
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此王之基也衍亂
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
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
而已矣 扶秩

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而為盜賊之事故犀
首恥之而願為之戰攻犀首官名行其名也
忌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扶擊也扶背折脊
猶言扼吭拊背之意魏固非齊敵也而犀首
敢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恥之者恥
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

城為喻言築城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必貽其苦於胥靡胥靡者城旦春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垂成之績也而今復壞之何哉故曰衍亂人不可聽也夫季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事皆不在所論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愀然君有三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

有鳴也吹劔首者呶而已矣堯舜之人所共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吹管又兩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極小之喻以刺之蝸蝸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國一蠻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無窮無極無人無我之鄉而忽起觸蠻之聞何其微哉宜君之愀然若有所亡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人復為設譬吹管者猶有鳴也吹劔首則呶而已矣何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憂而有聲若劔首之環吹之則呶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聖安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有聲而况鬪爭之蠻觸乎大晉人正以小梁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遠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

室虛矣

釋物類彙編卷六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漿漿者家也鄰有夫妻為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登極承屋也稷稷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稷稷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謂聖人僕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中故曰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雖墮而心則無窮焉其口雖言而心則嘗默焉方且與世遠而不屑與彼齷齪者俱是陸而沉者也藏於畔謂不南

面而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與主人分席抗禮而為客惟自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他人曰埋曰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夫人沮溺之徒夫子以市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美九而兩家之難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應協之以劍美九如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榮者故夫子以之而律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子以寓汲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丘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屬王召之矣是則以丘為佞有德者之遠佞人也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况肯我見乎將無以存焉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虛虛其室者挈妻去子而去之也其絕人逝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而有幾於道

衣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

勿滅裂昔余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虛
而報余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來年
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
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
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
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荏葦蕪葭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
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在九

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

膚圻也皆耕耨不善之病來年變齊謂盡易
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於常終歲飽食封人
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
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於封
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自然之天也離其
性者離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應
之情也亡其神者亡其盡慮之神也以衆為
故見一句鹵莽其性者克治功疎物欲交雜
意見下虛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為性荏葦蕪葭

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荏葦蕪葭皆
屬扶之言助也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以
扶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離
其本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
者潰謂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擁腫膿血
漂疽疥癰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溲膏則漏也
蓋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妙失其養則形
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此便是鹵
莽之報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
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
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
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畜子獨先離之
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
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
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手強上瑞平 勇去
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道
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均貴之矣栢矩學

聘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辜人之事為之
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太平
矣夫天下有大蓄而子獨先罹之無乃為盜
乎哉無乃殺人乎哉所以致此有由也禁辱
立然後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親所爭何以故
太古淳質之時民不知有禁辱自聖人立之
章服以禁之置之刑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
之病於榮者有驕恣之失病於辱者罹幽囚
之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之
時飢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
道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祿於朝爭
地於野農有兼併之心士無推讓之行而民
之有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必盜盜
而不已必殺欲無至此先遏亂源今也立人
之所病者聚人之所爭者以操天下之大柄
以謂吾可以此而賞罰利益乎天下不知天
下之病者爭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而無休
時欲其不盜不殺庸可得乎信乎虛靜

寂寞無為者之為得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
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
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
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
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
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
於誰責而可乎

通前總是一意作為栢矩之言亦得古之人

君動必責己以為民本得也而我悞之使有
失民本正也而我矯之使有枉舉天下有一
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反諸己如云一夫不
獲時予之辜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古之人其
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
不識匿為物者匿其情以為物也物即所謂
物采物執之類豈不知其無用但以愚彼不
識之人如以黃葉而止兒啼得其啼止便
不論其有用無用也大為難而罪不敢重

任而罰不勝天下有難為之事難勝之任也
 也會不量人之才魯不恤人之私竭其忠盡
 其情為子便欲其死孝為臣便欲其忠死臨
 敵便欲其死鬪事必欲求其可功必求欲其
 成如是則天下之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因
 其不敢不勝而加以罪罰是人之有罪我陷
 之也遠其途而誅不至至如朝聘會同之期
 古者天子延狩諸侯各朝於方岳蓋以道途
 紆遠恐有後至之愆今也省方之典不行故
 遠其途而誅人之不至則可乎是以人人竭
 知殫力仇怨不足以避誅則以巧偽繼之蓋
 以為人上者日出多偽其下安敢取則而不
 以偽應之哉凡偽生於不足力不足以勝上
 之任則偽知不足以供上之用則欺財不足
 以應上之需則盜偽也欺也盜也皆生於不
 足之故而民之所以不足非自不足也其所
 由來者誰耶故欺偽竊盜之行必於誰責而
 可信乎在人上者有所不得辭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非
 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

夫聖人之進德也無已蘧伯玉行年五十而
 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猶未化也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化則無是非矣是知六十而
 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亦非也凡人之
 行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而卒誦之以非者
 蓋是在事初非在覺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
 謂化者非五十九年之非耶自覺其化所覺
 亦非如何究竟曰化無可化忘無可忘覺無
 可覺無無可無方為空到此段文有拙中之
 巧學莊子者要須識得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其知之不知
 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且無所逃此
 所謂然與然乎
 萬物有箇無名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不

見其根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無根也但
 虛寂而有所不可覺耳故人皆尊其知之所
 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
 大疑乎知之所知者如有目則能視有耳則
 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
 不知有超於形體之外者以主張綱維乎其
 間是謂知之所知是必恃之而後能知也
 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於彼可不謂大
 惑乎哉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為知乎陰
 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
 神意蓋如此既又自詰之云然與而復應之
 曰然乎始則自審而終則自決亦莊文之奇
 者

仲尼問於太史大稷伯常騫稀常曰夫衛靈公
 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稷曰是因是也伯
 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
 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

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常曰夫靈
 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
 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憑其子
 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
 何足以識之

天下有稱實之名有無實之名有前定之名
 即舉衛靈公之得謚者而現太史大稷以為
 因是言靈之謚本無意義但因眾人之是而
 是之因是與齊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頗同

此無實之名也伯常騫又舉一端謂於男女
 濫浴之時而猶知有禮賢之教是人欲橫流
 之中而良知之天猶有覺悟夫是以謂之曰
 靈此稱實之名也稀常則言公之葬沙丘也
 下有石槨焉洗而讀其銘曰不憑其子孫靈
 公奪而埋之則公之得為靈也不待於身歿
 之後而已預定於地下之銘矣此之謂預定
 之名也畢弋者田獵之器不應諸侯之際言
 與諸侯無交際也進所搏幣而扶翼謂於

浴之時史魚進御公恐賢者見之故進所
之幣扶而翼其左右以自蔽也不馮其子謂
此地子孫不足憑藉將有靈公奪葬焉古人
多有識詞地下之銘是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
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
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
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
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而爲公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
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
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
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
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
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無二致得其理
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下

謂之異矣是之謂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
百名以爲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爲同或散同
而成異異乃同中之異同爲異中之同譬之
馬相散爲百體立爲一體散則其異而立則
其同也然而百體無馬立爲一體然後稱馬
正喻其不見道合而爲同方始見道積水成
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
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事
萬物總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

者丘里之言也夫既合併天下以爲公言則
自不當有執拒之意所故自外入者有主而
不執自外出者有正而不拒何以故自外入
者聽言者也自內出者立言者也聽人之言
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立言
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
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距之則終有我見
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載觀諸天四時殊氣
於穆者運之天不以爲恩也而歲自成五官

殊職端拱者主之君不為私也而國自治大
人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大人不自以為功也
而貞順之德備萬物殊理而道生之畜之不
自以為私也故無名無為而無不為此便是
不執不拒的樣子所以不可執不可拒者蓋
以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事之禍福淳淳焉
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於彼者而或宜
於此若一以我見自徇執而拒之則事理之
變無窮誠如人面千態萬狀面面各殊有所
正者必有所差豈能使之一一盡同於已乎
須知同中有異不可一作同想異必歸同不
可一作異想同不在已異不在已不可一作
已想比之大澤百材皆度觀於大山木石同
壇百材非異乎而同度於大澤之中木石非
異乎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
之未始不歸於同也居可知矣此之謂立里
之言此段專闢同異兩見只以不執不拒作
主轉譬轉精却與內篇何異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
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
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
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
之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
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承上少知問同中有異異而卒歸於同者便
謂之曰道足乎大公調曰不可道本無名不
可以同異名也今為設喻天下皆言萬物而
物之數不止於萬其曰萬者不過以其數之
多號而讀之耳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
陽者氣之大者也而道為之公故在天地亦
可以言道在陰陽亦可以言道因其大以道
之名號而讀之可也以喻在同者亦可以言
道在異者亦可以言道道為之公故隨在皆
可號而讀之其實道無名相非言同言異者
之所能盡今既已有同異之名矣乃將得比
於道哉以斯而辯其猶狗馬之大小其不相

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
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
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
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言之所盡知之
所至極物而已親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
所起此議之所止橋居表反 片判

少知又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於是公調
為後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分縣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參同契所謂窮神以知化陽
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是故有
相照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故有相蓋者
蓋之為言藏也陰主翕受陽主施與是故有
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剋嗣續循環不窮是故
有相代有相生有相殺者此時萬物莫不乘
此氣機以出入萬物既生則萬事萬化一時

同起故生則有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
起雌雄片合於是常有橋起即突然而起之
義片合猶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故
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相易相生以摩以成此
名實之可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
乎陰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
終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
有乘氣機以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甚新
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序也循序即有所理
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謂氣運
為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相使故論
道者言之所盡盡此而已知之所至至此而
已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言道以知知道非
實親道者也故親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
其所起蓋道無名相無名相安有廢起分明
提上一步說到箇未始有始也者此處方為
究竟故曰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

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始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爲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哉非若雞鳴犬吠爲人所易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

所自化人不能以意見臆其所將爲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禦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始莫之爲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爲物所囿而終有失言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屬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何故言有過咎蓋言或使則明明說有箇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爲則全是偶然聚散

適然生死大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響但都只說得造化一邊何者造化未嘗使物物自乘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爲雖或近是但不曾說有箇莫爲之者說或使又似物物而雕琢之大抵天下無道外之物而道未嘗倚於物也故張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實無心即是虛合而言之方爲精確故有名有實者是物之居也名實猶言名相居謂一

定而不移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箇虛寂却是道之本體萬物之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正性命是以有無邊見類皆失之此箇天機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始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

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
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
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
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
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且物乘氣機以出入其出曰生其入曰死其
生也不可禁忌其死也不可阻遏一生一死
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觀故曰或
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為疑之所假是以或

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見以我觀之其本
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只在一箇無
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一段虛無自然萬
物得之與之同理故往亦無所窮來亦無所
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無則得說莫為或使
則不得何者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
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觀道之人不隨其
所廢不緣其所起曾不提超一步只說虛無
自然自是無過所以者何道不可有守則沉

著於名相又自有上說歸於無則有無俱落
邊見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若究而言之
則道上安不得一字說無猶是贅語說道寧
非假名况或使莫為在物一邊說者又胡足
以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
者盡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
盡是物足即上文所謂正於其情偏於其理
者結意正以答少知兩家之問又恐人落於
言筌只在有言無言上理會急掃一句道物

之極言默不足以載載如經以載道之載既
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然則如何而可在非
言非默上自有極處此段大類禪語故予嘗
言南華經中國之佛經也林慮齊似識此意
註引佛語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
勞先起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
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說得是也
不是他亦看得透徹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
宣此義而作亂辭

| | | |
|------|------|------|
| 何謂夷節 | 讓德閱休 | 相助而消 |
| 奚以爲謀 | 聖達綢繆 | 周至一體 |
| 復命挫作 | 師天而已 | 憂而用知 |
| 所行幾多 | 時其有止 | 將若之何 |
| 實美實愛 | 告亦苦若 | 實見實聞 |
| 伊臺縣樂 | 再得環中 | 隨物之成 |
| 湯得尹傅 | 司御其名 | 開闢者誰 |
| 蝸角之觸 | 稷稷者誰 | 聖德之僕 |
| 離性滅情 | 蕪葭乃生 | 聚貨立名 |
| 殺盜橫行 | 失不在民 | 得奚在己 |
| 日出多僞 | 盜竊攸起 | 惟彼聖脩 |
| 進德無期 | 六十而化 | 五九犹非 |
| 不知而知 | 將無大惑 | 弗靈而靈 |
| 預定於卜 | 丘里之言 | 合并爲公 |
| 不執不距 | 奚以異今 | 四方六合 |
| 物生鳥起 | 不隨不緣 | 議之所止 |
| 或使則實 | 莫爲則虛 | 可言可意 |
| 言而愈疏 | 胡爲大方 | 在物一曲 |

議其有極

非言非默

南華經副墨卷之六終

中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無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青霞外史李森芳子蕃

後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求問校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任惡來死

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於江長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憂而曾參悲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惟惡者不能免而善者

亦未必能免不惟不忠不孝者不能免而忠

者孝者亦未必能免故均謂之曰外物不可

必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在常理則曰積善

餘慶積惡餘殃此其所可必者而不知所遭

之不偶則有數存焉補此一段正以見吾人

當為其所當為而不可必其所難必關龍逢

桀臣箕子比干惡來皆紂臣子胥吳臣被戮

暴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長弘周靈王時臣

被放歸蜀割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

三年化為碧玉孝已殷高宗之子逐於後母

曾參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槐幾死故以為

有憂悲之事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

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

大槐外物第二十六

此論造化五行暗影人事五行之氣惟火最

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

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

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雖金性

至堅與火相守亦為所燦若使陰陽錯雜其

氣鬱而不伸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

有甚憂而陷而無所逃。墮罅不得成心。着縣於天地之間。慰腎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音陳

所以修真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已者。不知道者則不耐世故。甚憂而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遁。墮罅罅罅坐亦不安。睡又不寧。若將此心懸於天地之間。鬱腎屯。適不自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焚其天和。於是乎有陰陽之患。以其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之場。故自焚若此。故道人養和衆人焚和。焚者煎熬之義。月固不勝火。月字下得奇。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又解月古篆文肉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熬煉。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者。償衰斃之義。道謂生道道盡則形神與之俱盡矣。與上連為一章。後此

一段於人有太利益。欲人靜消心火。自處恬淡。無為之鄉。然後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折。蓋救世之仁也。佛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參看。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馬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生事蕭疎窮途仗友仁者當亟恤之乃復為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甚筆記於此見世俗之益偷也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搯以為餌躡手會稽

投竿東海旦而釣期年而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緇緇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信界 惜昔 刺浙 輕權 縣玄

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巨緇大黑繩也犗犗牛也離割之也乾內曰腊制讀曰喇厭飽飫也輕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灌水之瀆鯢鮒皆小魚縣令縣賞令以待言者一段文氣跌宕與巨魚爭雄犗文之士允宜熟讀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

鬚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顛無傷口中珠顛成 摩壓 別絕去

此段戲劇世儒無實得而專以剽竊古人為事者蓋古人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所言即陳人所含之珠也小儒者大儒之弟子自上語下曰臚言大儒呼小儒而語之曰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暗指發塚之事小儒言未須解其裙襦口中有珠在焉又引詩為証詩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與也生

不布施死何含珠言人生前不知重義樂施死猶秘其金珠以為地下含銅臭之夫鄙吝若此以下云云相與計議取珠之法唇上曰鬚頤下曰顛口旁曰頤頤旁曰頰接操也摩以手按之也控別開也夫儒以詩禮名家而所以教其弟子者不過日夜剽竊古人之緒餘斯不謂之盜儒乎哉此段寓言意亦奇特凡為儒者讀之皆當以此類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彼脩上而趨下未倭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盛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略有弗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之何其載

外物二十六 南華經卷七 馬終矜爾 趨促 驚傲

脩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未倭背微倭也後耳耳帖腦後也目若營四海萬目而憂當世之患也矜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之教即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子汝不忍一世之傷而驚然放心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乃政教之下衰而萬世之禍則學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固然耶抑其經略有所不

及耶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驚然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無恩至人無名至人無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皆中民之行結以隱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而坐至一世之傷者莫若桀人皆知之往往是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豈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我生毀譽不起憎

外物二十六 南華經卷七 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

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反之無非傷也皆曰吾將鼓舞振作乎一世之民而不知動之無非邪也何者為其有心也不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下相安於與事之天設有所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躊躇以興事而往往見其成功今汝也柰何哉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費力焉耳此等說話儒者直謂其與接

輿沮溺丈人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
做事者亦做不出甚事不得例以習見非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子自宰路
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余元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
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
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園五尺君
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
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

雜物二十一 南華經卷七
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
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余且豫

阿門曲側之門宰路淵名龜為清江之神使
於河伯之所為漁者余且所得故見夢以求
脫而卒不能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雖有神
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蓋困於數
也神知根於有生之前數定於有生之後老

子曰自吾無身復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囿於
數矣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
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雖有至知亦須畢舉群策而後為謀允臧蓋
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機變人斯畏
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密魚不畏也鵜鶘所食
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無情而鵜鶘有情也
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無情順應而已故

外切二十六 南華經卷七
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自善今之人見
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石疑作所言熏習之移人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
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亦明矣則

1 反之下

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拱壁則塵塵是玉折沉檀則片片皆香顧言之所該者無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其無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者幾何即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以為無用側足而掘之至於黃泉尚有用乎畢竟是無用也故惠子亦曰無用不知地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寔多若以為無用而廢之不使容足之外更有餘地則將日見其狹隘而不能行矣知此則無用之用得非天下之大用手前云足也踐恃其所不踐亦是此意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世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

而不辭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趣各有不同有生而能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胸次洒洒一塵不掛雖未嘗遍跡於有方之外而此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遊乎哉不能遊者根塵太重習掛世網昌黎所謂持被入省中顧婢子語刺刺不休雖與之遊安得而遊乎哉大抵世緣難斷私欲易牽流遁之志決絕之行乃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誰不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若也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真有流遁之志決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遊今之不能者只為於世緣上看得不透遇富貴則貪富貴遇功名則戀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為君臣極其際遇而易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貴已而賤人先已而後人何為者哉以故至人之行不

留於此直將等為浮雲視為儻來有天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古今逝波耳上溯彗下及今世前浪後浪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古而非今得手至知之人達觀若此是以遊於世而不僻於行順於人而不失乎已直將乾坤世界劃為戲場古今旦莫逝為流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與彼所謂世教者雖不屑屑焉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

外物三十一 兩南華經卷七

十三

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無兩件有所揀擇去取則非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觀先生之所謂遊者定非絕物忘世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為至知厚德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跼跼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實

歌 珍 張

夫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於聲則不聰鼻奪於香則不顛口噤於味則不甘心起於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是皆夫人六根所起之六塵必須徹而淨之然後能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明頭頭是障頂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則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跼跼則衆害生之跼足陷

外物三十一 兩南華經卷七

十四

泥淖之迹也言人之虛靈既為物所壅塞則將陷於物欲之中不能自拔而衆欲交攻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微而不盛其不盛非天罪之也天之穿之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實耳蓋此段靈光人人透露有耳自聰有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則室之有竇日光自穿人顧自塞其實乃光明虧蔽而不見耳此段文頗艱澁難解然以意逆之

理當如此。胞有重閥。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發矣。

此言虛之為用。胞人身。胥膜也。重閥。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着。常與太虛相為游衍。故曰。心有天游於室。亦然。故室有虛空。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所。無空虛。則婦姑勃。發。

外物二十六 南華經卷七

十五

勃怒爭也。豁亦空意。以况人心。而無天游。則六鑿攘奪。終無寧已。六鑿。即六賊之義。命字之奇也。既為六賊所攘。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林丘山。一見。即以為善。謂其少得以自憇耳。所以學道之人。常須靜養。清淨經云。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三毒不生。六欲消滅。虛靜天師大道歌云。要得身中神不出。

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真精損。筋骨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脩真之訣。無出乎此。亦足以相發明矣。

德溢。手名。名溢。手暴。謀稽。手諶。知出手爭。柴生。手守官事。果乎。衆宜。諶。孩。

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故溢。謀稽。於諶。諶者。急義。御下。弦急。則入思。

外物二十六 南華經卷七

六

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手爭。彼此爭勝。故人各用知。柴生。手守。守即守而不化之。守執滯於物。故柴塞於胸中。而與物為梗。官事。果乎。衆宜。果結果也。又核實也。衆宜。謂衆情。稱便。此亦莊子漫事。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鋤。鑄。於是手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然。鑄。鑄。乃。豆。日時。謂以時日。而兩有。兩有。陽與。久陰者。不同。草木得之。勃然而生。怒生。二字。甚奇。於是。

乎農人始脩鋤鑿之器草木之到植者過半
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棄芽於種發
條於根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
者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
則自然生長知一氣之相禪則同氣者可以
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畧
可識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
然若是勞者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外物二十六 南華經卷七
皆城 志城

病者焚和所致凡人有病只求一真靜則火
自降水自升真氣自復邪氣自退藥餌之補
皆第二義故曰靜然可以補病皆城猶云翦
滅翦滅男女聲色之欲則老境自是康豫故
曰皆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事若急遽一
以安靜鎮之則一止可以止衆止而事無不
理矣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也
所如所其無逸之所蓋病而補靜補亦晚矣

佚人則不待病而先居於靜老而皆城賦亦
遲矣佚人則不待老而先証於城遽而正寧
止亦殆矣佚人則不待遽而先安於止故勞
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
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
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
過而問焉賦戒

承上而言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
神人不問可知賢人之事聖人不問可知君

子之事賢人不問小人之事君子不問又可
知矣賦與駭全謂改百姓之觀聽也聖人之
所以駭世無過仁義而已賢人君子則愈失
愈下故其所以駭世者不過脩飾手禮樂文
物之具小人則權謀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
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問講求之意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
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迹之湯與務先務

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竣於窾水諸侯
之三年申徒狄因以陪河 竣存

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為
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
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
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竣窾務光赴淵申
徒狄因之而自沉何為者哉則二子備之也
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
得而慕之焉

荃者所以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兔得
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得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
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荃魚筍也蹄兔置也在道則為言說之喻得
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外入專一
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成荃蹄
得是人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之教矣方
壺外史說是篇已為作亂詞
外不可必 玉石俱焚 忠遭剖戮

| | | | | | | | | | | | | | | | | |
|------|------|------|------|------|------|------|------|------|------|------|------|------|------|------|------|------|
| 孝亦憂辛 | 甚憂兩陷 | 莊生活鮒 | 東方作矣 | 竊此含珠 | 非譽兩忘 | 神龜則刻 | 游而不僻 | 六鑿不入 | 允彼有知 | 草木生之 | 老因滅休 | 非佚之所 | 小人所合 | 由光潔身 | 得意忘言 | 吾與之言 |
| 利害相摩 | 以焚其和 | 大器晚成 | 事之何如 | 去汝躬矜 | 躊躇興事 | 至言無用 | 順而不失 | 道不欲壅 | 恃此生息 | 到植強半 | 病以靜補 | 神不謀聖 | 君子耻焉 | 慕名者累 | 得魚忘荃 | |
| 生火實多 | 任公釣魚 | 而友弗顧 | 蚩彼大儒 | 與汝容知 | 知有所困 | 畫地以趨 | 心有天游 | 實不欲寒 | 春兩日時 | 而然莫知 | 勞者務之 | 聖不問賢 | 演門善毀 | 胡死而竣 | 安得斯人 | |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無字集

萬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
 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
 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
 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
 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
 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
 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
 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萬 種上

此篇先生自叙立言之意言我此書之中寓
 言者十九重言者十七卮言則曰日出之寓
 言者謂已之言未能直證往往藉外物以相
 比論彼親父不能為子媒者以親父之譽之
 不若非其父者之譽之也人不信其父而信
 非其父者之言則我之藉外而論其亦不得
 已焉而姑有所托以啓人之信者乎此非我
 之罪也不信我者之罪也又凡人之情直喜
 其與已同而惡其與已異同則是之異則非
 之是以是非同異卒莫有定故吾以重言止
 之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重言者借重古人
 以為質如人有聞見而取正於耆艾者然雖
 然年先矣而經緯本末漫無所知徒以年稱
 非所先也年本先而曰無所先者謂其不知
 立人之道也不知人道則亦陳人而已陳人
 即古詩所謂陳死人陳死人何重之有卮言
 者卮酒之言和理而出却非世俗卮酒間謔
 浪笑傲爭論是非之言曼曼衍衍儘可以消

歲月夫理本至齊而人則各執其所見於是乎是非同異紛然不齊曰其不齊而吾復以言齊之則我之所言之齊與彼之所言之不齊皆成不齊何者彼我之見原自不齊故不若不言以待其自齊不言者非緘其口而不言也不爭是非不論同異雖言之而未嘗有言也故曰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終身言者無心而任天理之便即和以天倪之謂也既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終身言之而未嘗不言矣若夫是非同異之辨則實未嘗言也雖未嘗言矣而豈緘默不言之謂哉夫天下之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惡乎然乎然於我之然也惡乎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也可與不可亦復如是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所可者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則天下之論齊矣何者物各有理惟不以己之獨見主張是非而徐觀萬物自然之理則見物物皆有然者可者一一隨而順之

則是非自倪夫人既不能以無言自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且孰得而久乎久謂定論不易又自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難或不齊皆自無始以來一氣而生始終循環莫能得其比擬要皆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而有至齊者在焉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卮言之所出和是而已和如和羹之和和字於卮字上下得最有情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蓋悟

勤志即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所知惠子亦據吾夫子之所自許者而信其如是莊子言

夫子六十而化則已謝是矣因引夫子之受才乎大本受才即降才之才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以生謂人莫不復此靈覺之性以有生若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於前而好惡是非皆合其宜夫固靈性之所顯發然以言教者直服人之口而已惡可以及化夫子則能使人心悅誠服而不敢迂立是謂以一止而止衆止非盛德至善何以致此宜莊子深歎其弗及也蓋莊子與惠子語猶覺有辨

夫子則未見有與之辨者此尚不能得其口服何況於心以之自愧所以愧惠子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鐘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鐘如觀雀蚊蚋相過乎前也觀作鶴 縣玄

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泊與及相暎不泊謂厚祿不及於其親無所縣其罪謂無所縣其志

親之罪夫子言曾子雖無所縣其罪而已有所縣於祿矣何則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無所縣者其視釜鐘之祿若鶴雀與蚊蚋之過吾前也何大何小任其來去而亦何足以櫻吾念哉故因其哀而知其心有所縣因其縣而知其心有所化必進此一步然後爵祿不入於其心而胸次洒洒一塵為之不掛矣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後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夫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然無為也而無不為無不為則天矣故發顏成子游一端說話言吾自聞子綦夫子之言一年之中去其機械變詐之心還於朴野二年而後徒謂隨順衆志不起愛憎取舍三年而通通者無人無我比後更進一步四年而物物者如槁木如死灰不起絲毫情識一味寂滅五年而來

來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如往之有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鬼入謂與鬼神同其屈伸天成謂與天同其造化學而至於天成則不當復有進步然又有箇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未始有始也者故八年九年工夫愈細不知有死不知有生乃入於妙入於大妙則與道合真矣此段學問豈可以歲月而計此但言其漸次云耳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此自上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上透下意來以生死而論有為無為言人生則不能無為如富貴則有富貴之為貧賤則有貧賤之為死則同歸於無為而已故曰生有為也死也勸公公之為言同也下一勸字勸人灰心滅意以還造化人皆以生為樂以死為悲急為勸慰要人解其天殘墮其天表同証齊滅以返吾真夫人皆以其死也有自也而不知其

生陽也魚自也死也有自謂自有形而返於無形始見其有倏見其無故含情之類不能無悲而不知逝其生陽之始實無所自如是則其始也亦返其無所自者而已而果然乎而汝也言汝果以為然乎以為然則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而生欣戚於其中耶適者快適之意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此以造化之不可知者反復徵問言天則有曆數矣地則有人據矣吾惡乎求之曆數謂日月星辰之數甘石巫氏之書是也人據謂據人耳目聞見之所及者禹貢圖經地理之類是也夫天地文理似乎有定然以其故求之又不盡然夫理必有終而今則莫知其終莫知其終則必有始終相生者以主乎其

問若之何其無命耶而邈之無始則莫知其始全然不見其端倪又烏得而謂之有命耶蓋命則實有而曰不得謂之有者所以遣去執有之病造化之妙有屈有伸鬼神乃氣機之屈伸往來者故曰有以相應若之其無鬼然而未必盡然如善者未必福惡者未必既仁者不盡壽暴者不盡夭又似無以相應者若之何其有鬼耶造化之妙其不可知者若此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信其有而不敢蔑其無又知其無而不敢執其有則世出世法不外是而得之矣

衆罔而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

手景影

此一段與內篇齊物論頗同但添上火日之喻更覺新奇叟叟景稱罔兩之詞稍問猶云未論言我之俯仰行止皆有所待而叟獨不知其所以耳予則蝸之甲也蛇之蛻也又似之而寔非蓋甲與蛻一離於形則不相聯屬魚復俯仰行止之相肖又吾之與形其離其合亦自有時火與日吾屯也屯謂聚而有景若陰而無日與夜而無火吾則代而去之彼

形也非吾所以有待者耶然彼亦不能自主必有所以使之如此者夫彼之不能自主者尚為我之有所待而况主張有待之造化者將獨不為彼之有所待乎彼來則我與之而俱來彼往則我與之而俱往彼健動則我與之俱健動此箇造化又是自然而然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又何以有問乎三彼字即齊物論中非彼無我之彼有疑則須問不消疑又何問之有乎蓋罔兩問景正欲求得所以之故

而景谷之如此則信手可以無疑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睢睢盱盱矜持不自在之貌而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太白二句見道德經辱者耻而自藏之義太白者明於道德之人若不足不自滿也老聖之教如此於是陽子去其矜持深自昧晦忘形混世歸來而舍者與之爭席此便是列子見壺子歸為妻執爨食豕食如人食之意道言和光同塵挫銳解紛正是此意方壺外史篇率復為亂詞

寓言十九

卮言日出

不言而瘳

夫子則謝

進覺前非

及此大妙

彼強陽者

盛德不足

重言十七

父不媒子

和此天均

情懸釜鐘

德與年造

生死奚自

何以問乎

去汝睢盱

和以天倪

陳不先人

勤志服知

惡可及化

鬼入天成

鬼命有無

太白若辱

舍者爭席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無字集

讓王以下數篇眉山蘇長公以為非莊子所作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其着眼處只在語意背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何故却將赴淵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葆真則一生或重於太山立節則一死或輕於鴻毛然一節一行又非大道所取終是不可曲解予直謂後人竄入者斷自舜讓北人無擇以下三條若盜跖以下則駁雜膚淺尤為易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箇隱疾總在為物所累上治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

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夏日夜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捲動勞之貌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為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舜讓數條總記一處不應以後復記北人無擇一條故斷北人條為竄入者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置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置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讓王二十个 南華經卷七

三二

大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旨孟子謂不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尊生之故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馳於利害之場議論却甚正真可以藥鄙夫患得患失之病此種學問人人熟有用處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

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

呼去

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侵爭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左手廢右手攫之則右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讓王二十个 南華經卷七

四二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也甚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者可謂知輕重矣

銘誓約也攫攘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攫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矣為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

宜韓僖聞之而稱善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官貴也飯上 道去

苴布麤布之衣還與旋同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

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

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其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苴糞草也土教雅反苴側雅反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鵠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持隋侯之重哉要平

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者之差也凡事之得失起於一念幾微之際可不審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

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

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

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

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亂而殺子陽

有好上聲讀謂有美德之士子陽嚴酷無道

之人其粟本不宜受一旦子陽為國人所殺而禍不及於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後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

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說性強

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職是其証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榻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孩子貢乘大馬中紉而表素軒車不容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比去
茨苦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草甕牖破甕為牖以榻塞之匡坐正坐也弦鳴琴也屨不看根曰緹華冠裂如開華也希世謂希望世人之聞譽比周謂相與為黨學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此便是學問不真實處仁義之慝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慝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脢手足胼胝三日

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
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
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
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賦祇

緇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膾虛浮之
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
袖之短也納屨而踵決見屨之敝也聲出金
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三句甚妙
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其志如孟子

所謂無以小害大賤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
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
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道不出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
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
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
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立聞之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

無位而不怍立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
丘之得也

丘之得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手
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
勝則後神無惡手不能自勝而強不後者此之
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
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
可謂有其意矣

公子牟身雖居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此
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
知重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
牟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教之曰汝不能
勝則後之手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元神
有識神元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乃本然
之性識神則見境生情貪着其事氣質之性
是也所以學道之人務須降此識神常使一

念不起萬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不
清靜之中不勝擾雜而神之惡之在所不免
矣夫我之元神既不能以勝欲已自惡之又
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有重傷之
人而得長有天壽者乎分明神受傷之甚故
去人而死也狂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
子學道比之常布之士熏習尤深故其勝之
也愈難雖然雖未至於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
蓋與之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
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
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
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
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
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
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
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
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
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
乎丘首推吐雷 隘阨 抗許訖 共恭

藜藿不糝純柔而無末也藉謂凌轢夫子削
然孤高之貌反琴復鼓琴也抗然奮舞之貌
潁陽首丘皆山名此條多有妙語如道德於
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誰能道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
后之為人也居於猷畝之中而游堯之門不若
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
於清冷之淵
復言舜讓可見文字竄入不若是而也猶言
不惟寧是

湯將伐桀因卞隨以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后之伐桀也謀手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桐音同 替務 數朔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

古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按三自沉着實無謂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為自傷其生一至是乎吾知其定不為大道之所取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

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死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棄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拜旦周公也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埋之與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誠敬而無

心於邀福其事神也如此忠信盡治而無求
言盡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我歸其治
民也如此樂與治為治樂與政為政言政治
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更其行事也又如
此不以人之壞而自成言不幸人國之壞亂
而乘之以收功若見殷之亂而遽為政是已
上謀而下行貨謂上則用謀而下則用賄阻
兵而保威謂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己之威
嚴揚行以說衆謂自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
心志推亂而易暴謂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
虐之殷並讀曰傍塗即塗炭之塗言自汚也
苟可得已言二子之於富貴苟義在可受必
不賴此孤高亢疾之行以激於世真以義不
可已故甘隱而終餓耳按二子餓死亦文士
之甚詞既曰采薇焉得長餓死直老而死耳
此段文亦可觀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無字集

盜跖篇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顰莊老而
失之者莊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仁義而一
繩以大道之自然的有至理古德喝佛罵祖
為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小兒不知
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萬世之大
謬乎子故表而出之使魚目真珠不得相混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
穴室謂穿人之屋樞戶謂啓人之戶驅人牛馬取
戶樞安有橫行大盜而為是者乎人婦女貪得志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
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小城曰保萬民苦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
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
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
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
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

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贈人肝而饋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謂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
木遇枝則多錯節故
可以帶死牛之脅
謂革帶
多辭讓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傲幸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饒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而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

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森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無稱臣之理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

告天子
罷
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告天子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曰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

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難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園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難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奚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謂傳子也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全與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於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屨也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
味志氣欲盈可以為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
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笑有不同若天與
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
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
之所棄也西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

盜第二十九 南華經卷七

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
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
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
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
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
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頭幾不
免虎口哉

又按莊子重言十七以為耆艾人而無人道

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者乎而以
之重言其不然明矣故此篇之賈不攻而破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
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
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
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
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
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為行抱其天平

盜第二十九 南華經卷七

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苟
得以滿其欲者設為子張問答子張之意主
於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盍不為行言汝
何不脩行以為名利之媒乎蓋人而無行則
不信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人任不信則
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事則名從何來利從
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
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
之為行也豈真有見於義理之當然而不可

一日不為者乎分明是為名利而脩行也蓋
子張務外故所見若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者
不在於脩行而在於無行往往見得無耻者
致富而多信者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
人故名利之大者其幾率在於無耻而多信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其真在於是也若棄
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
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
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二子之見苟得固

不足論而子張學道於聖人之門其言若此
其亦干祿問達之病有未盡祛者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
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
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
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
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
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

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
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為首不成者尾

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
臧聚而比之以桀紂則怍宰相而美之以孔
墨則辭可見勢為天下未必其貴也窮為匹
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則所貴者在我如
之何其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卒無

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賤也小盜盜鉤
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
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門義
士存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
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
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所行則
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
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哉
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

此等說話與大道所論全然不同直是使人恣欲妄行無所忌憚不知記此何謂故以為非莊子手筆者誠知言哉

子張曰子不為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滅絕故疏戚

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失其分別五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苟得以為人道之盡者宜莫如聖而堯舜以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哉將不為行乎哉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

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後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幾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証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毋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為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鑒於道終非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質成觀其寓言無約又是箇全無約束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清濁不同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以天而殉人無為君子以人而後天若枉若直以下只是一箇無拘無束之意

若枉若直猶云似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
天極者天然自有之極天然之極非枉非直
面觀四方一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
故不論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以運之大要獨
成而意則從容而自中乎道矣故曰與道非
細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無成而義不以一
節立行也無赴而富不淫於富也無徇而成
不雄其成也天比謂與天相合之理比于子
胥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此等說話與庄

莊子下九

南華真經卷七

三

子所論大道無為之旨似之而非正如佛經
所謂末法時世有說相似般若者於此辨得
許女具眼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
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
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
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

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
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憐怛之疾恬愉之安不
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
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
免於患也

莊子下九

南華真經卷七

三

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生
之道亦不外是奈何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
足耶意者知雖足以及之而力有不能行耶
或故推求正理為理生縛而不忘耶知和言
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
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必絕俗過世之士矣而
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古今之成敗
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等無頭學問自口耳
聞見中來胸中有甚主張故曰是專無主無

主則隨俗治化同流合污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謂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夫攝生之人體自常安未有以危為安者也意自常樂未有以苦為樂者也此等興名就利之人祇見其有慘怛之疾怵惕之恐而已今也慘怛之疾與恬愉之安不監於其體怵惕之恐與欣歡之喜不監於其心好亦不知苦亦不知但知為其所為而不知為其所以為所以為者則吾之真主人也養生者知其有此故不以其所為者害其所以為今也不知有此是以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夫以至富至貴者而尚不免於患又况其下焉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遠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極意形容富貴口津津地便不似有道者之言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利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然樂之體不待

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不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此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認賊作子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着然亦未見其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故動則知以百姓自處不敢自放於禮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無以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所爭則有之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其爭其求則求其在戕者也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棄則棄其在外者也夫有餘而棄不足而求廉貪之實非在外也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勢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寄之物而以驕人戲人豈常度哉故計其遠度而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害已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

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與則非矣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待坐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禱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莞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弱體澤則馮可謂疾矣欲為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棲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縻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佞

馮憤

單丹

無足言必持賢知之名苦支體絕旨其儉約以養其生縱得久長亦如久病長阮而不死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還自安體樂意上來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足言凡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平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以此六害而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噍於味言聲則色可知言味則臭可知以是感動其意能使人遠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業可不謂亂乎氣失其

平或咽於上而為佞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懣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溺體譚則馮氣而懣可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滿心戚戚憔悴形神可不謂憂乎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棲疏外則盛其僕從可不謂畏乎富者犯此六患則體亦安得謂之

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警者一旦患至求盡其生理竭其財貨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亦不見利又不得覆轍昭然曾不之監繚意絕體而爭此賈禍之物不亦大惑乎哉盜竊為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市井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雜篇說劍第三十

無字集

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趨薄而理道
練識者謂非莊更所作誠然誠然今但為釋
其字義讀其句章俟具眼者擇焉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
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
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
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

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
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
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
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不下
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
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

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
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
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
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
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
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
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
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
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

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
使士教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
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且有三劍唯王
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
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
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
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
 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
 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
 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鉞此劍直之亦無前舉
 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
 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
 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
 領下決肝肺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
 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
 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
 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
 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壯士皆服其
 其處也 鐔 音 尋 二 音

蓬頭謂不裹其頭故鬚髮皆突然而上持

冠束髮之冠低垂於會撮也曼胡纓粗而反
 文也衣短於後所以便事語難作平聲讀言
 其辭艱以重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進
 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驚鳥將擊其勢必伏
 也設戲劍戲也敦劍治劍也如使虞敦匠之
 敦鋒劍尖也鐔劍刃也鐔劍口也鉞劍把也
 環食者三環其所上之食以示敬也作自愧
 者非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無字集

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辨此篇較盜竊說劍諸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

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桴而引其船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卒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

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

聲 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挈撓也緒言微而不盡之言經子之所以謂將子之所為與子經略一番春秋後倫不順謂四時失序齊民者平等之民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言道意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而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敗惡作好惡字讀謂敗人惡人也慝惡之慝於心者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適無善無否皆欲其悅已曰兩容揣人之所欲而滿引拔之以長其惡曰偷拔

所謂四患者好更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

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則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故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挂高掛也言喜為非常之事以立莫大之功

侵人自用謂侵奪他人之事而用為己有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容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

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惟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歎而晚聞大道也 湛丁南反

此段所論亦似醇正祿祿與碌碌同老子云碌碌如石湛沉溺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王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

船而去刺七亦反 延緣常間顏淵還車子路控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乎門人皆恠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成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遊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湛於禮義有間矣言由也服禮義之教已久而猶

未能變化氣質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終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八

為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鶴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枝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的為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末段自見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列禦寇世一 南華經卷八

曰奚方而反曰吾鶩焉曰惡乎鶩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鶩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齷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劾我以功吾是以鶩伯昏瞀人曰善哉觀於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14 版反內

感之手順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
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後藥
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用之感豫出異也心且有感搖爾本才又無謂
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食而遊遊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
餐賣餐者之家也十五舉成穀而言食十餐
而五餐先饋謂取一半之值而以其半作餽
愛之敬之故食之食之故讓之也賣餐者可
謂賢矣而列子則固蘄焉者何古之真人不
以賢聖自見故德盛而容貌若愚人不知也
今也內誠不解而外謀成光不解則不能渾
而無迹成光則不能光而不耀謀動作也內
外矜持成此一色莊之學是故能外鎮人
心使人輕手貴老而整其所患凡人酒肉以
尊高年而賣餐之家所患不得利耳今也十

餐而饋五餐則人將移其貴老之心以貴我
而整其為利之心以享賓夫餐人者持為食
羹之貨多餘之贏以飲食之故而求刀錐之
利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見我若是
若使萬乘之君身勞手國知盡於事倦動若
此使其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一不副
其所求將若之何吾是以蘄也於是伯昏瞀
人曰善哉汝之處已若此人將以汝為保保
謂師保伯昏之善雖若喜之而實寓不足之
意於其中未幾而戶外之屨滿則忌之者果
若是其眾也於是伯昏省之其家住杖支順
立而有間不言而出列子走而迎之求言以
藥其所病瞀人曰已矣言汝之病不可藥救
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使汝聞我之言退
自籜省則必深自晦昧今汝能使人保汝矣
而獨能使人不保汝乎使人保汝易使人不
保汝難汝焉用保為哉夫大道以無心自然
為常感人而至於豫出大是異事豫出即孟

所謂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之意且有有心之感
搖尔本才甚無謂也本才猶云本性性本無
生生而有感感而出豫何謂乎道哉且凡與
汝遊者皆淺見之人莫有以大道之言盡心
相告者告讀曰鵠彼所小言聆之盡為人毒

毒即謂人將保汝蓋藉之也而子莫覺莫

悟矣則惡復有與汝相誰何者我既又教之
凡天下之以巧知名者其心皆有憂勞不若
自居於無能者雖無所求食而心常自在故

汎乎若不繫之舟是以虛而遊遊者也若不

虛而稱遨遊有觸而怒之者矣憂勞應任
事効功求食暗應饋餐數句皆韻叶可讀蓋

莊文之有節奏者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
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
助程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
者子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美夫造
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因

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
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
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道天
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
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良註云暴也

梓表

緩鄭人名呻吟誦讀之聲言鄭人誦讀於裘
氏之地三年而儒術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言其利澤及人之遠也又以潤澤之餘使其
弟翟學為墨者兄弟二人各以其學自相雄

長而父溺愛少子從而助之十年而緩以不

勝其弟自殺見夢於父曰使而子為墨者誰
乎我教之也我與季子亦有恩矣而父盡嘗

視我之墓乎我之墓木垂垂焉有秋栢之實

矣蓋緩嘗自持其有恩而無報者以為父尤

莊子則以造化之理而論天之報人也不報
於人之力而報於人之天使彼為墨人之力
也彼得為墨人之天也天謂彼性分中帶得
有此一段重習之氣故為墨而墨成佛語所

謂要知前世因今生作者是故今生之作前世之報也是彼天者使彼為墨既已彰其報矣而夫緩也固貪之以為功以為己之慶弟有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謂成彼者與生彼者等耶齊人之井飲水者自相梓也齊人即齊民猶云眾人也此井豈一人物耶鑿地出泉往來井井造物者不自斬也而人固專之以為己私何示弗廣耶今之人凡有我相而市私恩者皆緩之徒也夫至人無恩上德不德有德者尚不自知也而况有道者耶不務道德而務施報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刑者成也天刑謂天之成理故聖人安其所安而不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是知有天也如之刑矣小人反是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

知而言之好以之入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之亦易而勿言為難蓋言則涉於有心非默而成之者矣故知而

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一人而已古之人天而不人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也深哉

朱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評當作汗 單作殫

龍之為物神異變化本不可屠乃有學其技者殫千金之產費三年之功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寓言道不可學學之至於有伎倆則終無所用矣惜今之學屠龍者多而龍終不可屠也徒自失耳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天下之兵起於爭而人心之爭起於必必期必也一有期必之心而人或不足以副之則相尤相責而爭端自此起矣爭之大則至於兵故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必而不必者謂知其理勢之必然而猶以不然待之如小之事大弱之事強其必然者當得如此而聖人

以不必待之故雖或見忤嘗與之相忘於無事而無兵衆人反是故順於兵之道則行而有求矣求即必之之意也以取必而行有求之道幾何而不恃兵而亡乎此以世諦論者也若以道法而言聖人以必不必上德而行無爲之事者也衆人以不必必之下德而行有爲之事者也若順於兵故行而有求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矣然而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終不可恃也故恃之者亡莊子爲老子註疏此解爲是讀者得之言表可也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故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苞苴以禮物相遺饋者也竿牘以竹簡相問訊者也皆世俗往來之常套小夫之知不出

乎此乃散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乎道物太乙形虛虛則無有苞苴竿牘安在何處虛則無情苞苴竿牘欲以奚爲所以學道之人損之又損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然後始合於太乙之虛若彼之憧憧往來徒迷惑乎宇宙之間爲形所累耳而豈知太初之無有耶太初即太乙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其應物也則如水之流乎無形泄乎太清逝者如斯而卒莫之有心焉要皆過矣而不留物矣而能化至人之所爲若此悲哉汝之所爲乎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毫毛即蹇淺之意太寧者未始有物之初無有乎紛紜鞅轄之擾者也此以苞苴竿牘四字說盡世情欲學道者斷緣簡事莫此爲先此入道初關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座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故古獲反，瘞疽禾反。

困窘織縷謂窮，居阨巷生事蕭條困窘於織履之業也。槁其項者項無餘肉而枯瘦也。黃其齧者耳無潤澤而黃薄也。商自狀其昔之困也，若此而以今之所得者自驕志，則陋矣。故莊子因而鄙之，破癰潰座猶為中治，從而

舐之則治愈下矣。治愈下則事愈難，故得車多今也。得車之多，倍獲於舐創之醫，是必所治者愈下，故所得者愈多也。子之所舐，豈其痔耶？蓋以匹夫而遊說萬乘之君，自非有大悅其心，則不可以得志，而欲大悅其心，非阿諛逢迎不可也。孟子謂之為妾婦，莊子鄙之為舐痔，亦固其宜焉耳。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廖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弱為畫，健事

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為飾也。以支為旨，以枝葉之言為美也。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其自然之性而不知其無實，其學蓋已受乎心。宰乎神成窠臼矣。夫何足以長民乎？彼宜汝與予，願與謂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下歟，誤而可矣。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言誤而用之，則可若審而用之，則彼之學能使人離其實而學為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休之言勿用也。在老譏侮聖人，只在教人習於威儀文詞，故流弊至此。想其去聖人百有餘歲，一時學為偽者，大都離實學偽。莊子憤世嫉邪，至遏亂源，未免歸咎夫子身上。如云：好箇僕被東坡教壞，知此意然後許讀莊子。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責報之深施於人而忘其施則將與天下相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天下皆順治矣今也施教於人而不忘其教施信於民而不忘其信則是以有心感天下而天下皆以有心應之應而不給則欺則詐微賤百出難治之故率由於此視天之普萬物而無心者則有間矣故曰非天布也

布猶布濩之布是以商賈不齒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然而士農工商國之四民雖使為士者齒之而神者齒之乎神則天而已矣道而已矣人而不天宜其不為所齒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桁楊桎梏內刑則心之不靜而多過愆者宵人當

作小人以字義解當為昏昧不曉之人離麗也陰陽食之即前內篇所謂有陰陽之患者大抵外刑人或可以倖免而內刑則無得而逃之者有能超然而不為所累其惟真人乎孔子曰凡人心險如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有貌忽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慄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紆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深 軒 釋

引孔子一段論觀人之術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有外若謹慤而內實盈溢者有內有偏長而外若不肖者有與順慄急而能相達者相達即相濟之意有外若堅持而內反纏繞者有外若和緩而內實紆急者有始進若

而終退反速者故有急渴若熱之喻人之不可知者如此故君子使之遠以觀其欺否使之近以觀其慢否理之煩劇以觀其能否問之倉卒以觀其知否急期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以觀其信臨財易至於私已故委之以財以觀其仁臨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之以危以觀其節中酒易至於失度故醉之以酒以觀其則雜居易至於惰慢故雜與之處以觀其色九徵備而不肖之情得矣蓋小人之性無常定矜持於此者或發露於彼故以九徵蓋之而九徵之德要不外於五常而已寧有他哉或問如此將無涉於有心乎曰聖人之應世也有心而無情世道不能無小人使之盡廢而無用非道也且夫大道之世不尚賢不使能絕去聖知仁義而一歸於無為勿論矣今也於不能不為之世而使賢否混淆用舍乖錯幾何而不同歸於亂乎故用世之法以九徵得人而折衷於孔子孔子者用世

之宗主也一部南華論孔子者不一而終以此亦猶人間世之言孔子伯玉也其首徵哉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倭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士也二命大夫三命卿也曲背曰偃曲腰曰倭身伏曰俯循墻而走言不敢當跽也夫其爵愈高而心愈下考

父之謙若此乃所以為道也孰敢不取以為法則手若而人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其德協之唐許何如哉唐堯許由皆以讓為德者呂鉅驕矜之貌諸父不敢名人名之倨傲可知而夫指今之人而言

賊莫大手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道者無為自然而已矣德亦道也有心為之

則害於德矣故曰賊莫大於德有心德既有
心心復有睫睫者眼睫雖眼之所不能無而
亦足以害眼喻如真常應物雖為六用之必
然而為其所累者多及其有累也而欲從事
於內視之學以求忘其所累則是病而求棄
禿而施髮多見其敗而已矣所以學道之人
隨其支體黜其聰明常使渾渾沌沌復歸於
朴復歸於嬰兒而後與道相應否則以有睫
失之者抑又多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
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此也

凶德有五眼耳鼻舌意識也中德為意心起
意識有以自好也而訾其所不為豈知不為
者近道而有以自好者為伎倆也此便是德
有心而心有睫者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
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因畏
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

多責達生之情者偃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
達小命者遭

極者完而言之者也必者決而言之者也貌
美則娟好有髯則瀟灑長而大則魁偉氣不
萎靡曰壯口有微詞曰麗有力強悍曰勇膽
有決斷曰敢八者俱過人未必窮也而完其
極則多以恃壯取敗故多以是窮此箇病根
全在過人上大抵過人者人恒忌之取於造
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之此窮之所不免也

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偃快隨起隨倒之義心
不能通曰困心有所歎者畏三者之人俱不
若人而却有必達之理此箇達亦是以謙而
受造物之益者此但論其理之當如是耳非
謂八者皆窮而今之所謂達者又皆此三等
人也知慧一府也知慧則多外通勇動一府
也勇動則取怨憤仁義一府也仁義則多責
任達生一府也達生之情則造於實際偃然
而大解矣此一府最為上乘達知一府也達

於知則知天知人天之肖子也達命一府也
大達則曰吾隨之小達則曰吾遭之蓋遭則
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又達命之上
乘也或問達生達命何所分別性則性也命
則天也而氣數行乎其中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
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
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
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
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
寤子為齏粉矣

驕稚莊子謂見莊子而驕如有稚子之色者
緯蕭以織葦為業者子尚奚微言必為驪龍
所攫無有遺類也取石鍛之碎其珠也蓋珠
有光彩為龍所覺則其禍不測以比今之阿
諛苟容竊取權勢者皆乘世主之不覺使其

一有悔悟則此輩齏粉矣蓋危之甚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
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喻同旨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
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
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鵲
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鵲食在下為螻
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有身則有生死有生死
則有欣厭然欣之不可留厭之不可避妄生
貪着無益也古之至人知其幻妄不常是以
等身世為逆旅視生死如旦暮夢幻泡影石
火電光種種譬喻不一而足無非欲人解其
天旋墮其天袞安時處順利害不干於心而
生死無變於己蓋出世之法所當講者莫先
於此此關不撤則出門有碍撤則一了百當

頭頭自在矣圓覺經云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宗鏡云絕後再甦無一物了知生死不相關
易大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
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不講三教
之書者不可以讀莊子故知死生之不相關
者然後知此身之無用知此身之無用則鳥
鵲何踈蝼蟻何親此等說話直是悟到撒處
破衣薪蕘野不樹不封古人之見高出後世
此不可與迂儒道之達者可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明者誰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
矣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夫君子之立教也易其心而後語不平之言
不言也若以不平平人則其平也終於不平
而已文獻足而後言無徵之言不言也若以
不徵徵人則其徵也終於不徵而已以是知
不平之鳴不可以齊物無稽之言不足以取
信若我之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非不平之

平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以為耆
艾則非不徵之徵矣且人之聰明誰為之使耶
無亦神者徵之手神則天性自然之靈覺有
不可以絲毫知力與手其間明之不勝神也
久矣而愚者顧恃其所見以外為功不亦悲
乎外謂己之乾慧點識蓋指一時談說之士
如惠施公孫龍之徒日以其辯與天下持者
其言既不平而理復無徵獨謂之明可乎莊
子篇終一段分明際括全經後篇復為自叙

甚有輕重條理請者不得草草反復細繹方
見良工心苦也方壺外史為作亂詞
禦寇之齊 十餐餽五 中道而騫
人將保汝 心且有感 巧勞知憂
將焉用之 泛彼虛舟 造物使彼
報人之天 何哉緩也 天功是貪
知道亦易 勿言實難 知而言之
人而不天 龍屠底用 兵恃則亡
凡有伎倆 皆為不祥 小夫之知

| | | |
|------|------|------|
| 竿牘苞苴 | 乃為形累 | 馬知太初 |
| 舐痔得車 | 使者可恥 | 施冰天布 |
| 神者弗齒 | 真人無刑 | 內清外寧 |
| 曷軌三命 | 而庸九徵 | 賊起賊心 |
| 凶首中德 | 達占三必 | 窮究八極 |
| 大達者隨 | 小達者遭 | 食焉何憾 |
| 得來焉驕 | 不平焉平 | 不徵焉徵 |
| 意者安恃 | 神能勝明 | |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為字集

天下為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通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末舉惠施強辯之語而斷之，以存雄而無術，闢邪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二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手，不在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注。

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邠魯之士播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於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方術道術之局於一方者也言天下之治道術者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又且各以為至故列而叙之而總歸原於一一即巧謂道德也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謂人之本性降衷於天者具有靈覺謂之曰明聖有所生聖

即內聖之德也王有所成王即外王之業也言神明德業皆出一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不離於宗是以無為宗者也謂之天人天人即所謂時於人而伴於天者不離於精者凝聚精神萬古不朽能感天地能貫金石如鬼神然足則所謂人而神者故謂之曰神人不離於真者本然之真極純無疵以言其德至矣極矣無以加矣故謂之曰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此於變化謂以無為為體以有為為用此則聖修之能事能舉之者非聖而何故謂之曰聖人以上所謂具有內聖之德者也若夫以仁義禮樂為事而薰然納天下於慈仁之中則謂之曰君子蓋仁義禮樂皆失道而下之事賢人君子治世之法無過於此以法為分以名為表法謂法度所以齊天下者名謂名器所以別天下者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參者以此而合彼稽者考古而準今參稽

數則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於是乎
有定秩而不越此治人者之事也以庶事為
常庶事如農工商賈之類皆以衣食為主而
蕃之息之藏之畜之以養老弱孤寡此乃治
於人者之事民之理也所謂外王之業者也
皆道術也則古之人其備乎故配神朋醇天
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天德王道兼該
並舉莫不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所謂以其真
治身而其土直亦足以理天下故其明而在
於曆數者如帝王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多
有之散而在於六經者則先王經世之迹播
紳先王類能言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
國則又流而為百家折而為眾技亦一時有
為應迹之所不廢者故君子時或稱而道之
自天下大亂而聖賢不明功力既降而道德
不一百家眾技之流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
察猶云偏見小知自好自愛自媚也譬之耳
日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雖然不該不

偏一曲之士也以故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
理察之古人之全則能備焉者寡矣應上古
之人其備乎因是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自以為
方往而不返遂使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
之純古人之大體而道術將為天下裂此一
段乃叙文之冒頭細玩則知方術之多道術
之裂也而朴始散而為器矣

不多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絕墨
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程
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順作
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歎死無服墨子博愛
無利而非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
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
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
武王周公作武王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
墨子獨生不歎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動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狃於所見於是流而為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一時之

天下事 南華經卷八

六

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澹泊為宗以儉嗇為寶於是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處亦在於此已過抑之也順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生無燕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無服泛愛兼利而非鬪爭其為道也不怒其為學也尚同雖同矣而不同於先王毀古先王之所謂禮樂者而獨以儉約為事蓋自黃

帝至於武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則曰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墨子之道如此故雖不必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人情不可近矣其生也動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不順於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

南華經卷八

七

奈天下何哉道不通於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王道也平易近民者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隴無朕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子弟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謫
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駢偶
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
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無
胼胼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
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
不舍也才士也夫九糾

墨子稱道又自托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

深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橐耜耜
糾率庶工雜治天下之川沐甚風擲疾雨動
舌之甚至於胼無胼無毛禹大聖人也而
勞形如此况其下者乎故其教意使後世之
為墨者皆以裘褐為衣跣為服跣與履同
躡與喬同木屨曰屨麻屨曰屨屨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非禹之道曰
不足以為墨而相里勳之弟子散出於五侯
之門者與南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

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謫怪尤倍又且其說各
各不同故相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乃墨學
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駢偶不忤之
辭相應相訾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上首
弟子也為之尸以之為主也冀得為其後世
言人人皆願續其道脈至今不決決猶絕也
夫墨子之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却有
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為之大過已之大甚故
曰其意則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以無

胼無毛勤苦相進而已亂之上也治之下
也亂謂矯拂真性雖然矯拂人性而天下却
好之往往宗其學術求之惟恐弗得極其枯
槁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教率天下而天下
至今宗之不決其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
曰才士也夫蓋始若抑之而卒深予之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枝於眾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
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尹文聞其風

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剋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
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眇合歡以調
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闢禁
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
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
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
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我圖傲乎救
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

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
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
而止 斬刑眇而

不累於俗不以世俗爲累也不飾於物不以
外物自飾也不苟謂無求於人不伎謂無害
於衆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自白其心願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
以損己利人爲事以故宋鉞尹文之徒聞其
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其

剋象之庸以自表其接物也以別宥爲本
宥者分別善惡嘉善而矜不能也語心之容
謂形容此心之廣大則曰心之行以眇合歡
以調海內眇者和義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
春直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有能然者請必
置之以爲主君是以見侮不辱以救民之闢
禁攻寢兵以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救
其民雖天下不取猶然強聒而不舍也故曰
上下見厭而強見當時物議亦有不足於二

子者故引其言以証之雖然終是爲人太多
自爲太簡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以
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師不得飽弟子恒
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而猶不
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豈必以此五升求活
哉所以自貶若此者將以愧天下救世之士
得志而驕矜自肆者也圖傲二字頗奇圖謀
也傲者矯義其說又曰君子不爲苛察苛察
則乖別宥矣不以身假物假物則乖不伎不

求矣以爲此身無益於天下而求備於天下則不如其已也其學之大旨則外之欲其禁攻而寢兵內之欲其約情而寡欲雖其小大精粗不能備舉其行則適至是而止矣是即指上內外二端是宋鉞尹文之學術也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隣傷之者也謨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柏斡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選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

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甲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咲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或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現而不免於斡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躋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緊手皆嘗有聞者也

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之不能
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
能有所不能萬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
所可與所不可者乎吾人則常隨其材之所
宜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
下之物有不徧者矣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
至者物物各其天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待
教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必有所不及者矣
故曰教則不至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

而未始有遺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不
徧不至之患矣是故慎到之學棄智慮去已
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零然汰然無
所選擇以為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以
下數句頗難解細玩則正見棄智之意蓋天
下自以分別為知而不知知識之開混沌之
鑿也一鑿則傷而渾沌死矣故人皆曰知而
我不以為為知者何以故將薄夫知發之後鑿
而隣於傷者也鄰之言近也謏髀無任而味

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謏
髀縱脫皆無知無能之貌推拍斡斷註云刑
截者所用之物與物宛轉者言隨其材質而
割斷之使各適於用也舉世皆有是非而彼
獨舍之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舉世皆
有軒輊而彼不知先後魏然而已矣魏然兀
然不動之貌而已者矣無他能也推而後行
曳而後往者不得已而後動之意若風若羽
若磨石之隱言其與物宛轉而無心也以是

之故得以自全於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
罪何者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於人無譽於
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
全也故彼之言常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
矣烏用賢聖為哉夫塊不失道塊土塊也土
塊不離於道塗人而塊然如土則亦不失其
所當行之道彼豪傑者自負其建已之才故
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

子... 5 反... 下

人之理人而如塊非死而何適得怪焉爾田
駢亦然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不教謂不
待教訓而即與之相契彭蒙之師曰古之道
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有言也未
始有言也窺然而已矣烏可而言乎烏不可
而不言乎窺然逆風過物之聲夫其如是是
以常與人反故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斲斷斲
斷即斲斷字之誤也不見觀猶言不取則也
人不見取則未免宛轉遷就故所言雖是而

宋下三三 內南華經卷八 六二

不免於世人之非僉曰田駢慎到不知道雖
然槩乎其嘗有聞者也蓋世人雖以為非而
莊子猶有取焉者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
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闕尹老聃聞其
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以濡弱
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闕尹曰在已
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芴乎若亡芥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

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
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
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
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
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
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闕尹老聃乎古之
博大真人哉

本謂道末謂器道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本

末精粗之則故以本為精以末為粗既曰粗
矣則不應有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
故曰以有積為不足所以聖人不積常使胸
次洒洒一塵不掛淡然獨與神明居蓋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闕尹老聃是以聞其風而
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即本也未始有
始也主之以太乙太乙即有始也老子曰天
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故此太乙在易則謂之
太極二氣五行萬事萬化皆從此生道虛而

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為表焉表謂
 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以空虛不
 毀萬物為寔者實即佛氏所謂實相蓋真空
 不空故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若毀壞萬物則
 斷滅頑空而非所謂道矣又引關尹之言在
 已無居形物自著居即佛氏所謂住心言已
 之心一無所住而形形物莫非已心之所
 顯發此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故其動也若
 水其靜也若鏡其應也若響易乎其若亡而
 無所得也寂乎其若清而無所滯也同焉者
 得之而與之同其同也得焉者失之而不居
 其得也春嘗先人也而常隨於人濡弱謙下
 而不爭也又引老子之言知其雄守其雌云
 云二句出道德經為谿為谷皆謙虛不自滿
 足之義夫人皆取先而彼獨處其後以受國
 之垢人皆取實而彼獨取其虛處然而有餘
 其行身也舒徐容與常自儉嗇漠然無為而
 嬉笑世人之巧利人皆求外至之福而彼獨

曰曲則全苟免於咎而已矣是皆以深為
 以約為紀根者根極之義紀紀法也觀其言
 曰古之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
 深為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我有三寶
 曰慈曰儉得非以約為紀之謂乎凡物太剛
 則折太銳則挫故嘗挫其銳破其堅虛心弱
 志一味寬容遜順而不敢過為刻削之行其
 道可謂至矣故末復贊之云關尹老聃古之
 博大真人哉尹關之官名聃老之謚名關著
 文始真經與道德相為表裏皆人間不可不
 讀之書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
 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黨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
 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謹是非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閱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上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己承之寂寞無形言清虛而無象也變化無常言往來而無住也以無相為宗以無住為行萬物一府生死同

狀直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芒乎不知其何之忽乎不知其所適古之道術有存於是者當時西方貝典未入中國而中國自有此種學術若合符節莊叟是以聞其風而悅之著而為書其言譎悠是唐而無端崖莫狀形容寂寞無形變化無常的道理譎悠言虛遠也荒唐言曠大也無端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儻同於人然又不欲以綺自見綺與奇同謂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自伐之

意以天下為沉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沉溺五濁不可以莊重之語道之故因之以曼衍質之以重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出三者所謂非已之罪也不信已之罪也其精神獨與天地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教倪即傲脫之意與天地往來者窮其神知其化直與造化者相為游衍天地無棄物與道為體者亦無棄物故不教倪不教倪則與物無競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謹是非而

與世俗同處將與斯世斯民相忘與大順大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者又其為書雖瓌瑋而連行無傷也瓌瑋奇特之狀連行相從之貌行與權同玉篇壯權也言其書雖若驚世駭俗而却善體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從而不遠是以雖瓌瑋而不傷不傷即無憊之義其辭旨抑揚縱奪參差不一而滑稽諷諭之中却有可深思而得之理此兩句說南華非莊叟自道不出彼其充實不可以

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必欲吐盡乃已將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亡無終始者為友此等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抵不出乎老氏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者建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閑而肆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適而上遂上遂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御閑適放於自然欲為而為之以不為也林慮齋只為本宗二字認得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覺茫昧雖然下

一轉語言雖是如此其應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蓋上達之妙未始離於下學之中今之理會本宗者多有脫略世故之弊此則天機人事不即不離所謂不壞世法而成實相者順化而解於物謂順天地自然之化以解萬物之懸結也此便是調適上遂之意不竭謂其出無窮不竭謂不離本宗來字或是本字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此箇道理便是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書以載道故此書所

言直是茫昧無盡若常人語下則遺上語則遺物又安得謂之無盡乎莊叟自叙道術只在著書上見得句句是實却非它人過為誇誕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山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

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古人之風以自興起各成一家之學而惠施之學前無師授不過騰辨博之口以與天下相持故曰惠施多方多方則未免誇多闢靡著書雖滿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當於理者或寡矣歷歷舉起辨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今人但知一耳而不知其大一有一小一此便是他強辭又云無厚者

可積也其大可以千里無厚是指超於形色之表者至微至細本不可積若形形色色積而充滿天地則無厚者亦滿天地何啻千里又孰謂無厚者不可積耶天尊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是天亦可以言卑也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上有澤則山不得名之為高也故曰山與澤平日方中矣若睨而視之則中者亦可謂之萬物方生矣而絕後再甦則生者亦可謂之死天下有

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異者謂之小同異言非是大同異於小同却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大同異謂一氣混茫分爲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收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天而木喬惠子之說亦自有理但支離纏繞你說如此他却如彼畢竟如彼之理不出如此之中但要伸己之強辯以與天下持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燕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八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爲大覲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天地東南匯爲巨浸瀰漫浩渺不知其窮故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方則滯於有形會有涯際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非窮乎今日適越者啓行雖在今日而昔者已有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以形用是不謂

今日適燕而昔至乎連環者兩環相連本不可解然但能相連而不能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可也故曰連環可解誰爲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夫南北本不可以言中而天無定體中無定在如中庭月魄寧分比隣燕越雖居南北之端而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之方中故越之南燕之北皆可以爲天下之中央此句却是以強詞傍理而勝者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此句却好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觀字作去聲讀示也易曰大觀在上此字只指泛愛一句今之講學者開口便說萬物一體是以天下之人樂而趨之却是落了惠子舊套然理却純正但行不踐言可嗤耳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柶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

不行不止之時景影

誰謂卵無毛而乎生之殼皆有毛又以雞乎鴨毛不成雞是毛定卵中謂卵有毛可也人皆謂雞二足不知以形用者人皆見之孰主張是以神用者又一足也故曰雞三足楚都於郢何以有天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楚自為王則亦楚之天下矣故曰郢有天下犬羊皆人所命之名未有此名之先呼犬為羊羊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卵胎亦

人所立之名未立此名之先謂胎為卵正朱嘗不生也故曰馬有卵丁子者蟻也蟻無尾而科斗有尾壯則尾落而為蟻故丁子有尾火不熱寒熱皆人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故曰火不熱山不出口而空谷何以傳聲故曰山出口輪雖踞地而脫輾則不能行故曰輪不踞地目能視物而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不能以自指故目不視指不至而手目之伎倆容有窮絕之時

使其俱視俱至則不至窮絕矣故曰至不絕龜短於蛇而龜率其龜之性則其長亦與蛇同故曰龜長於蛇矩以為方而矩之體不方故言方則不得謂之矩言矩則不得謂之方規圓亦然故曰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柶者柶形圓而鑿形方今木工但謂窠物為鑿耳不知圓柶亦可以鑿名乎故曰鑿不圓柶鳥飛於天景落於地但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景動何者影也者有而能者也

魚鳥則無景景能自動乎故曰飛鳥之景未嘗動夫安於茲則行中於鵠則止無有不行不止者然使不至其地則不得謂之行不貫於的則不得謂之止是鏃矢雖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矣凡此皆於言語名相間橫生種種聰明意見以求異於人惠子一生搬弄精魂只在於此誠可惜哉

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楮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

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惟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一物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已又豈得復以狗名乎故曰狗非犬黃馬驪牛三魚形與色而合之三也馬牛者形也驪黃者色也色附於體則一者可析而為三是故有驪馬

也黃馬也又有驪黃馬也驪牛也黃牛也驪黃牛也白狗黑亦然皆一物而三形者實也色者虛也虛實相乘其理如此此處諸家不知何解狐駒未嘗有母何以故馬之有母者曰駒無母者曰狐言駒則不得稱狐矣言狐則不復為駒矣今日狐駒是駒未嘗有母矣豈理乎夫一尺之楮日取其半則萬世用之可以不竭言不盡用者之能善其用也楮搗衣之杵也北方謂之棒楮蓋楮有雙

用若日取其半而更用之則世世常久可無指壞之虞以况惠施之辯不余用十分道理但略傍此須是以任他左右躲閃博換不窮而當時辯者如桓團公孫龍之徒此之故日與惠施相應終身不窮使其全口道理則一到理屈其辭便窮安有許多強辯惟其不然是以只是終身嘵嘵聒聒徒能飾人之心易人之意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徒為辯者之固而已辯固言盡天下之辯而不能解

也夫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特特怨作
持持謂相持而不下不下則競為詭說怪異
之說以相勝歷舉其說大抵如此故曰此其
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他人未必
賢也現其言曰天地其壯乎施言我之辯天
地為我增氣造物者為我擊節其自負如此
是蓋存雄而無術者也夫守雌者道也存雄
非道也故曰無術無術則去道遠矣

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
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
怪以及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
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
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蠹之勞者也其於物也
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
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
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經
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畸人異人也黃綽之問亦遠矣惠子乃不
而答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辯才智慧之過人
也既又徧為之說說而不休多而不已猶以
為不足也而益之以怪益之以怪是他躲閃
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大抵反人以為
實勝人以為名是以其說雖長而與眾不協
故曰不適夫有德者必有言而惠子之能言
未必其有德也徒與物相競而已故曰弱於
德而強於物如是則其於道也亦終幽昧暗

塞而不能以自明故曰其塗隩矣室西壯為

漏西南為奧故以為深昧不明之喻夫由天
地廣大易簡之道而現惠施之能其猶一蚤
一蠹日薨薨於草莽之下何補於物何益於
世充一蚤一蠹之類而進之雖大寧幾尚可
許之以是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蓋貴
道之人自以多言殺窮為戒所以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辯者不善善者不辯惠子不能以
此道寧一其心志緘默其言詞以求進於大

上忘言之域而獨以其精神散於萬物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辯自成其名惜乎有如是之才而不能善用駘蕩而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將欲止天下之辯歟言愈煩而辯愈起是猶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又按莊叟所舉施惠之說首簡教行猶為近理卯有毛以下類支離纏繞皆無足觀今恨不見其全書不知其說之何似而司馬以下諸註類皆妄臆然以外史所測者而現又不知

其眼者當何去取也姑書此以俟來者起直
於萬曆丙子六月六日晚藁於戊寅八月八日

不佞結髮為古雅堂南華則日滿

數首竊願以文字交歲康辰晤外史

氏講南華讀副墨終篇乃茫然失邊

然覺喟然嘆矣吾師乎詎直文字之

云乎沒也不有南華則道德幾晦不

有副墨則南華幾晦然則道德其南

華之鼻祖副墨其南華之正脈外史

氏其游莊生物化之天而大呼沒者

昧者耶不佞既幸外史氏等由

是廣播茲刻則同志之生咸揭白日

行矣

遂成誠軒鄭材謹跋

南華真經副墨後序

敏高李茂年撰

南華經者道德之微言性命之
極致三教之宏詮上乘之禪義也
其言汪洋自恣曼衍而無竟儒
者習學至經步趨架燧言動稱

南華經後序

先王驟而讀之如聞狂瀝罵座卻
步疾走惟影響之不出又如人言
驕稚不出戶庭乍見幻師幻物之
於神鬼應接不暇則喜與惧并
直森越汗逝去而不敢頃留
哉南華古今人士求其說而不得

受其黜削立廢闕乃已自非洞徹
玄覽位入窈冥奧旨微義鮮克
舉之又况三藏絕詮重玄妙竅迥
出思議之表者耶方壺先生靈
冥朝徹天門豁開曩為二氏經
則已振之音於空谷晚誼南華

南華經後序

副墨復為我人開演法要若謂
虛靜恬淡寂寥無為一經肯綮
實在于是故首舉八字以分卷
帙立立于人耳目見山因標指月
善自去手是德絕響人間大道
宗系魁奇而弗變迺漆園者

人者說顯演閣彼上德無為之我
立千言縱奪一旨同歸星示首
於道而貴於德區仁象而賓禮亦
改儒術者未之前聞律以侮聖
道冥然耶夫太初無名際而名
皆朴教之憲法之所無用也道則
虛而無有德則一而不分為道者
原本返始德至而同於初不幾乎
虛靜無為與一也而得滂漢也
耶不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
志是以理之出世出世法莫不據此
明於本度係於末也道始句之

裂准此以讀南華心口應矣破竹
如節之後迎刃解矣予聆其言如
而懼中而感卒而怠也又漁若水
釋迦取南華沈潛斯象則是向
之激允者今皆和順而莫之逆於吾
耳向之艱阻者今皆平易而莫
之嗚於吾心向之千蹊萬徑誠詭
請恠者今皆同歸合轍而莫之
於多道而後乃今知先生之強之
功於是為大而南華之言善於身
心誠不可一日而不讀也夫照象之
珠昏黑而投之人則視者按劍

S
Z1215
156(1251)



ZW 2118188819379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宗教類

躬陽春白雪於鄴中焉而和
 者或實是王公豈少耳目哉是
 者之先而聞見感也今而既有先
 是兵耳目者尚與之季父泰
 軍以是書可以嘉惠事學子願
 為書梓成屬茂年以之殿之
兩前壁繪後序
 乃附諸末焉